

序

刻公餘勝覽國色天香序

今夫辭，寫幽思，寄離情，毋論江湖散逸，需之笑譚，即縉紳家輒藉為悅耳目。具剛氏揭其本，懸諸五都之市，日不給應，用是作者鮮臻雲集，雕本可屈指計哉！

養純吳子惡其雜且亂，乃大搜詞苑，得當意，次列如左者，塵塵若干篇，蓋甚寡也，彼見遺者，豈必皆蠹魚。亡得當養純者，何哉？夫採珠者貴在明月，而群璣非寶耳；伐南山者貴在豫章，而尺箭非材耳。是集也，夫亦群璣尺箭之不顧而有所未暇與且也。悟真者，間舉一二示之，將神遊牝牡驪黃之外，集固已饒之矣。匪悟真者，即累牘連篇，浩瀚充棟，渠方卻臭尋聲，不能一一領略，雖多奚補？是以付之剞劂，名曰《國色天香》，蓋珍之也。吾知悅耳目者，舍茲其奚辭！

萬曆丁亥夏九紫山人謝友可撰於萬卷樓

第一卷

龍會蘭池錄

宋南渡，汴郡中都路人蔣生世隆，年弱冠，學行名時，以韓蘇自許，凡天下名士，傾賞相結納。金逃將蒲興福，拜為異姓兄弟。興福仇家高琪亦虎索之甚急，世隆乃贖別於蔣家村。臨行間，以杭筆為約，各有詩贈，具錄於此。世隆詩曰：

水萍相遇自天涯，文武崢嶸興莫賒。
仇國有心追季布，蓬門無膽作朱家。
蛟龍豈是池中物，珠翠終成錦上花。
此去從伊攜手處，相聯奎壁耀江華
興福詩曰：

金戈耀日阻生涯，鵬鳥何當比海賒。
楚王不知伊負國，子胥怎放父冤家。
情深淵海杯中酒，義重丘山萼上花。
直到臨安桃浪暖，一門朱紫共榮華。

彼時興福百口家眷俱沒金都，惟興福寸鐵衛身，萬夫莫敵，後得投於世隆。時欲歸宋，又恐蹈於故轍，乃樹跣旗於蕉葦間，變易姓名，人莫知之。雖李妙真亦以敵相遇，橫行江上。閒居山寨，每有鴻鵠沖天之想，口記詩詞甚多，聊記一二附覽。詩曰：

九代簪纓顯大功，炮花煙散霎時中。
望門誰信無張儉，窩我公然有祝融。
鸞鳳何堪棲枳棘，蛟龍畢竟動天風。
又詩曰：

虎頭山寨勢威威，韓白英雄建將標。
江上老人恩未報，箕中亡命恨難消。
雲關不鎖歸鄉望，星帳猶疑趕早朝。
何日紫微開泰運，龍泉斂口贊蕭曹。

時金迫元兵，自中都徙汴。宋邊城近汴者，又迫金兵而杭。光州固始黃尚書

復家，從眾南奔。時復受韓胄命，訓稿江淮。家中藏獲，一時瓦解。惟復妻暨一女同奔，名曰瑞蘭，年方十八，才色冠世。蓋初生時，家有楊妃蘭，獨豔一枝，異香經月。尚書執瑞蘭之兆，每以椒禁是圖，凡有求婚者，而不之允。至是遇難，彷徨草野，女謂母曰：「昔有黃公生二女甚美，詐名醜陋，卒無問者。今亂離中宜用此策。」乃塗抹似癩婦，往來莫有觀者，時夜宿荒村，口占詩詞，聊記其形跡云：

天驕肆馬下南都，煙火凌空淚寡孤。
燕雀問巢何處有，雞豚尋屋舊人無。
玉顏今信為身累，肉食誰能為國謀？
安得華夷歸一統，太平臣子共三呼。

世隆新築精舍，期通萬軸以魁天下士，平居自許曰：「大丈夫功名當玉彩，事業須韓范，鷓鴣一枝，何足軒輊！」年已二十，玉猶未種。有妹名瑞蓮，絲亦不牽於人，蓋其心之所圖者大，匪夷所思。今倏遭亂，兄妹相攜而遁。夜宿林薄間，詩詞甚多，不能盡錄，聊記《虞美人》詞云：

生平不誤解鄉曲，燈下書懷足；老天作忠噴豺狼，萬萬千千，鼠竄鬧彷徨。
家山一夢知何處，兄妹淚如雨。何時玉燭再光輝，把我六親骨肉完璧歸。

又詩曰：
天步殷憂鬼亦愁，控弦百萬出幽州。
紅顏路上啼王嬙，黎首林間聚楚囚。
當國豪雄心作劍，邊城將校血成油。
何時天地能開泰，南北生靈喜不休。

金閨元迫宋，又防金兵馬縱橫。大散關上，瑞蘭失母，世隆失妹。適宋孟珙、趙方剋金兵，人定相尋，莫知去向。瑞蘭母，湯思退女，得世隆妹林下，偕往和州，世隆遍尋妹，「蓮」「蘭」音似，瑞蘭聞名，自石竇中出。一見世隆，方知其非母氏。諗詢來歷，皆逃兵人。世隆見瑞蘭有殊色，目送良久，曰：「不意草萊中有此奇怪，信所謂非習而見之者以為神矣。」瑞蘭見世隆容聲儒雅，亦見其芹泮中人，心其屬之。世隆疑其羅敷，語，實乃女子，約為婚姻，乃偕入浙。

瑞蘭徐行，口占一調寫懷。世隆聞之，歎曰：「吾只為卿有國色，不意又有天才。千載奇逢，間世之數也。」口占一詩以戲之，瑞蘭亦和之。

瑞蘭調云（《虞美人》）：

弓鞋小，徑路險崔巍。豎只應隨鹿去，燕孩安可傍鷹飛？事爭且相隨。鄉天杳，惆悵幾時歸？風打柳腰南北轉，雨催花淚長短垂。雲散月將輝。

世隆詩：
胡馬嘶風鬧北邊，好花散落石崖前。
喜伊千里來相見，愧我何當任二天。
琴上未彈鳳覓鳳，叢中自信雀逢鷹。
古稱樂重親知己，粉面休須暗淚漣。

瑞蘭詩：
冒鋒骸麟遍山邊，觸目傷心步不前。
廊廟無人能捧日，江湖有我亦憂天。
孤行險逕因隨虎，鳥入深絲只為鷹。
回首鄉山千萬里，羅襟無奈淚漣漣。

於時世隆瑞蘭行向五關，一道坦夷。村居野宿，皆群官族。世隆於瑞蘭，但目成影望而已。至新安境，星散墜分一世隆獨攜瑞蘭荆山而南。時興福倚江行劫，路轉烏林，鉦鼓喧天，旌旗蔽野。瑞蘭計無所逃，竟欲自裁。世隆固止之，指匿蔽於樹中，獨向廳前請命。行三十餘步，中間主將則興福也。倏見間，投戈下

拜。各道詳曲，且喜且悲。世隆乃向樹出瑞蘭，興福執義嫂叔禮見甚恭。瑞蘭固請行。世隆乃別曰：「君獨不識戴淵耶？」興福曰：「兄來，則陸機矣。何言期青蠅報市，會於臨安。」興福贖世隆金帛數百，指瀟湘鎮路最寧。世隆曰：「承教。」遂別就道。

世隆瑞蘭出芝山北路，雖康洞蓬艾森，世隆口占詩詞，挑瑞蘭野合。瑞蘭亦口占拒之。世隆迫於私，有無賴狀，蘭泣曰：「妾豈不近人情者哉！謔麻贈芍藥，胡為至於我耶？」世隆歎曰：「古人謂雞肋，食則無肉，棄則可惜，正予今日事矣。」蘭誓不允，世隆亦喜其執義之是，其時詩詞，聊記於此，以為有識者逆志云。

世隆詩云：

一枝芍藥出天京，板蕩誰為萬里城。
杜瑀已能擒叛虎，張生安肯放孤鶯。
蒼麻帳裡花雙美，綠草氈中日五更。
莫待明朝萍水散，人從何處問卿卿。

瑞蘭詩云：

病腳崎嶇死一般，眼眶無盡淚潺潺。
鴛鴦野合顏何厚，蝨在風中骨亦寒。
我願愆期游洞府，君休設計斬花關。
若將再問玉珊事，龍女雙班入越山。

又世隆長短名：

君不見神女出高唐，暮雨朝雲戀楚王。西華岳裡注生娘，玉釵脫下付劉郎。
又不見岳陽樓上何仙姑，洞賓醉裡戲葫蘆。十二珠簾花落盡，飛身便過洞庭湖。
神仙自古盡貪凡，洞府誰能保萬全。伊人不是貪脂粉，伊人無奈惜芳年。可憐薄倖無相愛，有情終不似無情。車欲直，馬欲橫，鳳凰不肯笑相鳴。早知分薄空相見，曾似當初獨自行。獨自行，安得許多驚。獨行還得無擔累，獨行何有心如碎。
心如碎，人成鬼，人成鬼兮正為誰？今朝擔帶許多難，今朝節節骨生寒。夢裡不知身是客，茫中還要戀虛歡。臨安三百里，一望石雲間。鶴去也，石台閒。石台閒，春色緣何得再看。天漢漢，路漫漫，安得神翁加撮合，赤繩囊裡赤繩纏。流水不推自然急，浪頭風送載花船。

瑞蘭調云（《朝中措》）：

日色映流霞，手爪亂交加。憶昔當年貴重，今朝錯落風沙。
紅顏薄命，路旁債主，眼下冤家。不謂今宵浪靜，鉦鏜怎樣催花。

還照間，方至瀟湘鎮。呂文德初為鎮尉，一方倚為金城。士民安堵，市肆行商多叢聚其間。世隆住瑞蘭於迎芳亭，遴得大邸，乃引瑞蘭入邸。邸居鎮央，主人則黃思古也。外設行房十餘，以待羈旅，內設大廈三所，以承宦族。每所琴棋書畫。花木芬芳。世隆喜其清致。不吝貨賞。駐足少頃，則有奚僮二人、丫鬟二人，爨湯設酒，奉承澡飲。時瑞蘭新浴出，蓬鬢鳳姿，分外逼人。世隆迎視欲狂，笑曰：「真所謂天下一女矣。」口占五言詩十二韻贈諸。奉酒間，瑞蘭亦占一律以復。至於酒聖酒賢、平原青州，絕不入口。世隆固強諸飲，瑞蘭固怯。世隆頓杯起曰：「計欲助海棠春睡耳，豈真以宰革啖宋萬耶！」亦不終席而罷。

世隆詩云：

主人思古黃，借我一仙房；眼下風塵客，杯中荳蔻湯。掩扉推繡履，倚几脫羅裳。
雪貌消浮屠，冰肌覺淨涼。瓊花開后土，玉樹沃雲漿。妃子嬌無力，胎儀體自香。衝鋒疑未允，想象興何當。浪靜登仙鋒，煙開下客廳。牡丹新出水，天馬暗行疆。對面如千里，描情賴一觴。桃花心未動，柳絮性徒狂。安得何仙子，今宵醉岳陽。

瑞蘭調云（《賣花聲》）：

胡馬渡銀河，鬧動干戈。蒙君福蔭千萬多，此意此情終有報，君莫蹉跎。----送我歸鄉窠，媒結藤蘿。一生緣分屬哥哥。要把風花閒地設，這事難呵！

薄夜燈明，侍婢進安眠酒，世隆怒不沾唇。瑞蘭起奉，十分款曲。世隆曰：「卿奉酒，乃范彈冠縷耳，豈真情耶？」蘭曰：「君勿太誣人。」世隆曰：「非誣卿也，正醉重瞳脫沛公計耳。」蘭笑而止。世隆曰：「死者復生，生不愧死，桑林美約，今亡矣夫！」蘭曰：「妾非輕諾寡信者，第以義有不可耳。」世隆曰：「何不可？」蘭曰：「使君自有婦，羅敷自有夫。」世隆曰：「是何言也。生雀未射而卿關女，又於鼻頸微之矣。」瑞蘭語塞：「將身攜重寶，效蔡琰贖。」世隆笑曰：「吾儒家書中金屋車馬，等閒事耳，奚重寶為！」蘭曰：「書中有女顏如玉，何用妾之棄人？」世隆曰：「國色非書中有也。」瑞蘭覘世隆意篤，佯如廁，免脫東房。世隆忿不自勝，如焚如割，即房窗間諭以一歌。瑞蘭亦制一調以寬之。

世隆歌云：

生平不識亦風流，偶遇神仙下楚州。
人眼人間何處是，天然的磔掛心頭。
五關幸脫單于老，烏林又遇孫彪到。
伊人保護不勝多，擔盡千煩與萬惱。
今朝平步入瀟湘，擬將雲雨遍牙牀。
誰知酒後機心變，翻身逸走入東房。
東房門戶壯秦關，萬方挑戰盡空還。
心頭悸亂渾如醉，身上慌忙骨自寒。
嗚呼已矣蔣世隆。無限恩情一夢中，
有緣千里終相逢。人生爭似玉人身，
玉人身上不相離。暮隨帳裡溫香體，
朝隨鏡下畫蛾眉。當年恩愛欲何如，
今宵恩愛只如此。弓藏烏盡竟何言？
惱殺牡丹花下死。花下死兮奈渠何。
奈渠何兮無奈何，窗前咫尺天涯遠，
唱破人間薄倖歌。

瑞蘭調云（《水龍吟》）：

強胡百萬長驅，邊城瓦解人如草。風流才子，桑林絕處，奴家作靠。一路扶持萬千，又脫烏林凶盜。這恩情許大，銘心刻骨，豈甘丟倒。----送我歸家下落，把全身從容圖報。一枝芍藥倍紅，百歲春光偕老。看人間野合鴛鴦，羞殺我，君休道。

世隆曰：「卿欲歸家圖，不惟劉備寬荊州歲月，亦張儀以商於誑楚耶？」瑞蘭曰：「豈敢為是哉。所以歸家者，正欲白雙親，備六禮，百歲咸恆，使君得為良士夫，妾不失為相門子女。私自擇配，魯姬所以玷於曾子來也。」世隆聞相門之說，訊其實，方知乃祖丞相黃潛善，乃翁尚書復。沉想良久，雖憐其流落，益自喜其佳遇，則曰：「崔鶯非相女耶？自送佳期，至今雙美。今娘子所遭之難固大於崔氏，而不念我耶？」蘭曰：「崔氏自獻其身，乃有尤物之議，卒焉改適鄭恆，今以為羞。妾欲歸家圖報者，正以此患耳。」世隆曰：「卿言乃鸛鳴啼耳。」蘭曰：「何也？」世隆曰：「行不得哥哥。」蘭曰：「無患也，至則行矣。」世隆曰：「決行不得。一至卿家，獬鬣守，因鬼見帝渴睡，莫敢強委命哉！」蘭曰：「妾自有處，何煩君慮。」世隆曰：「彼時亦不得自主也，況重寶名重天下，求之者眾，生恐鹿走他人，徒負喬知之綠珠怨耳。」蘭曰：「君獨不識鍾建負我者哉？妾以此言告君，寧不三殿十九色於君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卿欲季乾，恐尚書不楚王何。」蘭曰：「妾籌之熟矣，保無恙。」世隆曰：「生今涸魚掉尾，寧待西江水以求活耶？」蘭曰：「採

葉與自落，遲速無幾何。」世隆曰：「巧遲不如拙速，況事急矣，才說姑待明日，亦不可也。」蘭曰：「急客緩主人，千日亦須等待，安得荷劍逐蠅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如卿言，我絕望矣。」遂制《瀟湘夢》一詞以別之。詞曰：

笳鼓喧天，貔貅無數。玉仙子桑下相逢，再天懇怙。醜豺狼不諳光景，把親妹丟開忘顧。攜手向南行，看一枝好處。萬萬千千湊補，誰料風平浪靜，翻旗覆鼓。羅帶壯金湯，又把重門深固。千婉轉，萬婉轉，張目挺身，恁我怎生擺佈？何謂當日我如山，何謂今朝我如虎？不念我一途風露，好多辛苦。懷盡了山盟野誓，變盡了雲朝雨暮。看世上人間，唯有這個婦人銅肝鐵肚。天兮天兮何訴！從今割斷虛花債，明月三更，卿也去，我也東走，莫把有情風月，著這無情耽誤。再不回頭也，有這個冤家，花下都是黃泉路。嗚呼！一曲瀟湘詞，今宵懊恨為誰奏？送卿去也，永作欺人話譜。

瑞蘭聞其詞，且驚且喜，推戶出曰：「晉國亦仕國也，未聞仕如此其急也。」世隆曰：「既云仕國，君子之難仕，何也？」瑞蘭曰：「其如玉蓋下地何！」世隆曰：「桑海亦有田時，不必更多說。」摟以就寢。瑞蘭曰：「妾尚葳蕤，未堪屑越。願君智及而行之以仁，幸甚。」世隆曰：「謹領。」方會間，瑞蘭半推半就，羅襪含羞卸，銀燈帶笑吹。再三叮嚀，千萬護持。翡翠衾中，桃花浪轉，支左吾右，幾不能勝。腰倦鬢鬆，扶而不起，仔細溫存而已。頃之，漸入佳境。妙自天然，假非人間有者。雖蘭橋、巫峽、芙蓉城之遇，殆未能加於此。信是一刻千金，只恐春宵不永者矣。雲收雨霽，瑞蘭以妖娘漬者指示世隆，曰：「不意道旁一驪龍珠為君摘碎，敗麟殘甲，萬勿棄置。」世隆曰：「千里馬骨猶值五百金，況真千里馬者哉！勿慮。」時世隆遇異心忙，彷彿如夢。頃之，乃其真也，又皇皇然，而有所求。瑞蘭將堅晉鄙，但平符既竊，鐵錐又至，一夜花城，兵將折衝，似不能支。時有口占詩詞甚多，聊記一二，以表龍會蘭池之行實云。

世隆詩云：

生平不省入花關，倏到花關骨盡寒；
焚玉謾誇游楚峽，巫神今夜下巫山。
帕污未破紅梅子，被暖能言白牡丹。
寄語載花船上客，後灘風浪易前難。

瑞蘭詩云：

生平不省出堂階，草昧叨逢蔣秀才。
明月幾曾廂下待，好花卻就路旁開。
山盟應許藏金匱，春興猶疑竊玉釵。
為道葳蕤渾未慣，春風消息謾重來。

世隆詩曰：

冒盡風波上釣台，夜光珠裡蚌初開。
捫心難捨天然色，信口方知不世才。
窗下只驚花下死，枕中宜向月中來。
夜深不是貪重餌，冒盡風波上釣台。

瑞蘭和云：

今宵不負望英台，架上薔薇帶血開。
愧我本無傾國色，喜君真有冠天才。
金沙江裡風初過，雲夢山間雨又來。
一路花籌都算盡，今宵不負望英台。

世隆會真三十韻：

仙子生光國，胡囚出北畿。山村逃猾虜，桑野拜新知。張珙扶崔女，鍾郎負楚姬。
心明非是伴，事迫且相隨。鴛鴦羞苟合，鸚鵡苦相持。結草恩何在，看花願已違。
更猜韓信走，又慮相公追。函谷關雖固，金牛路上低。窗前伸鬱抑，几上悶躊躇。

擬斷華歆席，笑開楊素扉。羅襠含愧卸，銀燭趁慌吹。神女初登峽，天孫懶上機。
花心紅杏小，遍體白鵝肥。怕殺江風惡，叮嚀舟楫遲。鶯銜珠串起，風轉鬢雲欹。
懶散嬌無力，分明忍皺眉。細餐甘欖味，剝落雞頭皮。鏖戰渾如夢，綢繆肉似泥。
疑成連理骨，化作一團坯。忘卻誰為我，何知我有伊。歡娛難口說，妙處自心知。
雲雨重重報，陽春點點迷。會真何日了，萬古話佳期。

世隆會瑞蘭後，日夜衽席花酒。瑞蘭每以晉侯六疾戒世隆。世隆曰：「我自樂此，不為疲也。」瑞蘭曰：「世豈有酒色交攻而不敗者乎？嘗有詩云：『鳥低山木，猶巢其顛；魚淺淵泉，又定其窟。』」又曰：「握月擔風，罔思後日；迷花亂酒，取足今時。」又有云：「酒後人為席，不顧千金之體；花中日作宵，恐孤百歲之期。」又曰：

「兩斧伐孤樹，君自為之；鉤月帶三星，吾不忍也。」啟詞駢驪，多有不述。

世隆雖奇其才而重其心，但惑溺已深，擷取倍於他日。嘗有芳詠甚多，聊記其略，以彰意云。

世隆短篇：

天若不愛色，星宿無牛女。地若不愛色，木無連理枝。天地都愛色，吾人當何如。古稱花似色，將花一論之。惜花鬚起早，誰肯看花遲？折花鬚折蕊，誰肯戀空枝？花色有時盡，人有年老時，及時愛花色，莫待過時悲。

世隆詩詞意雖陋，亦風月家所有。瑞蘭見之，忸怩曰：「如君詩見天下，妾之名節掃地矣。不但妾羞，亦天下婦人羞。」世隆曰：「玉真夜半私語，崔鶯二十年前曉寺，亦誰為之？」瑞蘭曰：「崔鶯二十年前乃自陳之，其羞郎之心猶在。若玉真夜半私語，乃好事者筆力，何以為玉真羞？」乃相攜拜月於東庭。世隆顧謂瑞蘭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。」因會王亭，遂擬亭曰「拜月」，制《拜月亭賦》及《花房十詠》於此云。

拜月亭賦：

臘月既望，蔣子游於瀟湘之亭，天光如晝，萬籟無聲。博山香熾，銀燭初明，欄杆十二，花稍倒影。百卉春芳，淡風暗隨。方俯仰間，有一異人，降之於庭。裳裳縹緲，殘妝不整，微笑春生，蓮步散行。似非塵寰慣見，不預花木儲精，豔奪瑤池之王母，羞壞座上之飛瓊。心通麻飯，情重蓉城，思而難得，疑而後驚。恍惚少定，乃前拜曰：『昔莊周夢為蝴蝶，初不知孰為莊周，孰為蝴蝶。予今見異人於庭，初不知孰為異人，孰為嫦娥。是知嫦娥者，天之異人也；異人者，地之嫦娥也。莊周以夢子以真，但為雲階下拜，而不俟於西廂待矣。』樂甚，把酒為之一問曰：『予言何如？』異人曰：『然。』乃相與歌曰：『異人非我兮，誰為之夫？我非異人兮，誰為之婦？今宵非月兮，誰為之媒？天為幄兮地為茵，風前一枕，月其主之，何必再問於繩絲之老人？』

春宵十詠：

少年紅粉共風流，錦帳春宵戀不休；
興魄罔知來客館，狂魂疑似入仙舟。
臉紅暗染胭脂汗，面白誤污粉黛油；
一倒一顛眠不得，雞聲唱破五更秋。

其二曰：

對壘牙牀起戰戈，兩身合一暗推磨。
採花戲喋吮花髓，戀蜜狂蜂隱蜜窠。
粉汗身中乾又溫，雲鬟枕上起猶作。
此緣此樂真無比，獨步風流第一科。

其三曰：

梅花帳裡笑相從，興逸難當屢折衝。
百媚生春魂自亂，三峰剪彩骨都融。

情超楚王朝雲夢，樂過飛瓊曉露蹤。
當戀不甘纖刻斷，雞聲漫唱五更鐘。

其四曰：

二八嬌嬈冰月精，道旁不吝好風情。
花心柔軟春含露，柳骨葳蕤夜宿鶯。
枕上雲收雙困倦，夢中蝶鎖幾縱橫。
何緣天借人方便，平露為涼六七更。

其五曰：

如此風流興莫支，好花含笑雨淋漓。
心慌枕上顰西子，體倦牀中洗祿兒。
妙處不容言語狀，嬌時偏向眼眉知。
何須再道中間事，連理枝頭連理枝。

其六曰：

邸深人靜快春宵，心絮紛紛骨盡消。
花吐曾將化蕊破，柳垂復把柳枝搖。
金槍鏖戰三千陣，銀燭光臨七八嬌。
不礙兩身肌骨阻，更祛一捲去雲橋。

其七曰：

仙子嬌嬈骨肉均，芳心共醉碧羅茵。
情真既肇桃源會，妙促西施柳葉顰。
洞裡泉生方寸地，花間蝶戀一團春。
分明汝我難分辨，天賜人間吻合人。

其八曰：

花兵月陣暗交攻，久慣營城一路通。
白雪消時還有白，紅花落盡更無紅。
寸心獨曉泉流下，萬樂誰知火熱中。
信是將軍多便益，起來卻是五更鐘。

其九曰：

兩身香汗暗沾濡，陣陣春風透玉壺。
樂處疏通迎刃劍，撫機流轉走盤珠。
褥中推枕真如醉，酒後添杯爭似無。
一點花心消滅盡，文君謾訝瘦相如。

其十曰：

暗芳驅迫興難禁，洞口陽春淺復深。
綠樹帶風翻翠浪，紅花冒雨透芳心。
幾番枕上聯雙玉，寸刻闌中當萬金。
爾我謾言貪此樂，神仙到此也生淫。

世隆色度太過，汞鉛戕而榮衛枯，病幾不振。瑞蘭驚悸。明有鎮山廟海神甚靈，瑞蘭將命奚童禱。世隆雖病，語瑞蘭曰：「世豈有禱於神而不死者乎？蓋今之神，古之人。神嘗不能自有其死，況能有其死於人乎？」瑞蘭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世隆曰：「予嘗稽董狐《搜神鬼記》，釋迦乃維摩王子。觀音，妙莊王女。達摩至盧能，托蘆傳鉢六葉，卒於漢溪。佛祖則宜春縣人，曰即肅。老君則楚縣人，曰李耳。張真人道陵，乃漢張良後。許真人遜，晉零陵令。吳真人猛，時真人奇，皆晉時人。天王封於唐太宗征高麗間。福神蔣子死於鍾山下。唐葛週三將軍，周宣王時人。趙玄壇名公明，秦始皇時高士。關公羽封義勇武安王，始於宋道君。茅君匡裕，廬山法祖。鍾馗受享，自玄宗一夢。萬回國公，又張家子。灶神張單，廁神何麗卿，戶神彭質、彭君、彭矯。虐神，

顓頊三太子。厲神曰伯張，隋朝乃見。火回祿，水玄冥，備存左氏。卿何苦而惑之？」瑞蘭曰：「禱禳古有之，子產亦公孫泄良止，而鄭人安況病一人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左氏所以為誣也。夫海神廣利廣德，又有曰天妃敕封護國庇民，而強盜海中，專借其力於舟楫風波之中，顧乃受其享獻，樂其金帛，縱盜害民，其可勝記！信神明之最靈者莫如海神，既不能靈於海盜，顧能靈於我耶？卿勿復言」瑞蘭曰：「痊病有貳道，巫與醫而已，君其欲醫乎？」世隆喜而從之，得折肱家而克濟。但世隆病中每念於花月，蘭以死拒，乃止，嘗稽其醫中詩詠一二，以備玩焉。

藥名詩曰：

血蠟天雄紫石英，前胡巴戟指南星。
相思子也忘知母，虞美人兮幸寄生。
鶯宿全朝當白芷，馬牙何日熟黃精。
蛇牀蟬腿漸陽起，芍藥枝頭萬斛情。

藥方詩曰：

國老不能和百藥，將軍無計掃餘殃。
黃連何為連身苦，龍骨應知骨自香。
吐露清愁情已闕，金花在目興應忙。
蛇牀獨活相思子，此德當歸續命湯。

世隆病漸痊。主人思古邀梨園子弟侑賀於西閣。世隆起見，笑曰：「此頑童也，生所羞比。」思古曰：「何謂頑童？」世隆曰：「具載三風十愆中。」思古意猶未解。世隆具以晉姜男破老，漢弄兒來夢兒，太子承幹事告。思古乃出淨酒奉喜。席罷，瑞蘭曰：「妾聞黃公媪言，地中病者，非傀儡侑神，則有梨園子弟，舍是則病後有變。」世隆曰：「傀儡制自師涓，以怒紂，陳孺子竊之以助漢，何為禍？何為福？況梨園所演，一皆虛誕。蔡伯喈孝感鶴鳥，指為無親；趙朔亡而謂借代於酒堅，韓厥立趙後而為伏劍於後宰門，晉靈公命獒犬，

張彌以殺趙盾，乃歸之屠氏，膳夫蒸熊掌不熟，斷其手指，以人掌代熊掌。男人莫看《西廂》，女人莫看《東牆》，固以元稹之薄，秀英之陋，然始終苟合，亦非實事，陳湘受月梅寫帕之投，終為夫婦。郭華吞月英繡鞋之污，卒幾於死，或冒為《玉匣》。蕭氏之夫本漢婁敬，詐曰文龍。劉智遠之祖本於沙陀，詐曰漢裔。以蘇秦之游說，雲長之忠義，寇準之於舜英，蒙正之於千金，皆非所演，中體能從其侑賀，只自誣耳，又豈可允從之哉？」瑞蘭曰：「非兄熟於故典，何以到此。」乃相攜出於邸樓門。樓亦佳境，四窗天設圖畫，簾泊燕鶯，日供弦管，人如在華胥中。世隆強瑞蘭立會，蘭曰：「白龍魚渚烏乎可？」世隆曰：「楚王蘭台景也，何妨。」時有口占一律，以示意云。

世隆詩曰：

神仙自古好樓居，樓上風流更有餘。
柳骨經霜爭似舊，花心冒雨謾如初。
洞賓破橋描飛鶴，妃子沉香引醉魚。
昨夜星家應駭月，女牛出局會天墟。

世隆樓會後，又犯陰陽。瑞蘭曰：「大丈夫何不自拔至是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其如花神迫人何？」瑞蘭曰：「妾無賴之過也。願君千萬珍重。」時烏鴉日噪，蘭心驚有大故。世隆曰：「王梅溪謂鴉為忠臣，東方朔占鴉吉多凶少。卿非夷隸治，何以識其音，顧亦驚之若是耶？」蘭曰：「不但此也，妾亦多異夢。」世隆曰：「從心莫如夢，卿心予病故耳。」瑞蘭曰：「夢關人者大。鶴九其齡，羊存其身，射月炊臼，朱筮先進第十一，皆以夢得之。妾夢異，必有異事，非關君病而已。」方議論間，牀幃忽然自裂，瑞蘭泣下。世隆曰：「變怪亦不足深信，犬作人言，猿代婢爨，鼠談客死，杯酒化血，鼓出於庭，未聞竟

為凶也。」瑞蘭曰：「君徒以大口誣人耳。妾自保一死足矣。」潸然而淚。世隆曰：「卿勿憂，我以未病卜之。」時甲寅巳卜，得澤水困卦，甲應已體，犯三刑五位，卯才逢劫，子地合父，入空騰蛇，又臨應動。世隆始懼，曰：「非我絕子，子將絕我矣。」乃作詩禳之。

世隆詩曰：

乾坤丕泰萬濟屯，已過師中尚旅塵。
未濟當時成既濟，同人何日見家人。
騰蛇直應妻逢劫，驛馬臨時父合身。
只喜眼前些少好，陰將陽掩不勝春。

瑞蘭曰：「如君詩，是亦李崔州寇萊州渡海讖矣。」

言未幾，聞庭外聲，瑞蘭出視簾下，則一鸚鵡棲庭檜，隸役紛紛呼引不歸。鸚鵡見瑞蘭，飛入叩頭呼曰：「玉娘子萬福。」——蓋鸚鵡乃尚書向使虜得之，養十餘年，名曰飛郎。有古徐丞相比歸，隸役欲入取，飛郎歸驛報尚書曰：「瑞蘭娘子在那大屋間。」尚書命庶男留兒跟往。——蓋留兒乃尚書侍婢所生，母棄亂中而留其兒，因名曰留兒——至黃公店，見瑞蘭於廊右，相持而泣，從者又達尚書來，父子相見，哀惻過甚。世隆聞之，曰：「怪今至矣，奈何！」尚書詢其因，瑞蘭陳之至「寄身世隆」處，尚書悵然曰：「壞我楊妃蘭矣！」敕令同歸瑞蘭曰：「桃花犬猶不忘主，蛩蛩巨虛，何曾負汝？況瑞蘭以人名，可以鳥喙耶？」尚書曰：「爾忘父母，則梟獍矣，其罪尤大。」瑞蘭曰：「前日瑞蘭，則父母之子，今日瑞蘭，則世隆之妻，本匏蠶女，從夫婦耶，抑從父母耶？」尚書曰：「汝忘大史，而棄後氏耶？」瑞蘭曰：「後氏私法章於家，罪在後氏。瑞蘭以世隆為鍾建，時無昭王，私作樂尹，罪固不專在於瑞蘭。」尚書曰：「父一而已，汝獨不念蔡仲耶。」復又曰：「汝不行，我將以沉香母待汝矣。」蘭泣曰：「傳殷為龍女傳書，洞庭君尤高其義，懇為婚姻，況人扶瑞蘭於難，今又臥病於牀，使瑞蘭遽從父歸，令人飲恨九泉，瑞蘭安忍為之！」尚書亦憐之，乃令引出。

瑞蘭入，謂世隆曰：「妾知有今日事久矣，徒君不入人言耳。」時世隆病殘骨立，瑞蘭扶出，祝曰：「舉棋不定，弗勝其偶，君尚捫蝨對桓溫，勿視其巍巍然，否則樂昌鏡破矣。」世隆曰：「我今無能為也。但以卿為泰山耳。」出見尚書，不能自立坐，仆於東坡椅上。尚書怒曰：「豈以碧紗籠中乘龍耶？」瑞蘭曰：「呂蒙正亦以渴睡漢受欺，狀元天下將何如？」尚書曰：「不必言，世豈有此人能乘風破萬里浪乎？」瑞蘭曰：「古稱美人者，漢李夫人，猶曰『吾病久色衰』，今世隆色因病耳。願尚書且效平原君，以毛遂備數。」尚書怒，世隆起而入。

尚書隨拘黃思古家長幼立階下，欲為打鴨驚鴛鴦計。思古舉家驚怖，因勸分異者，瑞蘭久之乃詐入整妝，贈世隆以半衫，曰：「此浣火也，來日以此為約。」盤桓顧盼，不忍倏離。尚書立迫，瑞蘭忿恨氣絕。尚書命留兒扶之，登車而去。其時相別詩調，亦有可憐者，具錄於此。

瑞蘭調《一剪梅》云：

瀟湘店外鬼來呵，愁殺哥哥，悶殺哥哥。伊人自作撲燈蛾，去了哥哥，棄了哥哥。把頭相向淚懸河，怎舍哥哥，漫舍哥哥。此歸花案不差訛，生屬哥哥，死屬哥哥。

世隆調《望江南》云：

堪愁處，風急力難支。司馬只驚消渴死，文君謾唱別離詞。愁淚遍胭脂。——扶頭起，祝付莫相疑。於寧無相會日，張儀還有可言時，欲去仍躊躕。

瑞蘭樂府云：

淚潺潺，愁破肝。別君易兮見君難。見君何處是，除在夢魂間。嗚乎命薄兮瑞蘭！

世隆樂府云：

雲白兮山青，簾響兮人行。雲雨山兮還相見，我與卿兮從此分程。卿卿兮，未知何日見卿卿。

瑞蘭至水站，尚書用蘇合丸療蘇。

世隆病牀間，得思古家老少扶持。又鎮有豪士仇萬頃、楊邦才等數人，重其斯文，常交互相慰。又有陳自文者，素以風情諭世隆，曰：「以子之才，承事趙孟，必得近幸，豈專為彼一人哉？」世隆曰：「佳人難再得，況遇知己之至耶！」自文曰：「婦人太美者必有大惡，賀太后以女人能悟之，況足下豪傑男子耶？」世隆曰：「如先生所言，則以世隆為季益矣。其如崔小士何！」自文曰：「君以花為癖矣，希再保重，焉知玉簫不再合耶？」世隆曰：「但看將來有崑崙奴耳。否則王宮又焚矣。」自文輩歸，世隆為夜坐不寐者，一夜口占詩詞甚多，聊記其可採者，以見新別之愁態云。

世隆詩云：

昨夜牀中婦對夫，牀中今夜獨夫孤。
羨魚不懈空張網，失兔為因誤寧株。
念我有心逢得意，笑伊無眼識相如。
於今病骨增愁恨，一曲西風子夜啼。

又云：

昨夜牀中萬斛情，牀中今夜萬愁生。
為誰陷入顛狂夜，被鬼迷來惑溺坑。
我亦忍遭胯下辱，伊終難拔眼前釘。
於今獨坐瀟瀟悶，一曲相思夜五更。

尚書至臨安，夫人已先至官邸數月矣。相見間，悲喜交集，一家愛戀，皆輻輳庭間。瑞蘭見夫人，哀不自勝。有頃，夫人以瑞蓮事語尚書，呼出見間，一如家人禮。瑞蘭私以世隆事白母，夫人亦乘間語及，尚書曰：「我豈老耄者哉？使有封倫，我亦能揚公壽矣。」夫人曰：「賈香偷韓壽，奈何？」尚書曰：「張賀家五嫁者，猶為宰相妻也，無妨。」夫人曰：「聞世隆有司馬一題地，尚書何吝卓王孫？況瑞蘭嘗曰：『父不姚雄，我當封發矣。』」尚書曰：「決不以隋珠彈雀也。此後勿復陳。」

夫人覘尚書意篤，日又求婚者甚毛，亦令易志。瑞蘭不允，每以稿砧在辭。因思瀟湘舊跡，乃以一亭改匾曰《拜月》，祈以誓心香而存世隆也。嘗有拜月詩詠甚多，聊記一二，以表瑞蘭冰霜之守云。

瑞蘭詩曰：

亭前拜月夜黃昏，暗想當年欲斷魂。
婁敬不來幾十載，肖娘自負萬千春。
伊如有分應逢我，我亦何心再望人。
自古玉英終不嫁，幾曾誤作百年身。

又云：

亭前獨拜淚汪汪，說到心頭隻身傷。
念我一家都美顏，為誰千里獨淒涼。
畫眉風月今何在，結髮江山事已荒。
問道雲間歸北雁，無雙消息寄何鄉？

時當首歲，仇萬頃輩詣世隆，效文琰擊鉢。世隆曰：「諸兄才捷不讓古十石矣，生何敢復夢得自待？」萬頃曰：「生雖千錢售三十文，不待磨墨停筆。但今海內士與元白爭鋒者，唯卿一人而已。何辭為？」世隆曰：「詩因名美，名因詩顯，愧生二者俱未。」萬頃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世隆曰：「晉張率作詩，李納每以為不足，率後詐作沈約制，則納字字稱佳。信詩不因名而顯乎？近有龍太初，詩學高邁，詣王荊公談詩，郭公父猶謂之，及詠『鳥去風平篆，朝來日射星』之句，王、郭始不敢謂秦無人，龍生因以顯名

天下。」萬頃曰：「不但張率受侮，文士皆相輕。王荊公詠菊，且有以『不似春花落』鄙之者。蘇東坡久府，亦有以制詞如詩鄙之者。詩果以名顯乎否也？蔡確因甌山詩被貶，孟浩然以『不才明主棄』一句見惡，至於『楓落吳江冷』，又為吳 累。詩其能至患者有之，況於名乎！」世隆曰：「王、蔡公，今人亦能知之，則亦以名顯也。」萬頃曰：「兄此議論，尤出人意表。」因對五辛，醉詠而別。世隆思瑞蘭意篤，制《送愁文》並詩詠，具錄於此。

送愁文云：

八年除夕，蔣氏子館予於瀟湘。五辛宴罷，落落皇皇，無以為懷，客語予曰：『良辰不再，子獨快然，無乃為愁鬼所絆乎？』予曰：『愁，信有鬼乎？』客曰：『有之。妖不自作，由人而興。三思重色而花妖至，崇韜喜淫而虎崇生。古人自寡其妖者亦多。』予曰：『如此奇妖，計將安去？』客曰：『禳之而已。昔子產息良消之怪，堯佐祭游弈之神，至誠所鍾，自足以歆之。』予信客言，遂束芻靈，祭諸門外，慇懃至懇，蓋將草雉禽拿，人其人而去之也。禳畢，閉門就席，愁鬼忽又在左右間，令予心碎，令予腸斷，令予淚傾，令予魂消，令予如有求而弗得。予始愕然歎曰：『客其欺我者也！愁鬼可禳，何其我愁之尚在耶？』鬼曰：『君不必咎客也，但當自咎耳。鬼有曰風流，曰愁悶，二者常相表裡，不可遽逐。』予傾聽之，矍矍方驚，鳴竹爆，出桃符，焚紫盆，鬼笑自如；又將起，將趨鍾茶壘而啖之，鬼笑愈加。予始曰：『鬼何笑我為哉？』鬼徐徐而言曰：『風流之鬼，唯恐其不來；愁怨之鬼，人恐其不去。幽於偏見，罔達於相倚之機，此其為我笑也。』予聞言有趣，拱手而問曰：『愚不能進，願安承教。』鬼曰：『居，吾語汝。天下古今，憂喜同根，福兮禍所伏，老子之言，樂極必成哀，陶妻識之。子既戀於風流，則風流之中便有愁。兩鬼相依，步不容離，世豈有風流而不愁者哉！君今特欲去我，而不知風流之鬼所當先。是猶日行怕影，影愈隨。孰若先風而去，以為投陰滅影計耶？否則，雖效韓公之祭五窮，柳子之罵三屍，亦無益於事矣。予捫心而思曰，風浪者，吾終身之裘葛膏粱也，豈能去哉？況我二人不但入子之心，且入子之膏肓也，更迭相尋，何有終期？』言訖，倏然草蒿，如風如雨，鬼則飄然而不可知，特剩其愁以遺予。予不得已，就燈對酒，為消此愁，成千萬分之一二。

柳梢青調云：

楚岐雲收，西廂月暗，竹瀑飛聲，玉友歸程羅衾淚滴，繡枕魂驚花中永中膏肓，起來對坐誰適情？半盞孤燈，幾杯濃酒，一柳梢青。

又詩曰：

玉人別後阻關山，心碎黃昏獨倚欄。
柏柿曾看鞭橘荔，杉羊反悟寶鞍。
油乾盞裡心還在，炭熱爐中骨自寒。
何日神仙偏愛我，紅消春色出熬垣。

又云：

病損公然骨似柴，飛瓊分薄阻雲階。
色攤門外驅猶在，愁鬼心頭去復來。
一盞梅花空見色，兩盤燭淚自成堆。
何時借起神磨勒，深院薔薇趕夜開。

一日，瑞蘭、瑞蓮相攜游亭，瑞蘭心切世隆，神思恍如有失，言語問答，多不自持。瑞蓮疑其私，辭歸，蘭許之。蓮匿於太湖石後，覘其來者何人。久之無蹤。但見瑞蘭長噫灑淚曰：「天曰君而已。」蓮往訊其實，蘭怒曰：「我身即汝，敢相誣耶？」瑞蓮以歡言謝，乃辭歸，匿於前所。瑞蘭意瑞蓮之果於歸。蘭焚香祝天「保佑蔣生出」。未幾，刺背曰：「蓮得聞矣。同室兄弟，何相瞞之甚耶？言通無患。」瑞蘭泣而不言。良久，誦一詞以答。聊記於此。

詞曰：

妹氏何如致我，我有許多不可。憶昔舊情人，淚沾巾。望斷瀟湘，那裡病損相如瘦未？要說許闌珊口難開。

瑞蘭語及蔣生世隆，中都路人，瑞蓮亦泣下。瑞蘭疑其前人，駭愕者久之。核實，乃兄妹。因道病別時事，相對涕泣。有頃，尚書召瑞蘭曰：「來使雲瀟湘人亡矣。子當從婚。」蓋尚書立計，間其易志也。瑞蘭號泣仆地。瑞蓮聞之亦然。尚書夫人方知其為瑞蓮兄。數日間，瑞蘭穿素，朝夕私奠，遣僕僮永安持牲文祭於黃公家。至，則世隆在坐，與友人陳自文聯笑。永安具以情告。世隆執文讀之，笑曰：「一死一生，乃見真情。世隆死者復生，娘子生不愧死矣。美節成雙，不可及也。」瑞蘭方知尚書作良平計也。但其祭文貞心義氣，秋霜烈日，世隆友人多瞻視之。

祭文云：

維某年某月某日，棄人瑞蘭黃氏，謹以牲醴，哀奠於義夫蔣生世隆之靈曰：「嗚呼傷哉！妾別君時，自以死生君矣。所以不死者，亦為君一塊肉在耳，詎意君先棄妾耶！妾遭草昧，荷君更生，心固不讓於鍾建之負季平，力尤不忝於元稹之負崔鶯。殆將一生永賴，百歲偕歡，孟光之案可以舉，桓公之車可以挽，袁蘆之妝台可以下。昊天不弔，豎鳥為妖，日月居諸，彩鸞分道，固吾父之見疏賈老，亦吾君之分薄韓郎。但血誓之未堅，而心香之猶在。玉簫再合，特托諸天；金鏡重完，委之乎命。白璧不須於來客，紅繩終結於老人。詎又變生分外，報入幃中，歡聲未續而哀聲之輒舉，暫別已難而永別之何當。意者將主長白而起有妝歟？將室瑤芳而堂番雨歟？抑將襲淵商而修文泉府歟？胡為還造化之速，一至於此耶？嗚呼天兮！云胡不靈！妾生有此，不如無生。傷君者妾，傷妾者誰？傷妾所以傷君，傷君亦以傷妾。一則傷君之春秋方盛，一則傷妾之身事何依；一則傷君之文翰未酬，一則傷妾之良偶空期；一則傷君之旅魂飄飄，一則傷妾之軀命亦無幾。更有可傷者，尤在於我君蓋棺之時，口難禁而目不瞑，身雖寒而心尚在，魄雖散而冤魂猶未消。況喉鶴啼猿，付諸行客；村醪野飯，孰為主人？僕雁凶魚，偶托奚童而到我焉耳。東方杳矣，夢草何求？麻姑逝矣，魂香何收？趙十四君已矣，血淚傳衣之悃，何以網繆？愁城堅鎖，悶海難消；束芻人遺，揚粉天遙。君其有知乎？則妾身猶有所伸；君其無知乎？則安心止於自憐。但英雄精氣通於山嶽，豪烈神光貫乎雲霄。觀之鄭良止之作厲，楊子文之作福，桑維翰之作仇，可覘君其必有知也已。君兮有知，則斷臂之貞心，割鼻之義膽，墜樓赴水之方骸烈骨，妾敢自恃，而君亦可自慰於九泉之下矣。灑淚拜辭，濡雞示曲。倘洋洋如在於艾蒿之餘，勿吝生前之我愛者於我乎一飲。嗚呼！天兮人也，奈何！奈何！」

時宋設文武科，羅網異才，興福詣瀟湘，邀世隆俱往臨安。世隆途想瑞蘭，弗勝愁悶。興福覘其意，多方安慰，嘗曰：「弟至京師，願為押衙。」世隆曰：「非章台其人也。」興福曰：「彼自延賞耳，兄何不韋臯自待？」世隆亦稍弭，住寓臨安東南街。

值花朝，士多花會，世隆乃寫一軸蘭，上有青龍棲而不得之狀，標額曰「龍會蘭池圖」，仍題一小引云：「龍襟四海枉五湖，車駕八方雲南顧，乃欲棲蘭焉，何哉？或以蘭有似於神潭五花歟？亦有似於天台紅葉歟？胡為欲棲之如是耶？予嘗觀之《易》矣，乾係龍，同人釋以蘭。夫同人乾居上，離居下，獨以蘭顯而不及於龍焉，蓋亦離為之累耳。然龍者天下之靈物也，其世隱；蘭者天下之瑞物也，其世顯。惟其隱，故隱，故能人於蘭之瑞；惟其顯，故能藏於龍之神。龍會蘭池，信取諸此而已。嗚呼蘭兮，龍病久矣，時無孫真人，誰與謀！」圖成，令人鬻諸尚書家人永安，倩人置諸蘭軒右。偶值瑞蘭散游一玩，讀至小引「人蘭之瑞」「藏龍之神」，乃知世隆手段，及

至「蘭兮龍病」處，噫嗟良久，曰：「龍兮來矣。」乃延乳母張氏入，示以情素，給金數顆，贖浣火衣，仍附書一章。

瑞蘭書曰：

奉觀圖引，玉琢金雕，有天然之巧；神態仙模，無塵俗之累，非天下大英雄不能及此。寅惟瀟湘別後，暮鼓夜鐘，暗增懷抱；霜天曉月，徒起相思。一日三秋，廢詩於座右；千回萬轉，駭元集乎龕間。加以加多孫秀，每慕綠珠之美；人似敏中，尤圖柴氏之婚。月道東西，孟氏嗟陳郎而未還；花牆內處，秀英慨文舉以何歸。愁妖悶鬼，後先牽絆；別經離凶，日夜夾攻。心思紛紛，未知死所也。但封發之心，一生莫改；露筋之節，至死猶堅。齊瑟雖工，謾變好竿之想；曾珠最曲，惟儲巧線之來。既而蜀關天險，假金牛以通路；烏國海遙，從社燕以歸軒。事關美吻，可卜玉簫之再合；意氣投歡，停看鸞鳳之雙飛。伏願移花月案於度外，濟風雲事於眼前。鯤離海嶠，遠接呂璫之風；鵬入天池，近載仁祖之恩。則古之盧詣，安得專美；今之薛氏，亦敢有芳矣。匆匆寄意，賜宥為情；東風多厲，千萬自珍。勿以妾為深念，不勝仰至。

張氏至世隆客寓，先以求浣火衣為詞，世隆曰：「鄭服不衷，為身之災。寒儒懸鵠者也，焉有此？」張氏以「出自小姐」為言，世隆詐曰：「秦白狐裘，狗盜矣。」張氏曰：「君勿猶豫，妾乃是小姐命使也。」乃示以金。世隆曰：「中流失楫，一瓠千金，娘子去矣，賴此為鏡中人，何金贖為？」張氏曰：「媼乃娘子之私人，娘子乃君之私人，人不同而私同。君若懷異，則水母無蝦，終身不獲詞以私矣。」世隆理其詞，出衣授之。張氏乃以書獻。世隆玩之，喜躍欲狂，乃制書一章並詩二律，付之以歸。

世隆書曰：

寅惟娘子瓊枝瑤葉，名重於九棘三槐；國色天姿，驕出乎十洲三島。假使狼煙不起，南北慶豐亨之盛；鳥道無虞，官氏安豫大之休；則娘子虎豹開岩，鬼神莫得瞰其狀；鱗鴻路絕，奸雄安得進其私？昊天不弔，邊防為之失守；日月居諸，士女以之道生。醜人世隆，塵緣有在，千里相逢於道左；國步多艱，一旬方穩於杭中。杯酒論私，幾至楚弓之失；春詞告絕，方成趙璧之歸。鳳舞鸞顛，恍若從天而下；花盟月誓，端然非人所能。詎意金橋多酸，夙起曹郎之恨；野禽唱禍，迭來韓虎之凶。無可奈何，花已落去，曾似相識，燕不來歸。一日三秋，益重相如之病；寸心萬里，徒增荀燦之愁。與其失諸於今，孰若無得於前；與其易於別，孰若難於遇！世隆念此，淹然無復人間意。但飄瓠約在，終結神州之會；蠶女心存，竟完桑府之恩。柳毅義人，龍女之婚不改；鍾郎負我，羊娘之存猶在。倘樂昌之鏡終破，而元稹之詩亦空題矣，則亦命也，數也，卿之薄也。天兮人兮，龍其奈何！茲者驛使既通，而赤繩之結可偶，涸魚在轍，而江水之恩何遲。伏願藍橋夜月，適載裴航之遇；巫峽明雲，速承神女之歡。桃源麻飯，華岳玉釵，瑤台之曉露，早與神仙共脫塵累。無任覲看聿仰之至。

詩曰：

瀟湘店裡鳳雙飛，天造妖風翼已垂。
一片芳心千片碎，十分花債九分移。
夢中豈悟身為客，醉後還將月想伊。
星友今朝通露閣，玉人謾唱誤佳期。

又詩：

一道盤桓戀子都，誰知病裡散葫蘆；
卿家富貴今如舊，我處風流絕已無。
蔡仲何曾戕女婿，雍姬自誤好兒夫；
今朝欲整瀟湘案，案上爭能認故吾？

張氏攜衣書而來，瑞蘭喜曰：「合浦珠至矣。」及啟書視，笑語張氏曰：「顧其人，非微之矣。但西廂之月，未可待於今日。」張氏曰：「男子用情，惟欲敢足於一己之私，奚暇

他顧？」瑞蘭曰：「蔣君曾不念此一時也，彼一時也。彼一時前無牛裂，後無輿曳，聽其自便。今日相公法峻，閣宇蜀難，不惟彼無所入，我亦將無所出，雖鬼兵萬千，何所施其術耶？」張氏曰：「將何詞以釋之？」瑞蘭曰：「汝以慕容寓，列人李吉者告之云：今日豈為飲食來耶？況京畿夜禁，誰敢來往？勿故為撲燈蛾，幸甚！」乃回詩二律，雲次韻。

瑞蘭次韻云：

憶別瀟湘馬似飛，傷心千里淚長垂。
情深東海終難盡，判定南山永不移。
司馬此生專為我，文君雖死也從伊。
不須再導風花案，一線紅絲百歲期。

又云：

犬戎當日鬧燕都，萬里江山破荻蘆。
花月竊盟天下有，風流獨步世間無。
張生只恐忘崔氏，秦後何甘離醜夫。
要把瀟湘前案整，夜深怕殺執金吾。

世隆時將文戰，見瑞蘭詩來，亦允其說。揭曉，世隆文魁天下，堂吏報尚書，時適瑞蘭偕夫人在坐，瑞蘭喜躍，白夫人曰：「正瀟湘其人：「夫人喜謂尚書曰：「公何不識盧肇耶？」尚書笑曰：「塵埃中若識天宰相，則人皆物色之矣。」夫人因祝尚書擬婚，尚書許之。瑞蘭隨具東，並詩來賀焉。

詩曰：

渤海從來不可量，英雄事業破天荒。
當年曾受風塵苦，今日方依日月光。
五色雲中驚太史，六龍駕上聳天王。
從茲慰卻龍頭夢，鸞鳳妝台可奪芳。

世隆受冰贈鞭，仍見瑞蘭賀東，笑曰：「今日親，則前日親，謹領。」乃行大禮。其婚書則同年友、榜眼仇萬頃所制。萬頃細知二人情曲，蓋將針尚書而劑天下後世之渺寒士者，其書假世隆叔祖一春主婚，畫六十四卦組織云：

蓋聞《易》係家人，重兩姓合歡之好；《詩》稱桃實，垂百年偕老之期。以至《書》傳媯造，《禮》存坊記，《春秋》逆女之筆，無非為婚媾者立指南。但謀肇於人，緣定於天，睹諸朱氏之筮篋，韋郎之翠鈿，李姓之履信坊，富家貴家不能奪貧，子弟之三十九色者可知。寅惟尊府，槐棘嗑芳，江南草木知名；華夷布節，海外鷹熊仰視。正區區小頤，肥遁邊方，自履之地，並邊內郡，幸蒙豫大之天，謙居恐墜，蠱壤益深。矧小姪世隆，鉛槧自頤，慨時升而未允；草茅方困，念睹光以何能。第以乾坤否剝，師旅震臨，艮山兌澤，偶奏合和之曲；離火坎泉，妙傳既濟之歡。加以令小姐巽德攸恒，真南國之蘋蘩，豐才素畜，冠謝家之柳絮。自謂同人永相伉儷，詎期大有輒出妄災。過飛鳥而睽孤之豕以見，失包魚而歸妹之羊攸存。第托大緣俱損，而雷渙之劍徒解；國是鼎元，而楚和之璧隨來。簪纓宦族，既稱孚萃之異；襁褓野人，亦羨復需之奇。人情如此，信猶賢於夢卜也。茲申齋帛，特表訟德之舊，載薦損期，停看革文之新。伏願桃夭詠唱，而宜家宜室之作范；樞子協聞，而衍子衍孫之呈祥。至九十其儀，百兩其御，俗之富，何足贅。辰下浹風串柳，晉日飾梅，萬希台重，上薦天申，不悉。

尚書受禮，一覽婚書，懷諸袖中，恚曰：「呼牛呼馬，亦應之矣。」後知萬頃所制，心甚銜之。時擇四月望日夜行贅禮，燈月交輝，清天一色，金紫送迎，沉檀薰馥。世隆環珎鳴，冠簪煌映，人望之如神仙然。平生索婚不獲者，今乃知其天才國色，成定難移，古往今來，佳期罕偶，甘心貼服，莫敢云何也。

世隆入，瑞蘭泣曰：「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。」頃之，侍婢數十，珠翠鮮明，進席奉醪，添香樹燈。瑞蘭官樣整汝，仙姿增豔，宛然神仙之下降也，世隆合巹，幾不能自持。

瑞蘭悟，命侍婢散。世隆曰：「卿真豪傑也。」瑞蘭曰：「妾不豪傑，兄將亡賴矣。」乃就幃敘舊，情悃甚周。時有聯名，聊記於此。

聯云：

新人本是舊情人（世），丹桂嫦娥喜絕倫（瑞）。
淮下誰能知韓信（世），洛陽今已識蘇秦（瑞）。
英雄手段真無賽（世），仙子光容自有真（瑞）。
笑我初婚身是假（世），憐伊與逸骨將魂（瑞）。
寸心千里塵都掃（世），半刻千金案又存（瑞）。
愛虎與茲登虎穴（世），得魚從肯下魚綸（瑞）。
萬般富貴天然處（世），一種風流分外恩（瑞）。
深院花心人帶雨（世），洞房物色盡逢春（瑞）。
破蓮分肉根猶在（世），食蔗到頭味更真（瑞）。
酒後添杯休強醉（世），茅前效尤易成（瑞）。
晉兵鏖戰雄難敵（世），問客縱橫計莫陳（瑞）。
無可奈何田旱久（世），還曾相識燕樓頻（瑞）。
芙蓉帳裡疑為夢（世），翡翠衾中妙入神（瑞）。
大盜曾聞驚惠子（世），雞鳴方喜脫田君（瑞）。
不須人作同心結（世），仍是天生連理身（瑞）。
從此風流終百歲（世），相憐相愛更相親（瑞）。

夜燈，瑞蘭曰：「兄今見妾，樂乎？」世隆曰：「何待言！」瑞蘭曰：「尤有甚於見妾者。」世隆曰：「樂盡於此矣，無他也。」瑞蘭曰：「瑞蓮在妾家。」且告以其詳。世隆喜躍不勝，欲召見，瑞蘭沮之曰：「蜘蛛作道，不可以風。兄忘其傷於虎乎？」次曉，瑞蘭邀瑞蓮入見，兄妹相逢，宛若夢中，信是天啟其衷，而為不世之奇逢也。有頃，出拜尚書夫人於堂上。一家慶會傳都城，翰墨士大夫詩賀甚多，不在行錄。其妹瑞蓮，後乃命配友人同年探花賈士恩。

世隆嘗有《風花》一作，聊記於此：

蔣生世隆謂玉人瑞蘭曰：「予今二人魚水相歡矣，同事風花，則有文房四子，曰筆、曰墨、曰紙、曰硯而已。不假以恩，寧無沙中偶語乎？」瑞蘭曰：「俞。」及拜筆曰拜花郎，墨曰磨花伯，硯曰合花子，紙曰通花太使。四子拜封，將之任，筆不悅，曰：「予制自皇帝，管於蒙恬，爵於韓文公，今乃拜郎，次於三子之下，寧不為文房之王乎？」詰諸墨曰：「子何功？居吾上？」墨曰：「韓文公，唐臣也。玄宗，唐君也。子雖重於韓，其視我化道士、步天宮而重於唐君者孰高？」筆不敢與爭。又潔諸硯曰：「汝端溪居士以壽靜稱，乃亦侈然居吾上乎？」硯笑曰：「予即墨侯耳。管城子，列爵唯五也。侯與子，孰先？」筆由是語塞。乃詰諸紙曰：「子何人也，亦欲右吾乎？」紙曰：「予生於蔡，制於薛，莊重於五鳳樓韓家，任乎治，則泣山東之父老；任乎檄，則起枋頭之奸雄。爾固不敢與墨爭，而敢當我乎？」筆笑曰：「子亦欲方諸墨硯耶？子非我，則空函所以羞殷浩；我誤子，則露布所以羞蘇緘。子當下我必矣。」紙大笑曰：「子非我則鐵書銀鉤何所施？描花模月將付諸誰？」爭辯不已。硯釋之曰：「要皆風花中人也，何苦爭高？所可慨者，洞房六子耳。曰牀、曰帳、曰褥、曰衾、曰氈、曰枕，空預風花之列，而不受風花之蔭，行將為介子推矣！」筆、紙曰：「信其傷哉！」乃相率而白諸蔣生案下。蔣生曰：「非諸子為言，予亦長頸鳥喙矣。」乃拜夏玉牀曰迎花力士，拜翡翠衾曰護花元帥，拜遊仙枕曰轉花將軍，拜芙蓉褥曰和花虞侯，拜五花氈曰帖花招討，拜獅子帳曰統花都尉。六子受封，乃與四子分班受命。頃之，護花元帥曰：「諸將受封矣，誰其主之？」統花都尉曰：「諸將無主，願蔣生為主。」洞房諸子言曰：「吁，蔣生其封花主也。」文房四子曰：「何偏也？蔣生主風，娘子主花可也。」洞房六子曰：「主花者無風，主風者無花，如此兩子亦無樂乎其為主矣。」四子曰：「兩子無以為樂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無，天下之樂，孰加於

是？今日都共成兩主之歡，復何言！」

一日，瑞蘭攜世隆游後園，見亭匾曰「拜月」，沉思久之，笑曰：「子其念瀟湘舊跡乎？」瑞蘭曰：「然。」世隆曰：「生觀今日，則娘子之終身可知矣。」遂制《拜月亭記》以表瀟湘之遺蹟。其記云：

古人名亭，所以示不忘也。歐陽不忘山水，名以豐樂；希文不忘清素，名以濯纓焉，忠肅不忘榮歸，名以衣錦；瀟湘主人以瀟湘之亭名於臨安官舍，其亦有所不忘者矣，亭有月，月有人，設榻一張，焚香一炷，拜於玲瓏之間，其不忘者，情耳，情之所在，時則隨之。時乎束芻人遺，鴻鯉天遙，參商地阻；其拜也，滿地蟲聲，過牆花影，心傷千里，淚灑盈襟，人愁也，月愁也，亭固愁亭也，愁其不忘也已，時乎繩囊永固，鸞鳳交飛，汝台並游；其拜也，蘭麝薰芳，絲羅映色，一唱一隨，一歌一舞。人樂也，月樂也，亭固樂亭也，樂其不忘也已。憂樂不同，而同於不忘，情至是，其亦鍾矣。予嘗以是問諸亭，亭則無知；問諸月，月則無言；問諸心，心則無征，進而問之友人，友人付之一笑耳。三致問，始言曰：「月與天地久者也，爾我之情，其月之於天地乎？寧容忘？」予曰：「情不忘矣。」記之。

附風、花、雪、月四詞於左：

風裊裊，風裊裊。冬嶺泣孤松，春郊搖弱草。收雲月色明，卷霧天光早。清秋暗送桂香來。拯夏頻將炎氣掃。風裊裊，野花亂落令人老。

花豔豔，花豔豔。妖嬈巧似汝，鎖碎渾如剪。露凝色更鮮，風送香常遠。一枝獨茂逞冰肌，萬朵爭妍含醉臉。花豔豔，上林富貴真堪羨。

雪飄飄，雪飄飄。翠主封梅萼，青鹽壓竹梢。灑空飛絮浪，積檻聳銀橋。千山渾駭鋪鉛粉，萬木依稀掛素袍。雪飄飄，長途游子恨迢遙。

月娟娟，月娟娟。乍缺鉤橫野，方圓鏡掛天。斜移花影亂，低映水紋連。詩人舉盞搜佳句，美女推窗遲夜眠。月娟娟，清光千古照無邊。

第二卷

劉生覓蓮記（上）

劉一春，字茂華，號熙寰，江東人也。世居重疊山華村之西，為故家舊族，祖先廣積陰功。父武南公，為癢生，有重名，厚於德，福於學，而未發，嘗自信曰：「吾有兒必顯。」生三子：一奉，一春，一泰。一春自幼聰穎，稟逸韻於天陶，含衝氣於特秀。甫十五，即留心武事，弓馬精熟，以鷹揚自期；忽思「挽二石弓，不如識一丁字」，遂棄武，專於文。年十八，補邑庠生，獵史搜經，著述日富，遠蜚清譽，卓冠士林。人以其才似賈誼，稱為「洛陽子」。

時有母舅馬二臯，知府鄰省。生極為舅妯所鍾愛，生父命生餞送。舅欲與之偕，生以秋試在念，送二程而返。過一鳳巢谷，有老人稱知微翁，數術甚高，戢曜幽壑，彩真重崖，僻結草廬於山麓。生亦仰其名，特拜求今歲之數。老人先書一紅紙貼於門曰：「今日主喜事福人至。」生至懇數，書二句付生，曰：「覓蓮得新藕，折桂獲靈苗。」生不解，求明示。老人又畫一人手持一圭，下書「己酉禾斗」字。生曰：「吾當於己酉發科乎？然非其時矣。」老人笑曰：「數之說微，徵則為驗，但前行，知此不過三日。」生辭退。

次日，至一村。綠水護居，竹籬遮舍，其家姓趙名思智，號樂水散人，蓋生之受業恩師也。因進訪，師喜，款留備至，寓生於東廂之梅軒前。時屬孟春末旬，寒玉堆芳，冰葩散馥。生步於梅下，誦古詩一首：

玉堂清不寐，寒夜漏聲長。吟到梅花處，詩成字也香。

復舉手整冠，仰數梅花。見古梅壓短牆東西，聞隔牆似有女聲者，乃以折梅為由，履扁石窺之。一女淺妝淡飾，年可十六七，手執梅枝，口中吟曰：「今日看梅樹，新花已自生

。」忽回頭見生，遽掩其身。生心贊曰：「冰肌玉質，不亞壽陽，笑出花間語，獨擅百花之魁。不意塵埃中有此仙品！」俄而師至，與生游於適然園。至紅甫亭，亭中有桃花紙掛屏，針刺小詩一絕：

小園日涉已成趣，引得東風到草堂。惟有芳桃解春意，笑舒粉臉待劉郎。

生玩之，似有喜意。師笑曰：「此吾甥女所書，自幼愛觀史籍並詞話，獨處皆喜題詩。渠父不知戒，吾以謂非女子長技，往往規之。昨與寒荊到小園，又有此絕句矣。昔吾姊夢李白送軸而生，蓋不凡女也。」生極心慕口贊，返至樹下，獨立久之，自思：「題詩之女，必隔牆所見者。」忽憶知微翁之數，點首悟曰：「人持一圭，乃『佳』字也；己酉二字，乃『配』字也。所謂佳配者，其此乎？不然，何以曰『解春意』？又曰：『待劉郎』？又不然，何不先不後而見詩睹面，適當三日之期也？微生有幸，當不避赴梅之嫌；淑女多緣，幸尚免標梅之歎。吩咐梅花自主張，為我作媒妁，如何？」

次日又至，隔牆自沉吟曰：「今朝梅樹下，定有詠花人。」用意窺之，則杳不可見。欲久留以圖再面，自度不可。辭師而歸，悒悒曰：「此別一見無由，何有於配？知微翁、知微翁，其戲我矣！」

越日，稟命父母，攜琴負笈，遊學外處。泛舟至落石村，推篷望之：柳拖新綠，桃染初紅。乃停舟水涯，步於堤上，吟曰：

弱柳含顰弄楚腰，孤舟趁日渡低橋。

閒花有意迎征袖，回首黃鸝過別梢。

時有一老者，鬚髮皓然，衣冠閒雅，一舟一僕，飄然而來。適與生值，見生年少可挹，知其非常人，因詢生所以。生語之故。老人張目視生曰：「華村劉二郎，其執事否？」生曰「然。」老人喜甚，蓋生之父與老人素契者。老人姓金，名維賢，號守樸野老，年逾六旬，性好交納，而家極饒裕，且崇禮樂善，鄉譽頗隆。與生執手談曰：「吾家歲延名師文士，為課兒計，又與尊翁契厚，其枉留文旌，以續通家舊好。」生欣然從之。至家，館生於東堂左室。

時守樸翁有名園，奇花異卉，怪石叢林，種種咸具，人羨之曰「小洛陽」。而其中有迎春軒。守樸翁逾數日，叩師以生所學，師大譽為名世器；而其子名友勝者，亦於父前延譽不已。守樸翁加敬，遷生於迎春軒中。窗外有修竹數竿，竹外有花壇一座，其側有二亭，一曰晴暉，一曰萬綠。亭畔有碧桃、紅杏數十株。轉南界一小粉牆，牆啟一門，雖設而不閉者。牆之後，壘石為假山，構一堂，匾曰「閒閒」。旁有小樓，八窗玲瓏，天光雲影，交納無礙。過茶架而西，有隔浦池。池之左，群木繁茂，中有茅亭，匾曰「無暑」。池之右，有玉蘭數株，築一室曰「蘭室」。斜辟一逕，達於池之前，躍魚破萍，鳴禽奏管，凡可玩之物，無不奪目愜情。盡園四圍環以高牆，凡至園者，必由迎春軒後一門而入，扃其門則清閒僻靜，極樂世界也。守樸翁以絕人往來，故獨居生於此。遣一俊僕，名守桂，承值以伴生，年十五，盡秀逸，且識字，善歌唱，性馴而雅。生悅之，留於座側，教以詩曲，訓以書翰，即能領略，呼曰愛童。

生至壇前，配紅匹綠，胎青孕紫，芳逕閒閒，一塵不到，深以為幸。趁步徐行，見梅枝橫覆牆上，歎曰：「風景不殊，梅下折花人何在？昔以三日為期，今數日不瞻矣。使此過遇所見，假以時日，當不至空相憶也。」轉高西顧，池前一室，有小軒，遙見「培桂」二字；波汶上檻，日縷搖窗，精熠殊甚。生意謂書室，逕由斜徑往窺之：珠簾高卷，絕無一人；其中之所有，皆女工所需之物，雜以文几之具。恐有人覺而返。

次一日，洗硯於魚池，坐蘭室中，聞窗內有嘻笑聲。生悄步池側，忽見手持繡鞋，可三寸許，置於簾外石上，僅露纖纖一手，吟曰：

「碧欄杆外苔痕濕，果是將來換繡鞋。

又一應聲曰：「今欲曬向西窗，趁晚晴乎？」生聞之，思：「幽僻處有些，其董

永之織女乎？其孫恪之袁氏乎？」未幾，又憑窗而吟曰：

芳心蕩漾，夜來愁擁梅花帳。風送清香，熏徹孤衾夢不成。
隔簷鶯鬧，為人鼓出相思調。體怯輕寒，連理羞將病眼看。」
（《減字木蘭花》）

長吁一聲，初不知有生之在其側，探首簾外，生亦突抵簾前。兩面忽一相覷，其女低聲曰：「簾外一生，美如冠玉，非天台路何以至此？」命侍女取繡鞋而入。生初見之，月眉星眼，露鬢雲鬟，撇下一天丰韻；柳腰花面，櫻唇筍手，占來百媚芳姿。盡態極妍，顏盛色茂，恍若玉環之再世，毛施之復容，其美難將口狀；而通詞句，雅吟詠，又疑奇花而解語，真所謂仙宮只有世間無者也。生猛然自失曰：「此奇貨可居也！乍遇間而自手及足、自面及心，總收一目，知微翁所云佳配，又果在此乎？有女懷春，吉士誘之，吾今所寓，無異梅軒，使不至此，幾虛過一生矣。」久立未忍遽去，意女已迴避，而不知端於簾內窺生。生佯為不見者，曰：「外面令人倍惆悵，裡頭舉眼自分明矣。」因朗賦一詞，以作詞戰之先鋒云：

和光豔，春盈面，掀簾晴晝香風扇。人寂寂，愁如織。暖風倦體，看花無力。——雕樑畔，雙來燕，喃喃訴出愁多遍。傾城色，初相識，佳詞賦，也漏春消息。」
（《擷芳詞》）

生自思：「遊學每遇故知，已出非意，園名洛陽，軒曰迎春，若將有待予之至者，況靜所遇文姬，與師處相見，才貌難伯仲。數日之間，二接才麗，益不易得，何幸中之幸也！」乃書知微翁之數於壁間，憶女室而吟曰：

西鄰之女洵矣哉，入眼平生未有也；微生今日有何幸，不期而遇知音者。

又思：「女性幽靜，外言難入，而乃出口成章如是，深喜其可以筆句動也。」作《如夢令》以自幸：

日暖風和時候，玉女花前邂逅。謾賦啟朱唇，輕遞脂香未透。欣驟，欣驟，有日相如琴奏。

後女知此情為生所覺，心生愧赧，每玩景臨風，常定睛不語者移時。蓋聞生之詞，接生之貌，愛生之才，若動隱情而口不可言耳。而生心亦未嘗一刻不在女也。為雨阻，絕步園中。後值晴霽，輟卷縱觀。適守樸翁命愛童持羅衣授生，童因尾生閒步。生指女室問之，童曰：「此吾鄰孫氏所居。其女名芳桃，改名碧蓮，年已十八，詩賦詞歌、琴棋書畫、刺繡工夫，無不完備精絕。早喪其母，未曾許配，故其父擇此居之。買一鄰女以伴蓮，姓曹，名桂紅，後改名素梅，少蓮娘二歲，視如親妹，無一間言，諳文墨，美姿容，蓮娘之亞也。嘗於培桂軒中聯四景詩，迭為酬和，以為得趣。嘗謂梅曰：『國朝若開女進士科，吾期奪傳臚首唱，亦許爾共步瀛洲。』聞者每羨，而卒無能睹一面、得一詞者。其父性喜外出探友。或竟日而返，或信宿而歸，歸則愛獨處一室而無親人。」生聞言，心神不勝踴躍，囑童曰：「為我嚴鎖外門，吾今愛靜，無事則免使他人入來。」童會生之意，唯唯笑曰：「吾固笑此門鎖鑰非童不可也。」生初聞其為芳桃，忽憶師處所見，繼又聞其為碧蓮，猛省知微翁所云，於是念蓮之心更切矣。復題於壁曰：

直須杜門絕客，深下一團工夫；

定叫鐵杵成針，不負遠來夙志。

客至，見之，咸以生不喜交接，故候謁者亦稀。生亦自謂數有可乘，乃私號「愛蓮子」，冀自遇於碧蓮，口占一詞，名曰《臨江仙》：

一睹嬌姿魂已散，滿腔心事誰知？東瞻西盼竟差遲。裝聾還作啞，似醉復如癡。

我欲將心書尺素，倩人寄首新詩。個中暗與約佳期。不知何年更何月，何日更何時。時有友李見陽拉生郊游。生與偕行。適數妓鬥草於得春亭下。詢之，皆

樂平巷中名妓，一曰李月英，一曰高巧雲，一曰包伊玉，一曰許文仙。生亦喜花柳趣，心甚留愛，乃曰：「今日之行，觸眼見琳瑯珠玉，皆子美詩中黃四娘也。」同興談笑移時。偕至印月溪邊，睹鴛鴦浴水，粉蝶穿花，因曰：「諸妹俱士女班頭，吾欲擇其一，以締永好，先唱《憶秦娥》詞，能續成者即取之。」生徐曰：

春堤曲，一溪水漾新紋綠。鴛鴦弄日，晴沂對浴。

文仙執生之手，嘻嘻然應曰：

和風不斷香馥鬱，牆頭粉蝶相隨逐。相隨逐。雙雙飛入，花間並宿。（《憶秦娥》）
詞成，群口喝采。生敬且愛，期約而回。

坐窗下，花影橫欄，春香飄戶，有寂寥意。命童磨墨，拂箋揮一歌，使童歌之：

薄試輕羅散幽趣，鶯唇燕舌番新句。

東風引我入桃源，含笑桃花紅滿樹。

問花何事笑東風？笑我不飲空歸去。

我即解衣典醇酉錄，醉春買樂紅芳處。

只愁東風不久情，吹作一天輕紅絮。

著意看花花不紅，百計留春春不住。

春老花殘將奈何，袖薄難勝淚如注。

歌罷，同步於萬綠亭前。愛童揮小扇以逐飛蝶，生亦促之。忽二蝶爭花，墮花下，相抱不解。生拆之，對童而笑。童笑曰：「物之性猶人之性，釋之、釋之，毋拆散姻緣也。」生棄蝶，成《西江月》詞：

三月韶光過半，一年勝景堪奇。

傷春自個謾徘徊，偶睹游蜂墮地。

款款柔情莫托，殷殷吩咐蜂媒。

惟期及早效于飛，不負花前一對。

越夕，生囑愛童守門，逕訪妓家。文仙出《嬌紅記》，與生觀之。曰：「有是哉！有始無終，非美談也。」留宿而回。

後日，守樸翁設宴，坐中紅袖，正前妓巧雲、文仙也。至晚，文仙自薦於生。

次日將別，守樸翁至，曰：「近來多冷落，文仙一名姝，欲留數日，以暢文興，才子佳人，光我莊園。」生歡甚，攜文仙劇飲於假山之小樓。時玉蘭開盛，又攜酌於蘭室，問柳答花，搜聯構句，兩相暢逸，名珍情會。生曰：「卿名不在楚蓮香之下，幸同枕席，誓不相忘。」文仙曰：「裡流澤藪，不足以辱君子。吾有一路指君，君其圖之。」生問其故。文仙指蓮室曰：「箇中一女，姿容絕世·美麗超群·賦性聰明，詞華炳燁。吾有一友，竊窺之，羨曰：『美哉妙矣，諸好備矣，此誠無價寶也。』聞惟一待女為伴，先結侍女之心，庶可漸入佳境。且以君之愷悌俊逸，無有求而不得者。然須慎之密之，毋炫巧致拙。」生謝曰：「是教當書紳，是情當刻骨，此言出在卿口，入在吾耳，幸毋他泄。」文仙曰：「君固不下申厚卿，我也不為丁憐憐，亦何疑焉。」乃取一犀簪，解一香囊留贈而別。生視之，親繡一絕句：

獨坐紗窗理繡針，一絲一線費芳心。

從求知己親相贈，佩取慇懃愛我深。

生始感文仙愛己出於真誠，而情亦眷眷，不忍少忘。至午，素梅以生窗之左有海棠花，偷步摘之。少愛童抱甕注水，適至澆花，戲謂梅曰：「吩咐偷花者：可一不可再。」梅曰：「一之未甚，再思可矣。」童曰：「一摘使花好，再摘使花稀也。」因以水濕其手，梅牽童衣拭之，反若有意於愛童者。童忙入謂生曰：「素梅在窗外，年雖少，有丰韻，可挑也。」生故出，擁其歸路。梅摘花而返，生喜揖之，梅懷不安之狀。生笑曰：

「花下睹妖嬈，含羞稱萬福。相對兩難言，花豔驚郎目。」

梅求路不得，曰：「先生當路於此，男女無以別於途。君子避女流，故不能少讓我

也？吾非迷失女子，胡為關津留難？」生曰：「為汝初犯竊盜，今欲盤詰奸細耳。」各嘻然相視而笑。生憶文仙之言，心自計曰：「不將我語和他語，未卜他心知我心。」乃戲問曰：「卿卿果芳桃之侍妹名桂紅者乎？抑果碧蓮之侍妹名素梅者乎？」梅曰：「先生止游詩書之府，何由知閨閣之名也？」生給曰：「吾昨夢登太華山，至西天闕，入廣寒宮，履嫦娥殿，親得數名指示，故此積誠候卿。今得見之，正應佳夢矣。乞先為劉一春道意，後有萬千未談之衷曲也。」梅曰：「此春夢也。吾非小紅，便逞張生家語，吾當有一場發落！乍間姑免究。」執花而行，復回顧，低念「劉一春」者數四。生尾其後，曰：「劉一春送。」梅戲應曰：「回！」生垂手頓足曰：「妙妙！女果以張生待我，則雖訾栗斯、啜菽飲水以事女，亦甘心也。」返室，愛童曰：「此女不速自來，焉得秋毫無犯，作無事人乎？」生曰：「事勿欲速，恐耳屬於垣，則名教掃地也。且喋喋利口，有無限風趣，此一物亦足以釋西伯矣。梅尚如此，蓮更何如。安排牙爪，以為降龍伏虎之計，此第一著也。」童曰：「牽腸掛肚在蓮娘，送暖偷寒在素梅，詐謀奇計在相公，熱心冷眼在小童。吾若守口如瓶，決不敗乃公事。好為之，好為之！」生暗喜曰：「成吾志者，子也。今日喪心病狂亦由汝，賞心樂事亦由汝矣。」

梅歸，對蓮備道生語，且有譽生意。蓮故作不理，偷書一歌於窗外：

鶯聲清曉傳春語，道說與遊人，趁我嬌華，莫放歌金縷。

杜鵑一夜叫聲喧，呼淒風，喚妒雨。促吾直往天涯去，要尋樂地誰為主？

生至，味之，自覺蓮之留意甚速，喜焉如狂，曰：「且記此詞，為他日負賴表記。」然時或見蓮，則見其故逞百媚之姿，或微露可疑之狀，或掩窗自蔽，或以目留情，或與桂紅相謔，或正色不可動。假意真情，不可測識，而生亦未與蓮親接一語。且此有守桂，彼有桂紅，亦未敢深信。故會面雖屢屢，心旆雖搖搖，而每為首鼠之狀。

一日，生抱悶，步於牆西之別圃，轉至假山，見碧蓮俏妝輕服，面帶喜容，纖手露金鐲，捻並蒂花枝，視雙蝶鬥舞。蝶稍進，則隨而觀之。蝶漸近假山，生略少避，喜曰：「蝴蝶甚著人。」蓮已見生，故作不見，反翻袖促蝶。生逼近，曰：「古有司花女，於今見之，誠閨分之秀也。」乃整衣肅冠，施一長揖。蓮徐徐置花石上，含媚答禮，仍自執花，偷目覷生。生以正目視蓮，各默默者久之。生笑曰：「幽花如處女。」蓮舉花視之，曰：「此東坡閒話。」生指花枝低賦一絕曰：

卿手捻花枝，花敢與卿鬥。卿貌覺羞花，花應落卿後。

蓮曰：「君不怕花怪乎？」生曰：「然則卿愛我矣。」蓮面紅，曰：「先生大膽。」舉扇自蔽，欲返。生前訴曰：「自見之後，未領笑語，企慕之悃，山高海深。每謂卿如瓊林琪樹，常欲在目前，奈咫尺天涯，勞心怛怛。昨睹佳句，今尋得此樂地，願借假山以為巫峰，縱委身風露，猶瞑目泉壤也。且楚詞有曰『樂莫樂兮新相知』，何太自鄭重如此？」因執蓮之扇而牽之。蓮假手放扇於生，目生，低聲曰：「讀書人但輕自己之手足，更不重他人之耳目耶？」生曰：「四無人聲，惟有子知我知耳。」蓮曰：「天知，地知，奈何？」生曰：「天地無陰陽乎？」彷徨不能自持，遽執蓮手，曰：「到此地位，工夫尤難。此未語可知心者。雖鐵石打成心性，亦當慈悲嗟愍！」斯時也，生魂已飛天外。蓮曰：「妾，嬌體也，乃相煎太急，今日膽落於君矣！此臂今當斷君，亦何取於妾？且此何地也，此何時也，此何事也，妾與君何如人也，而敢犯禮侵義若是也？」力欲脫身，墮下金鐲。生方拾之，而素梅適至。

生避於樹下。梅曰：「料蓮娘被困，故獨馬單槍至此，可同我回。」蓮與俱返，體若竦惕者，謂梅曰：「此生技癢，觸物便吟，豈其錦心繡口，故吐句皆若宿構耶？」梅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貌欺潘岳，見之豈不欲投果？」梅又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出語溫存，動容腴腆，必多情而重義者，今日反累彼懷抱矣。」梅又笑而不答。又曰：「此生遠之則可愛近之則可畏，何也？」梅又笑而不答。蓮有慚色，欲行不行者久之。生尚兀立不動，形如槁木，心如沸鼎，方歎曰：「天乎，天乎！救兵卒至，解圍白登，所謂對面不相

逢者乎！相見不相親，不如不相見。驚餌魚，傷弓鳥，何緣再得。」因作《行香子》詞，書於蓮扇：

山石之旁，紅綠齊芳。遇佳娥，正出蘭房，嬌嬌媚媚，巧樣梳妝。更好風韻，好標緻，好行藏。

絕世無雙，不比尋常。盡吾戲調何妨。止應配我、個樣新郎。謾眼空勞，心妄想。興徒狂。

書罷，見扇骨上細刻「劉一春」三字，乃知蓮之念己，更覺愈不能遺。

至晚，蓮梅秉燭相對而坐。梅曰：「劉生顯兩番手段，皆為我等輕舉深入之故。試以幾日堅壁不出，彼敢斬關而入否？」蓮曰：「然。」遂強習女工。

生自假山會後。懵懵如癡，錯錯若寐，食焉而不知其味，坐焉而不知其處。寐焉而不知其旦，或入大堂，或趨講文，或歸書室，或游別地，眼之所見，意之所接，皆假山也。蓋無根而情自固矣。書史之功頓廢，筆硯之事頓忘。或低吟樹下，或從步池邊，或登眺小樓，而蓮梅蹤跡，絕不可見。一日，邀友楊文陵訪文仙。文仙迎生，有笑容，多喜意。少敘杯酌，酒半酣，欣欣相告曰：「別後思君，如心懸一物，恐妨君正業，不敢奉迓。前為君卜一筮，昨為君起一數，又以君年月日時與知命者推之，皆大魁之吉兆也。吾亦閱人多矣，多佻多俐，多才多美，無逾於君。當奮祖鞭，以看花上苑。得君捷，妾亦分榮矣。」生謝曰：「愛我哉！金石之論，可寶終身。」別文仙而歸。復至假山，春景融融，終不能忘前遇也。取錐刻一歌於竹：

四際春光入望中，杏開十里紅霞簇。

兩對黃鸝調嬌舌，三聲五聲新腔曲。

喚起離人百感傷，千愁萬恨填心腹。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雲雨巫山空二六。

何如一醉忘世情，同與七賢坐修竹。

書畢，轉至晴暈亭。有素紙一幅，柱上偶懸一針，生持之，且思且行。忽見小桃一株，夭夭可愛，猛記紅雨亭之詩，歎息曰：「此芳桃也，能解吾意乎？」乃以師處桃花掛色屏絕復以針刺之，以針定於蘭室之壁上而回。遇愛童持玉簪花來，種於花壇。命童往視蓮室。

。

蓮方繡一袋。童至，曰：「前見劉相公有香囊一枚，自謂精絕，今蓮娘所制更妙也。明當與一賽。」蓮曰：「劉相公為誰？」曰：「名一春，字茂華，號熙寰，改號愛蓮子。」曰：「何處得來？」曰：「家重疊山華村之西。」曰：「何為家汝家？」曰：「吾主相識之子。」曰：「今何不去？」曰：「吾主延致攻書，圖其聳聲昂霄耳。」曰：「學問何如？」曰：「去年游泮，文武兩全，鴻才海富，逸思泉湧。」曰：「為人何如？」曰：「制行英卓，動容俊雅，立志溫和，趨向超拔。」曰：「家望何如？」曰：「故家子，讀書種，仁人之裔。杜中丞、郝中書欲謀為婿而不就，故今欲俟寶窗消息，可以知其為人矣。」蓮見生清揚逸灑，已動心注，而聞童之言，企仰愈真，謂童曰：「汝為劉生修一生譜牒，作一身行狀。」俟童回，私歎曰：「是天遣此生以貽相思之種也。初見若爾，後將奈何；見猶若爾，別將奈何！斷送一生，惟有此矣！」愈覺足不寧地，強梅以觀花為由，將窺生室。而愛童歸，正與生道及碧蓮詢生之語，立於窗外。蓮乃返至花屏間，見二絕句：凝目花間憶粉腮，一腔煩惱逐春來。

花如解得無聊意，長向劉郎悶裡開。

又詩：

小門晝永春岑寂，安得斯人共一牀。

自是洛陽花下客，劉郎不是老劉郎。

蓮謂梅曰：「汝解此絕意乎？乃改集句詩也。詩意極巧，小門『小』字，改『千』字

也；一牀『牀』字，改『觴』字也；自是『自』字改『曾』字也；不是『不』字，改『今』字也。初，劉原父以年老續婚，故謂『老劉郎』；今彼寓小洛陽為客，明示我以未曾有婚之意。然以岑寂，何預他人？而遽欲斯人共一牀，則傷於欲速而無禮」梅曰：「彼謂『斯人』者，何人也？」蓮曰：「斯人者，斯人也，必求其名以實之，則鑿矣。」與梅並立，久無語。梅曰：「何思？」蓮曰：「吾亦欲改集以和。適為詩才所窘，安排句法，已難尋，較是輸他一首矣。」梅曰：「還有一首。」袖出一絕，與蓮觀之，乃針刺成者。蓮見之，曰：「怪哉！怪哉！異哉，異哉！有是事哉！」梅曰：「何故？」蓮曰：「汝未知來歷。此吾作於母舅園中紅雨亭掛屏上，亦以寶針刺成。此帖汝得於何地？天地間有此意外偶然事，其神運乎？其鬼輸乎？竟莫測所自也。」梅曰：「吾昨得於池右之蘭室。意謂蓮娘所書樣，於形跡太露；使出於劉君，不知何由得之？」蓮長吁曰：「是園素無外人，吾嘗由此無忌，今與我共之矣。又況豈無他人，當斂足縮步，輟筆息吟，以自韜晦。然吾書此時毫無著意，自今驗之，似字字有情。苟詩作憑，良緣天啟，則韓夫人之紅葉再流御溝何異也。」

正論間，生推門而出，見蓮梅俱在，步又中止，倚花而偷望之。花面與粉面爭嬌，脂香與花香競馥，自不忍舍，歎曰：「凡間仙人，可以療饑。」又歎曰：「碧蓮、素梅者，千萬人中兩人耳。」占詞二闕，書於手帙：

愛殺芬芳春一點，嬌姿壓倒楊妃。倚花注目已多時。枯腸聊止渴，餓眼暫充饑。對面重逢無妙策，費吾一段心機。何時親貼豔豐頤。玉釵掛吾首，羅袖拂吾衣。（《臨江仙》）
花滿枝，蝶滿枝，戀戀迷香不忍歸。迎暄曬粉衣。

盼佳期，算佳期，盡付書齋懶睡時。春情許夢知。（《長相思》）

蓮歸，猶折花在手，蝴蝶繞花而飛，梅曰：「蝴蝶有情，相隨不捨，其為花乎？其為蓮娘乎？」蓮曰：「愛花則為花，愛我則為我，何怪蝴蝶之迷戀也。」命取筆，書一《愛花詞》於東簷之壁：

一枝花外漾新晴，賣花聲裡春光泄。正解語花嬌，山花子豔，後庭花未結。猛睹蝶戀花梢，也須索賞宮花，沉醉花陰歌笑徹，待醒來，向柰子花前，木蘭花畔，鬥百花奇絕。莫放雨中花謝，落路花飛，斷送了賞花時節。等閒間落花紅滿地，又早見石榴花吐迎新熱。金錢花散美人愁，菊花新處情人別。冷清清開到臘梅花，意孜孜揉碎梅花雪。（二十牌名）

後生見之，料蓮所作，笑曰：「花固可愛，豈知春可惜乎？」對一《惜春詞》，並書於後：

春從天上來，春霽和風扇淑。沁園春景巧安排，花柳分春，有流鶯宿。單衣初試探春令，喜的是畫堂春滿，錦堂春足。那更慶春澤畔，正雪消春水來，有魚遊春水分波綠。玉樓春盡日初長，忽看海棠春放，春光好，好看無拘束。又何如登帝春台，賞漢宮春，謾醉春風中，齊唱徹宜春令曲。體輕放絳都春光，武陵春去，春雲怨惹愁眉蹙。（二十牌名）

題罷，回至壇前，抱膝而坐，心自計曰：「吾之見蓮者，邂逅也。吾之寓此者，暫也。吾之窺蓮者，私也。蓮之愛我者，幸也。彼此之傳情歌詠者，禮所禁也。吾志之所期者，未可必也。知微翁所云者，渺茫之數也。而蓮之年則已及笄，而必有他適矣。吾欲乘邂逅之暫，觸禮之所禁，僥倖以行吾私，焉保其不他適而必符此數、必遂吾志乎？使我後日要醜婦，則我當為我惜，而彼亦當惜我。使彼終身伴拙夫，則彼當為彼惜，而我亦當惜彼，眷眷情緒，兩下湮沉矣。然既生春，又生蓮，天若行方便，必無此事也。」悵悵然自為問答者久之。又欲至文仙處以散積悶，值守樸翁帶二歌童攜酌於閒閒堂。生醉甚。翁斟大卮勸生，生力辭。守樸翁曰：「吾羨子有八斗之才，倚馬可待，今以情字為韻，若能立就一絕句，吾當代子飲之。」生即應曰：

燕春台外柳梢青，畫錦堂前醉太平。好事近今如夢令，傳言玉女訴衷情。（八牌名） 守樸翁素質直，初不知生之寓意有在也，但笑曰：「玉女，即嫦娥也今秋必要高中。」盡歡而別。

後蓮睹生所對之詞，歎曰：「何物老奴生此寧馨兒！美口聲，錚錚乎敲金戛玉；賣俊俏，藹藹然惜玉憐香。如百戲場中子弟，件樣精通，風月前容吾二人唱和，足稱勁敵。悠悠蒼天，悠悠蒼天

，有志難酬，仰呼無益，萬般心緒付之一聲歎吁！若挫過此生，則春風徒笑我矣，乃以春、花二字結之：

雕欄春色上花梢，花底春鶯巧更嬌。
春為花開添富貴，花因春到逞嬌嬌。
花容不久春空老，春景無多花暗消。
幾欲留春花言，落花春夢杳迢迢。

蓮此詩書於片紙。偶愛童持瓦盆到池邊覓取小魚，梅見之，親至，問何為？」

曰：「劉相公近因興悶，欲取置几案，竊其活潑之趣耳。」梅遞蓮詩於童，曰：「興趣在此，何以魚為。」童曰：「何故？」梅曰：「汝不《見愛花》《惜春》二詞乎？今兩下合而為一，見之則興自活潑矣。」童奉生，述梅之言。生閱之，不覺鼓舞。

自是，蓮常凝目窗外，又恐生之見，又恐生之不見；意欲絕生，情不忍絕；意欲許生，身不敢許；每羞澀依依，有不可形狀意。面對小軸，美女怯春圖，蓮戲之曰：「吾因春無奈耳。爾無知，何作此鬱結狀也？」乃賦於其上曰：

萬斛新愁眉鎖住，憑欄不賦啼鴉句。
終朝理恨幾時舒，良二難畫相思處。
多情對此愁千緒，心隨風逐沾飛絮。
不如將心托筆寄丹青，落得不知春歸去。

（《步蟾宮》）

又書一詞於綠窗之側，濃淡筆，短長句，以堅生志、寫己怨也。

春山愁壓慵臨鏡，憶芳菲，嗟薄命。望中煙草連天，座裡花陰斜映。空度流年，虛浪美景，誰把佳期牢訂。對景怨東風，無語垂簾靜。——狂風浪蝶多情興，爭抱一枝紅杏。鷓鴣隔樹喧聲，喚動惜春心性。燕子雙雙，鶯兒對對，花也枝枝交並。

蓮書未畢，因慶娘處女使至，亟入接問。少頃生至，誦之，知其為《晝夜樂》詞而末韻未成，取筆續之曰：「百物總關情，何事人孤零。」（《晝夜樂》）時鸚鵡處於檻內，連呼：「有客。」生日：「客是誰？」蓮於內低應曰：「忽到窗前，疑是君矣。」自為捲簾，見生猶執筆而立，對生日：「有客。有客。」生執其筆，相揖於隔窗。生日：「只分窗外耳。我見蓮娘多媚，想蓮娘見我亦如是也。」蓮未及對，忽回首，梅立於後。曰：「所言公，公言之。」蓮逸別室。生日：「主人何避客之深也？」猶不忍去，撫窗窺內。梅亦曰：「何為至此？得非欲窺見室家之好乎？」生日：「為室家不足，無奈看花洛陽，以收天下春。」梅又含意曰：「先生儒者，當折桂枝，醉春紅，占春魁。今穿花至此，豈三年力學不窺園者乎！」因笑倚窗側，以袖拂生。生亦倚身窗外，以手撫梅曰：「蓮娘情何如？」曰：「不濃不淡。」生日：「繡戶春風暖，想蓮娘心熱矣。」梅曰：「青燈夜雨寒，恐先生心冷耳。」正謔間，蓮至，命梅煮茶。梅少退。蓮至前，將露私言，似欲接手，而童已至。梅內指曰：「鬼僕又來矣。」各默默而散。童曰：「適來王謝諸公來訂文會，叩門至軒中，吾善計回之去。恐夜來攝蹤，識破行徑，故唐突而來請。」生日：「甚是。」步至東，坐於湖山石上。愛童拂拭落花。生日：「昔日相逢，碧桃初放，今梅酸澣齒，春氣將闌。天上好景，人間樂事，願不為我一留也。」作詞送春：

殘花無奈黃昏雨，那更更長苦。枕頭聽得子規啼，叫道春光今去幾時回。——東君不管離人老，花信憑誰討？一生須得幾青春，盡在書齋做個憶春人。

次日，生憶玩詞之處，已深感蓮之惠然肯近，而尚未能接一心話。會愈多則情愈戀，話更難則念更深，雲破月來之時，花落門扃之際，皆惱人滋味也。占《賀聖朝》詞：

疾心偷步巫山下，枉自擔驚怕。
胸前著次，心腸乾熱，誰人堪話。

書中之女千金價，甚日青鸞跨？
心似風箏，身如傀儡，懸懸牽掛。

又《春光好》：

春已矣，樹浮青。少啼鶯。數點催花雨，美聲不可聽。
心事千頭千腦，幽齋孤影孤形。誰問玉人曾約否？半應承。

又三字詩：

月升樹，花影重。酒未醒，愁又濃。

蓮亦自風生之後，常無言靜坐。素梅侍側，一目視蓮，久不移。蓮曰：「視我何為？」梅曰：「近來善風鑒，能模心相。」蓮曰：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口內無言，心中有事。」蓮曰：「然，今日情思不爽，兼倦人天氣，恨不能寄愁天上，埋憂地下。第取琴，試操一曲，餘音似前弦。」梅為之設几焚香，置琴於上。蓮方整弦，遽曰：「指力倦，琴音散，不若以棋較勝負。」梅又為之設棋枰。下未終局，遽推枰而起。自理繡工。又曰：「眼昏，不便針線，暖酒較手技可也。」酒至未飲，則曰：「恐醉，姑置之。」梅曰：「消遣我太甚。今日何異常日？如此，信必有故。」蓮曰：「予實不知。」梅曰：「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矣。」蓮曰：「無浪言，為我捲簾，細數落花，何如？」梅掀簾，曰：「外間世情甚不美。」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綠暗紅稀，飄零顏色，春去矣。」蓮喟然曰：「春去乎？春亦解誤人乎！」梅曰：「春不誤人，人有誤春者。」蓮曰：「吾惜春，非誤春也。」梅曰：「惜春何不留春？」蓮曰：「春肯為我留乎？」命取手軸，書曰：

夜雨生愁

煙雨妒春聲不歇，無故把繁華摧折。看欹網留春，斜兜花瓣，不放東君別。
隔檻下香和恨結，淚滴處衣羅凝血。正冷落佳人，柴門深閉，剛是愁時節。

（《雨中花》）

春風積怨

春風幾度，空把青年誤。古道堆紅無數，妝點東君歸路。

樂事於今半已空，園林綠遍消紅。咫尺窗紗，萬里衷情，吟付東風。（名《青玉案》）

靜裡淒寥

鬧嚷嚷春景無涯，近一簇香車，遠一簇香車。雨篩風攪攘韶華，打一夜梨花，飄一夜梨花。心病也，意兒慵，對一雲紗窗，倚一雲紗窗。情重也，淚兒枯，歎一聲冤家，念一聲冤家。恁黃昏簾幕重遮，鼓一部青蛙，送一部青蛙。

（名《閨怨蟾宮》）

望中索寞

小鳥窺人驚枝去，一聲啼歇。

蓮方書，梅笑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外多時矣。」蓮曰：「何不早言。」欣然投筆而起，探首外望，乃誑也。蓮甚不快，遂置前詞，和衣而臥。而生果至，梅復曰：「劉先生於窗前候久矣。」強之不能起。久之，梅誑生曰：「蓮娘見君至，反就枕。」生曰：「其似恨我乎？」梅曰：「非惟恨，抑且恨。」生曰：「容我一見請罪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君罪太多，罪不容於請。」曰：「我得何罪？」梅曰：「竊窺鄰女，眼罪也；吟賦詩詞，口罪也；攀花弄管，手罪也；勤步窗前，腳罪也；用意輕薄，心罪也；私聞竊聽，耳罪也。然連日疏闊，一身都是罪也。」生曰：「前諸罪可恕，末後一罪，我自認之。」遂悒悒而回。

至晚，蓮於枕上問梅曰：「劉君此際果岑寂否？」梅曰：「有守桂在。」蓮曰：「汝比得守桂否？」梅笑曰：「然則蓮娘其岑寂乎？春色惱人眠不得，當坐以待旦。今日春闌，當高枕無憂矣。」蓮不答。少刻，梅假睡，蓮頻呼之，不應，曰：「年幼未諳傷春也。」梅聞之暗笑。蓮視殘燈尚在，起而獨坐，書一歌：

花落啼鶯後，紛紛逐晚風。與我似相識，輕輕入簾櫳。春色殊憐我，傍我頻相從。春光何富飾，也敗風雨中。妾顏花作面，春去誰為容？膏沐懶去事，綠雲成飛蓬。蘭室怯情曉，停針倦女工。春去知還在，春疇情轉通。驀地有長吁，茫然興復空。寄語傷春者，為我惜飛紅。

越數日，生與其友關世隆、張文杰者，游酌於園中。未幾，諸葛鈞至，相與暢飲於萬綠亭。世隆曰：「今日劉、關、張復會於桃園，可無侑酒者乎？」文杰笑曰：「憑軍師處之。」生曰：「吾熟一妓，招之則來。得一點紅，足以消酒。」遣人邀文仙，則已去跡多日矣。生稍興，勉強聯句，俱至大醉。生滌手，獨至池邊。適蓮捲簾，面池獨立，因生手揮殘瀝，授一帕於外，帶一香囊。生拾之，左右瞻顧，欲以稱謝，而愛童先諸友至，蓮遙見，長歎避之。生忌友之覺也，即與偕返，送友出。命童訪文仙所在，乃知鴛兒之故，欲賣之，恐其不允，貽之行者。故去數日，而生不知也。生聞，似有所失，舉蓮帕，檢視繡袋，更憶文仙所贈，又亂一心曲矣。作詞念之：

章台多柳枝，此枝世稀有。愛爾美恩情，到我十之九。別來夢亦勞，天涯幾翹首。思卿卿在心，念卿卿在口。料卿也同心，有我相思否？

又因投帕之惠，扣手歌《鳳凰閣》詞：

記當初花下，分明傳約。思量就把芳心托。豈料書生福薄，竟成空諾。能勾向他行著腳？——你也不合，常把眼來睃著。怎知書幌添蕭索。奈何哉，這病根幾時芟卻。直若到空梁月落。

自後思情愈濃，心懷恍恍。素梅亦悉蓮之情，恐蹈他故，再四以言語而試之。蓮笑曰：「汝欲以絳桃碧桃、三春三紅之事待我，如傷風敗欲諸話本乎？」梅曰：「此事恐非兒女子所可自行。劉君前程萬里自遠大之器，就之恐玷彼清德，絕之恐喪彼性命。差毫釐而謬千里其端在此。勿謂素梅今日不言也。」蓮正色曰：「何以劉君為惜哉！女子之身，賤之則鴻毛，貴之則萬金也。鼎當有耳，豈不聞女子妄從可賤，汝弗疑。」長歎不語者移時。復謂梅曰：「自思天下有淫婦人，故天下無貞男了。瑜娘之遇辜生，吾不為也。崔鶯之遇張生，吾不敢也。嬌娘之遇申生，吾不願也。伍娘之遇陳生，吾不屑也。倘達士垂情，俯遂幽志，吾當百計善籌，惟圖成好相識，以為佳配，決不作惡姻緣，以遺話把。吾度劉君之意無不可，草草之事不難為，而所以不敢輕舉妄行者，蓋長慮卻顧耳。然劉君之用情於我者，專矣。日月凡跳，如隙駒墜蛇，深欲息意不思春，恐報劉君之日短也。」作一詞：

一睹仙郎腸欲斷，斷腸枉自癡癡。癡心長日擬佳期。期郎還未定，定有害相思。思深偏切愁人夢，夢中添下孤獨。惶惶淚滴幾多時。時動文君想，想在俏相如。」（《臨江仙》）

倚牀而坐，體若不勝。梅曰：「弱體不勝衣，為郎憔悴多矣。」蓮曰：「憔悴無傷，恐不能自憔悴而止也。」梅亦慮老父覺之，勸以勉強笑語。良久，蓮笑謂梅曰：「汝年紀長矣，名桂紅不諧，私呼汝為紅娘可乎？」桂紅笑曰：「蓮娘欲作崔，使劉君為張乎？今外無高牆，內無夫人，旁無和尚，鄰無犬吠，以培桂迎春為普救西廂何不可？而願時時清白，刻刻崖岸，則向所云『不敢』者，真也？偽也？誠也？假也？」蓮面有慚色，徐曰：「吾欲尊汝故爾，誰為汝演西廂記也？」梅曰：「以桂紅呼紅娘為尊，莫若以素梅為媒婆之為愈尊也。」蓮默然含淚曰：「吾於劉君幸無失德，自以汝可寄心腹，故不少存形跡。今汝舌劍唇槍，吾何為吞聲忍氣？吾拼索性，汝須得乾淨人也？」梅執蓮手，跪而告曰：「吾為戲言，娘何僻見乎？生待我若親，賤奴豈草木人耶？」蓮曰：「汝知否，劉君尚未娶故耳。」

至晚，具雲履一雙、美女一軸、金扇一柄、水晶糖一匣，自取一謎，令梅饋生。梅佯曰：「吾無副，不可行。」蓮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彼若敬主及使，汝自解紛。」

梅欣欣而行。至迎春軒，獨見愛童，而不見生。將回，童出挽之。曰：「何所聞而來？何所見而去耶？」梅曰：「『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』，是以來不見子充，乃見狡童。是以去。」童曰：「凡物必有偶，劉相公已心匹蓮娘，吾與汝未有下稍，汝若肯捨身普施。吾當得好眼看承。兩人深相結，共保快活無憂也。」梅不答。童強之人，與共坐於北窗之小牀。梅曰：「非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汝事劉相公久，學無賴賊作偷花漢耶？且劉相公尚未有成說，爾何敢僭先？」童曰：「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劉相公亦讓我一頭地矣。」為之摟定香肩，持素手，鬆鈕釦。而生睡已起，遽推門出，見二人之狀，戲之曰：「臥榻之側，豈容他人鼾睡耶？」童曰：「非敢越禮，特欲小試，為行道之端耳。」梅有慚色，斂衽整衣曰：「君可謂入幕之賓矣。」因視童而微笑。生亦目童，作搖首狀。

童即避出。生執梅之手，引就坐，曰：「吾設此位以待卿久矣。今日之事，須極熱為之。」梅曰：「兩國相爭，不斬來使。」生曰：「蓮娘之意何如？」梅曰：「已受重戒而來，不許，不許！」乃以碧蓮徹夜念生岑寂之語、假寐之事，悉對生述之。生曰：「肯念我之岑寂哉？得蓮念，勝天憐念矣。然念念不忘，我心更切也。」又曰：「汝年幼，未暗傷春，我當教汝。」梅曰：「汝男子，那識女情？我亦生而知之，不勞尊誨。」因袖出蓮所貽者與生，曰：「此蓮娘雅贈，欲得君詳一謎也。」生細玩之：「雲履無底，美女在胸。」笑曰：「吾揣其意回之。」

禁足書窗外，幽懷且放開。謾言心地熱，苦盡自甘來。

生曰：「是否？」梅曰：「得之矣。」梅回，見童於窗外。童曰：「恐蓮娘冷靜，代汝奉陪。」又附耳曰：「謝我方便之恩。」逕自笑回。

至晚，生以香扇墜一個、玉繚環一副、枕頭席一領、老人圖一幅奉答。囑童奉蓮，曰：「亦欲詳一意耳。」蓮收之，復於生曰：

要弄偷香手，終存竊玉心。若能同枕席，永賦白頭吟。

生得之曰：「知我者其蓮乎！」

自此以後，雖絕步於園中，而馳心於池側者不能忘，乃抵書投地曰：「原初來意，本欲尋新溫故，以期進取。今所遇若是，雖孔情墨守，何以堪之。抽黃數墨之心，易為倚翠偎紅之句；登天步月之想，翻為尤雲雨之情。然只愁佳人難再得，不憂富貴不逼人也。」書一短詞於扇面：

寂寂寥寥度此春，朝朝暮暮兩眉顰。重重疊疊眼添新。句句聲聲心裡事，孤孤子子客邊身。思思想想意中人。」

（《浣溪沙》）

帶愛童，鎖外門，赴叢芳館會。

蓮偶至軒前，撥紙窗窺之，見琴側有一對云：

惜花恨春去，折桂待秋來。

又見紅紙帖云：

覓蓮得新藕，折桂獲靈苗。

喜事福人書。

蓮細思不能解。適几上有幅花箋，乃書一歌行，並二絕句：

自思忽自笑，甘為何等人？句中說秦晉，筆底約朱陳。我意欲作假，君心要認真。聞道洛陽花似錦，偏我來時不遇春。

絕句：

月清秦閣冷，雲近楚山低。春色剛來至，東君錯放歸。

又：

霜節透高枝，橫窗月上時。成林應有日，可待鳳凰棲。

素梅忙至，曰：「此劉君寓室也，哪敢獨行！幸不至，使其卒至，則書室為陽台矣。」蓮曰：「好容易！是誰敢？」梅笑曰：「極會，敢極。會敢者，劉先生也。」蓮曰：「吾亦不敢。」梅曰：「不敢請耳，固所願也。」蓮曰：「吾亦不願。」梅曰：「願是不願，不願是願。」蓮曰：「吾無願乎爾，子為我願之乎！」梅曰：「兩相情願，各無異悔。」蓮不答，亦不欲行。梅曰：「忠言不入，炫玉求售，非計之得也。」逕先去。蓮初意以生無一面之識，無一絲之因，適一時之遇，才一窗之隔，今而至於朝暮見，且兩月餘，男子所無之事，識禮甘犯之，而尚不及罄一心談，著意制《桃源憶故人》及《賀新郎》二詞，素梅睡，懷以探生。偶生他出，意已不悅，又值素梅見之，不可久持。乃留一戒指並原制二詞於詩箋上，以界尺壓之，仍閉窗而去。

生歸，童先見而拾之。至晚，生就月坐於壇前。童曰：「適於几上得解慍方二紙，寬愁散一枚，可以療鬱結之疾。欲得之乎？」乃以詩箋、戒指呈生。生曰：「得於何來？」童曰：「此必蓮娘之貽，親至不遇，留而去之。然幸吾先收，使他人得之，奈何！」生曰：「彼亦諒吾室無別至者故耳。然機不密則害成，當用為戒。」生誦之，至「放歸」「不遇」句，思蓮有枉就意，深自悔曰：

「近來跬步不出，不見親次玉趾，今偶爾他適，即失此良晤，豈瞰亡而來與？豈好事多磨而然與？數之窮、命之蹇、緣之慳、會之難、運之厄、遇之否，一至於此！信事之成，不在於人之計較也。」乃集古詩成興體四章：

林有朴樹，其葉萋萋。靡日不思，西方美人。----野有蔓草，維葉萋萋。窈窕淑女，洵有情兮。山有蕨薇，其葉。我之懷矣，曷其維忘。隰有萋楚，其葉蓬蓬。子無良媒，憂心有衝。（林有朴樹四章，章四句）

又沉思：「留一戒指，不知寓何意？或戒我休折野花乎？或戒我休生妄想乎？或戒我休忘此情乎？或戒我休荒書史乎？或戒我休得苦心頭乎？或戒我休得急心性乎？或戒我休得遽思歸乎？或戒我休對人前說破乎？」心焉惶惑，排解更難。而蓮又以微恙少出，素梅終夜不離左右，生欲求一面而不可得。乃畫蓮花一枝，肖己像於側，名曰：「愛蓮圖」，懸於書壁，常常對之。想其坐，則曰「座上蓮花」；想其貌，則曰「面似蓮花」；想其詞，則曰「口出蓮花」；想其行，則曰「步步生蓮花」。又畫梅花一枝，題其上曰：

鐵石肝腸冰玉肌，風中雪裡逞標枝。慇懃結爾一知心，為春傳送新消息。

每對此二書，則悠悠蕩蕩，愁喜交集。

一日，微雨初過，躍魚戲水，生帶愛童，釣於隔浦池。吟云：

化龍原有日，暫伏在清流。萬丈深潭難設計，且將蚓餌釣鼈頭。早上金鉤，早上金鉤。

蓮先見之，謂梅曰：「劉君深深諳釣術，所謂水濱之役夫也。」梅曰：「釣術何如？」蓮不答。梅喻其掀簾指生曰：「臨淵羨魚，何不退而結網？」生聞之，即抵窗前。梅其窗曰：

休念佳懷休假呆，好將啞謎細論猜。我家門戶重重閉，春色緣何得入來？

生索然沮興，曰：前日作情方沐，而今日又復變卦，焉得以隔浦池目為浣溪沙，以培杜軒署作心院乎？」即棄釣歸室，將愛童而睡。

睡起，即令童取酒，生至醉，枕書隱几。聞扣門聲，放之入。乃金友勝，因至書坊，覓得話本，特持與生觀之。見《天緣奇遇》，鄙之曰：「獸心狗行，喪盡天真，為此話本，其無後乎？」見《荔枝奇逢》及《懷春雅集》，留之。私曰：「男情女欲，何人無之？不意今者近出吾身，苟得遂此志，則風月談中增一本傳奇，可笑也。」送友勝出，愈醉不可及，復隱几而臥。

又聞扣門者，乃守樸翁內姪耿汝和也。是人刻而妒，奸而險，唱和每出生下，而反好勝，---稍輕之；又嘗對生求守桂，生不與，故有憾於生。是日偶至，見生具有《燭影搖紅》一詞，盡含風味。且素知他側居一女，心甚疑之。而生尚醅酌，汝和因強生解其詞。生朗誦一遍，因被酒，漏言曰：「吾心可成金石，雖蘇張更生，弄轉圓之舌，不能間我愛也。」汝和乘醉以言挑之，生笑曰：「吾始睹其貌，心之而不置，吾既得其詞，手之而不釋，意為同志相得與？」汝和故作不解。生吟曰：

隔池美姬，女中解魁。今朝重睹西施。奈情猿怎持？興言念之，心如醉兮。縱然今夜于飛，恨佳期已遲。

（《四字令》）

汝和曰：「此事何所據？」日袖出碧蓮《桃源憶故人》詞遞汝和觀之，曰：「汝虛甘罪，所供是實。」愛童計不知所出，適欲接之，而汝和即懷去。生曰：「自我得之，自我得之，亦復何恨！」又大笑就寢，童捧之而睡至夜半言之，而生瞋然而記也。徐徐問其詞，生曰：「昨日果大醉耶？」童尤之曰：「三爵不識，因可多乎？小事糊塗，而大事亦糊塗。此何等事，而可不避人目？風流罪過，已今供招，而又虛名禍者，奈之何！且耿生素肯發人之私，今又得此，必是報聞於吾主，自疑圖禍隙矣，久念使人驚怖。」生彷徨曰：「怪哉！喜為憂恨，福為禍本，吾志從此體，吾行從此劣。豈非禍從手發耶？」又曰：「吾固無足惜，奈玷蓮娘何！乃知酒之流禍矣。許文仙真聖人也，許文仙真聖人也！」因繞几而行。童亦不樂。生曰：「汝未知我心，近日心事有勢不得行者，但欲醇酒求醉耳。」至午，守樸翁招生與汝和飲於私室，生再四不欲行，久之，曰：「詩云：『豈不欲往，畏我朋友。』我之謂與？」勉強赴酌。汝和對生微笑，曰：「酒道真性。」又曰：「勿憂，明早還汝。弟憐幾月好用心，羨汝一人獨專樂耳。獻出守桂，自有商量。」生遂雜以他詞，幸守

樸翁不覺。生乃俯意卑詞，小心取貌，不敢出氣。汝和揚揚自得，略不為禮。生勸以大觥，汝和曰：「爾亦欲吾醉，乘中處事耶？故不飲。」生亦不能對。愛童行酒，心抱不平。偷至汝和窗外，濕紙窗窺之，見蓮詞壓於硯側，喜曰：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可謂慢藏矣。劉相公之福，孫蓮娘之幸也。」逾窗竊取而歸。

生別汝和，不勝忿懼，而愛童呈是柬詞，道其所由。生如夢初覺，如醉方醒，撫童背謝之，曰：「微子，則吾不知所終矣。今幸全璧歸趙，如合浦珠還，深荷百朋之錫，縱彼能吹毛求疵，亦與白賴而已。」

後汝和失柬所在，意童竊去，呼童質之，將欲白於守樸翁。童懼，先於守樸翁處短之，且捏訴以妒生之故。而是日，生之家童至。生父母以生久不歸，因召之。生默然。然以耿子為嫌，「吾且歸，可以消猜釋忌」。故辭翁欲行，而終不能捨碧蓮也，作回文一絕：牽情最恨別，人仙美少年。

又詞一闕：

風裡楊花輕薄性，銀燭高燒心熱。香餌懸鉤，魚不輕吞，枉把鉤兒虛設。桑蠶到老絲長絆，針刺眼淚流成血。思量起枯枝花朵，果兒難結。海樣深情忍撇，似夢裡相逢，不成歡悅出水雙蓮，摘取一枝，可惜並頭分拆。猛期月滿會娥，誰知是初生新月。折翼鳥，甚是于飛時節。（《花心動》）

生將行，私囑童曰：「耿生為吾所輕簡，實為汝故，致成嫌隙，汝亦當自愛。吾去後，老翁前有萋斐，汝亦當周旋粉飾。」童曰：「相公至此，愛敬者無分小長。此人齷齪傲視，吾家大小皆嫌。吾已於主翁前道過，彼雖置萬喙，決亦不信。但行矣，不久且當奉迎。」生至園中，見蓮窗緊閉，料不得見，作詞付童曰：「蓮娘處為我申意。」即日辭行。汝和終有憾於生，於翁前暴其過。翁終以先入之言為主，而心不直之，乃曰：「劉生至日，吾夢見池中一鯉化龍，一春即乘之而去。吾重其所夢，慕其為人，因處之於此，期飛揚為吾光。且視彼待汝亦謹厚，故汝陷人不義，乃面朋面友耳。吾不願汝曹有此行也。」汝和愧且恨，自至生寓，見窗壁題吟，愈嫉之。托以覓生為由，逕達蓮所。

時蓮與梅共坐窗下，相與談生，曰：「久不見劉生，近日不知作何狀？」梅曰：「劉君者，國士無雙，人物第一，必非久下人者也。」蓮曰：「何謂？」梅曰：「劉君有何郎之貌，有子建之才，有張敞之情，有尾生之信，惜其淹揚子之居，塞田洙之遇，是以晝興賈生之歎息，夜懷宋玉之悲傷耳。今乍與之會，如飲醇醪，不覺自醉矣。」蓮曰：「吾所見亦然。但昨晚夢劉君別找而回，我留之，彼云：『被人妒陷，聊以避謗』。初不知其故也。」

適耿汝直至前，蓮與梅不及避。汝和遽曰：「劉熙寰在否？」梅曰：「吾處深閨，君處書室，是惟風馬牛不相及也。孰為熙寰？君為誰？其誤入桃源矣。」汝和曰：「吾乃耿相公，為《桃源憶故人》，故至此。故人知君，君不知故人，何也？」梅無以對。汝和又誑曰：「劉一春本微家子，吾輩羞與為伍。今得罪於吾翁，已作逐客，決無復來之理。汝若戀戀有故人情，乃明珠暗投耳。」逕拂袖笑聲而去。

蓮聞之，惶惶如有失，嗚嗚不能語，茫茫無容身之地，謂梅曰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此必劉君不能自慎，以致露醜於人。情慾之事可遣，失身之罪難逃。今後宜吞刀割腸，飲灰洗胃。免使青蠅玷玉。」少頃，又見汝和昂然往來丁隔池，揚言曰：「迎春軒今為吾行樂窩矣。」蓮曰：「劉君必被此人妒陷無疑，斂跡避狂，料有以也。」梅曰：「劉君挽不留，耿子推不去。使劉君若在，豈使耿子至此！」值守樸翁至，汝和潛回。

蓮令梅密扃其窗，非事則不啟，以避耿也。

次日，愛童扣窗不獲，轉至欣欣亭後，見蓮、梅共立於石榴樹下。蓮邀童入，問其故。童亦為生諱之，蓮懷少釋。童出袖中雲箋，曰：「此劉相公辭帖也。」拆觀之：

萬種相思未了償，被人生嫉妒，又參商。花前笑語尚留香。輕別也，能得不思量？寄語囑蓮娘，莫忘前日話，換心腸。好將密約細端詳。卿知否，吾意與天長。（《小重山》）

蓮未知生來期，情不能捨，亦成一詞。

二郎神去竟何之？重疊山西。亭前柳樹空啼鳥，滿庭芳草萋萋。我怨王孫薄倖，聲聲謾訴淒其。長相思憶舊游時，春鎖南枝。而今仲夏初臨也，疏簾淡月容輝。試問阮郎歸未。奴嬌怯誰知！（《風入松》十四牌名）

愛童歸，正遇汝和於迎春軒。汝和笑迎，問之曰：「汝自何來？」曰：「來處來。」不顧而去。汝和嘖之曰：「媚劉子，牽蓮娘，蔽主耳目，皆此頑童，其過之首罪之魁乎！」然汝和雖妒之，而至此亦未如之矣。

第三卷

劉生覓蓮記（下）

生於守樸翁家，行舟出門，聽一讖語：忽一小舟相值，二書童各執蓮花，相與聯句曰：

馥馥碧蓮花，有分歸吾手。異日掇蓮房，取次求新藕。

一駕舟者曰：「大官好捷才！決中，決中！」生驚喜曰：「此即知微翁『覓蓮得新藕』之句也。數與讖合，或者其有驗乎？」行未二里，又遇一舟，聞笙鼓聲，乃生友樂昌時、卜可仕挾妓高巧雲、包伊玉游碧荷渚，激生過酌。舟艤而行。巧雲曰：「曾得文仙蹤跡乎？昔與吾為姊妹們，行動坐臥，心心口口皆劉相公也。」生喟然曰：「紇乾山頭之雀，不知漂泊何所，蘆花明月，尋亦無處，身不由己，琵琶別舟。今見卿，又動往想矣。」各別而歸。

家居將旬日，獨行，獨步，獨坐，獨吟。買樂無文仙矣，吟詠無碧蓮，矣傳情無素梅矣，承值無愛童矣。想迎春軒之景益切，則抱耿汝和之恨益深。常書空作「咄咄」語，默地自念隱語曰：「吾當火燒其耳，水淹其目，木塞其口，不足以泄其恨。」當食食忘，當寢寢廢，雖父母亦不解其意也。

一日，會一奉、一泰於友仁館而回，獨處書樓，見月散餘輝，形影相弔，歌曰：

巒嶼獻翠兮，天際雲開。雲際月來兮，光浸樓台。清光瑩澈兮，照我孤獨。孤影相弔兮，遐想多才。

次日整騎，往萬石山探友。適舟自南來，推篷者，守桂也。生於馬上問曰：「胡為乎來哉？必有以也。」童曰：「奉主翁命來請。」生返騎，曰：「不去則辜蓮，欲去則忌耿，如進退掣肘何？」童曰：「耿氏為吾主不悅，已隨父至遼東。吾來時，蓮娘、梅姐皆有私囑，此行安穩，不必猶豫也。」生以手加額曰：「此天助吾！」辭父母啟行。父囑曰：「守樸翁為我契交，汝當執弟子禮，用心舉業，無孤留汝意。」生受命登舟。童曰：「頗懷蓮娘否？」生出新制《半天飛》曲。命童唱之：

花樣嬌嬌，便有巧手，丹青怎畫描？越地把芳名叫，能勾在懷中抱？倘就了鳳鸞交，我再替你畫著眉梢，整著雲翹，傅著香腮，束著纖腰。多媚多嬌，打扮做個觀音貌。不羨當年有二喬。

費盡心情，他作怪蹺蹺不志誠。假意兒胡答應，不顧我添新病。實為你漸勞形，只落得吃著虛驚，挨著殘更，撫著愁胸，怨舒前生，雙眼睜睜。無韁意馬難拴定，何日堂開孔雀屏？

即晚抵舊寓。時守樸翁構一亭於隔浦池上，初成，上署一匾，洵生書之。又晤知微翁之數，欣然大書曰「覓蓮亭」。心自喜曰：「又增我一樂地也。」

次日，天色暄熱，生設几於無暑亭中。命童取文具，連揮數幅。有迎春軒之詩，有晴暉、萬綠亭之歌，有閒閒堂之記，有蘭室、無暑亭之詞。皆各書以真草篆隸，字字龍蛇，章章星斗，煥然新目，整飾可愛。守樸翁創一見之，不覺鼓掌曰：「重勞珠玉，蓬筆生輝。」

薄暮，置酒覓蓮亭中，邀師生共賞之。生視池中，有並頭蓮數枝，慶幸不置。翁曰：「吾種荷幾年，今始睹此蓮，蓋為子而瑞也。」生讓不敢當。時月東升，正照蓮紗窗，生凝眸熟視，若欲飛渡。忽其師扣桌歌曰：

新亭趁晚泛霞觴，槐陰微剩雨餘涼。鴛鴦躍處晴波，開遍荷花鳳亦香。夜闌披月扶歸去，醉誦《南山》詩一章。

守樸翁亦作一詞，名《秋波媚》：

碧天夜色漫閒亭，荷香帶露清。身邊皓月，杯中詩思，分外風情。

臨風對月聯詩句，詩成醉亦醒。一觴歌罷，萬聲俱寂，四壁空明。

其師與寧樸翁命生為覓蓮亭詞，生承命曰：

向晚新亭共賞，荷開香溢壺漿。愛蓮情似藕絲長，心與波紋蕩漾。

欲把蓮房掇取，宛隔在水中央。鴛鴦兩兩睡黃梁，做個宿花模樣。（《西江月》）

守樸翁笑曰：「少年詞趣，自是逸灑。」取筆，命生書於粉壁。題曰「愛蓮子一春書」。翁喜，對生談乘龍之夢。生暗幸，以為乘龍佳婿。盡歡而散。

生酒後與師占《百字令》：

脂唇粉面，記相逢，才是傷春時節。耽憶貪思，又早是、捱過兩三四月。用盡機關，搜窮計較，滋味空親切。言挑語弄，兩下都無體歇。欲待丟下冤家，悶心頭、繫了千繩百結。病態愁腸，暗地裡，不覺吞聲哽咽。憂怨之心。相思之病，萬口渾難說。有分乘龍。畢竟尋個歡悅。

有頃，愛童對生曰：「相公覓蓮亭詞嫌於太露，恐耿生之外有耿生也。」

後翁果以覓蓮亭之詞，憶耿汝和之言，追思閒閒堂之句，亦不能無疑於生。忽留童於內，命女使繡鳳送茶果。生晚謂童曰：「自至此，未見女使。今日獨遣美婢至，果何意？昔有倚草附木之妖，得無以我獨居而竊至弄人耶？」童曰：「婢名繡鳳，吾主所愛，不必外疑。但我家家政甚肅，無分毫犯清議。前有耿子之說在焉，知不以此試真偽邪？」生大悟曰：「汝言亦大有理，真智囊也。」

越日黑晚，又留守桂，命繡鳳攜酒果，至則扃其門，鳳從容以大卮勸生。生視之，比前加衣飾，有比昵態。生曰：「久有守桂，何勞汝至再？且幕夜無人，使我不安。請歸內。」鳳甚愛生，真不欲即行，目生曰：「守桂有他事，未得陪。因無人，故至此。昔耿官人欲求伴少刻而不可得，今反不欲我一伴耶？」生曰：「誰遣爾來？來意何謂？」鳳曰：「遣命出家主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亦當性命是從矣。」生曰：「君子不為昭昭申節，不為冥冥墮行。汝在此，無能損我。如嫌疑，何敢酒一卮。」謝而遣之。未出門，守樸翁帶愛童候於門外已久，進與生敘談，夜分而回。生倍服童之言，而守樸之疑冰釋矣。

蓮自生歸之後，意緒沉沉，百不經處，惟翻閱書本，檢考詩詞。几上有《草堂詩餘》，信手揭之，見《卜算子》詞云：「有意送春歸，無計留春住。畢竟年年用著來，何似休歸去。目斷楚天遙，不見春歸路。」掩卷歎曰：「是詞能道吾心中語。」改其末韻云：「繡閣佳人也是愁，暗淚飄紅雨。」是時蓮之表妹邵慶娘，乃母姑之女也，幼常居處，甚相得，以冬間於歸，恐又不得會，特至候蓮，蓮父留之。故蓮雖知生之已至，而不敢窺園者數日。生亦自以來久，不獲一見，心亦疑之。且蓮以汝和之事為戒，生以繡鳳之試為嫌，彼此兩存形跡。但令童往覘，亦不識慶娘。不敢交一語而返。生候晚，乘月縱步，又聞蓮父笑聲徹處，作六言、七言，自吟而回：

相遇美人未偶，綠窗恨我東西。一笑陽台夢到，依然秦嶺雲迷。

七言

一自花飛怨杜鵑，誰知今日尚無歡。平生欠卻鴛鴦債，捱盡相思思未完。

後慶娘方歸，蓮又以母舅樂水寢疾，偕父往視，獨留梅看家。

生次日至其處。梅於覓蓮亭上倚欄看花，見生，口稱：「久違！」即訴汝和之事。生問蓮娘啟處。梅曰：「舅氏有疾，父子往探，剩吾作空房主人。索居閒處，難免沉默寂寥，無人惜我之孤零也。」生曰：「客齋旅榻，自歌獨詠，有愁如海，精衛難填。吾為汝心動神疲，其如汝堅持雅操何！」梅含笑曰：「今晚不棄，開窗以奉歡笑。」生佯曰：「吾正人，豈可近花月之妖？使愛童伴汝。」梅曰：「所謂己不用而使子弟為卿者也。然則君言果不足信乎？」生曰：「真戲耳。敢忍自外，非人情也。」

生晚造之，梅推窗曰：「自南過茶架，轉欣欣亭，則可以入此室矣。吾將俟君以著乎。」而生入蓮房，極其精潔，紗帳垂鉤，寶爐香裊，鏡台春盎，翠簟風生。房之內房後窗外有花壇花屏，盆魚鳳竹；內列瑤琴，並文几玩器，旁一桌，有詩詞史籍。壁間張小小詩畫，皆蓮親筆。側側小房，凡女工所需之物咸具。東池一室，蓮父設榻，扃其門，不可入。生曰：「自海棠開後，望到如今，未由親履，今幸睹之，如入仙宮、游月窟，敢忘盛德之權輿乎！且為耿汝和秉心不良，特與吾為水火，今乃遠行，豈非數乎！」因坐於內房。梅自出整小酒。時春台上有花盆，尚留一朵，生戲題於粉壁；

東君瞞我去何急，望中翹首追無及。忙重韶光去收拾，遺下一枝芳可挹。我今笑折手中執，嬌容一睹喜交集。貫來不許啼鴉泣，醉中常對胭脂濕。

梅具酒進房，時几上有宋玉《諷賦》、司馬《美人賦》。生方閱之，梅乃施其上服，表其褻衣，自橫陳於生之旁，逸興飄飄，若不可已。生曰：「佳人先有情乎？」梅曰：「情之所鍾，正在吾輩。情之一字，莫須有。今夕之會，上至天，下至地，東西南北，惟吾兩人在也。當兩下舒暢，以勾夙帳。自非天崩地陷，夫復何憂？」生猛思曰：「宋玉尚不忍愛主人之女。長卿猶不肯私自陳之姬，吾所以用意於碧蓮者，蓋欲謀為百年計耳。彼素梅縱為侍女，亦良家處子也，何得波瀾瀾溢，以亡污清質乎？」乃氣服於內，心正於懷，取筆書：「不可」字於粉壁。梅曰：「君子當灑灑不羈，吾不忍先生苦心，折節自獻，烈火乾柴，已同一處，君何得無丈夫志？且嘉會難逢，何陽拒之深也。」生曰：「欲心固不可遏，然須於難克處克將去，使吾為清清烈丈夫，卿為真真貞女子，不亦兩得之乎！」梅曰：「向與童將諧而遽休，今與君將歡而見棄，然則君將為口頭交而已與？」生笑曰：「此天欲以完節付二人故耳。且色膽天大，慾火易燃，識透則不為所使。若前緣已種，而得蓮娘為壓寨夫人，則當使卿為帶來洞主，決不忍舍汝蕭何之妙情，斷不敢忘汝善才之大德也。」相與侃侃正談，舉杯迭飲。梅亦收拾塵心，倍加愛重，曰：「君可與阮籍輩齊名矣。」生曰：「吾非薄情漢，特誓於此生，彌敢失節，故不首為亂階。然見色則為色引，視花則為花牽，終不能遺諸胸中，是吾私也。」命梅啟窗以驗月色。忽守桂持燈來，生命入行酒，因備問碧蓮徇及於舅氏，始知其為業師趙樂水之甥女，大驚異。以知微翁之數、紅雨亭之詩及見碧蓮於隔牆之事，備述於梅。特蓮有《懷春百詠》並平昔得意佳句，集為一帙，題曰「留春一話」。梅聞生之言，心大異之，故並以此集示生。生嘖嘖稱羨，題詩於集後：

春心搖曳，無尋蝶使。姻緣簿裡，偷添名字。新詞一闋締新盟，佳配雙成償夙志。（《哭岐婆》）

天將旦矣，同童返室，即修一書，命人馳師問疾。蓮啟觀之，乃劉一春柬也，亦始知其為母舅之徒。昔嘗一面，今又同園，追思紅雨亭之絕句，蓋天啟也。而情倍念生，不欲久留，幸以舅恙稍可，先父而歸。

甫入門，即問梅曰：「汝曉我與劉君異事乎？」梅曰：「不曉。」曰：「汝知劉君在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曰：「汝見劉君面乎？」曰：「不見。」曰：「劉君來乎？」曰：「不來。」曰：「汝曾一去乎？」曰：「不去。」曰：「然而劉君又回乎？」曰：「不回。」曰：「劉君怪我乎？」曰：「不惱。」曰：「何時學得此二字文！然而劉君忘我乎？」曰：「何日忘之？終身不能忘。」曰：「劉君思我乎？」曰：「豈不爾思？去後常相思。」因指壁上之句，曰：「此劉君親手書也。」指集後之詞，曰：「此劉君親筆寫也。」指內室之牀，曰：「此劉君親身坐也。」蓮作色曰：「我略不在，汝引賊入界，汝私於劉君已不可言，而顯跡留壁，更不忌老父覺之耶！」自起為滅其跡。梅曰：「彼自詠花耳，關渠何事？」更述生行止端方，和而不流，料今訪古，蓋不多得。蓮閉目搖首曰：「孰有盜跖而施仁義者乎？入寶山而空手回者乎？伶俐人至此尋汝學本分者乎？」梅曰：「予所

否者，天必厭之。謂予不信，有如皎日。」蓮曰：「天日哪管此事？」梅又盡道劉君好處，譽之不啻口出。蓮曰：「汝譽劉君，舉之如欲升之天，進之而欲加之膝，異日容吾試之。」

逾日：守樸翁雙壽，蓮亦往賀。蓮父與生與外席。酒酣，翁與眾賓散步園中，歷歷指引，閱生佳作。蓮父甚重生，恨相見之晚。

次日，蓮父具酌於舍，邀生雅敘。生規行矩步，色溫貌恭，口若懸河，百問百對。蓮父愈敬之若神。生歸，蓮父醉寢，蓮出立於葡萄架下。生望之，奇葩逸麗，景耀光起，比常愈美。生步近低聲曰：「仰蒙款賜，未及請謝。」蓮曰：「草率奉屈，幸荷寵臨。」生曰：「久不會談，可坐一談否？」蓮曰：「家君不時呼喚，可速回，改日當話。」忽聞窗內人聲，蓮急行，墜下金釵一股。生拾之，曰：「客中乏荊釵之聘，此殆天授也。」珍藏入室。

至次晚，蓮使梅至，索釵。生執梅之手，曰：「事急矣，惟卿可任大事，安劉者必卿也。苟推心置腹，使我如魚得水，敢不報效曹公乎！」梅曰：「先生且休矣。倘畫虎不成，有何面目見江東父老？」生曰：「巫雲綴玉，眩眼撩心，情若投膠，勢同陌路，吾方寸亂矣。」梅曰：「君衷志不回，慕柳下惠之不亂。向使蓮娘首肯，而君一曰『宋玉』，二曰『長卿』，一曰『烈丈夫』，二曰『貞女子』，以謾講道學，則彼顏之厚，何以自洗？」生曰：「酒逢知己飲，詩向會人吟，然騏驎惟孫陽睨盼，彼若不以先配為可恥，則吾自另有制度矣。」梅曰：「二人所談，所見略同。但婚姻重事，非一小丫鬟賤女流足以了此。」生曰：「舉目無親，知心有幾？卿其圖之。」笑書一曲曰：

密約多遭，杳杳無消耗，火噴禊神廟。卿卿當鵲橋。低駕天河，早渡仙娥到。春意沁鮫綃，那時當贈纏頭報。（《步步嬌》）

梅曰：「恐力不足耳，敢望報乎？」生付釵於梅，曰：「願如是釵，早得相會可也。」贈以玉環、小詩一絕：

會貪隔薄蓮，難禁花心動。要結玉連環，先會釵頭鳳。（四牌名）

梅行，目生笑曰：「天下有如此癡人，乃知宋王、長卿未是俊物。」

生送梅出，攜童坐小樓待月。須臾月來，命童取酒邀月而飲。生知蓮父赴里社日休會，而二女獨居，命童取琴，鼓而吟曰：

彼美人兮。巧笑倩兮。美目盼兮。婉兮孌兮。終不可諼兮。

乃如之人兮。我不見兮。念我獨兮。勞心慘兮。使我不能餐兮。

子兮子兮。履我闈兮。燕笑語兮。行與子逝兮。無使我心悲兮。（《美人》三章，章五句）

蓮亦剛以步月在外，聞琴聲，呼梅聽之，笑曰：「劉君無道理，乃以琴心挑我，使誘人套子。琴雖工，其如我之不好何。二人切莫理會，令其興沮，彼且歸矣。」蓮口雖寬，而心實急，蓋欲梅贊已行也。而梅不解意。故蓮足欲行而趑趄者屢屢，命梅期生曰：「我倦欲眠君且去，明朝有意抱琴來。」

次夜生往，久候不見，倚池側石欄望之。惟見窗內隱隱有燈，且陰雲四合，有寂寥意，長歎而歸。蓋蓮意以生至，必抵己室，又羞顏於先往，故假寢內房，命梅候於窗下。梅亦趁涼誤睡，及醒時，生已回。蓮至夜半不睹生，以為生反爽信矣。

次晚，生命童先睡，復至亭畔。聞欣欣亭後有洞簫聲，清亮可愛。頃之，碧蓮為懶梳妝狀，持鳳簫，扇掩酥胸而來，飄飄若仙子之下臨凡世。見生，佇立不動，生迎而揖之。蓮側身斜視而拜，舉簫謂生曰：「虧吹此以引鳳凰。」生大喜曰：「卿其真蓮娘耶？其娥耶？其神女耶？吾其真見耶？其餓眼生花耶？其醉中夢裡耶？」蓮曰：「凡胎欲質，何勞誤愛如是。」回頭顧後，又復四望。生曰：「何故？」曰：「我極熟素梅，見之猶覺有畏心。」生曰：「我極熟愛童，見之未免有疑心。蓋欲心則起畏，私心則生疑，情固然也。」蓮曰：「夜來有約，何忍背之？」生曰：「卿自背我，我何曾背卿也。」蓮笑出一詞，云：「昨夜候君子不至，作此記悶者。」生月下觀之：

懶上牙牀，懶下牙牀。捱到黃昏整素妝。有約不來過夜半，念有千遍劉郎。

生躍然曰：「吾昨夜候卿不出，亦作一詞，見之絕倒，大為奇事，卿試閱之。」

朝也思量，暮也思量。滿擬今宵話一場。人面不知何處去，念有千遍蓮娘。

蓮失色曰：「如是哉，如是哉！只此可作一番話本。非一心一口，何由一詞一意？得君子如此，不負平生。今當以二詞為一闋，名曰《同心結》。」生曰：「是則然矣。月下止吾二人，眼前意卿一決。」蓮佯笑曰：「今止談風月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面後心事，束之高閣可也。」生曰：「半榻旅情，一腔苦思，無剖訴，憂心如醒。今俯降玉顏，賽郭翰仙女，大慰祈望多矣。月白風清，暢懷可意，能念我之孤零而見憐，亦苦盡甘來之惠也。」蓮曰：「吾無七寶枕，奈何？」生曰：「會合分離。在此一舉，毋作寬寬話。」蓮執手曰：「會久矣，思切矣，兩相信深矣，惡風波經歷矣，得事君子，願亦遂矣，遇亦幸矣，千怨萬怨盡除矣！假未結髮之真夫婦也，少生攜二，當以一個字了餘生，夫復何言！」固倚身生懷，生欲強之，同至迎春軒中。蓮曰：「如斯而已乎。君子未室，下妾未嫁。怨曠兩生，情投事引，粗容鄙質，固不敢有辭於君子，但星月盜歡，終為野合，倘樂聚未幾，朝吳暮越，則樂昌鏡破，延平劍分，縱君子有書中之玉，妾當為泉下之塵，是可慮也。歷觀古今之情勝者，惟娛目前，不思身後，故往往扇醜揚污，他美莫贖。妾與君子足稱一世佳配，焉忍遽自輕之！」生曰：「將奈之何？」蓮曰：「求我庶士，迨其謂之。幸君子不棄，浼一伐柯，訂為婚好，庶得以白首相隨，殆愈於偷香竊玉多多也。妾見熟矣，豈君子見不及此乎？」生曰：「吾欲迷魂湯，不食益智粽，故昏昏至此。浼媒誠非絕德，求親亦非犯禁，向所謂退而結網者，此與異日下玉鏡之台，坦東牀之腹，則今雖生與蠻夷居，日與魑魅游，依然百千萬日所不辭也。但擇婿在尊翁，聘婦由吾父，二人雖同心，恐未免成齟齬耳。」蓮曰：「上蒼配合，尺寸不爽。且為子擇婦得妾焉，何患君家見棄？為女擇婿得君子焉，何患吾父有辭？但所慮者，數與福分耳。然心已許君子，身豈有二三，君子詳之。媒妁固非妾所浼也。」生曰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然據吾所見之數，以度所遇之緣，以驗將來之福，則料在必諧。進謁吾師，適逢佳句，一也；遊學逢舊，不期又遇，二也；耿子起妒，已值遠行，三也；年齒相若，默契同心，四也。至於事之必成，則注定已久，曾向與梅姐露其端，而未與卿卿說其詳耳。」

蓮喜問其故。生曰：「吾初春謁吾師之前一日，鳳巢谷有知微翁，精數術，吾投問之，許我『佳配』二字，又曰『覓蓮得新藕』。故向一見卿於梅下而已動心，今再見卿於池側而即留意，豈知前後所見即是一名。故荷亭之匾吾即名曰『覓蓮』，以應前數；所謂得藕之藕，蓋必佳偶之偶也。不然，卿固深閨豔女也，無故而相窺，則視生為何等輕薄子哉！」蓮曰：「信有是，則相如當北面，文君甘下風，吾二人數，豈偶然也。」因共至覓蓮亭上以瞻是匾並《西江月》詞。二人憑欄倚肩而坐，雖牛女之夕不減也。蓮曰：「今夕何夕，巧笑之---，其嘯也歌，如此邂逅何！相思之債，今日可勾，姻媾之好，今宵親訂，百歲千朝，幸無輕棄。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，異日富貴，無忘今日在池亭上也。」生曰：「卿可為深慮矣，天下豈有負人一春子哉！」蓮曰：「今夜視昨夜，心事霄壤，第不知後夜視今夜何如耳。」各各相視而笑。蓮曰：「禮之至嚴者，男女也。妾與君子略無夙昔之好，而吟風詠月，至傾腹吐心，是禮外之情也。吾二人行事，何異牆花露柳哉！」生曰：「不然。情之至重者，男女也。生與卿卿已有半年之會，而守信抱負，絕寸瑕點辱，是情中之禮也。吾二人心事，則如青天白日矣。」

又攜手共至假山，以宜春間不諧之鬱。時團月在空，皎皎如畫。生細觀蓮，撫其肌體，瑩然冰姿，湛然月質，深自慶曰：「無福也難招也。知微翁預占我為喜事福人，豈應在卿身上乎？鈍口拙舌，敢申一贊，實非虛譽，卿以為何如？」

嬌滴滴，月下芳卿。笑欣欣，自可人情。兩山淡淡，雙水澄澄。軟軟柳腰弄弱，小小蓮步徐行。綠擾擾宮妝雲挽，微噴噴檀口香生；濃豔豔臉如桃破，柔滑滑膚似脂凝。紗袖籠尖嫩筍，一種種露出輕盈。詩句兮燦燦，歌韻兮清清。天造就齊齊整整，裊裊婷婷。真真的苧蘿堪並，端不數崔氏鶯鶯。呵，今日裡諄諄盟約，何日是意融融、樂陶陶，遂一鉤新月帶三星。

蓮曰：「嘉獎太過，恐盛揚之下，其實難副，深自愧也。」

時愛童睡醒，夜已過半，久不見生，探步蓮處，適逢素梅於外，二人各言其故，大笑不已。童曰：「孫劉二人終非好相識也，私期暗約，已及數月，不為城關奇逢，必為丘中樂事矣。」梅曰：

「蓮娘賢女子也，劉君真君子也。大德不逾，烏有苟行？兩為才炫，少露鋒芒，久有積心，覓期望罄，必相與步月清談。試往尋之，休得驚恐。」童目梅曰：「半簾良夜風和月，一對青年我共伊。樂時樂地，無以逾此，願以其所有易其所無，而了所未了，何如？」梅曰：「且不了罷。」童曰：「吾有對句，還我便罷。」曰：「何對？」曰：「守桂官，培桂軒前逢桂姐，得其所哉。」梅應曰：「愛蓮子，覓蓮亭上哄蓮娘，不可道也。」童曰：「好對。同往何如？」梅曰：「不便。」

童行未數十步，二人背月而來。生問曰：「何至此？」童曰：「睡醒無聊，偶成《西江月》詞，會中無以為樂，敢弄斧班門，以助一笑。」蓮躡生足，曰：「去。」生曰：「聽，無傷也。」童嘻然曰：

東舍多情才子，西鄰有意佳人，看來何等熱親親，恩愛一言難盡。

不見不勝縈掛，乍逢乍覺歡欣，可憐未遂洞房春，常把詩詞傳信。

蓮笑曰：「強將之手無弱兵。昔有弄臣，今有弄童，童殆在之匹矣。」生曰：「童比得素梅否？年幼未諳調情，吾常岑寂也。」蓮曰：「何為有此語？」曰：「吾得於假睡中。」蓮定睛不語，隙地而笑，不與生別，逕去。生與童返，稱蓮之真見厚情。

蓮至，求門不得。梅曰：「為蓮娘逾垣而相從，故我閉門而不納。」蓮曰：「兩賢豈相厄哉？」梅放手，曰：「適劉君攜手而同行，何乃過門而不入也？乃又拱手曰：「今夜親遇盜跖，入寶山、學伶俐，岑寂之債勾完否？」蓮以實告，曰：「此事惟我能之，亦惟劉君子能之。身親經歷，殆信汝向日之言不我誑也。然吾極惱假睡者。」梅沉思曰：「何謂？」曰：「竊聽人言。」曰：「非假寢，何由得真言？」蓮曰：「何以對人言之？」曰：「可與言而言，表蓮娘獨寤寐之真情耳。」後生得蓮約，不能自舉。

忽一日，守樸翁至，語及通家話，情義懇切。命童取酌，飲於荷亭。生指女室，問翁曰：「吾數日前見一女於隔池，前日又睹二女於隔窗，儀容秀雅，氣象閒都，得大家風範，何與吾丈同園，而且不限彼此也？」翁笑曰：「看得何如？君欲得之否？」生曰：「焉敢望此。」翁命守桂：「至吾書房匣中，取寫就啟來。」啟至，乃守樸翁奉生父者。翁持啟謂生曰：「此吾鄰孫氏女。其父，前日會中滄淵公，少吾一歲，為至交者。無妻兒，止一慧女，故付產於我，就吾室居，已及五載。是如德色雙全，寫作兩妙，嘗自矢不配凡子，是以高門望族求婚未獲，吾子得此佳配，所謂君子好逑也。因未稟命尊翁，未敢擅舉。明日宜結婚姻，當達是啟，以為撮合山。」生喜甚，且感且謝，曰：「知微翁驗矣。」

次日，翁遣人至生家。生父特至守樸翁家懇媒，乃知生父與蓮父為同庠友，昔同交遊者也。守樸翁即過孫氏議，譽生為佳坦。而蓮之母舅樂水公適有書至，蓮父與守樸翁共觀之：

承命遍閱多士，無可為甥女配。吾徒劉一春，人中雋也，百長俱備，一躍可期。執斧者至，即可慨諾。玉潤冰清，緣分甚雅。智生頓首。

二人執此書大笑，二媒不約而同，益信婚姻之數定矣。蓮父曰：「此生，金石君子也。小女多緣，倚此玉樹，附此松柏，有何他辭。」

蓮父名士龍，號滄淵，曾補庠生，雅好山水，不干仕進，行樂二十餘年，自訪友吟酌之外，別無營心。家資素厚，而止得蓮。初，蓮之母善相，對蓮父曰：「吾女懷生頗異，當穎敏出群，後必有放達之才。才充則性逸，然少心昂然，幼貌端莊，逸中有檢，萬無一慮。且夫主必貴，因夫貴及可預喜者，恨吾不及見之。爾得所依，生女勝生男矣。」後母喪，滄淵嘗為女卜婿，屢對趙樂水曰：「吾欲覓一快婿，以托終身。若得才郎雅稱斯女，餘無計也。」及守樸翁偕樂水書至，故欣然從之，即訂擇日行禮。蓮曰：「天豈從人願乎！」梅曰：「二人花前月下，萬約千期，月下花前，千期萬約，都為乾熱，而媒氏片言寸柬，即成終身姻契，信哉『娶妻如之何，匪媒則不得』也。」笑成三五七言：

月之前，花之下，用盡兩家心，說了千般話。冰人雙腳繫絲，天河早願銀橋跨。

紅蓮喜，奉生書曰：

妾自覲君子，情竇絲牽，言句不法，熱中無能自持。蓋自幼失儀，蹈此醜相。反躬沉思，汗顏醜貌，過蒙不賤，屢暗惠私誠，邀盟星月。妾恐寒盟貽晒君子，是用眷眷切慮，寤寐永歎，若墜深

谷。何幸自天作對，得侍蘋蘩，俾數時花月情，假諾成真，眉睫耀喜，夢寐增榮。自此對時，夙恨灰散。前日無聊之句，不屑睹矣。快中草布，素梅即刻可遣回。外象牙香筒一對，玳瑁筆屏一面，不足珍，供文几一玩具。酷吏欺人，萬千寶貴，寶貴萬千。妾蓮斂衽拜。

又細字書曰：

據有定配，此柬實為贅詞。喜不自勝，聊以志喜。筆札有罪。

生得書，曰：「蓮娘心多，欲汝即回。吾與汝今有瓜葛親親之情，幸敘不妨。」梅曰：「人苦不知足，既得蓮娘，復欲外生根業耶？守志不終，恐宋玉、長卿笑人，蓮娘候久起疑矣，姐夫不懼哉？」生即復書：

重佩卿愛，仰奇無涯，筆舌難謝。追思唱酬，得只言片句。如寶和璧隋珠，自揣猶以逾越抱愧，敢望金石月盟，俯締絲蘿而不鄙予？又荷雲箋，心口盡詞飛示，客窗得此，如病渴懷嚼清冰，令人心骨適爽，冷然解恨。梅姐不敢久留，謹以琥珀珠二枚、水晶鎮紙一座奉答。前墜金鐲，陪我岑寂之思，甚不忍忘，謹附壁上。餘情慾露者，弗憚梅姐再往復。春生再頓首。

次日，守樸翁以七夕，設酌小樓。散歸，坐月，梅至，邀生至荷亭。蓮具攢酌於亭上，曰：「前會匆匆，今家尊以朱陳二家輪約自往，尚三日示回，故假牛女之夕，屈話通宵，以賀喜。」生曰：「今宵比前夜更何如？」蓮曰：「似為勝之。」生曰：「早信數定，梅樹下即可浼媒，何用許多唇舌為花月粉飾文貌？」蓮曰：「得之若易，無比相親，情極始諧，殊為兩快。」因命素梅行酒。蓮及問童，生曰：「今名分已定，不敢與矣。」共與談今古，相敬如賓。蓮曰：「君子可謂風流學士，使寓郵亭，則風光好詞當盈箱積案矣。」生曰：「古有官妓，達人隨地生春，偶通一笑，於官箴、於心術、於陰鷲亦無大損。惟知其為驛卒之女，則當以良家人禮待矣。而乃一夜弄醜，故人笑秀實，至今齒冷，若以吾一生心地遇之，雖百熙載，焉能浼我哉。」蓮曰：「假山初會時，君子罪擬得不合否？」生曰：「竹窗私顧時，卿罪亦在未減。然月下之會，乃見真性，此卿之所以為卿，我之所以為我也。」蓮曰：「古人遠絕女色，如防火水中，避溺山隅，良有以也。」生曰：「但存心裡，正何必痛絕而遠之？女有夜投者，吾哀其窮，收之而已耳。今有托妻寄子者，果絕德乎？魯男子者，不能信心、不能克己者也。且天地間無私物，分中所得私何？在夫惟妾，在妻惟夫，無分毫可假。是可苟也，孰不可苟也。此上見得分明，自無難遏之欲。吾與卿熬煎至今，梅姐周旋身側，亦過欲心第一關矣。」蓮曰：「一夜話勝十年書。」生曰：「讀書不識節義字，所學何事？」蓮深然之。時值天光，各各回室。

越數日，槐黃逼眼，桂香薰心，生欲赴省應試。蓮知生之踏槐也，繪一折桂圖，書一《步蟾宮》詞於上，命梅贖生。

次日，守樸翁送之，曰：「今日此行，准期發解。」生曰：「豈望翰飛，終愁跡滯。但不敢自諉康子，以伴孫山。」抵家而行。途中見山含煙紫，鳥憩翠陰，口吟一絕：

落日山含紫，千山鳥樹聲。長途人怯馬，琴劍伴西行。

後棘闈戰罷，生獨處一室，功名在心，百無聊賴。城西有一勝湖，碧域千頃，兩岸芙蓉，不斷嬉游，四時蕭鼓，亦樂地也。生步於湖堤，俄陰一舟，坐數游女。近視，一女貌類碧蓮。生祈一讖語，視女曰：「今日遊湖，明日可看迎舉人。」生喜甚，買醉步回，乘醉臥於西窗。良久，見一女逾窗而入。生迎曰：「吾昨游勝湖，有美女貌類於卿，甚加想念，今幸遠臨，客館之樂遂矣。」蓮曰：「別後寤寐思服，此戰君必奏凱，故特遠來。人生樂事，惟在登科，欲以朝夕榮耀。」生呼童備酒，為蓮洗塵。聞一人推門，甚兇惡。視之，乃耿汝和，憤然入室，肆為醜置，以為蓮私奔，特自遼東帶三五惡少至，必欲得蓮。生大憤，以鐵如意碎其首，惡少驚散。忽然而醒，乃夢也。起而坐，聞街上傳捷聲，生以《詩經》中式第十四名。越數日，會同年於公所，作一詞：

聖世崇文網俊英，棘闈共奏凱歌聲。讎材誤廁明經史，笑逐諸公學步瀛。初顯姓，乍揚名，忘將方寸負生平。預期學個經綸策，擬待他年答聖明。（《鷓鴣天》）

生家聞報，賀者排門。蓮作《再團圓》詞，遙為生慶。詞曰：

朱衣點額，文場一捷，何樂如之？黿頭獨佔，龍門躍過，穩步天梯。青雲路上，月中桂子，折得新枝。長安春暖，馬蹄蹀躞，杏花吟詩。

時登科錄至馬二臯處，不勝欣慰，而適升兵備副使。有土賊金三重者，稱虎將軍，號百勝戰，聚眾作寇。二臯以生便弓馬，且少年，不欲其連捷，因差人迎生。生欲榮歸畢姻，而偶得此信，歎曰：「人為財役，士為技忙，我之懷矣，自貽伊戚矣！」

及歸，過拜樂水，即拜守樸翁家，於胡處止宿焉。時屆季秋望後，

月色正明，夜半，微聞扣窗聲。視之，素梅立月下。生欲求蓮一見。行未十餘步，蓮亦至，賀生曰：「妾聞君子捷，大稱平生。別已兩月，又聞有遠行，傷春未已復悲愁，何日賦歸與，使妾免立石之望也。生曰：「別後值淒涼天氣，莫以我故，致減容顏，惟強飯強笑為佳耳。」又囑梅曰：「久荷深情，未酬分寸，蓮娘起處，為我周旋。」蓮又囑曰：「此去客途甚賒，早晚當護風霜，到彼宜防進退。使群盜未平，須效賦詩退虜，毋必欲殺賊奴致躬冒矢石也。」梅曰：「彼此情非立談能罄，露冷衣襟，難為嬌體。」生曰：「不過三四月，決有回期，拼割今者之悲，以待將來之歡。」各相看而別。次日告歸，求愛童為伴，守樸翁贈之。童亦喜得所依，快心特甚。

至家，生父命行。生偕家童、愛童並本縣差送夫役而往。深谷逶迤，而生是涉，高山巖巖，而生是越，途路倦體，離思縈心，占一詞：

辭故里，拂行鞭，人倦長途馬不前。一擔新愁挑著去，謾勞枕上自熬煎。（《搗練子》）

生抵任，舅氏勞之曰：「爾青年，但知章句，未諳事體，以後出仕、居卿，必有任性使勢、強佔侵奪之弊，若今不肖士夫所為，致往往為人誣訕，羞親辱祖，損德隳名，皆由不曾經歷之故，故人人以少年高科為不幸。此行歷途路、涉江河、任勞苦、經饑渴、冒風霜，亦足以老才堅志。且住衙內，略曉宦情官況，於仕籍上不無少補。故招爾來，可省吾言。」生曰：「然。惟舅舅教之。」

此時金賊死，群盜無首，逃散者多。生喜遣家童歸報平安。囑私致封書於蓮。蓮拆觀之：

一別來，隔離別恨關幾重，有如許高大，惟夢中私越以會卿，不知亦開門接我以話一通宵否？抵任後，幸群盜漸散。然日夕難挨，茫茫間闊，吾意八九月矣，計來未滿旬日。獨坐悉苦，每一念之思，頃迷心忽，浮身如土偶，腸骨欲沸熱，強起步之，竟昧南北。回想荷池之測，如瑤台仙界，如閬苑蓬萊，欲再於此領佳句，何能，何能！各天遐想，無歡有恨，無樂有愁。始知別離之況，在百情中為獨苦。短箋百訴，長漏無儔，無奈，無奈！月夕之囑，言猶在耳，臨燈修楮，心懸妝次矣。短詞達意，崇昭好好。

夜闌夢難收，宋玉多情我結儔。千點漏聲萬點淚，悠悠。霜月雞聲幾段愁。

難展皺眉頭，怨句哀吟送客秋。蟋蟀牀頭調夜曲，啾啾。又聽驚人雁別樓。（《南鄉子》）

憶思多處紅珠滴，秋葉落添愁。----寂寂孤身客，通信托歸鴻。（逐句迴文《菩薩蠻》）

蓮讀罷，謂梅曰：「劉君之思吾，猶吾之思彼也。」即集古曰：

行行重行行，與君生別離。遙遙萬里帆，茫茫終何之。如何有所思，而無相見期？終須一相見，並得兩心知。（集古兩句體）

蓮自生去後，已過月餘，未嘗舉目視窗外，未嘗移步至池邊，未嘗試筆揮一詞，未嘗啟口吟一句，惟鎮日靜坐，略習女工。至是登樓，感望中之情，歎曰：「古樹棲成陣，空山葉做堆。如此天氣，奈離人何！」偶成二詞：

飄蕩寒風天色憊，帳裡佳人，暗老應無奈。霜裡荷房今又敗，碧蓮冷落無聊賴。盼望郎君天海外，種種新愁，交付誰人賣？為君褪卻腰圍帶，為君兜下傷秋債。（《蝶戀花》）

愁思鎖眉峰，愁損芳容。愁腸寸結淚拋紅。愁對銀燈增歎息，愁轉加濃。----愁自舉金鍾，愁倚屏風。愁聞樵鼓送皚皚。愁擁孤衾寒似鐵，愁整薰籠。

俄而素梅至，手持白綾一條。蓮接之，曰：「此綾潔白可愛，足堪題寫。試集古五言古風一章，或珍藏，或遠寄，待劉君子觀之，表別後懷思之意，何如？」碧蓮口念，素梅書之：

彼美洛陽子（任濤詩），詞氣浩縱橫（杜甫詩）。學成文武藝（神童詩），於今獨擅名（李白詩）。自嗟貧家子（杜工部），非質不足營（謝惠連）。知子之好之（詩經），憐君如弟兄（杜子美）。喜在常相近（蘇武），勸君勤六經（杜子美）。朗月同攜手（沈約），逍遙步兩楹（曹子建

。生為並蒂花（陸魯望），春風語流鶯（李太白）。分手信雲易（蕭琛），孤槎自客星（杜子美）。自君之出矣，（鮑含輝）凜厲寒風升。（曹植）蓮寒池不香，（鮑泉）蘆凍白花輕。（陰鏗）感此傷妾心，（李白）萬恨滿心聲。（簡文帝）有懷無與言，（王安石）愁吟與獨行。（方乾）欲言無子和，（集詩）緣琴歇芳聲。（韋應孝）玉簪久落鬢，（劉孝威）淹泣閉金屏。（何遜）粉淚羞明鏡。（叟成師）結鏡待君明。（王融）愁人心已枯，（孟東野）金翠暗無精。（宋孝武）所思情在遠，（古詩）回顧覽園亭。（陳琳）升高臨四野，（鮑昭）疏扉望遠城。（簡文帝）寸情百重結，（范雲）望極與川平。（謝朓）遠極千里目，（魏昭）舉目增淒清。（孝武帝）天目孤煙起，（范雲）落景照長亭。（盧思道）久陰結閒幕，（謝惠蓮）層雲鬱冥冥。（陸機）引領還入房，（梅葉）托夢通京城。（王仲宜）夜中枕席冷，（劉平山）挾纈如懷冰。（集詩）幽閨多怨思，（王均）單眠夢裡驚。（陰鏗）自羞無燥，（江總）終憐夢泣瓊。（劉子軍）靜夜不能寐，（魏明帝）歷歷聽鐘鳴。（像章王）欲因晨風發，（李陵）乘之以遐征。（石崇）無由一化羽，（劉孝威）太虛不可凌。（陸機）愛聚雙情矣，（宋孝武）含情易為盈。（謝靈運）獨有相思意，（祖孫）丘山不可勝。（鮑昭）思君加人老，（古詩）慨然獨撫膺。（張茂先）灼灼佳人姿，（陳伯玉）誰能久熒熒。（阮嗣宗）哀哀自熬煎。（韋應物）嗟嗟勞我行。（張九齡）寂寞對寒窗，（蕭子范）淥面照窗櫺。（古詩）光照窗中婦，（蕭子顯）勞歌居寢興。（杜工部）論今無新喜，（張華）愁語醉無醒。（杜工部）梅蕊臘前破，（杜工部）寒華徒自榮。（陶淵明）渺渺杜雲雁，（謝惠連）音音不可聽。（張九齡）春人竟何在，（梁元帝）羈旅尚甲兵。（杜工部）一身千里外，（顧況）卻來猶未能。（周賀）開屏寫密書，（鄧鏗）離恨正相仍。（裴諫）誰謂情可書，（謝宣遠）心悲書不成。（劉孝威）久要諒有誓，（謝惠連）歸舟返帝京。（杜子美）何時當奉面，（左九嬪）相見睛終青。（杜子美）耳與予同夢，（詩經）永副我中情。（陳思玉）梅書畢，曰：「相思之意，若出天成，至矣盡矣！何生無聊？」蓮曰：「予豈忘此？誰無為聊哉？」梅笑而收之。過月餘，生欲辭歸，舅始懇留，勉強承命。時生承接上下，極謙以周，而又以文詞弓矢冠絕一方，雖鄰郡牧守，無不傾蓋如故。相與廣和唱酬，名日益起。

一日，登衙後福全山，其上有留月松房，右招鳳亭，左有馴鶴亭，又前有寄目亭，可以周覽遍望。生坐檯上，愛童帶弓矢至，扮飾俏麗，動止輕活，愈見可愛。生撫之曰：「汝亦為悅己者容耶？」童曰：「聊遊他邦無別伴，隨行童僕作親人。相公云云，何也？」生以立石上有一鷹，取弓矢在手，問天買卜曰：「我家父母兄弟無恙，則一發中之。」果應弦而斃。又見古木上一鴉，又私卜曰：「碧蓮無恙，亦能中之。」鴉隨矢落。生曰：「快活哉！異方得一平安信矣。」童曰：「不意能命中如是，紀昌、由基不過也。」生曰：「是不難。」有鷹自南而來，生曰：「吾此外有喜事，則中此。」亦一發獲之。童曰：「即此三箭，可定天山。」生亦有喜容。坐亭上，與談鄉話。久之，見殘照籠鬆，輕淫浮棟，忽動鄉思，作絕句：

舊愁萬種推未開，又苦新愁眉上來。

無限雲山無限恨，思鄉慵上望鄉台。

歸與吟，誇文耀武，圍爐而坐，飲於燈下。更一衣，袖裡得碧蓮舊詞集古一闕：

當時書語正堪悲（田晝），不用登臨怨落暉（牧之），今在窮荒豈易歸（郭勿甫）。酒盈杯（韓無咎），撥盡寒爐一夜灰。（呂蒙正）（《憶王孫》）

又首尾聯環二絕：

客病懨懨有自知，相思最切月明時。

燈花落燼人初睡，夢入香山帶月馳。

夢入香山帶月馳，覺來偏是五更時。

雞聲啼落關情淚，客病懨懨有自知。

後舅以事公出。有一婢曰雲香，文雅而秀麗，矜信愛之，嘗與生飲，則命香侍之，且許陪飲。舅之婢六七人，皆愛生，而雲香尤甚，備切溫存，常較手技，或與燕笑。生雖與之戲談，而以碧蓮為念，信誓自持，雖暗室相值，雖幽室久處，雖執手相歡，而無一絲苟簡，蓋良玉之溫潤而慄然。

涅而不淄者也。然賦性天植，平易可親，雖不媚人，人自近之。故常自歡幸曰：「平生得結兒女子之緣，隨處皆親美麗，以有腳陽春、一路福星目我可也。」

一日，天氣甚寒，香恐生客邊衾薄，躬至生房，檢生寢榻，見几上有花箋書散句而云「枕生寒，孤衾積凍。」香曰：「吾亦慮此，何不早對吾言之？」又曰：「會少歡應少，心多夢亦多。夢中相會時，休使遽分離。無情是雞聲，驚開夢裡人。愁看燈影陪孤影，厭聽雞聲催漏聲。一種相思兩處愁，兩地相思一樣愁。」香看畢，生自外來，覺有寒意，香解衣與生，生即服之。香詢生曰：「適閱數句，何多情思語也？」生曰：「絆跡異方，思有千萬，然亦奈之何！」香撫生曰：「客處宜善排遣，而行有嗟，坐有歎，吾為二哥不祥。」生承香之慰解諄諄，又愛香之溫情繾綣。乃令香閉門，引就牀共坐。撫摩戲而試之。香不為動，自起開門曰：「不可坐此，不愧軒中備酌敵寒，可即往。」生至，始先已坐定。酒間，始指香曰：「能歌。」生出蓮詞，香歌之，餘音繚繚，遏雲繞樑。生贊賞不已。與香登望闕樓，聞雁聲，生不樂。香曰：「受恩深處，不殊於家。主母待君，過逾常格，妾雖下賤，亦足隨侍，何乃自苦如是也？」生曰：「汝亦知我心乎？游子思故鄉，吾亦欲歸耳，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也。」作歌示雲香曰：

臘裡客中身，客身今也久。惆悵登樓豁病時，噉嚙一聲來雁口。慙慙封信問所之，尺書能寄吾鄉否？雁飛不顧懷人情，我亦無言空翹首。望斷孤飛魂亦飛，孤身常為北風羈。幾樹晚聲送蕭颯，落葉聲中寒侵衣。斜陽滿地鴉知返，何事游子無還期。愁轉加，半牀客夢繞梅花。無際長更眠不穩，催聽寒雞報曉衙。睡起憑高望鄉國，歸途多少雲山遮。

次日，生睡方起，忽雲香與真真各折梅花一枝而來，皆以梅奉生。香曰：

春在吾家了，慙慙贈一枝。

廣平才調好，得韻便吟詩。

生獨執雲香一枝，曰：「倒轉又好。」因對香注目而笑，若有所思。真真見生內著雲香小衣，即疑生有私於香而故遺落己也，嗔曰：「色不如，詩不中，奉承不如，梅花亦不如也！」擲梅於地，懷憾而去。生憶碧蓮之遇始於梅軒，雲香之愛不殊素梅，睹物思人，無暇禮真真。香見其去，笑曰：「醜奴兒，又作此狀。」生因作一詞。名《醜兒令》：

佳人報道梅花發，暗度香塵。樹綴瓊英，放出梅稍雪裡春。

一枝欲寄江南信，傳與多情。望盡長亭，恨無南歸驛使人。

殘臘將盡，父母以生未娶，久在外省，而碧蓮亦時有小恙，故遣前價召生。蓮聞之喜，而價私至求書。蓮預以五彩繡線結成二歌，效織錦回文之意，又書一闕於小箋。價至，生得家報，如珍萬金，又得蓮詞，未啟函如見面也。與雲香觀之，香曰：「蘇弱蘭之巧、女相如之才也。」生曰：「汝賽得否？」香曰：「 之如美玉。」生讀之曰：

妾望君兮水隔水，君望妾兮山隔山。惟有夢中情更切，不辭山水接君顏。枕邊夢去心亦去，醒後夢還心不還。而今萬點相思淚，焉能彈點到君間？

夜寂兮不嘩，月明兮窗紗。有懷兮耿耿，所思兮天涯。人素兮誰寄，望目兮雲賒。吁嗟兮忘寐，知心兮燈花。

又一《玉蝶環》詞：

幾時慵整烏蟬鬢，香消蘭燼。臨牀修楮付親親，淚濕數行書信。

近日表情休問，欲言先恨。君顏遠在五雲端，目與行雲無盡。

香曰：「君所匹，有如此蕙。」復他顧曰：「宜乎視我如道旁苦李也。」生略哂之。香又曰：「當寬心。翁歸，須贊行。第下妾緣慳，無由久視君子為恨。」生曰：「清風無老日，明月有圓時，暫時雖不忍，後會諒有期也。」香潸然淚下，嗚咽不禁。生問其故，香曰：「心腹有苦事。」生曰：「何不言？」香曰：「吾志得諧，則不必言。不然，則汲汲過此生，無可言也。」生曰：「汝志度得可諧否？」曰：「易則至易，難則甚難。」生詰之，終不言。生亦不忍舍，小帖書一別詞：

多時旅邸遲留，欲歸難。今日未離行處，怕陽關。輕別去，何緣再睹紅顏。一夜清清好夢，到伊間。（《上西樓》）

香得詞，含淚藏袖中。至晚香亦以小帖書《桃源憶故人》詞，欲以送生：仰君德望山平重，味月嘲風，曾共巾櫛。慚非鴛鳳，情愛無限重。緣慳又值卿心動，念念都成春夢。未到先懷心送，一曲俚歌奉。

香方書畢，而主父自外回，置之袖中出迎。至真真房，取帕抹額而二箋俱失於地。初不之覺，彼真真拾之。真真不識字意必有他說，因前憾，上是箋於主父。主父懷之，私謂生矜曰：「雲香吾知其頗識字，不意其工於題詠。然據此二詞，則是婢似有浪子野心，豈以吾甥之循循雅飾者，而亦欲晉情兒女子耶？」矜素愛生，且素憐香，解之曰：「吾察生舉動頗端，常令香為彼行酒。男女各敬愛，故相牽戀如此。觀其詞，足徵其行之無矣。」舅曰：「明日贈之，俾兩情允愜何如？且已為仕途中人，置作別室，無傷也。」矜大喜，俟舅出坐於密室，令小鬟秋翠呼雲香與生來，謂生曰：「汝曾作詞與香否？」謂香曰：「汝曾作詞送行否？」二人默然失色。矜曰：「我知無害，詞落於真真。真真上於主翁處矣！」生大愧，無言而去。雲香跪而告曰：「毫忽舉動，主母素知。可一方便否？」矜備以語之，且囑以弗言。香方釋曰：「塞上翁之意。失馬不足憂也。」至夜又書一箋授生。生曰：「汝慢藏，殃及池魚，今又何詞？王真真知否？」香曰：「君試觀之。」

雲箋一幅兮偶成功，絲羅有日兮附喬松。

與君行兮緬挹春風，我心寫兮，謝彼蒼兮。

生沉思曰：「豈易得哉？」亦不以著意。香微笑不止。生曰：「何笑？」曰：「若果有此事，豈不至樂至樂也哉？但今夜明月，無顏見主翁，特至與君書策耳。」生曰：「由他。」又問以前日落淚之故。香又墮淚曰：「妾非君舅衙中粗婢也，原為苗氏之女，小名秀云。賴母訓，通文墨列傳，少負女秀才之譽。父以納粟補官，任府事。過鷹嶺。夜被盜逐散，吾於茂草中潛形。」

次日，遇府主過，諱姓易名，乞哀求活。雖不以常婢待我，然不得不與真真輩為伍。思親不得見，家無可歸，身未有主，故遇君子不得不動心耳。若得侍君子、事蓮娘，運帚操箕，磨墨捧硯，亦免失為下人婦也。」生憐而禮之，曰：「吾不知，慢卿多矣。然必欲我從，則是謀非吾所能及也。」會秀英與愛童至，香馳去。

次日，舅矜設宴餞生，命小童促雲香出拜，衣裳楚楚，威儀棣棣，堂然大家狀也。矜見之喜。生疑，問故。舅曰：「是女非凡婢，可以侍吾甥。汝善待之。客路花枝，少添春色，不必辭。」生喜過望，方悟知微翁「折桂獲靈苗」之句，二書童取次「求新藕」之言，複名雲香為秀錄。生謂之曰：「古人有獲人之女而為之嫁之者，吾為汝擇配正名，汝欲之乎？」秀靈曰：「吾志已決，他非所願矣。」

生偕童輩辭舅矜而行。二臯差人舟護送，各各加厚贈。生在舟中對秀靈談遇碧蓮始末，且曰：「蓮娘新匹，秀靈遠從，人間俊豔，一網收盡，吾當高築銅雀以鎖二喬。昔時素有此志，今果然矣。」至晚，秀靈另設寢具。生強曰：「汝懼真真見之耶？」秀靈曰：「此行幸有終身之托，明日侍幃房、拂衾塌，固不敢辭。但蓮娘未遂於歸，而下妾先承私愛，於心安乎？正嫡妾之分，當自今日始。」生正容謝之，曰：「好議論，吾不如。」

逾數日，舟次於清源市頭，值年家，停舟往候。愛童間行小巷，數妓倚門獻笑；一妓自騎回，訊之，乃許文仙也。文仙亦認愛童，童即馳報生。生特至，問曰：「汝何至於此？天幸適逢其會。」文仙曰：「君別後，相念惟心，意欲謝煙花、洗脂粉以守君，鴛兒揣知此意，以他詞給我，與一閩人游，泛舟至此，復陷我，規利而去。前耿汝和過，因與君厚，曾嫁侮於我。若得借升合湘水以救涸鮒，此君夙昔之餘愛也，敢不銜結以報。」因詢碧蓮之事，並生別後情及遠行之故。生悉告之，且曰：「久念真情，今在難中，吾當援拔。」即謀於秀靈，以百金贖焉。生曰：「長條雖近他人手，鸞膠幸續斷弦聲。更相得賀可也。」與之偕至舟中，謂之曰：「此係官舫，更非閩人之舟比。」文仙曰：「向謂得君捷，妾亦分榮，今榮及於妾矣。多謝，多謝！」至晚，文仙亦辭生，薦寢於

苗。生曰：「反見外乎？」文仙曰：「側室尚未諧歡，路花豈宜竊趣？俟君歸後，當整舊好，惟命也。」生曰：「汝亦能之乎？好議論，吾不如。家人離，起於婦人睽，汝婦人不睽矣。吾當成汝之美。」生在舟中，伴此二人，歌童曲韻，溢耳陶情，樂極無涯，歡愛有待，可謂登仙舟，行世陶情真奇遇也。

後經風巢谷，生慕其前數大驗，將欲問終身事，誠意登訪，而知微翁已滅跡游五山矣。生返舟，值仲春末旬，草色浮青，野菜添綠，而夾鶯花，無異去年春景。生對文仙曰：「汝記得春亭之詞乎？《憶秦娥》一闋，吾二人之月老也。」文仙曰：「有往日然後有今日，誠不敢忘。」又生對秀靈曰：「《上西樓》一闋，吾二人之媒妁也。」秀靈曰：「蓮娘何自而得之？」曰：「紅雨亭一詩，又吾二人之冰人也。」文仙曰：「男女有詞，婚姻賴之。如之何其廢詞也？」各各謔笑。忽愛童指前村曰：「此見龍灣，抵家不及百里矣。」生喜，吟曰：

忽指前村近，行行意自欣。風塵他處客，花柳故鄉春。

客思歸詩思，新人共舊人。倩言靈韻鵲，傳信慰親親。

翌日，至家。武南翁選日為生畢姻。蓮父欲以素梅為從。梅曰：「老父子居，晨錯當代溫清。」言甚懇切，蓮父不強。

佳期已至，生行親迎禮。重以他鄉返旆，獲就新婚，桃夭逞媚，黃鳥啾鳴，正之子於歸時也。樂水偕守樸翁畢集，咸謂：「新郎新婦，足稱佳兒佳婦，遽此佳配，人間絕稀。非先人種德，文福雙齊，何以至此。」

暨晚，生謂蓮曰：「相會週年，今償此志，想前度劉郎今又來矣。今晚比覓蓮亭上之夜更又何如？」蓮曰：「又覺勝之。蓋假山之會面矣，快心也，琴簫之會心矣而未真也，荷亭之會真矣而未親也。至今合誓之會。」則蓮笑而不竟其言。生曰：「何故？」蓮曰：「自君了別後，勝一日而九斷，心一夜而九飛，引領成勞，破粉成痕，立影對孤軀，含啼私自憐耳。別久而有今日，思久而有今宵，何謂不樂也。」蓮又指自身曰：「此無足貴，但雖與君子幽會多時，而此身仍為處子，亦足以少蓋前愆。使前日惟欲是從，則今宵之愧心愧容，無由釋矣。」生喚秀靈至前，述其言，撫其膺曰：「彼亦仍處子也。」蓮重感而敬之。是晚，共賦一詞，蓮曰：「君有題柱才。」生曰：「卿比生香玉。」蓮曰：「樂意相牽絲幕紅，萬願今宵足。」生曰：「桂榜喜書名。」蓮曰：「洞房諧花燭。」生曰：「並蒂比肩入繡帷，兩兩鴛鴦逐。」（《卜算子》）生於枕上視蓮，若人中之仙也；生自視，若仙中人也。得意處，與尋常伉儷大不相侔。生歌曰：

天上 娥降塵世，堆出萬般嬌俏。不棄寒微，德音來教。爭誇天喜加臨，更羨門闌光耀。休談孟光，不數溫嶠。妙、妙、妙！願得卿難老吾常少，謾唱低隨，永賦白頭歡笑。

蓮曰：「向欲竊玉偷香，今幸同枕席，白頭之願遂矣。惜不令耿汝和知之。」少頃，秀靈至前，生笑謂曰：「惜不令王真真見之。」又指秀靈，戲謂蓮曰：「不必以此介嫌，未見卿時，知微翁已為我先聘定矣，卿向見『折桂獲靈苗』之數是也。」蓮曰：「文仙吾尚愛之，況於苗乎。」秀靈喜歌柏梁詩：

綠紗窗外鶯聲曉，小桃枝上春光好。
百年夫婦伸偕老，舊恨前思今日了。
蘭香吐篆煙裊裊，紅絲新結同心巧。
才郎萬斛明珠寶，女貌千嬌冠塵表。
昨宵好合情多少，洞房自有蓬萊島。
交頸鴛鴦比翼鳥，樂事應濃愁應掃。
雲情雨意方傾倒，綢繆恨卻雞聲早。
妾慚體質塵埃眇，荷辱垂青願相保。
檀木恩覃思結草，聊成新句歌喉小。

蓮曰：「妙哉！始吾與素梅亦頗自許，今又得秀靈，乃知天之賦人無盡，君才之感召一至是也。」愈愛愈敬，呼為「妹妹」。自此家庭之際，其樂也融融矣。

生後承父母之命，迎蓮父養之。為愛童娶素梅。文仙歸後，生另處一室，小婢一人事之，待如家人，蓮父、秀靈皆愛之，無間言，衣飾食用，皆與己同。

一泰隨發科，同登進士。生任國博，歷任至少參。居官清慎慈和，聽至有去思。父母受封，即乞歸養，捐俸資以周親族鄉鄰之貧乏者。所居之前，辟一花園，廣培草木，饒綠繁紅，引水為池，環以石欄，臨池構小堂，署曰「清白」。堂之後有文昌樓，又後有聚珍閣，遍積古今書史，時閱覽其中。著所得，以立言不朽。池之東，面池一室，署曰「寄趣」。池之西，面池一室，署曰「逃塵」。俱備有玩器。春、夏、秋、冬擇方隅為四亭，春曰「數花亭」，夏曰「來薰亭」，秋曰「晚翠亭」，冬曰「耐寒亭」。堂之前有池，為一軒，署曰「自得軒」。軒之側有觀音堂，文仙朝夕焚香。軒之前有一室，四壁列名人古畫，而置己行樂於中室。左右列兩廂房，前種松、竹、梅，署曰「三友居」。側穿一逕，周繞於文昌樓之後。別置一室，養瑞鶴，列瑤琴，署曰「琴鶴所」。側穿一逕，以四時花木夾道為屏，直通於清白堂前。家政悉宰於一奉。生日與父母兄弟遊樂於斯，或與賓朋劇飲，或與親戚宴集。或與蓮娘游，則必命秀靈、文仙侍飲，以素梅、愛童行酒。熙然春盎，逍遙光景間，耽風月以寄詩詞者將三十年。

蓮娘、秀靈事舅姑以孝聞，待一家以順聞。各出一子一女，二子為大儒，一女適名門，夫婦共享上壽。其家五世同居，人人傳婦夫。

第四卷

尋芳雅集

元末時，秋官吳守禮者，浙之湖人也。初，論伯顏專權亂法，蠹國害民。疏上，忤旨，奪職放歸。於是買田築室，以訓子為事。子名廷璋，字汝玉，號尋芳主人。涉獵書史，揮吐雲煙，姿容俊雅，技通百家，且喜談兵事，真文章班、馬，風月張、韓也。守禮欲使子謀仕，生日：「今何時也？可求仕哉！水溢山崩，熒飛日食，天變不可挽矣。異端作亂，隸卒稱兵，人變不可支矣。兼以侏儒御重位，腥羶執大權，直節難容，奸邪立黨。予家本南人，何忍拜犬羊、偶豕彘乎？有田可耕，有廬可棲，適性怡情，偃仰煙霞足矣，何必披袍束帶，徒為夷虜所貴賤哉！況天人交變，運歷將終，不幾十年，必有真天子出。吾其俟之。」守禮聞言，亦服其識見之卓。

一日，以事辭父往臨安，過蘊玉巷，見小橋曲水，媚柳喬松，更有野花襯地，幽鳥啼枝。正息步凝眸間，不覺笑語聲喧於牆內，嬌柔小巧，溫然可掬。暗思：「必佳娃貴麗也。」隨促馬窺之。果見美姿五六，皆拍蝶花間。惟一談裝素服，獨立碧桃樹下，體態幽閒，丰神綽約，容光激灑，嬌媚時生，惟心神可悟而言語不足以形容之也。正玩好間，忽一女曰：「牆外何郎，敢偷覷人如此！」聞之，皆遁去。

生歸寓，若有所失。情思不堪，因賦詩一律以自解云。詩曰：

無端雲雨惱襄王，不覺歸來意欲狂。

為惜桃花飛面急，難禁蝶翅舞春忙。

滿懷芳興憑誰訴，一段幽思入夢長。

笑語無情聲漸杳，可憐不管斷人腸。

晨起，再往候之，惟綠樹粉牆，小門深閉而已。俄見一老嫗據石浣衣，生立俟久之，揖而進曰：「牆內何氏園也？」嫗曰：「參府王君家玩也。」生日：「非其諱士龍者乎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生日：「彼有息女否？」答曰：「有女二，長曰嬌鸞，寡服未釋；次曰嬌鳳，聘伐未諧。」生日：「為何人何如？」嫗曰：「姿容窈窕，難以言述其妙矣。且能工詞章，善琴弈，而裁雲刺錦，特餘事耳。」生聞

之，不覺神歸楚岫，魄繞陽台，而求見之心益篤矣。因自喜曰：「此吾老父契也。備贄謁之，以假館為名，萬一允焉，他日之事未可知也。」

於是持書及門，款曲之際，生進曰：「家君自別麾下，日誌林泉，不獲進瞻偉范，徒佇寞耳。姪因遊學貴地，遍索雅靜居，俱不如意。昨聞名園閒曠，且極幽麗，欲貸少憩習業，未審尊旨如何？倘念夙交，特賜容愛，小子當效草環之報。」王老笑而言曰：「尊翁與朽握手論契，已非一朝，彼此情猶至戚。今君棄家求名，盛舉也，敢不如命。」且囑之曰：「日用之需，吾當任奉，毋使牽書史心可也。」

翌日，生遣隨僕攜琴劍書囊而往。王老乃館生於池亭小閣中。生雖身居書室，心憶鸞娘，採青拾紫之念頓忘，而竊玉偷香之謀益計矣。處及旬餘，心事杳杳，不勝悲歎。然王老見生舉止端詳，言詞溫潤，接人待物，罔不曲盡理道，心甚愛之。雖夫人、二嬌之前，亦嘗以偉器目焉。

時台州李志甫作反，朝廷詔鞏卜班總江浙軍事行討，王以武名亦與，因召生謂曰：「正欲與君親益，奈征蠻之制已下，行期旦夕矣。家中外事，望乞支任。」生一一允諾。明日，王備舟促裝，送者馳驟。生晚歸，心幸曰：「待月之事可成矣。」

後一夕，鸞獨坐臥雲軒中，手弄花枝，影碎風旋，爐篆香遺，自念：「金蘭流水，不能倚玉樹而遇知音，其為情也，誠不堪矣！」即呼待婢春英者，一一慧巧倜儻，亦豔質也，一一同至後園集芳亭前，步月舒悶。忽聞琴聲丁丁，清如鶴唳中天，急若飛泉赴壑，或怨或悲，如泣如慕，或有耳接而心怡者。鸞即往，穿窗窺之，見生正襟危坐，據膝撫牀而彈，清香裊裊，孤燭煌煌，望之若神仙中人。恐為生所覺，即呼春英，怏怏而去。歸不能寐，適筆硯在旁，援書《如夢令》詞云：

正好歡娛彩幔，何事赤繩緣斷。步月散幽懷，又被琴聲撩亂。情願，情願，孤枕與君分半。

自是，口雖不言，心則已領會矣。後夜復至，意為聽琴計也。適生獨立柳陰玩月，鸞不知而突至，見生赧顏，與春英相笑而去。生意必鸞也，欲追不能及，欲舍難為情，因借柳為喻，遂書二律於壁云：

沿溪弱柳綠方稠，牽惹離人無限愁。
半娜腰肢風力軟，長顰眉黛雨痕愁。
章台舊恨成虛度，漢苑新緣欲漫酬。
縷縷含情休蕩漾，畫橋之外有朱樓。
煙鎖長堤兩渭城，淺妝渾恨別離輕。
影臨曲水如無倚，花入欄杆若有情。
學舞柔姿輕掠燕，偷眠弱態引流鶯。
依稀可惜閒清夜，攀取疏齋續舊盟。

生就館三旬，見鸞僅再，心猿意馬，不能自馴。因訪知春英乃鸞得意婢也，欲面求無會。越二日，英獨至園亭採茉莉花，生揖曰：「露氣未收，採何早耶？」英曰：「遲恐為他人所得。」生曰：「今採奉誰？」英曰：「鸞姐酷愛，方理妝候簪。」生笑曰：「然則惜花起早，誠然歟？但不知愛彼何如？」英曰：「愛其清香嫩素也。」生曰：「清香嫩素，子但知人愛花嬌雅溫柔，獨不見花亦愛人乎？」英曰：「花無情，何能愛人？」生曰：「萬一有情者愛之，我子以為何如？」英微笑不答，盒花而去。

明早，復會英於亭前。英曰：「官人亦欲此耶？」生曰：「欲則欲矣，恨未一攀。」英曰：「盆花滿亭，任採何害。」生曰：「此花貴麗，不能自折，必欲仗人引手耳。」英即連摘數朵與生，曰：「蕊瓣整潔，君試取之。」生佯受花，因把英手曰：「子，敏人也，猶不悟耶？」即出碧玉環一雙，跪而進曰：「久懷鄙私，未獲一展，吾子若許，方敢畢陳。」英扶起曰：「既有高明，任言無隱。」生乃從容語曰：「予自家干謁，蒙尊主款留，幸矣。但意不在索居也，實因牆外睹芳容，頓起攀花之念；柳邊聆笑語，未承題葉之交。雖名節之繫，吾不敢也。第風月之懷，人皆有焉。是以晝夜彷徨，夢魂顛倒，不愧蒹葭托玉樹，必期青鸞付嬌鸞。所賴以道達維持者，吾子也。可不乘

機動意，效待月之紅娘；因事進言，法遺香之淑女？萬一雲雨之債得償，縱使捐軀之報何惜，子其為我圖之。」英見生丰姿俊俏，詞氣揚逸，心亦愛之，故赧色日生而言曰：「先生將希聖希賢，何忍謀及乃事？娘子素冰清玉潔，豈容干彼以私？人謀固當忠，天理實難泯，吾不敢也。然而自古佳期雅會，多諧於月夕花朝，況今女貌郎才，或出於天授人與，敢不委曲引君歸洛浦、周旋扶汝至陽台乎？所賜之物，義不敢領。」生強納諸袖中而去。自喜事遂一二，歸賦一律，以自慶焉：

天台花柳暗，今喜路能通。密意傳何切，幽懷話正匆。

青燈空待月，紅葉未隨風。漫說鸞台遠，相逢咫尺中。

越數日，春英不至。生出庭前觀之，見一小鬟手持香草。生曰：「拾此何用？」鬟曰：「浸油潤髮耳。」又曰：「見春英否？」鬟曰：「不見。」生曰：「彼此一家，何為推阻？」鬟曰：「吾值新姨房，彼為鸞姐所屬，是以不見。」生曰：「新姨為誰？」鬟曰：「姓柳，名巫雲，家翁之寵妾也。邇因遠征，權為家長，鬱鬱不得志，惟吟哦以度清宵耳。」言畢，鬟去，春英適來。生語英曰：「別後心事懸懸，癡病日篤，賢姐何不出一奇謀，以活涸轍之枯魚哉！」英曰：「吾嘗為汝圖矣，但芳心玉石，何能即開？遲之歲月可也。」生曰：「予豈不諒，第勢如纍卵，信子所言是，猶輸萬里之米而救饑饉士也，事能濟乎！」英良久曰：「鸞姐知詩，不若制一詞以挑之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善。」乃邀英至書閣中。方欲構思，見英侍立，星眸含俏，雲鬟籠情，彼此互觀，欲思交動。乃謂英曰：「詩興不來，春興先到，奈何，奈何！」即挽英就枕，英亦不辭。金蓮半起，玉體全偎，當芙蓉露滴之時，恍若夢寐中魂魄矣。生起，喜曰：「予欲建策謀人，得子發軔。既能一戰致捷，後雖有頑敵堅城，可破竹下矣。」英曰：「但恐得手之日，不記發軔之人耳。」生曰：「如有此心，神明共殛。」將行，索詞。生一揮而就，乃《憶秦娥》也：

相逢後，月暗簫聲人病酒。人病酒，一種風流，甚時消受無聊獨立青青柳，恍然邂逅原非偶。原非偶，覓個良宵，丁香解扣。

英度來久，急忙趨回，所索之詞，竟遺於路。不意為小鬟所見，拾送巫云。雲拆視之，曰：「此情詞也，嬌鸞有外遇矣。執而白之渠母，免玷王氏風，可乎？」復自忖曰：「彼母窘我，我亦無賴，又何苦自作怨？況聞吳公子瀟灑聰明，愈於王老十倍，不若詐鸞詞以先接之。」遂作《好事近》詞以付，云：

好夢久飄遙，一柬將人輕撩。

准擬月兒高，莫把幽期負了。

曲房深幕護絞綃，留待多情到。

此際慇懃報道：要輕輕悄悄。

生方倚檻看花，忽見小鬟報曰：「鸞姐有書，約公子一會。」生曰：「春英何在？」鬟曰：「侍老夫人，無暇。且鸞姐害羞，夜不設火。公子如約，竟過集芳亭，越小門，達太和堂，越迎暉軒，由左而旋，即鸞寢所。慎毋誤也。」生得詞，喜溢顏色，恨不得揮太陽歸咸池，揭清光於石室。

少頃，遠寺鐘聲，孤村燈影，一家人寂，滿樹鴉寧。生整衣冠，循路而入。正疑左右兩道，小鬟已執香待矣。引至閨中，別一洞房，雖無燈燭之光，而月映紗窗，人物可辨。彼方巧妝豔服，瑩彩襲人。生進揖曰：「佳詞下賜，厚愛何當！極慕深思，頓令盡釋。」雲亦答禮曰：「久沾待價，擬棄於時，辱翰鍾情，恍惚慚自獻。」言畢，生抱曰：「今服何不素耶？」答曰：「幸接新郎，固宜易服。」生於此時，興不能遏，乃為之解衣，並枕而臥。但見：酥胸緊貼，柳腰款款春濃；玉臉斜偎，檀口輕輕津送。雖戲水鴛鴦，穿花蝴蝶，未足以形容也。彼此多情，不覺漏下三鼓。生因謂曰：「一自識荊桃下，幾裂肺腑，萬策千謀，今獲遂願。但不知長遠之計何出耳！」巫因答曰：「妾非嬌鸞，主人側室巫雲也。偶得私詞，不欲汝敗，因而情動，以致蠅疵。況容貌雖殊，恩義則一，百年交好，今夕殆與君訂矣。何必他顧，以自苦耶？」生得語，默忖曰：「承主不拒，受惠良多，意屬孀居，反淫愛妾，心雖不安，而悔無及矣。」雲見生不答，復又慰曰：「嬌鸞不足異，其妹嬌鳳，學繡於予，眉秀而長，眼光而潤，不施朱粉，紅白自然，飄逸若風動海棠，圓活如露旋荷蓋

。且又工詩善弈，嘗為回文歌，聽者不自知其心怡神迥也，愛作懶鴉鬢，嫋娜輕盈，甚是可目。今方十六，情事想漸識矣。意或鄙妾，當與君圖之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自知愚拙，得遇仙姬，恨無以報雅愛，敢漫吹噓也。」雲曰：「君果厚妾，妾亦當厚君。必不以此介意。」言語間，窗外雞唱。生求再會，雲曰：「願得情長，不在取色。」生曰：「亦非貪淫，但無此不足以顯真愛耳。」陽台重赴，愈覺情濃，如此歡娛，肯嫌更永。事畢，口占一律以謝雲，曰：

巫山十二握春雲，喜得芳情枕上分。
帶笑漫吹窗下火，含羞輕解月中裙。
嬌聲默默情偏厚，弱態遲遲意欲醺。
一刻千金真望外，風流反自愧東君。
雲亦答以復生，曰：

浪說佳期自古難，如何一見即成歡。
情濃始信魚游水，意密方知鳳得鸞。
自訝更深孤影怯，不期春重兩眉攢。
願君常是心如一，莫使幽閨翠鬢寒。
詩成，披衣而散。

那嬌鸞自月夜聞琴之後，一點芳心為生所鼓，但無隙之可乘耳。春英自愧失詞，久不與生會；而生亦聞巫雲之言，思鸞之心淺矣。雲在鳳前，每每贊生。

一日，鳳持素枕面，托雲描花。雲曰：「吳公子博藝多才，丹青尤最，不若求彼一繪，豈不勝予哉？」鳳曰：「吳公子外人，倘求不雅。」雲曰：「彼父與家君至契，以理論之，兄妹間何避嫌為！」即呼鬢召生，生即往見。鳳與雲方並體而立，見生至，即掩雲背。生進揖，從容且恭，因而睨視。果然眉清眼媚、體秀容嬌。誠宛若游龍，飄似驚鴻也；展轉間，進退無主，景態萬千，不能盡述，惟翠枝振振而已。雲曰：「屈君無事，鳳姐有二枕面，敢勞公子一揮灑耳。」生曰：「承命宜遵，但拙筆不足以當雅視。」鳳微哂，欲言自止。生即按几運思，唾手而就。一描拳石水仙花，一描並頭金蓮花。意猶未足，又各題一絕於旁云：

素質天成分外奇，臨風嫋娜影遲遲。
衾孤寂寞情無限，一種幽香付與誰？
翠蓋紅衣水上芳，同心並蒂意何長。
多情莫道年來瑞，還是風流學洞房。

寫完，呈上。鳳不覺大喜而去。雲曰：「兩日候君，何不一顧耶？」生曰：「無小鬟，恐為他人所遇，故不敢耳。」雲曰：「今幸嬌鳳先去，可坐此一語。」即命小鬟候門，具酒與生對酌。問曰：「向聞卿言，意為過譽。今閱之，卿言猶未盡也。天地生物之巧，何盡鍾於此女耶！使我心膽不能自制，將若之何？」雲曰：「非我贊襄，焉識天台之路？」生乘灑興，即抱雲曰：「卿德如山，涓埃無效。當以此心，銘之沒齒。」即插手雲懷，潛解雲帶。雲亦情動，與生入帳，共效鸞鳳，綢繆縈戀之際，恨前情猶未罄也。雲起，謂生曰：「嬌鳳讀書知禮，不可苟動。彼婢秋蟾者，亦頗通文。鳳之情性，蟾素諳識，誠能以計得之，鳳可不日取矣。」生曰：「予固愚疏，惟卿指示。」乃相與執手而別。

生方及門，見一女童持盒至前，口稱：「鳳姐奉謝，望公子笑留。」生開視之，乃牙扇一柄，九龍香百枚，生急問曰：「子非秋蟾姐乎？」對曰：「公子何識？」生曰：「久慕芳名，嘗懸念慮。」將近身敘話，蟾即害羞別去。生因自悔，作《望江南》詞以道之：春夢斷，心事仗誰憐？寂寂歸來情未遣。小窗幸接新緣厚，睨自天傳。----鬢翠展，相與欲留連。恍隨鶯燕忙飛遠。望斷紅塵重悵然，徒使旅魂牽。

越兩日，生獨坐凝思：「著意者失意，無情者有情。」正唏噓間，聞啟戶聲，視之，乃秋蟾也。生曰：「昨有柬寄答鳳姐，子竟不將去。今復來，殆非忍心者。」因命坐。蟾辭曰：「前日承畫

枕面，早檢妝奩，不料為畫眉燈燼所穢，自欲描補，筆法不類公子。鳳姐知之，必答撻矣，故特奔求，幸賜垂憐。」生即承命描焉。至畢，問曰：「將何潤筆？」蟾曰：「謝在後耳。」生曰：「筆還未盡，欲子發興，何云後乎？」即抱蟾於榻。蟾力掙不能脫，意欲出聲，恐兩有所累，自度難免，不得已，從之。生試狎之，宛然一處子也，交會中甚有不勝狀。生亦小心護持，不使情縱，得趣而已。將起，不覺猩紅滿衣，髮鬢俱亂。生為之飾鬢，因謂曰：「巫雲與鸞、鳳，孰勝？」蟾曰：「鸞姐綽約，雲姨豐豔，鳳乃兼得，而雅逸尤過之。」生曰：「情事何如？」蟾曰：「固不可測。然昨見《惜春》詩云：無聊獨立意徘徊，記得春來春又催。幾片落花門靜掩，數聲啼鳥夢初回。微風入幕紅綃篆，細雨收階綠長苔。弱質自憐光景擲，曉窗羞試鬢中煤。觀此，則情可識矣。」生又曰：「子能挑否？」蟾曰：「異姓骨肉，何萌此心？」生曰：「世事紛紛，子尚認真耶？」蟾曰：「今患眼，頗無興，徐可圖之。生曰：「予有一方，甚驗，子肯持去否？」蟾曰：「果有效驗，何為不可。」生即錄方，並致書於前日：

久荷胼胝，未伸寸悃，又蒙賤下，愧面驚心，自接芳容以來，神魂恍惚，不知其為何物也。及顧賜儀，仍益悽愴。執扇痛風流之未遂，燃香慨意氣之難投。朝暮依依，莫測所事。近聞尊眸病熱，又不暇自惜矣。顧影徘徊，猶患在體。千思萬計，敬薦一方。倘得和平，則他日清目之本，誰曰不在是哉。

書成，封付與蟾，兼完前枕，並持而去。

嬌鳳素愛生才，今得書，亦不甚怪，且醫方治之，疾果愈。時暮春景候，幽禽亂呼，舞蝶相逐，生無聊，欲趨會巫雲，以話得秋蟾事。道經迎翠軒，得一金鳳釵，制極工巧可愛。生喜，取而藏之。及至雲所，雲已不在。復回故道，而鳳與蟾方咄咄相視。生趨揖，曰：「目患方除，今又竭功耶？」鳳未及答，蟾在旁應曰：「承方致愈，幸已涵明。早失一釵，來此尋覓。」生曰：「何以失之？」鳳曰：「無心而失之。」生曰：「失雖無心，得者有緣。」鳳曰：「棄之而已。」生曰：「金質鳳名，何忍相棄？」鳳曰：「縱不忍，奈無覓何。」生曰：「心誠求之，天下未有求而不得者矣。」鳳怒蟾曰：「汝在我後，眇不一看，安用汝為！」生出釵，曰：「僕久蓄此，毋怒蟾矣。」鳳接，笑曰：「舊物耳，兄何欺？」生曰：「繡閨書室，若隔天淵，而失釵竟入僕手，不可謂無緣也。敢雲欺乎？」語未竟，報：「鸞娘來。」生即趨出，謾成一詞：

訪舊歸來嗟不遇，轉過迎暉，又與新人語。數句情言微自露，嬌娥可是猶難悟。拾得金釵原有主，笑接慇懃，好把雲鬢護。雖得相逢游洛浦，反教添我相思慕。（《蝶戀花》）

日晚，仍赴雲處。小鬟曰：「被酒睡矣。」生揭帳視之，但見桃花映面，綠鬢欹煙，困思朦朧，雖畫工不能模寫也。生即解衣潛入衾內。雲從夢寐中作嬌聲曰：「多情郎，乃為穿窬行耶？」生曰：「本入幕賓，何得相訝。」興止而罷。生曰：「卿知秋蟾事乎？」雲曰：「雖不知，試觀其言，似與君相洽者。」生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雲曰：「還釵賜藥，鳳曾道來。」生曰：「然則感予否？」雲曰：「縱彼不感，兄當從此機會。」生深然之，天曙而出。

一日清明，夫人代王祭掃，舉家隨行。鳳以處女，得不與焉。生知其然，直抵其寢室。鳳見生，驚曰：「讀書不知內外，所讀何事？」生曰：「客居寂寥，訪景怡情，迤邐而來，不覺至此。」秋蟾從旁贊曰：「早是親雅，不然，取侮多矣。」生俯立鞠躬，莫敢進退。鳳亦平顏，曰：「姑舍是，後宜慎之。然既來，理不當空返。」乃勸生坐。但見畫牀錦幕，香氣襲人，室雖不甚幽，廣雅則若仙境，可愛也。正欲遍觀，見几上有《烈女傳》一帙。生因指曰：「此書不若《西廂》可人。」鳳曰：「《西廂》，邪曲耳。」生曰：「《嬌紅傳》何如？」鳳曰：「能壞心術。且二子人品，不足於人久矣，況顧慕之耶！」生曰：「崔氏才名，膾炙人口。嬌紅節義，至今凜然。雖其始遇以情，而盤錯艱難間，卒以義終其身，正婦人而丈夫也，何可輕訾。較之昭君偶虜，卓氏當壚，西子敗國忘家，則其人品之高下，二子又何如哉？」鳳亦語塞。

頃之，蟾捧茶至，因謂生曰：「公子識此味否？」生曰：「嫩綠旗槍，天池一種，味雖美，恨不能一飽嘗耳。」鳳曰：「兄果欲，當奉少許，以助清趣。」生即拜曰：「若蒙俯愛，願粉身以謝。」鳳艷然曰：「兄病心乎？何語之顛倒也。」生曰：「旅館蕭條，幽懷苦逼，昏昏卒夢，百事不復措情。卿忝兄妹之交，意宜憐惜，反過責耶？」鳳又曰：「然則兄思歸乎？」生曰：「攜囊負芟

，興何匆匆也。一旦夙望投空，躊躇行止，正昔人所謂要歸歸不得者矣。」鳳曰：「何不倩一排遣？」生曰：「知心在眼，欲情久矣，其如不肯垂情耶！」鳳稍意會，不辭而去。生因趨出，吟絕句二首以自歎：

池平窗靜獨歸時，一見嬌娥心自癡。
情深不堪回首處，倚欄空賦斷腸詩。
乳燕飛飛鶯亂啼，滿腔心事被人迷。
琴堂軫冷知音少，無限芳情帶草萋。

越數日，春英來園中。生招謂曰：「別後耿耿，子忍不一顧耶？」英曰：「予心亦然，但嬌娘子常有恙，難相離耳。」生曰：「向承許，杳不效力，豈為信人？」英曰：「公子將別望，敢相強乎。」生笑曰：「知心有幾？」反顧間，秋蟾、小鬟亦至。生曰：「不約而俱，良會也，安可虛負。試鬥草一樂，劣者任勝者罰，何如？」眾美皆曰：「可。」時有翠色花一種，生先得之。秋蟾潛欲分之，英亦求惠，生方欲與，不料為小鬟所見，並力來奪。三女一男，混作一處。鸞度英來，又諒必遇生，忌有所私，親往伺察。鸞已近身也，春、秋猶爭笑自若。鸞叱曰：「男女不相授受，而顧狎戲如此，體面何在！」眾皆遁去，惟春英伏地請罪。鸞欲責譴，哀求而止。

後兩日，英忿鸞之辱己也，乃盜鸞《如夢令》詞及紅鳳頭鞋一隻與生，曰：「此嬌娘子手制，當為公子作媒。」生覽之，大喜過望。候晚，密趨臥雲軒。見鸞獨立凝神，口誦「不如意事常八九」之句，生即在背接曰：「何意不如？僕當解分一二。」鸞驚問曰：「汝來此何干？」生曰：「來赴約耳。」鸞曰：「有何約可赴？」生出鞋，曰：「此物卿既與之，今復悔耶？」鸞愕然，曰：「此必春英所竊，兄何見欺？」生曰：「然則『與君分半』之詞，亦春英所作乎？」鸞不覺面色微紅，低首不答，指捻裙帶而已。生復附耳曰：「白玉久沉，青春難再，事已至此，守尚何為？」即挽鸞頭，就大理石牀上羅裙半卸，繡履就挑，眼朦朧而纖手牢鉤，腰閃爍而靈犀緊繫。在鸞久疏舊欲，覺芳興之甚濃；在生幸接新目，識春懷之正熾。是以玉容無主，任教踏碎花香；弱體難禁，拼取翻殘桃浪，真天地間之一大快也。生喜鸞多趣有情，乃於枕上構一詞以慶之，名《惜春飛》：

蝶怨蜂愁迷不醒，分得枕邊春興。
何用鞋憑證，風流一刻皆前定。
寄語多情須細聽，早辦通宵歡慶。
還把新弦整，莫使妝台負明鏡。

鸞起曰：「通宵之樂，實妾本心，第礙春英耳。」生給曰：「不妨，當並取之，以塞其口。」彼此正興逸，遙見火光，望之，乃夫人也。鸞即使生逾窗而避之，鞋與詞俱不及與。生且懼且行，不意小鬟在路，承命邀生生不能卻。至，則巫雲方守燈以待。見生面色蕭然，親以手酌生，坐生膝上，每酌，則各飲其半，不料袖中鸞鞋為彼覺而搜之，生亦不能力拒，竟留宿焉。但生雖在雲房，而一念違違，實屬於鳳。於是詐言早起就外，欲至鳳所，意彼尚寢，當約秋蟾為援，以情強之。

誰知鳳以宿妝起矣：雲鬟半斂，夢態遲遲，何啻睡未足之海棠，霧初回之楊柳；獨倚窗欄，看喜鵲爭巢而舞。見生，問曰：「舉家尚在夢中，兄何起之早耶？」生曰：「孤幃清淡，冷氣逼人，欲使安枕，難矣。」鳳亦淒然無語。少頃，几上小瓶插紅梅一枝，鳳竟往添水，若不禮生者。生從後撫其背，曰：「卿能惜花憔悴，獨不念人斷腸乎？」鳳曰：「人自腸斷，於我何與？」生作意又問曰：「向有小柬，托秋蟾奉謝，不識曾賜覽否？」鳳亦作意答曰：「雖有華章，但意思深長，語多不解，今亦置矣。」生曰：「卿既不屑一觀，當擲下還。」鳳笑曰：「恐還則又送人也。」生曰：「身萍浮梗，見棄於人久矣，尚有誰送？」鳳曰：「新姨每每致愛，何謂無人？」生曰：「果有之，但十巫雲不足以易一卿耳。」鳳又曰：「得隴望蜀，兄何不知足耶？」生曰：「噫！卿猶不諒，無怪其視我怏然也。蓋欲取虞，不得不先取虢。至以靈台一點，惟卿是圖，刺骨穿心，不能少釋，予豈分情博愛者比哉。」鳳見生言詞懇切，頗亦感動，睨視生移時。而秋蟾報：「夫人呼鳳問事。」即與借去。在亦出外，怏怏不能披卷。及夜，賦五言律云：

話別幽窗下，情深思亦深。
佳期憑素枕，鄉夢戀重衾。
自信人如玉，何妨釵與金。

莫憐空鳳侶，還擬再論心。

鸞自通生後，忌春英眼，每降節下之，欲得其歡心。一日，英持玉丁香待妝，失手墮地，竟損一角。鸞收匿而不問。英因德鸞，乃扣啟曰：「侍奉閨幃，久蒙恩育，倘有所使，當竭力以圖報。」鸞曰：「我無他，惟汝玉一節，兩難周旋耳。」英曰：「夫人性寬，即在所略，則下此俱不足畏。況娘子情人，即我情人也，何自生嫌疑？」鸞曰：「汝既有美心，能引我一見乎？」英曰：「不難。」即與鸞同至生室，相見欣然。因以眼撥生，曰：「那人已回心，今夜可作通宵計矣。」生點首是之。正笑語間，忽索前鞋及詞，已無覓矣。生遮以別言，鸞疑其執。生不得已，遂以實告。鸞重有不平意，少坐而去。

生雖喜得鸞，而以鳳方之，則彼重於此多矣。是夜，因鳳事未諧，鬱鬱不樂，伏枕而眠，不赴鸞之約。鸞久候不至，意為巫雲所邀，乃怨雲奪己之愛。欲謀相傾。然所恨在彼，而所惜在此，又不敢卜幸，然自訣也。寢不能安，作《一叢花》詞以寫其意：

曉來密約小亭中，戚戚兩情濃。良宵挨盡心如痛，徒使我、望眼成空。紅葉無憑，綠窗虛扇，何處覓飛鴻？

欲眠猶自倚薰籠，幽恨積眉峰。孤燈獨守難成夢，淒涼了、一枕殘紅。不是緣慳，非干薄倖，都為妒花風。

明早，鸞以此詞命春英特送與生。生接覽之，自悔無及，即同英入謝罪。過太和堂，望見鳳立麗春館下，看金魚戲水。生使英先回，竟趨赴鳳。鳳問秋蟾曰：「一雌前行，眾雄隨後，何相逼之甚耶？」生曰：「天下事，非相逼，焉能有成？」鳳整容施禮，而生已當胸緊抱，曰：「今日乃入手耶！」鳳怒曰：「兄何太狂！人見則彼此名損多矣！」生曰：「為卿死且不吝，何名之有？」鳳因且拒且走，生恐傷彼力，尋亦放手，但隨之而行，直至閨中。鳳即坐而舒氣，生蹲踞而前，曰：「子誠鐵石人耶。自拜丰姿，即勞夢寐，屢為吐露，不獲垂憐，使我空池虛館中，當月朗燈殘之候，度刻如年，形影相弔，將欲思歸，則香扇猶在目也，情柬猶未還也，何忍一旦自棄。及至姑留，又以熱心而對冷眼，甚不能堪。是以千回萬轉，食減容消，若癡醉沉昏然者，無非卿使之也。卿縱欲為彭蠡德耀之行，何卿送人至此極乎！」言訖，不覺淚下。鳳持生起，曰：「妾非草木，豈謂無情，方寸中被兄索亂久矣。然終不顯然就兄者，誠以私奔竊取，終非美滿之福，只自招人議耳。況觀兄之才學，必不久臥池中者，故父母亦愛兄敬兄。苟或事遂牽紅，則偕老終身，妾願足矣。計不出此，而徒依依吾前，何不諒之甚耶！」生曰：「卿言誠是，但世情易變，後會難期，能保其事之必諧乎？倘或天不從人，則萬斛相思，頓成一夢，必難復牽子襟以自訴矣，悔恨又當何如！」鳳又曰：「汝我情緣，甚非易得。此身既許於君，死生隨之，復肯流落他人手哉！」即脫指上玉記事一枚、繫青絲髮一縷與生，曰：「兄當以結髮為圖，以苟合為戒。」生袖中偶有鴛鴦荷包，亦與鳳，曰：「情聯意絆，百歲相思。」正話間，秋蟾馳至，頗知此情，乃曰：「彼此歃盟，不可無證。兄姻緣得意，妾亦有所托者。」即折髻上玉簪，以半與生，祝曰：「君情若堅」；以半與鳳，祝曰：「姐志若白。綠鬢與交，蒼頭無影。」生、鳳笑而收之。生感鳳意，口占《清夜》詞一闋云：

蘭房兮春曉，玉人起兮纖腰小。誓固兮盟牢，黃河長兮泰山老。鶯愁兮蝶困，綠陰陰兮紅。密約兮雖都苦，沉夢兮難醒。

鳳亦以詞答生，詞名《點絳脣》：

默步庭闌，無端又被狂郎見。排鶯狎燕，頓使酥胸顫。訂說盟言，半怯桃花面。情洽處，且休留戀，早中金屏箭。

生回間，鸞見，挽生手，同至寢所，恣行歡謔。枕席中所講會者，千態萬狀，雖巫雲輩，遠拜其下風矣。事闌，日已西向。鸞起，挽生而坐，自含五和香，以舌舐生口中；或使生吸茶，又自接唇而飲。之情，實未有如鸞之極者也。是夜，復留生。生頗倦，婉辭而出。鸞疑有他就，終不快於巫云。

生自說盟之後，雖常會鳳，或攜手，或聯肩，或笑狎賡歌，或花月下對膝以話心事，無所不至，但語一及淫，則正色曰：「妾豈淫蕩者耶？妾果淫蕩，兄何亦貴於妾！」每每不能相強而罷。一

日，房前新荷盛開，謂生曰：「出污而婷婷不染，垂實而顆顆含香，真所謂花之君子也。」生曰：「凌波仙子，香色俱傾人矣。然當嬌紅嫩綠時不趁一賞，則秋風剝落，雖欲見，得乎？」又一日，與生並坐，秋蟾忽持新蛾來，兩尾相連，四翅綽約。因謂鳳曰：「物類鍾情，卿何固執？」鳳擲蛾不語。生亦愀然曰：「大丈夫欲為一蛾不可得，虛生何為！」語雖感傷，而鳳終堅守。

是夜歸館，適月朗風清，因作詩以自怨云：

相逢不若未相逢，贏得心牽意亦忡。
獨立小欄憑往事，汪汪兩淚泣西風。
當初邂逅望成歡，今日誰知恩意難。
鏡裡好花溪映月，不能入手即能看。
佳期不偶惜芳年，設盡盟言也枉然。
情重幾回心欲裂，青燈夜雨夢魂顛。
著意尋花花正酣，相思兩字用心探。
傷情無奈惶惶處，一嗅餘香死亦甘。

吟一句，嗟歎一聲，不覺以悶鬱之懷，感風露之氣，二鼓就寢，寒熱迭攻。明旦，不能起。館童言於夫人，夫人命求湯藥以治之。然生素脫灑，今患此，心益躁則病益劇，留連三五日，猶勿藥也。巫雲、嬌鸞俱遣人問候，惟鳳若不知者。正憶忖間，秋蟾在目，且持蠟丸一枚奉生，曰：「鳳姐多致意。」生曰：「吾病不在丸，子必知之。當復鳳，如不棄盟，時來一顧，九泉無憾矣。」蟾欲回，見几上所存詩稿，並拾以報鳳。

鳳得凶信，又味詩詞，情意飄蕩，心甚憂之。傍晚，密與蟾親往問其疾。見生，執其手曰：「兄達人，何不幸罹此？」生曰：「一臥難起，自謂不得復睹芳容，此亦孽緣所羈，不自悔也。但夙願未酬，使我飲恨泉下，卿亦獨能愜然乎？」語未終，淚隨言下。鳳亦帶淚謂生曰：「妾身不毀，則良會可期，兄宜自愛。」親出紅帕，與生拭淚。見生面冷，又自以面溫之。臨別時，依依不能捨。乃解綃金束腰與生，曰：「留此伴兄，勝妾親在枕也。」含淚而去，且顧且行。

生雖未得通鳳，然而脂香粉色，殆領會盡矣。況其意念，生亦感釋，病為之少差。生匿不聞，欲恐鳳再至。越日，果來。近牀問曰：「兩日頗快否？」生曰：「癡病懨懨，未知此身孰有，敢望快乎！萬一復理巾櫛，當索快於吾卿，不識周旋之意何如耳。」鳳欲寬生，乃曰：「恭喜後，惟兄是從。敢執前見以負罪耶？」生不勝喜，病亦漸愈。

初起，即往候鳳。鳳見生，喜愛過於平日，因謂生曰：「兄在患時，妾心膽幾裂，夜不解衣者數晚。憂兄之情，行止坐臥不釋也。今幸無恙，綿遠之期可卜矣。」因出詞以示生：

緣乖分薄，平地風波惡。得意人而疾作，兩處一般耽擱。

書齋相問痛淚魂，孤衾拼與溫存。忍別歸來心戚，一線紅泉偷滴。（右調《青玉案》）

生亦出詞，乃謝鳳者也，詞名《南鄉子》：

病起識紅塵，患難方知益故人。按扣含嬌輕解處，情真：一枕酥香分外親。----報德愧無因，惹我相思恨轉新。骨瘦不堪情事重，傷春，綠暗紅稀再問津。

彼此看訖，情話綢繆。生不覺興動，欲求鳳會。鳳不允，生曰：「卿言在耳，今又背之，守信者當不如是也。」鳳曰：「妾非爽信，但兄新愈，當迷雲溺雨之時，能保其情之不少縱乎！倘有不虞，雖曰愛兄，實害兄矣。妾忍見耶？」生聞鳳言，歷歷可聽，亦不甚強之。

又越兩日，生意無聊，本欲會鸞一敘，然意重情堅，不覺足為心使，沉吟之間，寂至鳳室。以指擊門，不應。生怒，排窗而入。鳳方在圍屏中擁爐背燈而浴，見生至，嬌羞無措，即吹滅燈。生從黑中抱住，曰：「正欲情勝，何相拒耶？」又以手摸其乳，小巧瑩柔，軟溫香膩，雖寒玉酥雞豆肉，不足以喻其妙也。因逼之就枕。鳳度不可解，因誑生曰：「夙世姻緣，今夜必償兄矣。所慮者，兄花柳多情耳，萬一拋人中道，使妾將何所歸？必當對天證誓，然後就枕未晚也。」生以為然，

乃曰：「此素願耳，何難之有。」即舍鳳自誓。鳳徐理衣，詐呼：「秋蟾覓火！」竟從小門遁去。燈至，誓完，而鳳已去久矣。生彷徨悵望，不能為情。秋蟾為生新愈，恐復激恙，因慰之曰：「鳳姐裸裎燈下，是以害羞，然心實未嘗味也。公子無欲速，則好事何患不成？今妾欲留公子，恐得罪鳳姐，未敢也。不若游至新妙姨處一遣，何如？」及至，雲已睡熟，不能進矣。急辭蟾投鸞，鸞尚未寢。見生悶悶不言，問之亦不答，鸞又促膝近生，曰：「對知心人不吐露心曲，何也？」生難以實告，詐應之曰：「才夢見楊太真試浴，正戲狎間，為風竹所醒，不得成歡。然而情狀態度，猶隱隱在腔子中，所以戀戀不已若此也。」鸞曰：「果鬱此乎？妾雖不及太真，情則一也，即當與兄同浴，以解此懷。」乃命春英具湯，設屏秉燭，各解其衣，挽手而浴。生雖負悶，然當此景，情豈不動？即抱鸞於膝，欲求坐會。鸞亦任生所為。燈影中殘妝弱態，香乳纖腰，粉頸朱唇，雙灣雪股，事事物物，無非快人意者。生於此時，不魂迷而魄揚也哉！浴畢，即攜手共枕，戲謔無所不至，而情事未可以言語形容也。

生早起就外，思鳳之念猶未釋然。乃畫美女試浴圖，寫詩於上，以道忿怨之意：

燈前偷見一嬌娥，試浴含羞脫綺羅。

怯露芙蓉新映水，舒香荷葉嘯凌波。

雲迷弱質歡情杳，月暗殘妝夢想多。

舊日相思合愈渴，蘭湯不共待如何。

生方擲筆，適鳳使蟾候生起居，且曲為謝罪。生曰：「吾當面責之。」即持畫而入。鳳見生，掩口笑曰：「苟非遁去，幾入虎喙。」生亦笑曰：「狗盜之謀，何足為幸。」因出所題與觀。鳳曰：「高才妙味，具見之矣。但今雖迷暗，豈無虛朗之日乎？」生曰：「卿之操志，心領已深，第中熱苦難忍耳。譬之於酒，醇醪在手，何忍弗醉，未有不取而吸之者也。譬之於花，芳葩在前，何忍望香，未有不嗅而攀之者也。苟為不然，至愚且負甚矣。人將不重嗤之耶！今卿具醇醪之美，芳葩之嬌，而僕又非愚而負者，此其所以欲一吸且攀也，何自蹈守株緣木之行，徒作其人也哉！」鳳曰：「妾非忍心，慮在遠耳。兄知酒矣，獨不知一潑不能收耶？兄知花矣，獨不知一開不能蕊耶？兄固非薄倖者流，妾實念及於此，若徒逞目前之欲，則合誓時將何以為質耶？是以今日之守，亦為兄守耳，兄何不諒之甚。」生曰：「是則是矣，吾恐媒妁未借，歸期在邇，一會且未知何日也，何合誓之可望乎！」

生言愈懇，鳳不能當，即抱生於懷內，曰：「兄何鍾情之極！」生亦捧鳳面，曰：「向使病骨不起，則國色天香又入他人手，而溫存款曲之情今將與卿永絕矣，此情安能不鍾也。」鳳又頓足起，曰：「芳盟在邇，豈敢昧心。萬一事不可料，有死而已，不忍憐香惜粉以負兄也。兄何出此言哉。」生不得已，乃難鳳曰：「適呈拙題，敢請一和。以刻香半寸為則。香至詩成，永甘卿議。不然，雖翹於天，鱗與淵，亦將與子隨之。心肯灰冷耶？」生料鳳雖聰慧，未必如此敏也。不意得命即成，無勞思索。

夜靜人闌浴素娥，曲憑深處解香羅；

偷看舞燕衝紅雨，戲逐輕鴛起綠波。

意重不妨言意淡，情真何用講情多；

紅泉一點應難與，無奈東君欲速何。

香未至而詩先就。生亦無如之何，乃仰天歎曰：「大丈夫死只死矣，何向兒女子口中取氣耶。」即拂袖而出，生雖不得志，然亦直鳳之言，高鳳之節，未嘗不私。自歎賞，而愛慕之心，益加切矣。

自是生久居鸞處，將及旬餘，絕不與鳳一面。巫雲間或會焉；鳳則常使人問候。殆無虛日，時四月二十三。夫人度辰，召宴親戚於忠列堂。生亦在焉，內則巫雲輩五六人。外則叔姪輩六七人，垂簾為蔽，優樂盡歌舞之美，水陸極龍鳳之珍，聒耳充目，無非富麗者也。內有褚晴岩者，夫人姪也，亦事舉子業，與生話甚投，因對奕賭酒，生棋雖優，然心眼常在簾內，連負三局，罰酒六大杯。

· 鳳恐致醉· 密使小鬟· 祝生罷· 奕生方收局· 褚復逼生投壺· 手雖把箭· 而心愈屬鳳· 故矢皆落地· 又得酒四大觥· 而生漸醉矣· 鳳見生言揚· 恐失禮於人· 急揀王所合乾葛丸· 胎生嚼之三咽後· 清爽如故· 生得不及亂者· 鳳之力也· 席罷夫人先寢· 事托巫云為理· 家人俱散· 時近二更· 生知無礙· 即直造鳳所· 鳳方坐牀· 脫繡· 見生至· 且驚且喜曰：「兄久忙· 何暇至此？」生曰：「被斥之人· 無顏求見· 今蒙不醉之德· 故來謝耳。」鳳曰：「果非妾· 兄將不勝甚矣。」生移身近鳳曰：「麴蘖所釀· 不過醉面· 至於情意所絆· 安能醉心· 僕因卿醉· 心甚矣· 願乃吝不一醒何耶？」鳳曰：「兄果執迷· 必欲以情事相尚· 則秋蟾愛婢也亦頗俊豔· 以代妾· 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卿誤矣· 燕石滿囊· 不若粒玉之能寶· 駘蹄盈廐何如· 一驥之可良· 病入膏肓· 心力俱困· 若曰妾代如蟾者· 雖得不死於卿前· 形影子子· 如窮鱗無翼之所歸· 意在卿也· 豈愛婢哉。」鳳意稍解· 但默默不言· 生又進曰：「天下有強奴悍冠始· 雖甚惡之· 及其輸情納罕· 匍匐祈哀之時· 未嘗不屈法憐宥· 然則僕之於卿· 亦可謂舒甚矣· 而卿竟不少憐· 豈奴冠之不若乎。」鳳見生言懇懇· 乃曰：「兄意既如此· 妾敢固愛· 但姑待明夜可也。」生興正發· 即抱住曰：「僕勝頗短· 不能優游以待· 且人定回天· 何況於子。」乃力推僕枕· 鳳亦不敢相卻· 任生解衣· 翡翠衾中· 輕試海棠新血· 死央枕上謾飄桂蕊音香· 情濃任教織襪之縱橫· 興逸哪管雲鬟之撩亂· 生愛鳳嬌· 帶笑徐徐· 鳳憐生病· 含羞怯怯· 肺腑情傾細舌· 不由我香汗沾胸· 絞綃春染紅妝· 難禁他嬌聲聒耳· 從今快夢想之懷· 自是償姻緣之債矣· 是夜· 生為情慾所迷· 將五鼓才睡· 當旭日紅窗· 而生鳳猶交頸自若· 秋蟾恐懼人來· 乃揭幔低聲曰：「陽台夢尚未醒耶？」生· 鳳乃驚覺· 整衣而起· 鳳急飾妝· 嬌姿愈豔· 生在旁大喜狂溢· 乃綴《樂春風》一詞以慶之：

錦褥香棲· 幽閨春鎖· 幾番神思蓬瀛· 今得身游夢所· 風流何處值錢多· 蘭蕙舒芬芳· 桃榴破顆· 嬌羞嫋娜· 情重處· 玉堂金穀皆左· 才識得· 一刻千金價果。

鳳觀畢· 曰：「妾之薄柳· 不避淫污· 一旦因兄致玷· 誠以終身付之也· 若曰暮暮朝朝· 甚非所願· 惟兄諒之· 則萬幸矣。」亦口綴前詞以復焉：

鸞鏡才圓· 鵲橋初渡· 暗思昨夜風光· 羞展輕蓮小步· 杏花天外玉人配· 難禁眉攢· 又何妨鬢白· 情諧意固· 管什麼· 褪粉殘紅無數· 須常記· 一刻千金價果。

是夜· 嬌鸞席散· 欲得生一罄酒興· 乃自往邀生· 至則野渡無人· 几窗寂寂而已· 因忿生不先會己而赴巫雲· 不知生在鳳處也· 於是欲決意謀雲· 而未得其便· 一日· 會台州人歸· 以軍功報夫人· 鸞乃重賄使· 詐傳王命：「早暮衙內淒涼· 可送新姨作伴。」使者得賄· 果如計語夫人· 夫人亦憐王在外· 信而從之· 即使雲去· 雲患涉險· 又以生故· 不欲行· 正躊躇間· 生忽趨至· 雲曰：「何來？」生曰：「聞卿被召· 時決有無。」雲曰：「誠然。」生曰：「去則去矣· 僕將何依？」雲曰：「一自情投· 即堅仰托· 正宜永好· 常沐春陽· 奈事不如人· 頓令隔別· 雖日後會有日· 而一脈心情· 不得與鸞· 鳳輩馳騁矣。」生曰：「事已至此· 為之奈何！」乃相與執手噓唏· 而夫人以明當吉日· 又使小鬟促雲整妝· 生夜即留宿雲所· 眷戀不可悉記。

早起· 鳳持紗衣一套· 桂餅· 梅丸各二封以贐· 雲因謂生曰：「鳳姐與我自從奉接閨幃· 情同己出· 況以公子之故· 敢負斯心· 汝百歲良姻· 此行可力任矣· 善自網繆· 毋生嫌隙· 但不知他日待我何如耳？」言訖淚下· 鳳與生亦大慟· 正惜別間· 報夫人來送· 生即致意而出矣· 然自巫雲去後· 夫人以鳳無所托· 命鸞與俱家事· 代雲分理· 是以人之出入· 門之啟閉· 親為防問· 鸞欲獨任生情· 今反兩不得使· 心竊悔焉· 生亦怏怏失意· 且遭連再· 蓋難為情· 是夜伏枕不安· 謾成詩詞各一首：

熱梅小雨故連宵· 旅館愁來不待招。

筆硯病餘功課少· 家鄉雲外夢魂遙。

簷聲逼枕添惆悵，燈影憐人伴寂寥。
新綠滿園雖可意，久虛尋賞任風搖。

香柳娘調：

對孤燈悄然，對孤燈悄然；夜闌人倦雨聲，滴破相思怨。這情緒可憐，這情緒可憐；展轉不成眠，懶把羅衾戀。想伊兒妙年，想伊兒妙年；腸斷心痛，務諧姻眷。

不料夫人勞役太過，忽臥一疾不能起，鳳方待湯藥，而鸞密使春英報生，生乃以姪禮問安。回至太和堂，散步自思曰：「此中旬日不登，風景入目頓別，不意鸞突在後，相見各喜。鸞促而行。生逡巡不敢進。」鸞曰：「老母伏牀，餘皆無慮，兄宜寬心。同行間，宛然鳳寢舊路，至則二閨緊貼，僅間一壁耳。」坐謂生曰：「向夜自走候兄，竟成不偶何也？」生曰：「想緣醉夢中，知罪！知罪！」又曰：「那人去後，頗勞兄念耶！」生曰：「相思情愛，何人無之，苟為不然，薄倖甚矣！」卿亦何取於僕，鸞不能對。乃出餅果與生並體而食。正細話間，報鳳姐請議藥方。生即告出，鸞曰：「暮夜無知，願兄著意。」生曰：「中門鎖鑰，誰則任之。」鸞曰：「自有處。」生及昏時，潛入太和堂。正欲扣門，鸞已先視英候矣。至謂鸞曰：「今何能此？」答曰：「才與鳳約，每夜輪伴老母，庶可節勞。幸吾妹如議，妾可常常而見。兄可源源而來，妾之為兄，無不盡意如此。」生不暇備談，即與就枕，時方清和，狂蕩甚過千態萬以，不能悉明。乃以足枕生股，手撫生腮曰：「觀君丰神情趣，色色可人，真大作家也，恨相見之晚！」生曰：「但得此身在，永遠可期，何晚之有！」語畢，鸞體頗倦竟熟睡。生憶春英在近，不無動情者。乃輕含鸞紫歡於英，英曰：「鸞姐性酸，不敢仰就。」生曰：「向無子，焉有今日？縱知，且不較，況在夢乎。」英感生情，即如命。交會間亦甚有趣。生雖戰後，而眷戀新人，愈發豪興。且其牡丹一朵，肥淨、瑩膩、窄淺，樣是駭人，貌固不及諸美，而此實為最勝者也。生留連不忍去，英促之，復就鸞所。鸞亦瞑目不覺。東方白矣。臨行時，鸞又約曰：「後夜莫推佳會。」

生至園亭，默忖「輪伴」之言，思欲與鳳一款。及晚，密啟中門，私趨內室。但見二閨杳然無人。生乃獨臥鳳牀，垂幃自蔽。候至更餘，鳳來，起幔見生，半驚半笑。生亦笑曰：「待卿久矣。」鳳曰：「正欲見兄，決一大事。」生曰：「何以教我？」鳳曰：「一自見兄，情頗難制，說盟不已，又辱私奔，雖其反己懷慚，而事原夙定，不足追也。奈此來老母染病，俗言『喜可破災』，求婚者日無停議。妾在女流，不敢自白。兄，丈夫列也，計將安圖？」生曰：「托跡門來，即承二大人俯愛，正愧一無所報，而可以此情聞乎？卿固慧人，若以己謀己，則勢便而機投，倘諧所言，勉當恪遵，雖死不避。」鳳低首蹙容，半晌不語，乃謂生曰：「此事若圖之老母，鸞姐在侍，必難允諧。為今之計，兄急索尊翁一書、聘物一二件，竟送父任。老父素喜兄，而新姨又力贊，事想八九矣。苟得父命，縱母有別議，而妾可執以為詞，豈不萬全也哉？」生喜曰：「此良策也，明當東歸，一如卿議。」鳳因命蟾備酒，自捧觴，謂生曰：「此酌一則餞別，二則永訣。蓋妾之一身既寄兄手，萬一天不從人，妾寧碎玉面沉珠，決不忍抱琵琶過別船也。此行勉旃，不可草草。縱老父未許，老母他從，變當再來一會，莫使萬種恩情竟成疏渺，則妾死無憾矣！」言畢，悲咽不勝，淚下如雨。生亦愀然泣淚，唯唯承命。是夜雖與鳳並頭交股，奈歡心為離思所拘，未及構情而雞已唱矣。鳳乃枕上成絕句二首以送生：

比翼初分腸斷猿，離愁欲語復吞言；
相思好似湖頭水，一路隨君到故園。
送別餘情分外濃，行行獨泛酒旗風；
明朝此際淒涼處，鳳枕鸞衾半截空。

生即辭鳳，入謝夫人，嬌鸞知之，急使春英留生。生托以「家尊有書遠召，故不敢違。多致意鸞姐，事完，當復來謁也」。鸞度不可留，乃送細果二盒、巾絹十衣為贖行之敬。

生抵家，備以王愛留之情、鳳永諧之意，曲道於父。父不勝喜曰：「此吾責也。」即為書及白金百兩、彩緞二端、金釵環各二事，遣人往合求婚。

王得書，謂巫雲曰：「吳兵部家求鳳姐親，汝為何如？」雲曰：「簪纓世胄，才茂學優，何不可之有？」王笑曰：「吾亦久蓄此意，但不欲自啟耳。今當乘其來求索，以為贅，則吾老亦有托矣。至於花燭之事，且待賊平榮歸，親自校點也。」因以聘禮送歸夫人，答書許焉。人還，生大喜如醉，因作《西江月》以自慶：

久待西廂明月，今方願遂隨喬。已知鸞鳳下湘瀟，何用信傳青鳥。曉苑飛花有主，春田蘊玉成瑤。雲橋再渡樂良宵，正是 娥年少。

生欲再往復鳳，生父止之曰：「前以客禮留連，今初聘結，不宜輕數，姑俟有便而往可也。」生鬱鬱不敢違。居家兩月，人事、書史俱不介意，參前、侍側，一鳳之外無餘思也。

不意巫雲自別生後，朝暮思憶，食減容消，成一鬱疾。王千方求治，毫不能愈。臨終時，進小鬟謂曰：「吾病已屬膏肓，勢在難救，然而取死之故，汝必知之。今亦不足言，但前有鞋詞，有我身且不保，留之何用！汝持歸，萬福公子：我不能再見矣，當與鳳姐永好耳。」言訖大悲，目亦尋閉。鬟急呼叫，意無濟。王乃從厚葬殮，募僧追薦，舉柩寄安國寺中。雖甚痛悼，亦無如之何矣。

家中夫人受聘之後，病患日減。一日，時當七夕，乞巧於庭。二嬌以夫人新食，筵極豐潔，又使英、蟾輩歌詩侑觴，而夫人終若不豫。嬌鸞請之，因答曰：「鳳事告吉，可謂得人，吾無憂矣。但汝父監軍，未乞骸骨，汝年方壯，孤節難終，懷抱間所未釋然者，猶坐此耳。汝自成歡，毋吾也。」是夜，皆不樂而罷。

二嬌回房，鸞獨長歎不臥。英私問曰：「娘子彷徨，得非憶吳公子乎？」鸞不答，但首點之。英曰：「何不招之使來，徒自苦耶！」鸞曰：「招之使來，置鳳何地？」英曰：「天下莫重者父母，所難者弟兄。今娘子與鳳姐一脈所存，何不成以恩義，結以腹心，彼此忘懷共事也？」鸞曰：「然日登鳳凰之台，時處瀟湘之館，豈不快哉；顧乃各立門牆，自生成隙，此奪彼進，時憂明慮，不亦愚耶！」鸞又曰：「汝言唯良，開我蒙蔽多矣。」即相與詣鳳，曰：「我汝骨肉，猶花兩枝，本則一也。倘不見別，當以一言相告。」鳳曰：「遵命。」鸞曰：「予與吳生有不韙之愛，自擬終身以之。不料六禮先成，予亦竊幸。但今一去三月，頗煩念情。欲招之，則於妹有礙，欲舍之，則於心不忍。兩可之間，敢持以質也。」鳳憮然曰：「不敢請耳，籌之熟矣。予之得配吳君，論私恩，姐當為先，執公議，妹忝為正。心欲相較，則分薄而勢爭。不若骨肉同心，事一君子，上不貽父母之憂，下可全姊妹之愛，不出戶庭，不煩媒伐，而人倫之至樂自在矣。但願義篤情堅，益隆舊好，大小不較，無懷二心。妹之所望於姐者此耳，何必鬱鬱拘拘於形跡間哉！」鸞曰：「妹果成我，我復何憂。」即為書邀生。

生托以他事，赴焉。及門，夫人待之，禮加於昔。出就池館，有感風景依然，謾成一律云：

園亭復得啟窗扉，案積凝塵手怕揮。

池淨萍開魚自躍，梁空泥落燕初歸。

深知一遇生難再，況是三奇世所稀。

景色依然情事重，欄杆倚遍夕陽微。

是夜，二嬌度生必至，設酒以待。更初，生果入謁。鸞迎，謂曰：「新女婿來矣。」生答曰：「舊相知耳。」相笑而坐。語中道及姐妹同心事，生喜曰：「情愛之間，人所難處也。二卿秉義，娥、英不得專美矣。」然亦自慚曰：「而僭獲奇逢，謹當毋倦盟心，少酬知己，二卿其尚鑒之。」鸞、鳳皆唯唯。酒罷，生欲就鳳。鳳辭曰：「凡事讓長，妾不敢無。」生傾鸞，鸞又曰：「奉禮新人，義不可僭。」相遜者久之。生不能全，乃曰：「鸞娘不妒，鳳卿不私，既在兼成，尤當兼愛。」即以一手挽鸞，一手拍鳳肩，同入羅幃中。二嬌雖欲自制，亦挫於生興之豪而止。是枕長枕：披大被，二美一男，委婉若盤蛇，屈貼如比翼，彼此行春，來遞愛，殆不知生之為生、鸞鳳之為鸞鳳也。

一日，新雨初收，涼風微動。生覺寂困，乃趨鳳閨。鳳方晝臥一榻，生欲亂之，才起裙，不料鸞至。鸞即低聲撫生曰：「兄欲何為？」生曰：「刻心人阻我高興。」乃舍鳳狎鸞，推倒於榻頭，

取雙蓮置之兩臂，立而獵之。興趣不能狀，情逸聲嬌，鳳竟驚覺，生復逼體私鳳，力拒不從。正持案間，鸞曰：「鳳妹獨作清客耶？」乃助生開懷，縱情大戰。事畢，鸞指生柄，曰：「期何物也？嘗能授人如是？」鳳笑曰：「堅肉。」蓋以生字「汝玉」也。生答曰：「非此不能補縫。」蓋以「鳳」字同音也。鸞大笑而起。

一日，夫人以生館寂寥，命遷之太和堂側，意便供值，而不知益近嬌所矣。鸞約鳳攜觴往賀，至，則生謂曰：「勝會難逢，不可獨樂，雖英、蟾亦宜侍坐。」二嬌許之。酒至半，生令其取緋色，多得者為狀頭，餘者聽調。不料生果得五緋，而鳳僅得一。乃使英執壺，蟾反觴，而鸞侑食，鳳則歌以勸生：

蛟起淵兮鳥出幽，紅妝侍兮綠蟻浮。人生佳會兮不常有，及早行樂兮為良謀。古人有見兮能達，不甘利祿兮優游。邀明月兮歌金縷，披清風兮醉玉樓。惟此二物兮何友，取諸一襟兮奚求？堪嗟白駒兮易過，任汝朱顏兮難留。百年兮縱然能壽，其中兮幾日無憂。所以偷閒兮及時買笑，賞心兮何惜纏頭。慙慙把盞兮願拼酩酊，豈可碌碌徒效蟬蛸。

歌罷，鸞曰：「今賭拳，當便宜行事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可。第無悔。」二嬌欲難生，而勝算又為生得。秋蟾則在無算，生即抱蟾於懷，以手弄其乳；命鸞進酒，與蟾同飲，一吸酒，則一接唇，戲謔無所不至。生因大醉，眾美扶挾而寢。

一日，中秋後晚，鸞鳳宴生於臥雲軒之庭中。飲至二鼓，星月愈皎。生曰：「僕與卿等相與，樂則樂矣。未曾通宵。今夕頗良，不若再陳狼籍之杯盤，檢點將闌之興趣，席地而坐，互韻而歌，倦則對月長憩，醒則洗觴更酌，略分忘形，一樂可乎？」於是設重禮，鋪繡褥，用矮几置菜果，羅坐其上。時鳳履青金點翠鞋，生愛其纖巧俊約，則捧上膝頭，把玩不忍釋；又脫以盛杯流飲，笑傲戲樂，人間之所無。生興不能遏，欲求鳳會。鳳曰：「清光皓色中，何可為此？」生曰：「廣寒求此不能得，豈相妒耶。」即與鳳交於褥間。事闌，英添香，蟾斟酒，鸞自起而慶生。生曰：「姑待見瀆後同飲，何如？」遂亦狎鸞，鸞亦不避。生因得大舒醉興。然患其惠之不均也，欲次及英。英當生嬌相接時，情已飄蕩，此則任生所行，無甚難色。蟾度勢必臨己，先匿其跡。生方舍英覓蟾，已不在矣。生曰：「金湯且克，何懼叢綿。」乃遍索之，得於槐陰中之芙蓉架邊，因笑曰：「子固苦我，今能翹耶？」不暇枕席，即與狎戲。生興固高，而酒又為助，蟾不能勝，正昏迷間，鸞、鳳、春英皆至，遂止之。生夜大醉，諸美亦被酒回房，時漏五下矣。

自後朝出暮入，習以為常，一鳳一鸞，更相為伴。或投壺花下，或彈棋竹間，或攜手聯賡，或連袂對酌，生之一身，日在脂粉綺羅中優游，而他不懈顧矣。因作《芳閨十勝》以自賞：

雲----鬟

梳罷香絲擾擾蟠，笑將金鳳帶斜安。
玉容得汝多妝點，秀媚如云若可餐。
鴉色膩，雀光寒，風流偏勝枕邊看。

雪----股

娟娟白雪絳裙籠，無限風情屈曲中。
曉睡起來嬌怯力，和身款款倚簾櫳。
水骨嫩，玉山隆，鴛鴦衾裡挽春風。

鳳----眼

波水溶溶一點清，看花玩月特分明。
嫣然一段撩人處，酒後朦朧夢思盈。
梢帶媚，角傳情，相思幾處淚痕生。

蛾----眉

淡月彎彎淺效顰，含情不盡亦精神。
低頭想是思張敞，一抹羅紋巧簇春。
山樣翠，柳般新，菱花鏡裡淨無塵。

金----蓮

龍金點翠鳳為頭，襯出蓮花雙玉鉤。
尖小自憐行步怯，鞦韆裙裡任風流。
穿芳逕，上小樓，淺塵窄印任人愁。

玉----笄

春蔥玉削美森森，袖擁香羅粉護深。
笑意花枝能索巧，更憐留別解牽襟。
機中字，弦上音，纖纖紅用漫傳心。

柳----腰

嬌柔一捻出塵寰，端的丰標勝小蠻。
學得時妝宮樣細，不禁嫋娜帶圍寬。
低舞月，緊垂環，幾回雲雨夢中攀。

酥----乳

脈脈雙含絳小桃，一團瑩軟醞瓊醪。
等閒不許春風見，玉扣紅綃束自牢。
溫比玉，膩如膏，醉來入手興偏豪。

粉----頸

霜肌不染色融圓，雅媚多生蟾鬢邊。
鉤挽不妨香粉褪，倦來常得枕相憐。
嬌滴滴，嫩娟娟，每勞引望悵佳緣。

朱----唇

胭脂染就麗紅妝，半啟猶含茉莉芳。

一種香甜誰識得，慙懃帳裡付情郎。

桃含顰，榴破房，銜杯霞影入瑤觴。

是月，台賊得平，且靖峒堡塞百餘處。王以功領封敕歸。至家月餘，欲與生、鳳完禮，不料奔走宴賀之事甚勞，筋瘡頓發，流血數升而死。遺命嫁鸞，夫人則托生終養。

鳳聞雲死，固自痛惜，今又遭喪，哀毀愈切，絕不許生一會，雖見，亦不戲一語。生重其孝，不敢相奪，時在太和堂納悶。不意小鬟自內出，見生，唱禮後即垂淚曰：「新姨自公子而亡，公子不為新姨面戚，何耶？」生曰：「子不知耳。自去經年，指望再續舊好。今忽聞變，淚從心飲，若自神知，欲求一面，無由可行，縱死以俟，戚亦難以盡我矣。」鬟慙然曰：「公子情義如此，無怪吾姨之死猶戀戀也。」生急問曰：「曾有言否？」鬟曰：「餘無囑，惟願與鳳姐永好耳。且寄紅鞋一隻、書一束，不知何意。」生急索之，鬟曰：「在我奩中，容即奉也。」生曰：「隨取何如？」鬟曰：「可。」乃相與至巫雲舊房。但見牀几依然，箱廚積垢；及視鞋詞，事跡如昨，懷人憶古，不覺淒然。生乃流涕大慟，鬟亦對泣。

生徐拭淚，撫鬟曰：「我無雲姨，亦不能至此。今日不料寸報毫無，竟成永別。雲姨不可見矣，見汝猶見雲姨也，敢欲與子重締新歡，少償舊恨，陰靈有見，諒在喜全。」即欲求速，鬟曰：「主母果有意，但文鴛不足以托彩鳳耳。」生曰：「固情奪分，何傷，何傷。」鬟曰：「縱無傷，亦與二姐有礙。」生曰：「英、蟾且命自薦，何礙於子？」鬟笑而不答。生即挾至牀中，為彼脫衣解帶。相狎時，甚能承受，勇於秋蟾過多。生笑問曰：「原紅已落誰手？」鬟應聲曰：「昔時為老主所得。」生曰：「惜哉！嬌海棠何忍枯藤纏耶！」鬟亦笑曰：「枯藤朽矣，海棠又傍喬木矣。禍福難憑，世情固不測如此。」生因傷感，不得盡興而起。書館瑩瑩，乃作挽雲詩一章：

憶別依依出畫欄，誰知復見此生難。
湘湖月缺波痕冷，巫峽雲消山色寒。
繡架寂寥針線斷，妝奩零落粉脂乾。
燈殘酒醒猿啼絕，空向西窗淚眼漫。
是夜，宿於鬟處，鸞鳳寂不知也。

三七後，生因告歸，報父，欲舉奠祭之禮。豈期嬌叔士彪者，素流蕩險惡，溺情花酒中，家殖始與王同，因此敗落。王每諷諭，則以為輕已也，心甚銜之。王亡，舉一子求嗣，欲利所有。夫人慮其不誠，不許，且以有婚辭。彪怒，乃誣生因奸謀命，竟鳴於官。官得士彪私，將產業一半與彪，以半與夫人贍老，斷生在逃不究，二嬌則令改嫁。生聞，奈公案已成，竟不能白。士彪大喜，以嬌為他婦，則許聘締。鸞謂鳳曰：「蕭牆起變，骨肉相殘，大事去矣！將若之何？」鳳勃然曰：「難測者外來之變，能定者吾心之天。今雖挫拂間關，正明義之秋，見節之日也。妹當與姐協力同心，堅盟守禮，萬一惡叔悔悟而改，貪官罷黜以行，則臥雲之會，終為可期。苟或不能，有死而已。」鸞曰：「妹有此志，我亦竊效微末，雖不能為貞節人，免使呼為淫劣婦足矣。」言論之間，悲慘特甚，乃相與大泣。自是，朝暮依依，唯生是念。而生在家，亦惟鸞、鳳是圖，奈斷案之後，士彪嚴為關防，雖蒼頭孺子，不許私出入，恐與生有所約也。將及年餘，竟不能通一紙。生欲抱義與逞，生父又力阻之，是以兩相耽擱。二嬌居處怨慕，所自排者，惟形之於詩詞耳。有《四景閨怨》，錄於後：

寂寂香閨畫掩門，飛花啼鳥兩銷魂。
眉峰愁重應難盡，事到傷心誰與論！
薔薇一架雨初收，欲候歸舟頻上樓。
無奈梁間雙燕子，對人事語綢繆？
澆來強自試新妝，倦整金蓮看海棠。
不是幽人多懊惱，可憐辜負好春光。
開遍棠梨倚遍欄，無端瘦得帶圍寬。
花前賦就相思句，留與每天仔細看。
窗下新裁白苧衣，等閒紅瘦綠成肥。
遊人不是迷歌舞，飛盡楊花尚未歸。
風定簾垂日正遲，篆煙裊裊午眠時。
簟涼好夢誰驚覺，小院颯颯噪柳枝。
曲欄新筍漸成竿，獨對南薰憶舊歡。
露卻酥胸香粉濕，倩誰與我掩齊紈。
慚愧紅顏果薄緣，風流讓與並頭蓮。
蘭湯自解丁香浴，怯怯嬌姿不似前。
小庭梧葉乍驚風，立盡清陰盼落鴻。
自信別來多寂寞，一緘此生未相逢。
好事蹉跎一夢如，應知今日悔當初。
芭蕉綠滿芙蓉放，十約立誓九度虛。
覽鏡消容為念君，恩情何忍等秋云。
黃花不似愁人瘦，人比黃花瘦幾分。
南樓待月負良宵，楓冷江空去路遙。
無限淒涼蛩話徹，孤燈明滅淚痕消。
錦幕生寒怯翠環，天涯目斷幾雲山。
相思最是傷情處，野寺寒鐘香靄間。
老幹舒香已報春，不禁情動兩眉顰。
金樽未舉心先醉，惟有梅花是故人。
挑盡殘燈撥盡灰，芙蓉帳冷共誰偎？
孤愁一段無憑著，斜倚薰籠夢幾回。
芳心一點玉壺冰，誰肯輕捐萬斛情。
攜手何時重賞雪，臥雲軒下許平生。

鸞見詩，謂鳳曰：「妹有是心，予獨無情乎？然詩妙矣，吾不能和，當以曲賡之。」亦成《四景題情》一套於左：

降都春

情濃乍別，為多才，寸心千里縈結。暗想當初，背地香偷曾玉竊。如今惹下相思孽，倒不如無情安貼。滿懷愁緒，幾能夠對他分說？

出隊子

蘭芽長茁，又見春光早漏泄。鶯鶯燕燕飛成列。凝眸都是傷春物，嬌滴棠梨，何心去折！

集賢賓

花飛碎玉飄香屑，憑欄目斷天涯。猛聽黃鸝聲弄舌，喚起我離愁切切。狠心薄劣，閃得我羅裙寬摺。無聊也，自且把珠簾半揭。

黃鸝兒

枝頭梅乍結，困人天，微雨歇。南薰獨對枉自嗟，冰弦懶撥，香泉懶啜。端為恩情一旦撇。心哽咽，淚濕紗衫，相看都是血。

玉抱肚

情乖愛奪，盼佳期，頓成永絕。空堪羨，並蒂荷花。怎支吾，暮蟬聲送。蘭湯浴罷鬢雲斜，倩誰將我腰脫！

山坡羊

滿地舞旋紅葉。欲待題詩難寫。近日臨妝，不覺嬌姿怯。親瓜葛，夢與同歡悅。又被西風忽動簷頭鐵，頃刻驚開原各別。悶也，拍瑤台燈滅。怨也，擲菱花拼碎跌。

五供養

西廂待月，挨幾個黃昏時節。相思滋味逐頭斷，秋來更徹。是誰家砧杵聲頻，搗得我憂心欲裂。芳盟盡屬空，好事翻成拙。楚岫雲遮，高唐夢蝶。

忒忒令

繡閣寒侵，把獸爐慢。歎藍關，人阻截。幾番間揉碎梅花，揉碎梅花，惜孤衾，香自潔，怕寒鴉，啼漸越。

僥僥令

愁結板橋霜，夢冷茅簷雪。書翠流紅事已賒。甚時得破鏡圓，斷簪接。

尾聲

相思擔重苦難車，拼與他珠沉玉缺。你不見程姬，貞且烈。

是歲丁丑至元三年也。民間訛言朝廷拘刮童女，一時嫁娶殆盡。有趙應京者，新蔭萬戶官也，家極富，性落魄不羈，好鷹犬博弈，素慕嬌名，礙生，不能啟齒。今聞訛言，乃以金五百，夜賄士彪，欲求娶鳳。彪性貪，竟許之，且使老婢告夫人曰：「我因一忿，以致參商。每念寡婦孤兒，不忍一見。不若另覓東牀，別聯新好，使老有所托，幼有所歸，不亦可乎。況吳生官斷，義難復全，彼必重婚，我何空守？」夫人未及對。鳳即應曰：「噫！是何言歟！吾叔利人之有，不義；割人之愛，不仁；既許而又背之，不信。吾與吳生，父母主盟，媒妁議禮，情義所在，人皆知之。今欲悔約而謀傾，固非君子厚德之道，亦豈婦人從一之心？拜復吾叔：吾頭可斷，吾身決不可辱也。」婢以此言達彪。彪知不可強，乃囑趙子曰：「鳳姐情義不屈，計取為宜。擇一吉辰，爾多帶從僕，以親迎為名，從則可矣，如其不然，始以官勢逼之，繼以溫言誘之，嬌年幼質，必有所動，當不久負執迷也。」應京大喜，候日舉行，不料為老僕抱其不平，竟走報鳳。鳳私度曰：「老賊所為，險惡無比，吾力既不能制，吾名又不可污，亦莫如之何也，已矣！將欲自盡，乃作書遺生曰：

難妾王嬌鳳斂衽拜大文元汝玉夫君大人辱愛下：始而說盟，君心既已屬之妾；既而成禮，妾心亦已屬之君。正議魚水百年，不料風波一旦。使我有容不整，有花不簪，玩月反助清苦，吟詩適動

幽思，一景一情，無非役吾神、擾吾夢者也。然猶早暮依依，不即為兄輕生者，蓋冀彼有所悔耳。既悔，則樂昌複合、延平再還，隱忍之罪，不猶可贖也哉。豈意怙惡不悛，變中生變，移花於別種，割我良緣；輟玉於他田，斷兄雅愛。當此時也，欲拼一死，慨兄面之未瞻；欲待苟全，痛妾名之已辱。故與其喪節以捐名，不若死者之為愈與？其徒死而不足以償千百年之恨，又不若姑存自待，萬一得見之為尤愈乎？生不可，死不可，進退兩難，會離莫測，雖微軀弱質不足以伴賢哲者心，而斷玉聯金，尚猶在目也。兄忍蔑視而不為之痛耶？情絲縷縷，筆難遍傳，聊上一緘，敢求來會，則妾死生有所訣矣。敢書，敢書。

生得書駭愕，即兼道赴之。又不敢顯然自進，乃匿於昔日浣衣之老嫗家，持金為禮，使得通焉。挨至鼓餘。二嬌乃遣春英輩密開小門，放生私入。相見時，各各大慟，但不出聲。鳳因謂生曰：「愚姊妹幸與兄遇，恩愛已非一朝，准擬長松可依，朱弦得托，三生借老，家室優游。詎意門牆起變，半路相拋，使海義山情，冰消瓦解。故今請兄至者，非他意也，將欲與兄一面，少釋終天，必不忍冒恥辱身，甘作因風之柳絮，順水之桃花。兄自此後，亦當善自珍養，候事少息，與吾姐伉儷百年，實妾至願，萬毋為妾以傷貴重也。」言訖，悲咽不勝，淚痕如線。生含淚曰：「好事多磨，佳期難偶，自古然者。今之所值，想亦僕命所該，何忍反累。」鳳又謂鸞曰：「老賊屬意在我，勢不俱生，我死則無事矣。」生曰：「無累也。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哉，必當出力與之較焉。」

正彼此論間，春英謂生、鳳曰：「天下事，權則通，泥則病。一時奮激，徒作溝渠，於事何益？不若默忍潛為，再圖歡慶。」生憮然曰：「計得矣。昔相如竊文君以亡，辜生挾瑜娘而走，古人於事之難處者，有逃而已。今當買舟湖下，與鳳姐乘月東歸，僻逕潛蹤，待時舒志，彼求不得，縱有惡謀詭計，將何施哉！苟便可乘，續謀兼並，猶未晚也。」眾美皆曰：「善。」於是托鄰嫗周旋，略檢妝資，與嬌鸞掩淚而別。舟行時，鼓已三矣。途中無聊，有聯句《古風》一首喻生為首倡，鳳次之焉。

露氣侵衣月在河，吁嗟好事反成磨，世間只有相思苦，偏我相思苦更多，今夜蘭房燈火明，大聲唱別愁千結，歸心一似戀帆風，疊疊重重急且咽。水靜天空雲慘淒，人離家遠夢魂迷。依稀重締生前願，往事傷心怕再提。怕提往事姑擁膝。夾岸蘋蘆秋瑟瑟。一篙撐出波濤中，免使鯨鯢受塵湯。悠悠世態古道殘，人心尤險行路難。孤根此去托肥土，笑殺王郎成畫虎。

越日至湖，覓居鳳凰山中，隱僻深幽，雖生父不覺也。

士彪以嬌鳳之變自激而成，然勢不能救，徒悔而已。鸞雖與謀，亦困於孤立之苦，風晨月夕，恩怨之情，不可勝記。聊錄數章，為好事者一覽。

春愁睡起不勝悲，往事顛危誰與持？

魂逐游蜂身似借，腸牽飛絮意如癡。

淚痕隱血心從落，臉氣生香手自支。

幾度更深眠未穩，伴人惟有漏遲遲。

別時記得共芳尊，今日猶餘萬種恩。

繡妒鴛鴦閒白晝，書空魚雁盼黃昏。

一番對月一成夢，幾度臨風幾斷魂。

挑盡殘燈淒切處，薄衾香冷倩誰溫！

曉妝台下思重重，懊歎何時笑語同？

情傍游絲牽嫩綠，意隨流水戀殘紅。

當年自恨春如錦，今日應知色是空。

回首雕欄情況惡，閒愁千里付孤鴻。

錦帳朝寒只愛眠，相思如水夜如年。

新詩篋裂慚吟雪，舊事淒涼怕問天。

酒去愁縈心一寸，夢回神繞路三千。

人情變幻難憑計，何處鸞膠續斷弦！

空庭草色翳苔茵，無奈深愁一樣新。
鳳髻亂盤渾似懶，蛾眉淡掃不如人。
夢中得合非真樂，帳裡無郎實是貧。
起傍花陰強排遣，數聲杜宇更傷神。
憑欄無語怨東風，愁遇春歸恨轉濃。
一枕鳳鸞魂杳杳，半窗花月影重重。
環聲細千般懶，脂粉容消萬事慵。
紙短話長題不盡，慇懃寄取早相逢。
碧桃深處聽啼鶯，一似聲聲怨別輕。
翠鳳有情欵綠鬢，彩裙無力扶紅纓。
楊花未肯隨風舞，葵萼還應向日傾。
種種幽情羞自語，安排衾枕度初更。
無端日日鎖雙蛾，縷縷愁來疊似波。
空憶高情疑是夢，難禁積恨欲成魔。
堪嗟好事全終少，深憾佳期不偶多。
拂鬢自憐還自歎，名花無主奈如何！

是歲，伯顏以罪徙龍興，乃復科舉制。生曰：「此吾明冤之一大機會，當不可失。」即辭鳳赴試，果領鄉薦。及親策，又中左榜。左丞相孛兒怯不花素喜生才，竟選生為翰林承旨。生以未娶，奏聞朝廷，詔歸娶。至家，賀者填門。生欲議日畢姻，鳳謂曰：「人情處安樂，不忘患難。向與我姐說盟，協意事兄，今妾先舉而背之，置我姐於何處，不若並妾送歸，使老母上主，迎兄至家，與愚姐妹花燭，庶不失吾贅兄之意也。亦且名正言順，惡叔何辭！」生曰：「此論甚當。」即為達鸞，兼送鳳回。

夫人、嬌鸞聞之，大喜，乃擇十月戊戌之吉——至正三年也，迎生入贅之禮。乘鸞後，生謂鸞、鳳曰：「平生素願，中道一阻，不料復有日，天乎？人手？但士彪之忿，未能少雪，豈丈夫耶？」鳳曰：「彼雖不仁，份在骨肉。若乘勢而窘之，無有不便，但睥睨芥蒂，不惟情涉於此，亦且量為不弘，故曰：『寧人負我，毋我負人』。兄能忍人之所不能忍，容人之所不能容，正大丈夫也，何留心於小小哉。」生喜，舉杯大飲，因浩歌一絕云：

拜罷天墀膽氣粗，歸來醉倩玉人扶。
龍泉三尺書千卷，方是人間一丈夫。

未終，春英報曰：「叔叔才上縊，竟絕咽矣。」生笑曰：「此天假手以快也。」不料彪子見父之變，愧赧痛悼，亦相與投池中。急使人救援，一最幼者。其餘三子，皆夫人為之發喪，各各從厚殯殮。

家事悉生掌握，因謂夫人曰：「錯蒙厚愛，累罪良多。孰意天眷儒，僥登一第，且人亡事白，兩姓萬全，豈非至幸者乎？若竟戀夫妻之而怡樂於外堂，使堂上者一無所恃，人子之情，不能愬然而無所繫，不若同至家中，處夫人於別院，所存房產，悉與彪叔之子，則在我父子之養，在夫人有母子之歡，在孤有得所之托，將不兩得也哉。」夫人曰：「我年老志短，所為事一依公子。」生乃擇日命駕，一家起行。

官民有送生者，列鼓吹笙。舟中風景，不能盡述，有《臨江仙》詞以道之：

心事今朝除悒快，只憐雲饒家鄉。豪情騎鶴任翱翔。手扳仙苑桂，身惹御爐香。極目煙霞迷畫舫，一天紫綠斜陽。遠山偏向望中長。將何酬美景，宿酒醉新妝。

至家，生父甚喜，即設宴宴夫人。酒罷，生偕鸞、鳳寢。鸞與生笑語自如，獨鳳俯首憑几，若有所憶者。生問曰：「我與卿歷盡艱辛，幸得至此，正宜求樂而反含優；何耶？」鳳不答，但潸然淚下。生惶悚曰：「僕果有罪，請試數之，何煩自苦如此。」鳳曰：「兄知今日聚合之樂，獨不念

昔年引見之功乎？」生曰：「雲姨盛德，今雖欲報，安從施哉？」鳳曰：「念我雖非抱育，然而恩情契重，則勝嫡也。幼年刺繡既沐提攜，壯歲姻親又承吹贊，本欲托我以終身，不料去而不復返。爾我於朱樓綺閣中吟詩酌酒，使彼孤魂旅柩流落他鄉，麥飯香花，欲依無主，於情於份，安得不哀！」言畢，又泣。生撫抱曰：「是我責也。非卿言，幾作薄倖徒矣。然亦不難，明當遣人移柩至家，建醮以報，慎毋勞卿憂抑也。」生即使人往安國寺遷棺，往返月餘方至，則請玄武觀劉真人為法主，起建水陸齋七日。生、鳳亦薰沐虔誠，晝夜不懈。醮畢，擇後園空地築壙以厝。

是夜，生因連日事擾，暫憩外書齋中，倦倚醉牀之上。方閉目，夢見巫雲徐步而前，貌飭如故，曰：「別來憂恨，一旦感疾而亡，後會成虛，盟言難續，追思痛傷，然亦祿命所該。」語未終，生即抱住曰：「久思無覓，今從何來？汝不死耶？」雲曰：「冥司以妾無罪，留妾在子孫宮中，候陰例日滿，托生貴家。今蒙公子水陸超度，復授妾為本司掌冊之官，侍伴天妃，安閒逸豫，得不入鬼塵寰者，皆公子惠也。今特致謝，聊釋別來之情，嗣此不敢見矣。」含淚欲去。生又抱定，曰：「子既成仙，何妨再見？」雲曰：「公子未知也。冥司立法，比世尤嚴，毫有所私，重罰不赦。公子善自珍愛，我檢簿籍，有二貴子，合生汝門，不必我念，我當永別矣。」生急持其衣，雲乃頓袂而去。生驚覺，餘香猶在。生趨報鳳曰：「鬼神之事，昔嘗議其佛氏之誣，以今觀之，信有之矣。」

鳳問故，生以前夢悉為誦之。鳳曰：「若如此，我不負雲姨矣。」及言貴子事，鳳又拊掌曰：「果娠三月，未知璋瓦何如。」再問鸞，鸞亦懷娠妊日，各大笑。生乃備牲醴致奠，鸞、鳳則共作文以哭之：

嗚呼！以姨之賢，祿宜未艾；以姨之德，壽將天假。胡為乎雲散秋空，雪消春海？何為乎玉光埋，花飛香碎？嗚呼！姨雖逝矣。鸞將安賴；痛哉！鳳雖在矣，姨何能愛。徒使帳鎖餘香，鏡空鮮黛，無地通恩，有天難戴。嗚呼！痛針刺之猶存，想音容之恍在。恨彼蒼之無憑，奪玉人之何邁。是以腸斷欲聯，眼枯無奈，見山知怨，望雲興慨。嗚呼！仰仙魂之遙遙，望爐煙而長拜苟或靈其有知，願芳蘋之略採！

後至正四年十月朔日，鸞、鳳各生一子，俱在同時，聞者無不駭異，因呼為「三奇、二絕」，鄉閭傳誦不已。有好事者作詞美之，不天盡錄。

生慕果報之理，乃棄官營修，寡慾養氣，開義井於路，造賑倉於家。族有寒微者助之，人有孤寡者給之，築街蓋殿，塑佛飯僧。凡有便於人之事，雖損己為之，不恤也。

生以二子由神力所致，乃名其鸞出者為天與，鳳出者為天錫，七歲能明經，及長，文武俱優。正欲赴舉業之科，奈張士誠以兵陷湖，生復挈家避難於鳳凰山，不求聞達。一門三代，聚樂怡怡。或著述群書。或調議世務，或謳吟於青山綠水之前，或飲酌於清風明月之下。耕食鑿飲，別是人間，不知其有紅巾草莽之亂也。

及至正二十六年，大明兵取杭嘉湖等路，生父子喜曰：「真天子出矣。急出報效，不失丈夫所為。有功即歸，不可久戀取禍也。」生乃自薦。天與為李國公善長參謀，天錫為徐國公達部將。及攻略有功，我太祖封與為樞密官，錫為元帥之職。二子受命，不任而歸。後李、徐二公使人迫之鳳凰山，並祖、父不知去向矣。

第五卷

雙卿筆記

平江吳邑有華姓者，諱國文，字應奎。厥父曰袞，係進士出身，官授提學僉事，主試執法，不受私謁，宦族子弟，類多考黜。遂被暗論致仕，謝絕賓客，杜門課子。國文年方十五，狀貌魁梧，天姿敏捷，萬言日誦，古今《墳》《典》，無不歷覽，舉業之外，尤善詩賦。會有司匯考，生即自拔，一邑之中，聲價特重。

生父先年聘鄰邑同年知府張大業之女，與生為妻。張無男嗣，止生二女，貌若仙姬，愛惜如玉，遍尋姆訓，日夕閨中教之，故不特巧於刺繡，凡琴棋、音律、詩畫、詞賦，無不漁獵。長名曰端，字正卿，年十八，配生；次名曰從，字順卿，年十六，配同邑卿官趙姓者之子。

是歲，生父母遣禮，命生親迎。既娶，以新婦方歸，著生暫處西廳書館肄業。不意端與生伉儷之後，溺於私愛，小覷功名。居北有名園一所，乃袞宦游憩之地，創有涼亭，雕欄畫棟，極其華麗。壁間懸大家名筆，几上列稀世奇珍，佳聯掇畫，耳目繁華，大額標題古今墳典，誠人間之蓬島，凡世之廣寒也。生每與端遊玩其間，或題詠，或琴棋，留連光景，取樂不一。

一日，蓮花盛開，二人在亭，並肩行賞。忽見鴛鴦一對，戲於蓮池。端引生袂，謂曰：「昔人有謂『蓮花似六郎』，識者譏其阿譽太過，今觀此鳥雙雙，絕類妾與君也。不識稱謂之際，當曰鴛鴦之似妾與君乎？妾與君似鴛鴦乎？」生曰：「予與君似鴛鴦也。」端曰：「何以辯之？反以人而不如鳥乎？」生即誦古詩一絕以答之，云：「江島之巔煙霧微，綠蕪深處別毛衣。渡頭驚起一雙去，飛上文君舊錦機。以是詩觀之，此鳥雖微，然生有定偶，不惟其無事而雙雙同游，雖不幸而舟人驚逐，雌雄或失，終不易配，是其德尤有可嘉者。若夫吾人或先貧而後棄於妻，或後貴而遂忘乎婦，以此論之，殆不如也。」端曰：「或棄或忘，此買臣、百里奚夫婦之薄倖態耳，此奚足齒！但所謂鴛鴦之永不相違者，妾與君當以之自效也。」因歸庭索筆，謂生曰：「請各題數語，以為鴛鴦之敘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卿如有意，予奚靳焉。」乃首綴《一剪梅》詞曰：

蕊蕊初開雨乍晴，香滿孤亭，綠滿孤亭。

一雙微步泛波輕，時掠浮萍，共掠浮萍。

端傍視，因曰：「君詞白雪陽春，固難為和，但各自為題，猶不足以表一體之情，君如不以白璧青蠅之玷為嫌，妾請終之，共成一詞，何如？」生笑曰：「得卿和之，豈不益增紙價耶？」欣然授筆。端續題曰：

人傳夙世是韓憑，生也多情，死也多情。共君挽柳結同心，從此深盟，莫負深盟。

書成，二人交玩，如出一手，喜不自勝，相與款狎亭中。

不意文宗欲定科舉，文書已到。生父聞知，即往西廳尋生，及至，其門早已闔矣；然猶意其在內也，歸，令母喚之。夫婦俱不在室，袞大駭，因以端侍妾月梅者搦之，方知生、端頻往園中遊玩。父震怒不已。

月梅匆匆至亭報知，生、端惶懼潛回。父已抱氣就寢，生往臥內，侍立久之，竟不得一語。蓋袞雖止生一子，然治家甚嚴。生素性至孝，見父忿怒之深，恐傷致疾，乃跪而害曰：「茲因北園蓮茂，竊往一觀，罪當譴責。但大人春秋高大，暫息震怒，以養天年。不肖明日自當就學於外，以其無負義方是訓也。」父亦不答。時生母亦往責新婦，方出，見生戰戰不寧，乃為之解曰：「此子年殊未及，故蹈此失。今姑宥之，俟其赴考取捷，以贖前罪。」父乃起而責之曰：「夫人子之道，立身揚名，干蠱克家，乃足為孝。吾嘗奉旨試士，見宦家子弟借父兄財勢，未考之時，淫蕩日月，一遇試期，無不落魄，此吾所深痛者，今汝不體父心，溺於荒怠，何以自振！汝母之言，固秀才事也，然此不足為重，欲解父憂，必俟來秋寸進則已，不然，任汝所之，勿復我見！」生唯唯而退。

至夜歸室，惆悵不已。端至，亦不與言。端恐其怨己也，乃肅容斂衽而言曰：「今者妾不執婦道，受譴固宜，貽咎於君，此心甚愧。但往者難諫，來猶可追。」遂取筆立成一詞，以示自責之意，曰：

雕欄畔，戲鴛鴦，彩筆題詩句短長。欲冀百年長聚首，誰知今日作君殃。

裙釵須乏丈夫剛，改過從茲不敢忘。不敢忘，蘋蘩中饋，慰我東牀。

題訖，置之於几。生覽畢，見端首倚席，有無聊之狀，乃以手挽之，曰：「予非怨卿，卿何有慙之深也。」然端平昔人前言笑不苟，是時見侍妾月梅在旁，心甚羞澀，但欲解生之憂，故不敢拒。於是給月梅曰：「官人醉矣，汝且就睡，或有喚汝，當即起。」

梅去，端徐撫生背，曰：「然則既非恨妾，殆恨親乎？」生曰：「親，焉敢恨也。實自悔失言矣。」端詢其故。生曰：「向者欲慰大人之怒，乃以明日出外就學為對。今思欲踐其言，則失愛於子。欲堅執不去，則重觸乎父。是以適間不與子言者，正思此無以為計，而縈悶於懷，本他無所恨也。卿能與我謀之，則此心之憂釋矣。」端曰：「君言謬矣。妾與君今日之事過也，非大人之事過也。大人之責，宜也，君向者之對，正也。妾方欲改過不暇，容敢他有所謀乎！」生見端詞嚴意正，乃曰：「卿之所言，皆大義所在，固當嘉納矣。但未見子有相慰之情，設使明日遽別，豈真無一節之可言？過而乃辟耳。」對曰：「一節之事，妾不敢自愛，他則無所可謀也。」生佯如不喻其意，乃與之戲曰：「卿所謂不敢自愛者，果何事也？」端欣然不答。生故逼之，端笑曰：「巾櫛之事矣。」生曰：「靜夜無事盥沐，何用巾櫛？」端語窮。生持問益堅，端曰：「此事君不言而喻，如何苦以其難言羞人耶。」答問之際，不覺獵喜生，兩相冷泱，華乃滅燈與端就寢。

次日，生往西廳，檢點書籍，令家童搬往學中，乃入中堂，生辭父母。父亦竟不出見，但令母與生日：「今後必須有喚方可回來，不然，不如勿出也。」生領諾，默默而往。至學，與諸友講論作課，忽經一月。文宗到郡，諸友皆慕生才識，接次相邀。生以父嚴，不敢歸家，惟著僕回，取行李合用之物，與友登程。乃致詩一首，令僕付端辭別。詩曰：

自別芳卿一月餘，瀟瀟風雨動愁思。

空懷玉珥魂應斷，隔別金釵體更臞。思寄雨雲嫌雁少，夢游巫峽怕雞呼。

今朝欲上功名路，總把離情共紙疏。

端得生詩，知其憶己之切，正欲思一詞以慰之，奈生父促僕，匆匆不能即就。乃尋劍一口、酒一樽，並書古風一首以為勉。詩曰：

丈夫非無淚，不灑別離間。

仗劍對樽酒，恥為游子顏。

蝮蛇一蜚子，壯士疾解腕。

所志在功名，離別何足歎。

僕至，以端詩呈生。眾友覺之，意其必有私語也。相與奪之。及開緘，止古詩一首而已。眾友相謂曰：「此語雖非出自胸臆，然引用實當。觀此，則其所作可知矣。誠不愧為華兄之敵偶也。」或疑曰：「中間必有緣故。」復探生袖，因得其與端詩稿，諸友相與傳觀，鼓掌笑謔久之，然後啟行。

及抵郡，則生之姨夫趙姓者，亦在候考。店舍相近，日夕相見，而趙子禮生仁厚。又數日，文宗出示會考。生與趙同入棘圍。試畢，本道對面揭曉發放，華生已考第一。其姨夫趙者，因溺於飲博，學業荒蕪，已被考黜，抱氣奔歸。

時生與諸友在郡縣送文宗，適有術士開張，道前談相，士庶羅列，稱驗者萬口如一。諸友謂生日：「在此列者，惟兄無不如意，曷往卜之？」生日：「術士之言，多出欺誑，不足深信。縱果如其言，亦無益於事。」內一友云：「兄事弟已知矣，只為怕娘子，恐他於稠人之中說出根腳。」生日：「非也。」又一友云：「觀前日所寄之詩，則華兄娘子必不如此。彼特吝財耳。」生笑曰：「二者均非所忌，諸兄特過疑耳。」友曰：「兄欲釋二者之疑，必屈一相。」生日：「何傷乎。」諸友即擁生入帳中，曰：「此相公害羞，我等強他來相，汝可試為評之。」術士見生容貌異常，熟視久之，乃曰：「解元尊相，文齊福齊，不知欲隨何處講起？」生日：「目前足矣。」相者乃以富貴榮盛之事，按相細陳。諸友曰：「此事我等俱會相了。只看得招妻、得子如何。」相者曰：「妻皆賢，子亦有。」生詰之曰：「賢則賢，有則有，乃若『皆賢』『亦有』之言；相書載於何篇？」相者笑而答曰：「此乃尊相之小疵，故未敢先告。解元問及，不得不言。所謂『皆賢』者，應招兩房也；曰『亦有』者，應次房得之也。」生終不以為然。正欲辯之，比文宗起馬。生令從者以錢償之，奔送出城。

文宗既去，本日生與諸友言旋。及至邑，復往學中，乃令家僮先報於母，示以歸省之意。母言於父，父曰：「今日若子事業畢耶？任汝主之。」母不知父亦有與歸之意，乃謂其「不與歸」。端聞之，制詩一律，著僕付生，以堅其志。詩曰：

聞君已奪錦標回，萬疊愁眉漸掃開。
字接風霜知富學，篇連月露見雄才。
廣寒有路終須到，丹桂期扳豈藉媒。
寄語多情新宋玉。明秋捷報擬重來。

僕以端詩與生，並述母言。生將端詩數上吟詠，以丹砂飛書，朝夕觀之，以自策勵。歸寧之志，亦不復萌。

忽有客自生岳父之邑至者，生往拜，詢以外家動履，客因以趙子矢志捐館告之。生傷悼不已。辭客歸齋，思小姨雖未入趙門，然考時接見趙子，相禮甚恭，若不舉弔，似為情薄。因以此意稟於父母，父曰：「此厚道也，況外家久欠問安，一往即回可也。」

生得命，乃回，與端備禮而往。端修書一紙，臨行付生曰：「數字煩君帶與阿妹順卿，以慰其拂鬱之心。」生曰：「男女授受不親，況彼我尤當避嫌，何以得達？」端曰：「妾在家時，更有使女香蘭者，君今去，妾父母必遣備君使令。令彼達之，得矣。」生乃以書收袖，別端而行。

將近，生令僕先行報知。張夫婦大喜，遂出門延生而入。至庭，生敘禮畢，張夫婦慰之再三，生亦申敘間闊。頃間酒至，主起揖就席，席間所談，皆二氏家事，唯弔喪一節，生以嫌疑，欲俟張道及然後舉也。殊不知此子在日不肖，父母惡之，鄉人賤之，張正悔與為婚，一旦而死，舉家欣快，以此之故，所以席間不道。

時張夫婦俱在席，惟從與諸侍妾在內。從為人淑慎端重，不窺不觀，無故不出中堂前者。生新至時，諸侍妾咸曰：「大娘子新官人在外，今其坐正對窗櫺，娘子曷往觀之？」從叱之曰：「彼丈夫也，我女子也，何以看為！」續後因童僕往來屢稱生「才學為一時珍重，又與端相敬如賓」，而彼趙氏者眾皆鄙之，心恒鬱鬱。今報已死，事聞信至，乃謂香蘭曰：「人言汝娘子姐夫恁般溫雅，果信然否？」因與蘭立於窗後潛視。見生才貌舉動，俱如人言；又見父母特加敬禮，喟然歎曰：「阿姊何修得此？予今後所擇，若更如前，誓不歸矣。」言罷，不覺有所感觸，唏噓之聲，竟聞於席。然張夫婦年大，耳不及聞。生思：「此必小姨，因見己而憶趙子也。」不覺勃然之色，見於其面，遂托醉求退。而張亦以婿途中勞倦，即促飯撤席。已而，果命香蘭曰：「此汝娘子官人，早晚盥沐，汝當奉巾櫛。」因就令執燭導生寢。

生至寢所，乃取端書付蘭，曰：「汝既大娘子侍妾，可將此書奉與二娘子，千萬不可失落。」蘭接生書，即歸，未看封皮，不知寄自端，以為出於生也；心中疑惑，慌至從房。

從正燃燈悶坐，見蘭至，問曰：「何事行急？」蘭低語曰：「一事甚好笑。」從曰：「何事？」曰：「華官人初到，與娘子又未相見，適間妾因照他寢所，乃以一書著妾付與娘子，不知所言何事。」從厲聲曰：「何有此舉！快將出去！」蘭忙將書藏袖內，趨出房門，不覺其書失落在地。蘭去，被從撿之，乃私開就燈燭之，則端書也。正看間，蘭尋書復至，從以手指蘭曰：「這賤人，險些被你誤驚一場。此汝娘子之書，何妄言如此。」蘭曰：「妾實不知，然恰喜大娘子所寄，若寄自官人，娘子開看，豈復還乎。」從聽其言，亦難以對，且佯答曰：「將阿姊書看何如。」

女兄端書奉賢妹順卿妝次：敘別於歸，數更莢。思親之念未嘗忘，而日省無白；有家之願雖已遂，然婦道未終。但幸主蘋蘩於中饋，大人無責備之心；侍巾櫛於帷房，君子有刮目之顧。區區之心，竊自慰也。夫何魚躍淵中，吾心克遂得天之私願；詎意鴉鳴樹杪，若郎遽有棄世之訃音！令人聞之，食不下咽。然而欲慰悲傷，當求所幸於不幸；要舒尊結，宜合難求於可求。吾聞趙子立志卑污，每稱羞於奴僕；素行薄劣，恒致惡於鄉間。彼身雖逝，喜溫嶠未下鏡台，無累大德；爾年正青，幸伯牙能彈流水，豈乏知音？切宜善自遣排，以圖後鷹天眷；莫為無益之悲，致損生香之玉。予也，心遠地偏，無由而會，今因檀郎赴弔，敬付寸楮，以慰汝懷。不宣。

從讀至「鴉鳴樹杪，若郎遽有棄世之訃音」，不覺長吁數聲，墮淚濕紙；又見「喜溫嶠未下鏡台，無累大德」，乃曰：「阿姊何不寫此在前，免人煩忙。」香蘭曰：「且更看後面何如。」二人看畢，乃知生專為舉弔而來，從因謂蘭曰：「汝明早奉水，何不與華姑夫說知，叫他不必提起弔喪之事，那人雖死，我相公嫌他不如，只說敬來問安，豈不更美？」蘭退，口雖不言，心下自忖：「向者之書須誤說，而彼竟問之，今又教他勿舉弔喪之事，其喜生之心已動於窗後之一觀矣。」

次早，生起著衣時，香蘭在窗外潛知生已起，奉水盥生。生因問曰：「書已達否？」蘭想起昨夜錯誤之事，乃帶笑容曰：「已達矣。」生意蘭笑已，固問之，蘭曰：「昨者妾錯認書是官人的，俺娘子驚而怒焉。及開封，方知是大娘子的，所以可笑。」生斥之曰：「汝誤說有之。汝娘子識字，封外明寫大娘子所寄，何待開封方知？」蘭曰：「彼時因妾失落在地，娘子拾得，欲背妾開看，未及詳觀護封，所以錯認。」生聽其言，默然良久，因復問曰：「汝娘子那時更有言否？」蘭乃述其「令勿往弔」之事。生深感之，曰：「若非汝娘子示知，今日正欲親詣往弔，未免竟把此嫌。汝回見娘子，多上替我申謝。」

時生既不赴弔，張又固留，乃先命僕歸。張夫婦詢知生因與端觀蓮被責，出外讀書，不與回家，考試後學中諸友又各移回，惟生一人在彼，甚是寂寥。張即遣人與生僕同至生家，稟以留生讀書之意。袞喜曰：「遠於妻子」，欣然應允。時生不知，越數日，又辭歸。張夫婦曰：「賢婿欲歸之急者，只為讀書。老夫舍後有一小閣，略堪容膝，賢婿不棄，此地寂靜，亦好用功。」生曰：「國文忝在半子，荷上恩愛，喜出望外，但恐家君不容耳。」張因告以父母亦允之意。生思：「歸家亦不得與端相會，不如在此，免似學中寂寥。」乃遂拜諾。本日，即館生於後閣。其閣門有二：一開於張之屋左，以通賓客遊玩；一自中堂而入，要經從刺繡窗下而達。當日，張即令生由從出入，以避外人交接。

生至閣，文房畢具。張有門生數人，皆有才望，時令與生作課。居一月餘，生工程無缺，但以久別於端，心恒悶悶，乃作《長相思》詞一首以自遣。詞曰：

坐相思，立相思，望斷雲山倍慘吁，此情孰與舒？才可如，貌可如，更使溫柔都已具，堅貞不似渠。

生制成，欲留以寄端，乃以片紙書之，黏於書廚之內。忽蘭至，曰：「老夫人今日壽辰，開宴堂中，請官人一同慶賞。」生得命即出。經過窗前，聞蘭花馥馥。生曰：「何處花氣襲人？」蘭以手指窗。生趨視之，見一女子在內，手捻花枝。生知是小姨，慌道：「不敢詳視。」

及至堂，肴饌潔備，正將登席，張夫婦入屏後問語，又喚蘭數聲，方出。生疑議己之未遣禮也。其色甚慚，乃曰：「今者岳母華誕，小婿缺禮，負愧殊深。」張慌慰之，曰：「適問愚夫婦他無所言，因次小女與賢婿前未相見，今日汝岳母賤辰，遣蘭喚小女出拜，以成一家之樂耳。」生色少定。少頃，蘭與從至，母令與生敘禮。禮畢就坐，生側目之，豔質與端無異，而妝點尤勝。女亦覷生，各相默羨。酒至半酣，生起為壽，次當及從。張曰：「姊夫，客也，汝當奉酒。」二人酬酢之際，推讓不飲，母曰：「毋讓，各飲二杯。」生一飲舉回時，從方舉杯未酌。蘭與侍妾在傍代酌，私相語曰：「外人來見，只說是一對夫妻。」從聞之，禁笑不住，將酒少噴於盞，托顏甚愧。生覺之，令蘭再酌己酒，飲之，以掩其事。從竟只飲一杯，心甚德之。張夫婦不知其意，以生有酒力，乃與生更相酬奉。席罷，生醉往閣就寢。

次早，蘭以生昨醉，奉水去，乃過從窗下。從在內呼曰：「何往？」蘭因顧焉，見從几上新寄蘭花二串，蘭指曰：「何用許多？」從曰：「汝試猜之。」蘭曰：「欲以一串與老夫人？」從曰：「非也。」曰：「欲與老相公乎？」從曰：「相公素不好此。」蘭思昨日生過此，曾問此花，意其必與生也，乃曰：「吾知之矣。」從曰：「果誰？」蘭曰：「莫非華姨夫乎？」從曰：「是固是矣，但汝將去，不必說是我的。」蘭首肯即行。至閣，生已起，久候水不至，因思：「若非岳母壽辰，小姨無由得見。」乃作詩一律，以紀其美。詩曰：

飛瓊昨日下午樓，為是蟠桃點壽籌。
玉臉融嬌欲脆，柳腰嫋娜只成羞。
捧杯漫露纖纖筍，啟語微開細細榴。
不是愚生曾預席，安信江東有二喬？

生正將詩敲推，聽窗外有履聲。生出視，見蘭手執蘭花，問曰：「何以得此？」蘭曰：「妾正為往外庭天井摘此，所以奉水來遲。」生以為然。及接至手，見其串花者乃銀線，因謂曰：「此物非汝所有，何欺我也？」蘭以從欲避嫌直告。生曰：「以花與我者，推愛之情也；令汝勿言者，守己之正也。一舉而兩得矣。」遂作《點絳脣》一首以頌之：楚畹謝庭，風露陪香，人人所羨。嫦娥特獻，尤令心留戀。厚情罕有，銀線連行串，還堪眷。避嫌一節，珍重恒無倦。

蘭見生寫畢，正將近前觀其題者何語，生即藏於匣內。蘭不得見，乃出，謂從曰：「方才蘭花因穿以銀線，華官人即知是娘子的矣。感歎不已，立制一詞。妾欲近視，即已收之。此必為娘子作也。」從悔曰：「彼處士子頻來，倘有不美之句被人檢之，豈不自貽穢名乎！」心甚怏怏。蘭曰：「吾聞與他來往作者已具書後日相請，但不知果否。若果，我與娘子往閣開他書廚一看，便見明白。」從深然之。

二人商榷方已，從母忽至房中，見從悶坐，曰：「吾兒何不理些針指？」從曰：「數日不快，故慵懶矣。」母復顧窗壁，見新畫一美人對鏡，內題詩云：

畫工何事動人愁，偏把嫦娥獨自描。
無那想思頻照面，只令顏色減嬌羞。

母覽畢，思「畫工何事動人愁」之句，謂從怨己之不與議婚也，遂謂從曰：「前者人來與汝議親，以趙子新亡，故未言及。今事已定，近又四五門相求，皆名門貴族，此事久遠，未可輕許。今數家姓名俱言於汝，任汝自擇，何如？」從不答。母又曰：「此正事，直言無妨。」從隱几不應。蘭因附耳謂母曰：「老夫人且退，待妾問之，彼必不諱。」母退。

至夜，蘭詢從曰：「今日老夫人謂娘子自擇之事，何不主之？」從曰：「此事吾亦不能自決。」蘭舉其最富盛者以示之，從曰：「安知異時不貧賤乎？」蘭曰：「娘子若如此，則日月易擲，更待何時？今夜月明如畫，不如與娘子拜告卜之，如祝者納焉。」從然其言。至更時，從與蘭備香案，臨月拜褥曰：「如所願者，乞先報以一陰一陽，而以聖終之。」祝罷，乃以五姓逐一拜問，無一如願。從沉吟半晌，近案再拜，心祝卜之，連擲三次，皆如所祝。從乃長吁數聲，擲之於地曰：「若是，則吾當皓首閨門矣，卜之何益！」蘭曰：「妾觀娘子這回所卜之事，皆如所祝，但不知屬哪一家耳。何故出此不利之言？」從曰：「汝何不察？此第六卜矣，不在五者之內。且卜以決疑，今事在不疑，尚何卜乎？」蘭曰：「但得如此，雖彼未在此，娘子有意，委曲亦可成之，果何患乎。」從曰：「彼已娶矣。」蘭知其所指者在華，亦不復問。忽聞房中侍妾有逐妾之聲，恐母醒知覺，遂與蘭歸房內。

過二日，生果以友請赴席。蘭與從潛往閣中，開生書齋房門並書廚，見其有思端之詞一首，內有「堅貞不似渠」之句。從曰：「世言『無好人』三字者，非有德者之言也。貞烈之女，代不乏人，華姨夫何小視天下，而遂謂皆不似阿姊乎？」乃以筆涂去「不」字，注一「亦」字於傍。再尋之，又得其題壽席之詩並頌蘭花之詞，遂懷之於袖。因思蘭日夕與生相近，生不知私之，反過望於己，乃以筆題壁間而所畫黃鶯弔屏云：

本是迎春鳥，誰描入畫屏？羽翎雖可愛，不會向人鳴。
從題畢，與蘭遁回。

比生回房，正欲就枕，見弔屏上新題墨跡未乾，起視之，乃有「不會向人鳴」之句，心甚疑，及看書廚，所作詩詞未見，而欲寄端之詞已改矣。華細思曰：「此必香蘭日前因不與看，故今盜去，而所改所題之意，皆欲有私於己而為毛遂之自薦也。」時香蘭年方十六，性極乖巧，能逢迎人意，且有殊色，生屢欲私之，恐其不諳人事而有所失；及其見詩，欲心大熾，以筆書於粉牌曰：「莫

言不是鳴春鳥，陽台雲雨今番按。」時岳母見生帶醉而回，令蘭奉香茶。生見蘭至，曰：「吾正念汝，汝今至矣。」蘭視其顏色，知其發言之意，正欲趨出，生以手闔門而阻之，欲與之狎。蘭不允，生以一手抱之於牀，一手自解下衣，蘭輾轉不得開，即拽斷之，蘭自度難免，因曰：「以官人貴體而欲私一賤妾，妾不敢以偽相拒，但妾實不堪，雖欲勉從，心甚戰懼，幸為護持可也。」生初雖然之，然夫婦久別，今又被酒，將蘭手壓於背，但見峰頭雨密，洞口雲濃，金槍試動，穿雲破壘。蘭齒齧其唇，神魂飄蕩，久之，方言曰：「官人唯知取己之樂，而不肯憐人，幾乎不復生矣。」生撫之曰：「吾觀汝詩並所改之字，則今日之事，正樂人之樂耳，何以憐為？」蘭曰：「妾有何詩？」生指弔屏示之。蘭曰：「所題、所改，皆吾二娘子午前至此為之，並廚內詩詞，亦被袖去，與妾何干？」

生更欲問從有何言語，不意從見蘭久於閣，意其必私於生。乃詐以母令，令侍妾往叫。蘭忙趨出。從曰：「汝出何遲？」蘭倉卒無對。又見其兩鬢蓬鬆，從詰之曰：「汝與華官人做得好事！」蘭不認。從曰：「我已親見，尚為我諱！」蘭恐其白於夫人，事難終隱，只得直告。

自後從一見蘭，即以此笑之。蘭思無以抵對，亦欲誘之於生，以塞其口。一日，因送水盥生，生見蘭至，更欲狎之，蘭曰：「妾今傷弓之鳥，不敢奉命，但更有一好事，官人圖之，則必可得。」生曰：「無乃二娘子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生曰：「吾觀汝娘子端重嚴厲，有難以非禮犯者。且深閨固門，日夕侍女相伴，是所謂探海求珠，不亦難乎！汝特效陳平美人之計，以解高帝白登之圍矣。」蘭曰：「不然。妾觀娘子有意於官人者五。」生曰：「何以證之？」蘭曰：「官人初至而稱歎痛哭，一也；誤遞其書，始雖怒而終閱之，二也；酒席間妾等『似夫妻』之言即笑，三也；官人聞蘭花而即饋之，四也；月夜卜婚惟六卜許之，乃怒而擲之於地，及問其故，曰『彼已娶矣』，她雖未明言是官人，然大意不言可知矣，此五有意乎官人也。以是觀之，又何難哉？」生初意亦有慕從之心，然思是小姨，一萌隨即過遏，及今聞一心惟許於己，且向者有相士「必招兩房」之言，遂決意圖之。因撫蘭背曰：「是固是矣，何以教我？」蘭曰：「老相公與夫人擇日要往城外觀中還願，若去，必至晚方回。官人假寫一書與妾，待老相公等去後，妾自外持入，雲是會晤相請。官人於黃鸞弔屏詩末著娘子之名於下，潛居別所，妾以言賺之，必與妾來者。那時妾出，官人亦效前番而行，不亦可乎。」生手舞足蹈，喜之如狂，即寫書付蘭，乃作《西江月》一首：

淑女情牽意絆，才郎心醉神馳。

聞言六卜更稀奇，料應蒼天有意。

欲效帝妻二女，須煩紅葉維持。

他時若得遂雙飛，管取慇懃謝你。

蘭去，生行住坐臥，皆意於從。至期，從父母果出。蘭謂從曰：「前者娘子所遺弔屏，何故將自己名字亦書在上？」從曰：「未也。」蘭曰：「妾看得明白，若非娘子，必華官人添起的。」從不信。蘭曰：「如不信，今日華官人去飲酒，我與娘子親往一觀，即見真假。」從恐蘭賣己，先令侍女先往園中觀看。不知蘭亦料從疑，預先與生商榷，將外閣門反閉，示以生由外門而出。侍妾回曰：「閣內寂無一人，華官人已開大門去矣。」從因疑釋，與蘭同往。

蘭開書房門，詐驚訝曰：「娘子少坐，妾外房門失閉，一去即來。」從以為實，正欲以筆涂去弔屏名字，生見蘭去，潛出，牢拴其門，突入書房，將門緊闔。從乃失措，跌臥於地。生忙扶之，謂曰：「前荷玉步光臨，有失迎迓，今敬謹候，得遇，此天意也。無用惶恐。」從羞澀無地，以扇掩面，惟欲啟戶趨出。生再四阻之，從呼蘭不應，罵曰：「賤妾誤我，何以生為！」生復近前慰之，從即向壁而立，其嬌容媚態種種動人。生亦效前番香蘭故事強之，翻覆之際，如鸚蚌之相持。久之，從力不能支，被生鬆開鈕扣，衣幾脫。從厲聲曰：「妾千金之軀，非若香蘭之婢比也。君忘親義，如強寇，欲一概以污之，妾力不能拒矣，妾出，即當以死繼之。」言罷僵臥於席，不復以手捍蔽。

生慘然感觸，少抑其興，謂從曰：「娘子願愛之心，見之吟詠，生已知之久矣。今又何故又拒之深也？」從哀泣而告曰：「君乃有室之人耳，豈不能為人長慮耶！」生曰：「長慮之事，子無感

歎犬吠之拒，小生自有完璧之計。」從曰：「君未讀《將仲子》之詩乎？其曰『畏我父母』、『畏我諸兄』者，果何謂也？」生曰：「予觀令姊非妒嫉之婦，生當懇之，彼必從命。」從曰：「縱家姊能從，姊妹豈可同事一人乎？且二氏父母，將何辭以達之也？事不能諧，妾思之熟矣。君能以義自處，憐妾之命而不污之，此德銘刻不忘也。」生曰：「堯曾以二姨舜，以此論之，亦姊妹同事一人矣，何嫌之有？」從曰：「彼有父母之命，可也。」生曰：「倘得其命，何如？」從不理得，曰：「若此，庶乎其可矣。」生見從語漸狎，復欲要之，從曰：「君尚不體妾心耶？君果有父母之命，吾寧為君他日之妾，今日死亦不允矣。」生曰：「恐汝非季布之諾也。」從因解所佩香囊投之，曰：「願以此為質，妾若負心，君以此示人，妾能自立乎？但恐鐵杵磨針，成之難耳。」生知其心堅實，即送出閣。

從至閣門之外，思：「前日香蘭出遲，已即次發而笑之，今自留連許久，雖無所私，其跡實似。恐見蘭無以為言。」赳赳難進。生不知，以為更欲有所語己，正欲近之；從見之，恐益露其情，促步歸房。生怏怏回齋。

時蘭等遇以戶外喧嚷，出視，未見從回，從心少慰。但以生向者移至，已即不顧而回，恐生疑己無心於彼而敗其蹤跡，書一紙，令蘭達之。

失節婦張氏從斂枉百拜奉新解元應奎華先生大人文几：妾愧生長閨門，叨蒙母訓，嘗欲以婦道自修，期不負千古之烈女。故庭闈之外，無故不敢輕出。近者足下下臨蓬筆，義忝眷屬，或有所奉而不令者，蓋推手足之愛己及之，非欲有私於足下也。及聞足下與之吟詠，妾甚悔之。欲達之父母，則恐累大德，不得已，犯行露之戒，欲去其所題之跡。今不幸偶有所遇，而致君之戲，此固知香蘭引誘之罪，而長與足下，豈得為無過哉！但君之過如淡雲之翳月，雲去可以復明。若妾，今雖未愛君辱，然整冠李下，納履瓜園，婢妾之疑，雖蘇張更生，不能復白，其過如玉壺已缺，雖善補者，亦不能令其無瑕矣。彼時倉卒，若得父母之命，當執箕帚於左右。妾歸，終夜思之，必不可得。今後不必以此為懷。所冀者，乞賜哀憐，勿以妾之失節者輕薄於人。妾當閨闈終身，以為君報也。興言至此，不勝悲傷，仁人君子，幸垂鑒諒！

生覽畢，深自怨悔，廢寢忘餐，自思不能成，其誤女終身。乃作書，欲告之端，令端代謀。

書令蘭寄之。從知，與蘭私開。內有二啟，其一敘其久別之情，曰：

書奉正卿娘子妝次：久違芳容，心切仰慕，寤寐之見，無夜無之。特以大人未有召命，不得即整歸鞭，心恒慊慊而已。所喜者，令椿萱施恩同猶子，馴僕妾勤侍若家僮，數度日月，亦不覺也。乃若賢卿獨守空房，有懸衾篋枕之勞，無調琴鼓瑟之樂，生實累之，生實知之。惟在原情，勿致深怨可也。秋闈在邇，會晤有期，無窮中悃，統俟面悉。

其二直述己與從此事，欲令端謀之。從見之大驚，曰：「何此子之不密也。」乃手碎其書。蘭慌止之，曰：「彼令妾寄，今碎之，將何以復？」從語之曰：「彼感於予向者之書，不得已，欲委曲求之阿姊。然不知阿姊雖允，亦無益於事；倘不允，而觸其怒，則是披蓑救火，反甚其患也，令予立於何地耶！不如予自修一書，書內略涉與華視皆之辭，與彼信同封去，彼必致疑，以此怨之，或可得其怒與不怒之心，而亦不至於自顯其跡矣。」蘭曰：「善，請急為之。」從乃修書曰：

曩正想間，忽蒙雲翰飛集。啟緘三復，字字慰我彷徨。但此子不肖，自貽伊戚，不足惜。妾所憂者，椿萱日暮，莫續箕裘，家務紛紜，無與為理，不識阿姊亦曾慮及此否也？姐夫駐足後院，動履亨嘉，學業大進，早晚所需，妹令侍妾奉之，不必掛意。秋闈歸試，奪黿之後更當頻遣往來，以慰父母之心。彼為人極其敦篤，吾姊不必嫌疑也。今因鴻便，聊此奉達，以表下懷。不宣。

從寫至「早晚所需，妹令侍妾奉之」之外，乃偽寫「妹親自奉之」，然後用淡墨涂去「親自」二字，乃注「令侍妾」三字施者，以啟其致疑之端。再將二信同函封去。

端自生別後，日勤女工。或謂之曰：「娘子富貴兼全，無求不得，無欲不遂，何自勞如此？」端曰：「古人云：『人勞則思，思則善心生；逸則心蕩，蕩則未有不流於淫者。』吾之所為，份耳

，何勞之足云。」端之為人，其貞重如此。及得生與從書，見其同緘，又見從書所份改「親自」二字，心果大疑。乃復書與生曰：

君歸程在即，他言不贅，但所封貴札，緣何與舍妹同封？且舍妹書中所改字跡，甚是可疑，妾非有所忌而云然，蓋彼係處子，一有所失，終身之玷，累君之德亦大矣，事若如疑，急宜善處，事若方萌，即當遏絕。慎之·慎之！

生得端書開看之，乃有「同封」「改字」之說，不知所謂。蘭因告以從改書、己寄之故。生大喜，以為得端之心，事可成矣。令蘭以端書所謂「妾非有忌而去然」並「事若如疑，急宜善處」之語，報之於從。從曰：「此奚足取？特觸彼之怒耳。汝與華官人說知，此事必計出萬全，然後可舉而圖之，苟使勉強曲成，使惡名昭著，予朝聞夕死矣。彼不日亦當赴試，最忌者醉中之語、感歎之筆，他無所言也。若夫不得正娶而終不他適者，予正將以此自贖前過，於彼何尤，於我何惜！」華聞其言，愈增感慕。

數日後，袞果走價促生赴科。張夫婦厚具贐禮送行。

生歸，端細詢前事，生備述始末之由，端大慟，生百喻之。端曰：「實妾令君帶書一節誤之。」生舉從卜並前相者「必招兩房」之言告之，以為事出不偶。端曰：「縱如此，汝必能如吾妹之所言，使娶之有名而無形跡，然後可也。」生曰：「予有一謀，能使吾父母之聽，但不知汝父母之心矣。」端曰：「汝試言之。」生曰：「予父母所憂者，惟在吾之子息。吾若多賂命相之士，令彼傳言『必娶偏房，方能招子』，那時可圖。」端曰：「君年尚幼，彼縱與娶，亦在從容。」生曰：「更令術者以天促告之。」端乃徐曰：「君之所言，似有可行者，君試急謀之。君計若行，妾父母之事，妾當任之矣。」

於是生一便治裝往試。一見術士，即厚賂之。及至科比，又高中，捷書飛報父母與端知。

生詞林戰捷，舉家歡卅六，大治筵宴，厚酬來使。及生回，賀客既散，術士盈門，言生之命相者，皆不足其壽數，且云「急娶偏房，方能招子。」生又托病，不欲會試。父果大懼，恐生夭折，自欲納妾。生母曰：「汝年高大，不可。今諸術士皆言國文必娶偏房，方能招子，不如令彼納之。」袞曰：「恐兒婦不允。」生母曰：「吾試與言之。」端初聞姑言，詐為不豫之色，及姑再三喻之，乃曰：「若然，必媳與擇，然後可也。」姑許之。端乃與生謀往父母之家。端至，父母大悅，謂曰：「汝郎發科，吾欲親賀，為路途不便，所以只遣禮來，心恒歉歉。今日何不與彼同來？」女長吁數聲。父母曰：「吾聞汝與郎有琴瑟之和，故令同來，今看汝長吁，無乃近有何言？」端以從在旁，且初到，但曰：「待明日言之。」

端前者因從所寄之信，終疑其與生先有所私，每懷不足彼之心，及問香蘭，始知從確有所守，乃歎曰：「幸有此計可施，不然，令彼有終天之恨矣。」因令蘭相贊成。

時從猶不知端來之意，至夜，二人同寢，端舉以語之。從難言，潸然淚下。蘭在傍曰：「今謀已屬全，無瑣隙之可議。妾以為娘子聞此，實有非常之喜耳，何乃悲慘之深乎！」從抵目言曰：「策固然矣，當以予一人之失胎累於眾。且縱得諸父母之聽，亦非其本意。予所以苟養性命而不即死者，恐此心不白，愈起群疑，惡名萬世，故不得已而圖此萬萬不幸也。不幸之事，誰則喜之！」端亦為之感泣，更闌方寢。

次日，父母復問端長吁之故，端告以生納妾之事。張曰：「彼年尚幼，何有此舉？汝不必憂，吾當阻之。」端曰：「不可。此非郎之意，乃舅姑卜郎之命，必娶偏房，方能招子，故有是舉。今勢已成，則不能阻。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又不當阻。」張曰：「然則何以處之？」端欲言囁嚅。父母曰：「何難於言也？」端曰：「恐不見聽，故不敢言。」父母曰：「汝但言之，無不汝納。」端曰：「他無所言，但恐彼納妾之後，時馳歲去，端色既衰，彼婦生子，郎心少變，所求不得，動相掣肘，不免白首之歎。端細視此郎前程萬里，福澤悠長，阿妹尚未納親，欲令父母以妹妻之，使端無後日之憂，二氏有綿綿之好，不亦長便乎！」張曰：「吾家豈有作妾之女！」端曰：「姊妹之間，有何彼此。」張不答。端見父不聽，掩哭入內。

張見端如此，雖不彼聽，心亦甚憂，蘭因曰：「娘子初至，何不權且許之，與她閒樂幾時，待她回日，又作區處。」張曰：「此事豈可兒戲！」蘭曰：「既然如此，妾觀二娘子，數時諸宦家相求，彼皆欲卜之，不肯輕許，豈肯與人作妾乎？何不令她自與她說，那時她見二娘子不允，自不能啟口，而亦不得怨尤相公與夫人矣。」張夫婦曰：「此說較可。」因令蘭喚端，謂曰：「吾兒不須憂悶，我二人俱依汝說，汝更要自與汝妹商量，她若不允，我二人亦難強之。」端偽曰：「此事她知，決不肯從，只在父母決之。」張曰：「此彼事也，任彼主之。」因喚從出，謂曰：「汝姊欲說汝作妾，可否，汝自裁之。」從語端曰：「事繫終身，不敢輕議。自彼人喪後，人來議親，妹誓不問妻妾，惟如卜者，即納之。阿姊之言，亦惟卜之而已。」父母以前卜許多，皆未准，這次豈即如卜？亦贊言令卜之。

是夜，端、從、蘭三人同居房中，詐言所卜已吉，從已許之，報知與張，張笑曰：「吾特寬汝之憂，卜豈能定乎？此事斷然不可。」

端思無由得父之聽，乃與從臥幽房中，令香蘭詐言其「數日絕食，肌膚消瘦。」母心惶懼，苦勸於張。張亦重生才德，思欲許之，又嫌為妾，將欲不許，恐女生變，二者交戰胸中，狐疑莫決。

生作會諸友亦聞其事，乃相率詣張，陰與贊成，且曰：「堯以二女妻舜，後世稱傳，皆雲盛事，孰得以此而少之？」張曰：「諸賢之言固有然者，但此舉實出小女，非吾婿意也。一旦舉此，知者謂小女執性，委曲為之；不知者，將以老夫為趨炎之輩矣。今必俟彼自有懇求之誠，然後再作定議也。」

諸友退乃密修書寄生，備述張有允意，但得遣人造求，可諧其事。生以友書呈於父母，詐言以為不可。衰曰：「此汝岳父盛意，子若卻之，是不恭矣。可即遣媒約往求，不宜遲滯。」生乃復書，轉浼諸友婉為作伐。

諸友復造於張，述生遠浼之意。張疑其詐，覺有難色。諸友乃出生書示之。張細認字跡，果婿所寄，又見書中言辭懇曲，不得已，乃曰：「小婿若有此舉，又承諸賢過諭，禮當從命。但我單生二女，不宜俱令遠離，況且春試在即，要待小婿上京應試連捷回來，那時送小女於歸未遲。」友即以張言語生。

生知岳父親事已成，欣然稟於父母，連夜抵京。三場試罷，復登甲第，賜入翰林。生思若在翰林，無由完聚，乃以親老為名，上表辭官。天子覽奏，嘉其克孝，准與終養。

及回，父母備禮，俟生親迎。張生妝資畢具。府縣聞知，各具禮儀，金鼓衛送。觀者如簇，莫不賞羨。惟從眉峰鎖納，默默無聊而已。端知其意，於夜乃置酒靜室，共敘疇昔，以解其悶。席間，端曰：「此夜雖已完聚，但揆厥所由，實我寄書一節以啟其釁，因作《西江月》一首以自責曰：

女是無瑕之璧，男為有室之人。今朝不幸締姻盟，此過深當予病。《記》雲『內外不謹』，軻書『授受不親』。無端特令寄佳音，以致針將線引。

從曰：「實妹不合私饋蘭花，以致如此。與阿姊何與？」亦作詩一首以自責曰：

杜宇啼春徹悶懷，南窗倚處見蘭開。
清芳擬共松筠老，紫莖甘同桃李偕。
聽羨欲投君所好，追思反作妾懸媒。
幾回惆悵愁無奈，懶向人前把首抬。

生曰：「二卿之言，固有然也。然以閉門拒嫠婦者處之，豈有此失？此實予之不德而貽累於卿也。」遂作《長相思》詞一首以謝之。詞曰：

感芳卿，謝芳卿，重見娥與女英。二德實難禁。相也靈，卜也靈，姻緣已締舊時盟。還疑宿世情。

又詩一首以為慰云：

配合都來宿世緣，前非滌卻總休言。
稱名未正心雖愧，屬意惟堅人自憐。

莫把微瑕尋破綻，且臨皓魄賞團圓。

靈台一點願無恙，任與詩人作話傳。

是夜完聚之後，倏忽間又輕數載。天子改元，舊職俱起敘用。生與端、從同歷任所。二十餘年，官至顯宦，大小褒封，致政歸田。

端後果無所出，惟從生一子，事端曲盡其孝。夫婦各享遐齡。時無以知其事者，惟蘭備得其詳，逮後事人，以語其夫，始揚於外。予得與聞，以筆記之。不揣愚陋，少加敷演，以傳其美，遂名之曰《雙卿筆記》云。

第六卷

花神三妙傳

至正辛酉三月暮春，花發名園，一段異香來繡戶；鳥啼綠樹，數聲嬌韻入畫堂。正是修日良辰，風光雅麗；浴沂佳候，人物繁華。時兵寇蕩我郊原，鄉人薦居城邑。紛紛霧雜，皆貴顯之王孫；濟濟雲從，悉英豪之國士。

江南俊傑白姓諱景雲，字天啟，別號漢源者，崇文學士裔孫，荊州別駕公子也。雅抱與春風並暢，丰姿及秋水同清。正弱冠之年，列鸞宮之選，抱騎龍之偉志，負倚馬之雄才。乘此明媚朔朝，獨步烏山絕頂，吟詩一首曰：

玉樹迎風舞，枝枝射漢宮；

餘襟猶染翠，飛袖想綾紅。

海闊龍吟水，山高鳳下空；

瑤天羅綺閣，獨上聘閩風。

於是登書云之台，入凌虛之閣。適有三姬在廟賽禱明神，絕色佳人，世間罕有。溫朱顏以頂禮，露皓齒而陳詞。一姬衣素練者，年約十九餘齡，色賽三千宮貌，身披素服，首戴碧花，蓋西子之淡妝，正文君之新寡；愁眉嬌蹙，淡映春雲，雅態幽閒，光凝秋水，乃斂躬以下拜，願超化夫亡人。一姬衣綠者，容足傾城，年登十七，華髻飾玲瓏珠玉，綠袍雜雅麗鶯花，露綻錦之絳裙，恍新妝之飛燕；輕移蓮步深深拜，微啟朱唇款款言；蓋為親宦游，願長途多慶，一姬衣紫者，年可登乎十五，容尤麗於二妹，一點唇朱，即櫻桃之久熟；雙描眉秀，疑御柳之新鉤；金蓮步步流金，玉指纖纖露玉；再拜且笑，無祝無言，白生門外視久，而不能定情，突入參神，祈諸所願，三姬見其進之遽也，各以扇掩面而笑焉。生遂致恭，姬亦答禮。

姬各退，生尾隨。乃知衣素練者，趙富賈第四女名錦娘。世居烏山，嚴父先逝，錦適於鄭，半載夫亡，附母寡居，茲將二紀也。衣綠綃者，李少府長女，名瓊姐。父任辰州，念母年老，留瓊於家奉事祖母也。衣紫羅者，中督府參軍次女，名奇姐。父卒於宦，母已榮封，家資甚殷，下唯幼弟。時瓊、奇居遠城外，因避寇借居趙家，與錦娘為姨表之親，故朝夕相與盤桓者也。三姬見生之豐采，有顧盼情。白生見姬之芳顏，有留戀意。既知所在，遂策於心，因僦趙之左屋附居，乃得與三姬為鄰。

趙女微知生委曲之情，而春心已動。白生既得附趙女之室，而逸興遄飛，因吟長短句一首云：

十分春色蝶浮沉，錦花含笑值千金；

瓊枝戛玉揚奇音，雅調大堤恣狂吟。

豔麗芙蓉動君心。動君心，何時賞；

願作比翼附連枝，有朝飛繞巫山峰。

於時投刺比鄰，結拜趙母，遂締錦娘為妹，而錦亦以兄禮待生。然趙母莊嚴，生亦莫投其隙。

一日，母和寒疾，生以子道問安，逕步至中堂。錦娘正獨坐，即欲趨避。生急進前，曰：「妹氏知我心乎？多方為爾故也。予獨無居而求鄰貴府乎？予獨無母而結拜尊堂乎？此情倘或見諒，糜骨亦所不辭。」錦娘曰：「寸草亦自知春，妾豈不解人意？但幽嫠寡妹，何堪薦侍英豪；慈母嚴明，安敢少違禮法。」生曰：「崔夫人亦嚴謹之母也，卓文君亦幽嫠之妻也。」生言猶未終，忽聞戶外有履聲，錦娘趨入中閨，生亦入母寢室問病。母托以求醫，生奉命而出。復至敘話舊處，久立不見芳容，生懊恨而去。

詰朝，生迎醫至，三姬咸在。見生，轉入罟後，不見玉人容矣。生大悒快，歸作五言古詩一首云：

巫山多神女，歌舞瑤台邊；
雲雨不可作，空餘楊柳煙。
芙蓉迷北岸，相望更淒然；
何當一攀折，醉倒百花前。

翌日，生奉藥至，遇錦娘於東階，不覺神魂飄蕩，口不能言。錦駭曰：「兄有恙乎？」生搖頭。又曰：「兄勞頓乎？」復搖頭。錦曰：「何往日春風滿面，今日慘黛盈顏耶？」生良久曰：「吾為妹，病之深矣，神思任飛越矣。若妹無拯援之心，將索我於地下矣。」錦笑曰：「兄有相如之情，妾豈無文君之意？但春英、秋英日侍寢所，莫得其便；瓊姐、奇姐、繡房聯壁，舉動悉知。我為兄圖之：兄但勤事吾母，若往來頻速，或有間可投。」生前拽其袖，錦斂步而退，擲帕於地。生拾而藏之，進藥母前。母呼錦至，謂曰：「如此重勞大哥，汝當深深拜謝。」女微哂而拜，生含笑而答。復索炭烹藥，女亦奉火以從。白生以目送情，錦娘亦以秋波頻盼。兩情飄蕩，似翠柳之醉薰風；一意潛孚，恍曉花之凝滴露。蓋形雖未接，而神已交矣。藥既熟，女嘗，進母。生在背後戲褰其裳，女轉身怒目嗔視。生即解意。告歸。女因送出，責曰：「兄舉動不斂，幾敗乃事。倘慈闈見之，何顏復入乎？昨日之帕，兄當見還，倘若轉泄於人，俾妾名節掃地。」生曰：「吾深悔之，更不復然。」遂各辭歸，兩地悒快。

自此，女會繡幃，齧指沉吟，神煩意亂，寢食不安。日間勉強與二妹笑言，夜來神魂唯白生眷戀。生亦無心經史，坐臥注意錦娘，口念有百千遍，腸數已八九回，每欲索筆題詩，不得句矣。因屢候母興居，往來頗見親密；雖數次與錦相遇，終莫能再敘寒溫。

一日，生至中堂，四顧皆無人跡，遂直抵錦娘寢室。適彼方悶坐停繡。生遇錦娘，一喜一懼；錦見白生，且駭且愕。生興發，不復交言，遂前進摟抱求合。正半推半就之際，聞春英堂上喚聲，女急趨母室，生脫身逃歸。此時錦不自覺，瓊姐已陰知之矣，題詩示奇姐曰：

蚊蝶採黃英，花心未許開；大風吹蝶去，花落瑤台。

奇姐帶笑亦和以詩曰：

蝶為尋芳至，花猶未向開；春英妒玉蝶，摧倒百花台。

因曰：「此生膽大如斗」。瓊曰：「此必先與四姊有約，吾姊妹當作磨兜堅（即謹言也）可也。」

白生錦娘佳會

翌夕，生入候母，錦見，尚有赧容。生坐片時，因母睡熟，生即告錦，錦送至堂，天色將昏，杳無人跡。錦與生同入寢所，倉卒之間，不及解衣，摟抱登牀，相與歡會。斯時也，無相禁忌，恣生所為。秋波不能凝，朱唇不能啟，昔猶含羞色，今則逞嬌容矣。正是：春風入神髓，嫋娜嬌嬈夜露滴。芳顏融融，慙慙罷戰，整容而起。錦娘不覺長吁，謂生曰：「妾之名節，盡為兄喪。不為柏舟之烈，甘赴桑間之期，良可期也，君其憐之。但此身已屬之君，願生死不忘此誓。兄一戒漏泄，戒棄捐，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得此良晤，如獲珠琳，持之終身，永為至寶。」意欲求終夜之會，錦以

侍女頻來為辭，且曰：「再為兄圖之，必諧通契約也。」因送生出，則明月在天矣。闔扉而入，靜想片時，方憶瓊姐、奇姐聞知，惶愧措躬無地。自是結納二妹，必欲同心。

瓊姐長於詩章，錦娘精於刺繡，昔時針法稍秘，至是女工盡傳。奇姐茂年，天成聰敏，學錦刺繡，學瓊詩章，無不得其精妙，遂為勿逆之交。錦之侍女春英，瓊之侍女新珠，奇之侍女蘭香，向皆往來香閨，各皆以計脫去。此錦娘之奇策，實為生之深謀。

此自母病既痊，生亦盛儀稱慶，仍厚賂童僕及諸比鄰，事不外揚。皆無疑忌，因得鎮日來往，終夜與錦盡歡。

然瓊、奇二姬屬垣竊聽，雖其未湛春色，豈無盎然春情？中夜瓊姐長吁，錦知其情已動，暇間論及，錦挑之曰：「外間頗議白哥驕肆，自視之，亦然。」瓊姐曰：「豪門公子，年值青春，且風流入豪，文章魁首將來非登金馬院，則步鳳凰池，無惑其驕人也。」錦知其有愛重之及復曰：「白哥夜來有夢，與妹相會烏山。」瓊晒曰：「我本女流，渠是子，內言不出，況可同游？是何言也，不亦異乎！」錦撫掌而笑曰：「前言戲之耳。」

是夕，錦與生密謀，作古詩一首曰：

綺閣見仙子，心心不忍忘。
東牆聽鶯語，一句一斷腸。
有意蟠芳草，多情傍綠楊。
何當垂清盼，解我重悲傷。

是以詩置瓊繡冊。瓊見，晒謂奇姐曰：「錦姐弄瓊妹乎！書生放筆花也。我若不即裁答，笑我裙釵無能。」乃次韻曰：

遊春在昔日，春去情已忘。
解笑花無語，看花枉斷腸。
自飛風外燕，自舞隔江楊。
芳節平勁草，誰憐游子傷。

瓊本與錦聯房，中間只隔障板，亦有門相達，但雖設常關耳。詩成，而生適來，因自板間傳遞。生見其詞，歎曰：「此瑯瑯妙句也，世間有此女乎！」乃援筆立答曰：

花貌已含笑，愛花情不忘；
黃金嫩顏色，一見斷人腸。
願結同心帶，相將舞綠楊；
相如奏神曲，千載共悲傷。

生亦於板間傳遞。瓊見之，晒曰：「白哥好逼人，吾今不復答矣。」

自是，生入試屆期，不暇復入錦堂。即日試畢，潛訪故人。錦既盡歡，生亦盡樂。中夜，謂錦曰：「細觀瓊姬，甚有美意。吾既得隴，又復望蜀，何如？」錦曰：「君獲魚兔，頓忘筌蹄矣。」生誓曰：「異日果有此心，七孔皆流鮮血。」錦曰：「聞君誓詞，痛焉如割。為君設策，事端可諧。」

是夜，乘三更睡酣，潛開門，入瓊臥房，掀開帳衾。二姬睡熟，生按瓊玉肌潤澤，香霧襲人，皓白映光，照牀如畫。瓊側體向內而臥，生輕身斜倚相偎，唯恐睡醒，不敢輕犯。片晌，錦持被去，瓊陰知覺矣。錦笑謂生曰：「欲圖大事，膽無半分，然吾妹必醒，吾當往試。」錦至，而瓊已起，乃復巧說以情，瓊正色曰：「既不能以禮自處，又不能以禮處人！吾若隱忍不言，豈是守貞之女？若欲明之於母，又失姊妹之情。況吾等逃難，所以全軀，豈宜以亂易亂？」遂明蠟炬，乃呼奇姐，則奇已驚汗浹背，蒙被而眠矣。聞呼，猶自戰驚，見火，瞿然狂起。瓊笑曰：「汝不被盜尚然，何況我親見賊乎。」二人共坐，附耳細談，載笑載言，千嬌百媚。生在門隙竊視，真傾國傾城之容也。自此神思飄揚，無非屬意瓊姐。於時錦娘頗有逸興，因與白生就枕。生即慕瓊之雅趣，盡皆發洩於錦娘，搖曳歡謔多時。二女潛來窺視，少者猶或自禁，長者不能定情。

嗣是生慕瓊之意無窮，瓊念生之心不置。然瓊深自強制，不肯吐露真情，但每日常減餐，終宵多飲水，奇知其情，密以告錦。數日，身果不快，錦娘撫牀謂曰：「汝之病根，吾所素稔。姊妹深愛，何必引嫌？況吾翁即若翁，白丈非汝丈也？」瓊曰：「姊誤矣，豈謂是與！」

居一二日，生來錦室。告以瓊病，生遂問安。奇姐避入帳後。錦拽生裾登牀，笑謂生曰：「好好醫吾妹。」錦呼瓊曰：「好好聽良醫。」錦因辭去。生留少坐。生問瓊病，笑而不答。奇帳後呼曰：「好與大哥細言，莫使夜來發熱。」瓊笑曰：「有時亦熱到汝。」生以玉簪授瓊姐，瓊以金簪復白生。生執手固請其期，瓊以指書「四月十日」。

至期，生至，又復不納。錦苦勸之，瓊厲聲曰：「汝等裝成圈套，絡我於中，吾不能從，有死而已。」生聞言興闌，錦亦含羞，而門遂閉。豈知其色厲而內和，言堅而情動，中夜窺顛鸞倒鳳之狀，遂爾發舞蝶游蜂之思，三次起欲扣門，害羞又復就枕，比生睡熟，扣扉不得開矣。頓增悒怏，神思昏沉。奇姐笑曰：「姐食楊梅，又怕齒酸，不食楊梅，又須口渴。今番錦姐不管，白哥不來，牢抱衾枕，長害相思也。」

翌日，生偶以事見趙母，回至中堂，無人，因入錦娘寢所。瓊自門隙度詩與生曰：玉華露液濃，侵我絞綃襪；神思已飄搖，中宵看明月。

生見詩亦答曰：

幾回拽花枝，露濕沾羅襪；今夜上天階，端擬拜新月。

錦娘曰：「瓊姐已無掛念，兄又不鑒覆車，徒使月老愁。此詩莫持去也。」奇姐窺視，笑曰：「今宵斷諧月老約矣。請四姐過此一議。」錦以詩度與瓊曰：「今夜若不諧，向後更不來。」瓊見詩，含笑目奇。奇與錦附耳久之。

是夕，生未晚膳，錦分發春英買備。給趙母曰：「夏景初至，明月在天，姊妹三人意圖賞玩。」母喜而不疑，因益其肴饌，且戒婢僕曰：「汝輩無得混亂，與他姊妹盡歡。」因此固蔽重門，與生恣其歡謔，誠人間之極趣，百歲之奇逢也。

是夕，瓊姐盛妝，枕衾更以錦繡，爛熳似牡丹之向日，芬芳如芍藥之迎風。飲畢，奇姐密啟重門，直趨趙母寢室，給以「不勝酒力，姊妹苦勸而逃」。趙母甚歡，因與共寢。瓊忽失奇所在，錦亦不勝驚惶。既知其詳，瓊方就枕，固執不解衣帶。生亦苦無奈何。錦隔房呼曰：「何不奮龍虎之雄，斷鴛鴦之帶乎？」生猶豫不忍。瓊苦告曰：「慕兄上識，非為風情，談話片時，足諧所願。若必採春花，頓忘秋實，兄亦何愛於妹，妹亦何取於兄乎！願兄以席上之珍自重，妹亦以石中之璞自珍，則兄為土中之英，妹亦為女流之杰。不爾，當自經以相謝耳。」生不得已，合抱同眠。玉體相偎，金枝不掛。中夜，生得請曰：「予為子斷肝腸矣。」瓊曰：「吾豈無人意，甘斷兄肝腸？但兩玉相偎，如魚得水，持此終身，予亦甚甘。何必弄玩形骸，惹人談笑？兄但以詩教妹，妹亦以詩答兄，斯文之交，勝如骨肉。」生曰：「自見芳卿，不勝動念，得伸幽會，才慰夙心。若更以枕席為辭，必以鬼幽相拒。」瓊曰：「妹亦知兄心，兄但體妹意。兄必索幽會，須待瓊再生。」生知其意不可回，乃口占五言古詩曰：

我抱月前興，誰憐月下悲；
空中雲輕過，遙望豈相宜。
千里神駒逸，誰能掛絡羈；
忍懷橫玉樹，無力動金枝。
高唱大堤曲，神妃不肯吹；
密雲迷歸路，際遇待何時。
相失齊飛雁，茫茫空爾思。

瓊亦口占答曰：

君識吾愛汝，那堪為汝悲；
春花莫摧折，掩映亦相宜。
神駿馳黃道，何須下羈絡；
飄飄月中樹，誰能剪一枝。
蘭橋歌舞路，且待曉風吹；

雲度橫碧海，春來也有時。

願至桃花候，油然為汝思。

生笑曰：「桃花，何時也？」瓊曰：「合誓之際耳。」生既意夕不寐，女亦終夜不眠。詩韻敲成，東方既白矣。

錦娘至，曰：「新人好眠，不知時侯耶？」生曰：「枉爾為月老，使我怨蒼天。」錦笑曰：「月老解為媒，能教汝作事耶？」瓊姐和衣而起，生亦長歎下牀。瓊對錦曰：「與白哥說一場清話，正快我敬仰之私。」錦曰：「何以謝媒？」瓊曰：「多謝，多謝！」又問生曰：「何以謝我？」生曰：「相見不相親，不如不相見；相親不知心，不如不相親。」及梳洗畢，固辭歸。瓊曰：「不必出去，妹有一樽敘情。繡房無人往來，哥哥不必深慮。」生曰：「早教我歸去也，勿磨我成枯魚。」錦娘曰：「吾妹真好力量，一宵人畏如此。」生曰：「不磨之磨，乃真磨也；無畏之畏，誠至畏也。」錦笑曰：「我備細聞知，兄真無大勇，坐好事多磨，而又何畏乎？」生曰：「掌上之珠，庭際之玉，玩弄令人自憐，何忍遽加摧挫。」時瓊方對鏡，錦為之畫眉，且謂曰：「我聞哥言，尚思軟心，汝之所為，太無人意。」瓊曰：「知過，知過。」

少頃，奇姐入來，盛妝靚服，雲欲回家。拜錦娘曰：「暫別，暫別。」拜瓊姐曰：「恭喜，恭喜！」問曰：「哥哥去矣？」瓊曰：「尚留在此。」時生出見，奇亦拜辭。生曰：「適有一事，欲來相投，終夜無眠，肝腸盡斷。」奇笑不答，密謂瓊曰：「姐夫何出此言？」瓊以實告。奇笑曰：「姊姊如此固執，莫怪姐夫斷腸。」生在錦房，聞言突至，曰：「願妹垂憐，救我殘喘。」奇姐遜避無路，被生摟抱片時，求其訂盟，終不應。錦娘至曰：「吾妹年幼，未解雲雨，正欲告歸，兄勿驚動。」生方釋手。瓊撫其背曰：「阿姐且勿回家，我有一杯清釀。」奇嬌羞滿面，不能應聲。瓊戲之曰：「不食楊梅，今番齒軟矣。」因共出細談曰：「吾與賢妹，生死之交，向時同遇郎君，今豈獨享其樂耶？細觀此人，溫潤如玉，真國家之美器，天下之奇珍也。欲待不從，吾神已為所奪；若欲苟就，又恐羞臉難藏。妹若先歸，而吾亦去。妹歸雖堅白無瑕，吾去即枯槁憔悴。妹若有心，同此作伴。若必堅為貞女，豈忍吾染風流？」奇笑曰：「與姊同生同死，吾之盟也。與兄同歡同樂，非吾願也。但白哥風流才子，我愛之何啻千金。但非垂髮齊年，安敢蒹葭倚玉？姊當憐我，我且不歸，奉陪數時，少罄衷曲。」時瓊、奇方掩扉而入，春英卒然扣門曰：「老安人來送姐姐。」錦應曰：「我留此錢行。」生舔舌（音忝炎，吐舌貌。）曰：「幾誤事矣！」

於是錦入見趙母，給以為奇送行。母曰：「幼女如嫩花，不可多勸酒。」於是入百花園內，相對盡飲。錦出令以勸瓊，奇勸瓊以盡飲。錦自稱「主婚大姊」，奇自號「年少冰人」。啐酒交歡，摘花相贈。瓊姐不勝酒力，頓覺神思沉酣。正是：竹葉綴三行，桃花浮兩臉；愈加嬌嫩，酷似楊妃矣。

白生瓊姐佳會

時日方轉申，扶瓊就寢。生、錦為解羅帶，奇姐為布枕衾。瓊半醉半醒，妖香無那，謂生曰：「妾既醉酒，又得迷花，弱草輕盈，何堪倚玉？」生曰：「窈窕佳人，入吾肺腑，若更固拒，便喪微軀。」生堅意求歡。女兩手推送，曰：「妾似嫩花，未經風雨，若兄憐惜，萬望護持。」生笑曰：「非為相憐，不到今日。」生護以白帕，瓊側面無言。採掇之餘，猩紅點點；檢視之際，無限嬌羞。正是：一朵花英，未遇游蜂採取；十分春色，卻來舞蝶侵尋。

生於雲雨之時，未敢恣其逸興。只見：容如秋月，臉斜似半面娥；神帶桃花，眉蹙似病心西子。錦衾漾秋水，嬌態襲人；玉露點白蓮，和風入骨。生欲採而女求罷採，女欲休而生未肯休。神思飛揚，如風之搏柳；形骸留戀，如漆之附膠。誠天下奇逢，世間佳遇。斯時錦、奇竊視，莫不毛骨竦然。生既戰休，瓊謂之曰：「妾生人世，落落此身，將圖結王謝之姻，不意見崔張之事。但微軀已托之兄，願終始如環不絕。」因以少時所佩玉環授生，永以為好。生曰：「此奇遇也，吾當作賦以紀之。」瓊曰：「與兄聯句何如？」生曰：「甚妙。」時天將暮矣，於是明豹膏之燭，索文房之寶，揭得「林」字韻。生為之首倡，曰：

爰朱明之佳候兮，花嬌笑於上林（白景雲）。風乍和而乍暖兮，黃鶯巧調夫奇音（李瓊姐）。茲良辰之可愛兮，展予布於花陰（白）。怨中閨之寂寥兮，憎飛蝶之侵尋（李）。予登瑤台以盼望兮，撫求凰之素琴（白）。修予容於鸞鏡兮，飾環佩於綠襟（李）。上憑虛之綺閣兮，見絕色之奇琛（白）。與英豪而乍遇兮，擬天上之球琳（李）。緣秋波之轉盼兮，飄蕩子之芳心（白）。彼飄飄之元白兮，托孤鳳以悲吟（李）。憑欄百種情思兮，橫憂懷之感慨（白）。守深閨以困念兮，亦凌風而顧影（李）。比天上之嫦娥兮，虞空思夫畫餅（白）。亮中外之靡同兮，徒鬱憂而自省（李）。謝月老之勤渠兮，登予身於巫山之嶺（白）。朱履之遇金釵兮，慚花容之載整（李）。感芳卿之憐予兮，傍日邊之紅杏（白）。君似彩蝶戀花兮，舞正陽之美景（李）。弄珠環於掌中兮，緬此生之何幸（白）。抱席上之奇珍兮，羞芳情之欲逞（李）。問予二人其何若兮，擬桃源之遇劉（白）。亦似文魚比目兮，深芳沼之清流（李）。賽連枝之琪樹兮，偃玉骨於青丘（白）。斜據胡牀吟詠兮，宛銀河之女牛（李）。並頭蓮花似汝與我兮，開菌萑於芳洲（白）。羅帶同心共結兮，不解夫千秋萬秋（李）。指九天以為誓兮，情方鍾而思悠悠（白）。願以指日為正兮，吐誓詞而含羞（李）。千金難買此良晤兮，誠人世之所好迷（白）。緣自天之五百兮，今夕諧此鸞儔（李）。軟玉溫香在手兮，身外更有何求（白）？作賦致祝兮，幸無使妾歎白頭（李）。

詞賦既成，各書其一，女制二錦囊藏之。時樵鼓三更，瓊倦而就枕矣。

生共枕片時，乃曰：「吾去謝冰人，免叫她嗔恨。」遂開錦娘之戶，上鏤金之牀。時錦睡酣，被生驚覺，曰：「適自何來，遽集於此？今番月老功效何如？」生具陳初終，不敢隱寂。錦曰：「吾悉聞矣，試君心耳。」生因求歡。錦固辭謝，曰：「妾聞人亦有言，一座豈有兩主？」生笑曰：「非魏無知，臣安得進？」錦曰：「冠玉之英，亦不背本。」因與之久譔。錦附耳曰：「奇妹功亦不少，彼在東牀獨宿，兄可著意懇求，機會不可錯過。」

時奇已醒。只得詐睡。奈生興如狂，刻意求歡。奇幸著裡衣，力以死拒，然形神雖未媾合，而骸骨亦盡偎依矣。牢抱甚久，堅守不從。生固請具期，奇答曰：「後會有日。」生苦懇，無奈何奇哀告不已。錦恐聲跡外揚，乃起，勸生釋手。

生既終夜不寐，不勝困倦，乃復就枕片時，趙家已進早膳。起而梳洗，以計脫歸，不及告辭。瓊甚悒悒，相送惶惶，淚傾春雨。瓊既為生切念，又復為奇縈懷，寢食不安，衷腸悶損，唯錦娘調諧左右，曾莫得其歡心者矣。

三妙寄情唱和

是日，奇姐遣侍女蘭香至，瓊姐題七言古詩一首，密封付之。詩名《飛雁曲》：

日斜身傍彩雲遊，雲去蕭然誰與伴；不見月中抱月人，淚珠點滴江流滿。並頭鴻雁復無情，不任聯飛各分散；莫往莫來繫我思，片片柔腸都想斷。

奇讀其詩，不覺長歎。母問其故，權辭答曰：「大姊病躁渴，欲求我藥方。」母曰：「明早即令蘭香送去，不可失信於人。」奇乃步韻制詩，翌日送去。詩曰：

彩雲昨夜繞瓊枝，千秋萬秋長作伴；
舉首青天即可邀，何須淚灑江流滿。
江頭打鴨鴛鴦驚，飛北飛南暫分散；
歸來不見月中人，任是無情腸亦斷。

瓊見之，不覺掩淚。錦讀之，亦發長歎曰：「二妹皆奇才，天生雙女士也。」然錦亦通文史，但不會作詩，生稱為「女中曾子固。」至是，瓊強之和。錦笑曰：「吾亦試為之，但作五言而已。」詩曰：

巫山雲氣濃，玉女長為伴；
而今遠飛揚，相望淚流滿。

襄王時來游，風伯忽吹散；
歸雁亦多情，音書猶未斷。

瓊見錦詩，曰：「四姊好手段，向來只過謙，若遇白郎來，同心共唱和矣。」錦曰：「貽笑大方耳。」

適生令小僮奉楊梅與趙母，錦問曰：「大叔安在？」答曰：「往鄉才回。」瓊將錦詩密封與生，生意其即瓊所為也。是夕，二姬度生必至。

生乘黑而至，瓊且喜且怒，罵曰：「郎非雲中人也，乃是花前蝶耳！花英未採，去去來來；花英既採，一去不來。錦囊聯句，還我燒之！」生曰：「我若負心，難逃雷劍，實因家事，無可奈何。向來新詞，卿所制乎？」瓊曰：「四姊新制。」生曰：「曾子固能作詩乎？」瓊曰：「向來只謙遜耳。」生對錦曰：「承教，承教！」錦曰：「獻笑，獻笑！」生曰：「末二句何也？」瓊曰：「為二姐耳。」因道其由，及出瓊奇二作。生曰：「三姬即三妙矣。」瓊笑曰：「四人真四美也。」生曰：「吾當奉和新詩，但適遠歸勞頓，求一瞌睡，少息片時。」錦曰：「請臥大妹之房，以便謝罪。」瓊曰：「請即四姊之榻，亦可和詩。」二人相推，久而不決。錦良久曰：「妾已久沐深波，妹猶未嘗真味。決當先讓，再無疑焉。」生乃攜瓊登牀。是夕，稍加歡謔，然亦未騁芳情也。罷戰之後，瓊謂之曰：「奇妹與吾共患難，結以同生死。今為愛兄，失此良友，兄妹之情雖得，朋友之義乖矣。」生曰：「吾見三姬，均所注意，由此達彼，良有是心，但苦情為卿，方才入手，又思及彼，非越分妄求乎！況此女未動芳心，又堅寧耐，是以不敢強。卿何以為謀耶？」瓊曰：「此女心情比吾更脫，若馴其德性，猶易為謀。但恐見機不復來此，若更再至，易以圖矣。且學刺而麗線無雙，學詩而妍詞可取，真女中英也。」因誦其《拜秋月詩》曰：

盈盈秋月中天，今夜人人拜秋月；
高照地天今古明，看破千山萬山骨。
清輝不減度年華，光陰轉眼如超忽；
我心我心月自知，勿使青春負華髮。

生歎曰：「奇才，奇才！恨不肯相倡和耳。」須臾，生起，與錦交歡。錦久待情濃，乃恣生歡晤。錦於得趣之際，未免囁出嬌聲，雖懼為瓊所聞，然亦不能自禁矣。

次日，兵報戒嚴，狂寇肆集，瓊、奇家眷，填滿趙家。生欲入無門，乃給於趙母曰：「母有重壁，與兒為鄰，欲寄小箱，未得其便。乞鑿一小門相通，庶篋笥便於寄頓。」母愛生如子，遂言無不從。生即得計，即制小門，自此可達瓊房，晝夜往來甚便。錦娘亦謂趙母曰：「兒居幽蔭，不宜見客。今逃寇人眾，閒往雜來，願西邊諸門，兒自關鎖。不用童僕，自主爨爇，與二妹共甘苦，俟寇定再區處。」母曰：「正是如此。」此二計可比良、平，任蘇、張莫測其秘矣。

奇姐自歸後想生甚切，吟一絕曰：

巫山舊枕處，那堪臨別時；雲卿頻入夢，何日敘佳期？

此日復至，瓊喜不勝，問奇曰：「別後思姊否？」奇曰：「深思，深思。」又曰：「思白兄否？」曰：「不思，不思。」瓊曰：「何忍心若是？」奇曰：「他與我無干。」瓊曰：「吾妹已染半藍。」奇曰：「任他涅而不緇。」大笑而罷。午後，因檢繡冊，得見前詩，指之曰：「不思白兄，乃想佳期耶？」奇笑曰：「久與姊別，思敘佳期耳。」瓊笑曰：「吾妹錯矣。男婦相會，是為佳期。本思雲卿，如何推阻？」奇曰：「但思何妨？」瓊曰：「吾為妹成之。」奇曰：「大姊不須多事。」瓊曰：「恐妹又害相思。」奇曰：「我從來不飲冷水。」瓊曰：「汝今番要食楊梅。」復大笑而罷。

是夕，趙母請奇敘別，瓊推病不行。生自重壁而至，唯見瓊姐在房，握手求歡，再三固拒。生曰：「初開重壁，適邇啟行，若欲空歸，恐非吉利。」因和衣一會，瓊赧赧羞容也。因述奇芳情，且誦其佳句，乃獻策曰：「今夜二更時候，兄當過此重門，牢抱鴛鴦，勿使飛去。」因附耳細語。生曰：「吾已諭矣。」生暫歸家。奇亦飲罷入房，謂瓊曰：「今夜我別處睡，只恐白郎復來。」瓊曰：「此時人亂如麻，白郎永不能至，若欲有心相見，除非夜半夢中。」奇不知重壁可通，只將錦房門固鎖，乃曰：「今夜任白郎至，不能過此門矣。」悉解衣，與瓊共臥，懷抱如交頸鴛鴦。

夜半，奇姐睡熟，生自重壁而入。奇半醒半睡，以為即瓊也。及蝶至花前，乃始驚覺。生曲盡蟠龍之勢，奇嘖作舞鳳之形，生亦無奈。奇曰：「哥且放手，我非固辭，但瓊姐相會勸渠，我豈獨甘草率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為誓？」奇曰：「今宵若肯就，必早赴幽冥；明日若負心，終為泉下鬼。」錦瓊呼曰：「兄真無力量，今番又復空行。」奇曰：「姊姊逼人。」因以首撞牀柱，生急抱持，穩睡至天明，含羞不起，瓊再三開諭，乃斂容下牀。時生已去，瓊問：「今宵之約何如？」奇笑面點首。

是日，三姬皆盛妝，生為開佳宴。日前，生僦趙室，俱無一人居住；母親從父宦游，生亦議婚未娶，因此得恣逸游。邀姬重壁過去，設案，當天詛盟。是時誓詞，皆錦代制。錦先制姊妹三人告詞，遂命拜參，當天焚奏。其詞曰：

維辛酉四月十九日，同心人趙錦娘、李瓊姐、陳奇姐，虔上明香，上告月府之神曰：「竊以女生人世，魂托月華，是太陰之精靈，實微軀之司命也。錦等三人，締為姊妹，如負前之誓，決受月斧之誅。明月在天，俯垂照鑒。」

又制與生同盟告詞，羅列展拜，上告穹蒼。其詞曰：

維重光作噩之歲，正陽日旦之時，同心人白景雲、趙錦娘、李瓊姐、陳奇姐，皆結髮交也。荷天意之玉成，諒月老之注定。男若負女，當天而骨露形銷；女若負男，見月而魂亡魄化。煌煌月府，皎皎照臨。

白生奇姐佳會

是夕，四人共歡，三鼓罷宴，瓊、奇先歸繡房，生、錦共撤肴饌。

奇含羞縮，欲背前言，瓊曰：「盟誓在前，豈敢相負？」奇執瓊手，曰：「真個羞人！將奈之何？」瓊為撤去金花，奇又不解羅帶。瓊笑曰：「吾妹有何福德，起動十七歲小姐作媒婆耶？妹夫來矣，衣帶快解。」生亦突至，奇笑而從，因蒙被而眠。瓊視生曰：「慎勿輕狂，嫩花初吐也。」生笑而登牀，只見雲雨之際，一段甘香，人間未有，但略點化，即見猩紅，生取而驗之。奇轉身遽起，謂生曰：「十五載養成，為兄所破，何顏見吾母乎！皆姊姊誤我也。」生細細溫存，輕輕痛惜，待意稍動，乃敢求歡。奇曰：「只此是矣，何必復然？」生曰：「此是採花，未行雲雨。二姬雅態，妹所悉聞，若不盡情，即喪吾命。」奇不得已，乃復允從。但見芳心雖動，花蕊未開；驟雨初施，何堪忍耐。乍驚乍就，心欲進而不能；萬阻千推，口欲言而羞縮。愁眉重蹙，半臉斜偎。鴛枕推捱，頓覺蓬松雲鬢；玉肌轉輒，好生不快風情。雖其嬌態之固然，亦其花英之未滿。生亦輕試，未敢縱行，但得半開，已為至願。須臾雲散，香汗如珠，蓋其相愛之情固根於肺腑，而含羞之態自露於容顏。固問真情，再三不應，貼胸交股而臥，不覺樵鼓三更。

瓊姐舉燈來，曰：「吾妹得無倦乎？」生興大發，拽瓊登牀，盡展其未展之趣。瓊亦樂其快樂之情，真盎然滿面春，不復為嬌羞態矣。既罷，奇變曰：「姊姊得無倦乎？」瓊曰：「但不如妹之苦耳。」三人笑謔，忽爾睡酣，日晏不起。奇姐之母，陳氏夫人也，在外扣門甚急。錦忙速喚，三人乃醒。生自重壁逃去，尤幸夫人不覺。瓊因給之曰：「五更起女工，因倦，適就枕耳。」夫人諭奇姐曰：「汝與大姊雖表姊妹，患難相倚，當如同胞，須宜勤習女工，不可妄生是非，輕露頭面。昨趙姨欲汝三人同爨，不令女僕往來，此習勤儉一端，吾亦聞之自喜。」少頃，瓊姐母亦至，見此二姬猶未梳洗，責瓊曰：「雞鳴梳頭，女流定例。此時尚爾，何可見人！」瓊曰：「五更起女工，因倦，復就枕耳。」二母信之而回，瓊、奇膽幾破矣。

奇深懊恨，瓊亦赧然，相對無言，臨鏡不樂。奇曰：「自今痛改前過。」瓊曰：「我亦大覺昨非。」錦隔牆呼曰：「只恐白郎來，芳心又依舊矣。」奇曰：「四姊固功之首，亦罪之魁。」錦笑曰：「吾罪誠深，須宜出首。」奇曰：「姊首何人？」錦曰：「專首二姐。」奇曰：「有何可據？」錦曰：「詩句尚存。」瓊曰：「我與汝姊妹連和，從今作清白世界。」錦笑曰：「江漢以濯之，不可清也；秋陽以暴之，不可白也。」奇曰：「我當入侍慈母，不理許多閒非。」錦曰：「不過三

五更，復想敘佳期矣。」奇不覺發笑。錦娘啟扉而入，曰：「我欲為白哥制雙履，願二妹共樂成。」瓊曰：「謹依來命。」奇曰：「吾弗能也。」錦曰：「吾妹尚未知趣，他日偏爾向前。」共笑而罷。於是錦娘制履，二妹協功，日暮倦勤，共成聯句，推瓊首倡，為五言排律云：

四月未明候（李），陽和乍雨天。榴花紅噴火（趙），荷葉綠鋪錢。公子游瓊苑（陳），奇英奉碧泉；柳暗迷歸路（李），花香透坐筵。雲鐘敲清韻（趙），錦瑟奏初弦；意馬牢牢繫（陳），心猿蕩蕩牽。多情慵針線（李），得趣賦詩編；蛺蝶台前舞（趙），鴛鴦水上連。願為連理樹（陳），合作並頭蓮；信誓深銀海（李），風流滿玉川。文君如可作（趙），司馬亦稱賢；為制綠雙履，高高步紫煙（陳）。

錦笑曰：「二姐口硬似鐵，心軟如綿。」奇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錦曰：「看詩便知。」奇笑曰：「君子戲言，不可戲筆。」瓊笑曰：「可是，可是。」是夜，生以朋友邀飲，不至。三姬無限惶惶，坐至四更方登牀，比至雞鳴，起梳洗矣。

生醉醒，不勝痛恨。清晨，即詣瓊房，冀圖一會，告以衷情。不意三姬各去候母。生疑事機漏泄，又懼心志變遷，題詩示瓊曰：

酩酊不知夜，醒來恨殺人；洞門空久坐，不見百花春。

生坐久，不見三姬，又欲候文宗揭曉，悵悵而去。

瓊歸，見詩，笑曰：「白郎夜來被酒，今朝無限惶惶。」奇笑曰：「他醉由他醉，我醒還自醒。」錦笑曰：「昨宵既已醉酒，今夜必定迷花。」少頃，家僮來報。「文宗發案。」趙母令人去探消息。三姬相對深思，側耳欲聞真信。久之，奇笑曰：「白哥既有探花手段，必有折桂才能。此行決應高選，不須姊姊猜疑。」瓊笑曰：「汝是座上觀音，說話自然靈聖。」錦笑曰：「他只一夜夫妻，識破十年學問矣。」奇帶羞含笑，時午膳猶未畢，家僮入報趙母曰：「白家大叔考居優等矣。」趙母甚喜，來報三姬。錦、瓊俱目奇，奇亦帶冷笑。

趙母既退，錦、瓊戲掖奇上坐，曰：「阿妹真觀音也，每事拜而問焉。」歡笑而罷。是日黃昏時候，白生歸，入見趙母，因請見李老夫人及陳夫人。夫人曰：「好個清俊秀才，他日必成偉器。」生以所賞銀花獻之趙母。趙母分賜三姬，各妝為土寶花勝。奇姐一枝，尤加巧麗。瓊姐戲以詞曰（名《憶王孫》）：

娥神已屬王孫，坐對花神久斷魂，燕語鶯聲不忍聞。想越黃昏，花勝鮮妍獨倚門。

四美連牀夜雨

是夕，入三姬之室，談笑盡歡，不覺譙樓起鼓。錦對瓊曰：「二姐尚未知趣，今夜當使盡情。」乃一與白郎解衣，一與奇姐解裙，勒之共臥。奇姐固辭。錦曰：「自此以始，先小後大，以此為序，勿相推辭。」生然之。但見輕憐痛惜，細語護持。女須有深情，但未堪任重，花心半動，桃口含芳，生略動移，即難忍耐。生曰：「但喚我作檀郎，吾自當釋手。」奇固推遜，生進益深。奇不得已，曰：「才郎且放手。」生被奇痛惜數言，不覺真情盡矣。相抱睡熟，漏下三鼓。

錦來，呼曰：「瓊姐相候多時，如何甘心熟睡？」生與錦去，即登瓊榻。瓊曰：「願君安息片時，相與談話為樂。」因詢奇佳興，生細道真情。瓊聞言心動，生雅興彌堅，於是復為蜂蝶交。及罷，瓊謂生曰：「君為妾困倦如斯，妾不忍君即去，但錦姐虛席已久，君其將奈之何？」時錦立在牀前，摟抱同去，相對極歡。

錦風月之態甚嬌，生雲雨之情亦動，在生已知錦之興濃，在錦唯懼生之情泄。謂生曰：「君風力甚佳，妾意欲已足，但欲姊妹為同牀之會，不知君意何如？」生曰：「此是人間之極歡，但恐二妹不允從耳。」錦曰：「吾給之使來，然後以情語之耳。」

於是，錦給瓊曰：「白郎適來發熱，如何是了？」瓊方醒覺，聞言戰懼，即起問安，被生摟定，乃告以錦意。瓊只得曲從。錦復給奇曰：「白哥滿身發熱，瓊姊在彼問安，汝何昏睡，不痛念乎

？」奇曰：「今奈之何？」錦曰：「去問安便是。」奇遽起索衣，不得其處。錦曰：「快去，快去！夜暮無妨。」適至牀前，被生摟抱，只得曲從。生刻意求歡，三姬推讓不決。生銳意向錦，錦辭曰：「欲不可縱，樂不可極，向愛二妹妙句，兄當與之聯詩，使妾得以與聞，亦生平之至願也。」生日：「妙甚。」即牀上口吟，生為首倡。曰：

君不見瑤台高映碧天東（白），珠璣璀璨玉玲瓏（趙）。又不見襄王朝來飛白馬（李），日暮又復跨青騎（陳）。乍雲乍雨迷花月（白），羅襟飄搖揚輕風（趙）。沉香亭北花盈砌（李），牡丹芍藥海棠紅（陳）。觀花不飲心如醉（白），醉倒花前月朦朧（趙）。一片芳心作蝴蝶（李），飛來飛去入花叢（陳）。美人惹素紫羅綺（白），語笑花間喜氣蔥（趙）。貽我佩環傳心悵（李），復將心事托絲桐（陳）。柔情已為奇音動（白），忙忙飛舞採花蜂（趙）。與君竊藥先奔月（李），森然火會廣寒宮（陳）。廣寒月色皎（白），報我三青為（趙）。玉華露液濃（李），相思夢來繞（陳）。錦花瓊飾綺羅（白），趙姬慷慨揚清歌（趙）。投桃報李心深念（李），雷陳契合樂如何（陳）。今夕何夕此良晤（白），嬌來錦袖舞婆娑（趙）。球琳瓊玖敵詩句（李），奇詞清韻長吟哦（陳）。長吟哦，得句多（白），九天牛與女，此日共銀河（趙）。魚比目，戲新荷（李），山盟長翠長巍峨（陳）。吁嗟五色雲霞靄（白），豔妍好結同心帶（錦）。同心長繫碧天雲（李），勿使碧雲遊天外（陳）。雲油油，不自由（白），神魂飛蕩與雲流（趙）。中天明月長為伴（李），願伴千秋與萬秋（陳）。我本修然一鳳侶（白），今朝相伴三鸞儔（趙）。願作在天雙比翼（李），鳳雛對舞含嬌羞（陳）。奇瑛勿為年華少，五百天緣猶未了（白）。天桃今已吐春情，片片輕紅入芳沼（趙）。柳腰嬌弱不禁風，風怒狂搖猶悄悄（李）。桃李不似錦瓊英，抱露春融情窈窕（陳）。愛花都作連枝香，和雨和雲到天曉。從今不作舊夢思，同心齊唱佼人僚（白）。

次夕，遂為同牀之會，推錦為先。錦嬌縮含羞。生日：「姊妹既同歡同悅，必須盡情盡意。」瓊曰：「四姊何無花月興？」奇曰：「四姊何不逞風流？」於是生與錦共歡，錦亦無所顧忌。次及瓊姐，含羞無言。錦曰：「吾妹真花月，何乃獨無言？」奇曰：「彼得意自忘言也。」瓊曰：「如妹痛切，不得不言耳。」以次及奇，再三推阻，錦瓊共按玉肌，生大展佳興，輕快溫存，護持痛惜。瓊曰：「夫哥用精細工夫。」生日：「吾亦因材而篤。」自是而情已溢矣。至五更睡覺，斜月照窗，生疑為天曙，喚諸姬俱起，則明月在天。錦笑曰：「月出皎兮，佼人僚兮。」瓊笑曰：「星月皎潔，明河在天。」奇笑曰：「月白風清，如此良夜何！」瓊因請曰：「君之歌賦，已得聞矣，妙曲芳詞，未之聞也。願請教。」生日：「請命題。」瓊曰：「試調《蝶戀花》何如？」生日：「請刻韻。」瓊因誦東坡「花褪殘紅青杏小」之章，因曰：「君即此為韻，試看可與東坡韻頗否。」生吟曰：誰家寶鏡一輪小，拋向雲間·光遍羅幃繞；夜淺夜深今多少，玉露玲瓏灑芳草。院宇深沉誰知道·驚夢殘更·卻被佳人笑；恨斷楚天情悄悄·花暗蝶朦添煩惱。

瓊曰：「甚妙！吾姊妹聯句以和之，何如？」錦辭謝曰：「非所長也。」奇曰：「縱使不工，亦紀佳會。何妨，何妨。」於是瓊為首倡：

綠窗人靜月明小（瓊），銀漢波澄，半向藍橋繞（奇）。楚峽春非少（錦），淡淡巫雲擒瑤草（瓊）。不謂娥來知道（奇），驚起東君，自驚還自笑（錦）。聞睡鴨啼聲消，幾番惹得多煩惱。（瓊）。

生歎曰：「真三妙也。此生何幸，有此奇逢乎！」因復就枕，談話表情，不能盡述也。

自是，屢為同牀之會，極樂無虞。不意笑語聲喧，屬垣耳近。有鄰姬者，隸卒之婦也，疑生為內屬，安有女音，遂鑽穴窺之，俱得其情狀矣。有夕，唯瓊、奇在列，錦以小恙不與。次早，生過其門，鄰婦呼曰：「白大叔昨宵可謂極樂矣。」生詰其由，句句皆真。生不得已，奉金簪一根，求以緘口。婦笑曰：「何用惠也，但著片心耳。」生因歸告錦娘，且曰：「姑勿與二妹知之，恐其羞赧難容也。」錦曰：「此婦不時來此，況有灑灑風情，兼有『只著片心』之言，不為無意於君。君若愛身，不與一遇，機必露矣，君其圖之。」生不得已，至晚，逕詣鄰婦之家，與作通宵之會。果爾得其真情，與生重誓緘口矣。

是夕，瓊、奇、生不至，候至三更；錦不以告，但口占四句示之曰：

「誰知復誰知，花妖窗外窺。花陰月影動，猶自想花枝。」

瓊、奇驟驚：「異哉此言！幸詳告我。」錦曰：「昨宵事露矣。白郎去矣，尚望同牀會乎！」於是為道其詳，瓊、奇淚漣。自是同牀會散，生、姬深加斂跡矣。

慶節上壽會飲

越五月五日，生為趙母賀節。母亦置酒邀生，生辭。李老夫人、陳夫人各遣侍婢催之，生入謝曰：「承諸大母厚意，但恐冒突尊嚴。」老夫人曰：「彼此旅寓，何妨，何妨。」命三姬相見。瓊、奇不出，生飲數杯，逡巡告退。老夫人曰：「守禮之士也。」趙母曰：「此兒無苟言，無苟動，真讀書家法也。其親宦游，無人照管，況當佳節，令其岑寂，吾心甚不安耳。」於是復備一席，令小哥送至生寓共飲。生制一詞，名曰《浣溪沙》：晴天明水漲蘭橋，畫欄簫鼓明江皋；翩翩彩袖擁東郊，倚闌干悶縈懷抱。武陵溪畔燕歸巢，誰憐月影上花梢。

小哥默記其詞，歸為夫人誦之。老夫人精於詞章，瓊之文史，皆老夫人手教者也，極口稱善，以示三姬。三姬聞之悄然。老夫人曰：「汝等不足白郎詩乎？未免謂其傷春太露耳。」三姬微笑。少頃，亦各散去。

是夕，生扣重壁小門，瓊、奇固蔽不開。生扣既久，錦娘啟扉。二姬見生，淚下如雨，固問不應，相對惶惶。生知錦泄前言，再三開諭，坐至三更，二姬乃曰：「兄當厚自愛身，吾等罪當萬死。即不能持之於始，復不能謹之於終，致使形跡宣揚，醜聲外著，良可痛也。」因相與泣下。生曰：「月前之誓，三以死生，況患難乎！卿不記申、嬌之事乎？萬一不遂所懷，則嬌為申死，申為嬌亡，夫復何恨！」生即剪髮為誓，曰：「若不與諸妹相從，願死不娶。」三姬亦斷髮為誓，曰：「若不得與白郎相從，願死不嫁。」生曰：「吾之不娶，佯狂入山，事即休矣；卿之不嫁，奈何？」瓊、奇曰：「吾二人幸未有所屬，當以此事明之吾母。哥或見憐，幸也；不爾，則自剄以謝君耳。寧以身見閻王，決不以身事二姓。」生謂錦曰：「於卿何如？」錦誓曰：「生死不相離，離則為鬼幽。於君何如？」生誓曰：「終始不相棄，棄則受雷轟。」於是四人相對盡歡，不復顧忌。

越十有三日，趙母誕辰也，生以厚儀上壽，且為三母開筵，復請三姬，同預燕席。李老夫人許之。時二姬亦上壽鞋、壽帕，且稱觴焉。生筵適至，二姬趨避。李老夫人曰：「相見無妨，趙姨之子，即汝表兄也。」——蓋瓊、奇之母皆產於林，與趙母為叔伯姊妹，故老夫人有是言耳。——二姬遂出相見，固遜不肯登筵。趙母曰：「幻女畏生客，我與之區處。」於是置生席於堂之小廂，命小哥侍焉。飲至半酣，生與小哥出席勸酒。老夫人曰：「酒不須勸，久聞高才，欲請一詞為壽，何如？」生辭謝。老夫人曰：「吾已見《浣溪沙》矣。」生曰：「惶愧！」遂請命題。老夫人曰：「莫如《千秋歲》。」生復請刻韻。老夫人曰：「吾幼時尚記辛幼安有『塞垣秋草，又報平安好』之句，即廣此韻，尤見奇才。」生不假想，即揮毫曰：

綠陰芳草，黃鸝聲聲好。瑤台上，華筵表。的的青鸞舞，王母霏顏笑。蟠桃也，千歲華渾不老。

有玉山摧倒，南極先來到。玄鶴算，良非小。優游乾坤裡，添壽還未了。備五福，彭讓壽考。」

李老夫人曰：「真好詞也。」喚瓊姐曰：「汝向時言能為之，今尚能制乎？」瓊姐遜謝。夫人曰：「聊試一詞，以求教耳。」瓊因制詞曰：

玉階瑤草，報道年年好。綺閣上，瓊台表。蟠桃生滿樹，採擷真堪笑。再結子，又是三千年不老。——金樽頻傾倒，王母乘鸞到。壽星高，乾坤小。人在華筵表，勸酬猶未了。齊嵩祝，萬年稱壽考。

呈上老夫人。夫人曰：「雷門布鼓，音響頓殊。」生曰：「奇才，奇才！雲所遠讓。」陳夫人目奇姐，曰：「汝鎮日與大姊談詩，我不知云何。今聊試汝，汝其勿辭。」奇出席拜老夫人與趙母，曰：「獻笑，獻笑。」復拜生，曰：「求教，求教。」老夫人曰：「不必論詩，禮度自過人矣。」奇制詞曰：

瑤池綠草，近來長更好。朱明日，暄人表。況此薰風候，登筵人喧笑。華筵開，共祝那人長不老。——好懷盡傾倒，壽星都來到。乘鸞客，才非少。倚馬雄才，萬言猶未了。吐芳詞，長祝慈闈多壽考。

李老夫人曰：「妙哉詞也！可謂女學士矣。」詞畢，各就位。錦娘曰：「請謝教。」於是既奉三母之觴，復過生席勸飲。時蘭香自外持茉莉花來，既獻三母、錦娘矣，一與瓊，瓊曰：「送與小哥。」一與奇，奇曰：「送與白官人。」蘭香遞與生，笑謂生曰：「此花心動也。」錦厭其言，瞋目視之。生亦不快，奇殊不知也。少頃罷筵。

是晚，生入三姬繡房，為綢繆之會。與奇會畢，因謂曰：「爾殊不檢點，詞中稱揚太過。」奇曰：「偶筆氣所至耳。」又備述蘭香之言，奇遂大恚。

次晨，言之於母。母怒答蘭香，香曰：「此言誠有，但戲與白郎言之，姐姐安得聞？必是白郎密以告姐，願夫人察之。」夫人生疑，喚奇姐，謂曰：「止謗莫如自修。」奇且復大恚。夫人與詰其得聞之由，奇姐語塞。錦適至，曰：「此言錦實得聞，故以告妹。」蘭香自是言亦塞，陳夫人自此亦生疑矣。

涼亭水閣風流

數日後，陳夫人語趙母曰：「天氣炎蒸，人咸染病。百花園涼亭水閣，可居三女於中，錮其出入，何如？」趙母然之。遂自瓊、奇房後開門，恣其園亭逸樂；以為外之房門謹嚴，而不知內之重壁為便。雖諸侍女頗有猜疑，亦竟不知生出入之路。

一日，陳夫人詰春英曰：「汝久侍深閨，寧知白郎事乎？」春英曰：「無之。內外並不相見，又無侍婢交通，郎君何由得入？此一也。春初白郎常至，妾猶有疑，今無事輒數十日一來，此二也。且自三月寇警後，西帶諸門俱嚴關鎖，雖侍婢不得往來，白郎能飛度耶？」夫人之疑消。

生、姬每日於納涼亭中歡謔，間亦多褻狎，獨瓊姐堅執不從。是月望日，生與錦、奇在臨水閣中作樂，瓊姐不至，錦作書，令奇姐招之。瓊復書曰：

劣表妹李瓊瓊斂衽啟覆四表姊妝次：

即晨夏景朱明，鶯花流麗，蓮白似六郎之一笑，榴紅擬飛燕之初妝。魚作態而戲金鉤，鳥沾嬌而穿細霧。納涼亭上，習習清風；臨水閣中，騰騰爽氣，誠佳景也。況有文君之色，太真之顏，憑欄笑語；潘安之貌，相如之才，撫景寫懷，豈不樂哉！然古人有言：『欲不可縱，縱欲成災；樂不可極，樂極至哀』。且蝶慢豈端莊之度，淫褻真醜陋之形。讀《相鼠》之賦，能不大為寒必哉！姊，女中英也；郎，士中杰也，願相與念之。

奇姐持書來，曰：「鶯鶯不肯至，紅娘做不成，此書中好一片雲情雨意，要汝等跪聽宣讀。」生長揖曰：「好姐姐！借我一觀。」奇姐曰：「要大姊深深展拜。」錦拜曰：「好姐姐！借我一觀。」奇姐曰：「要大姊深深展拜。」錦拜曰：「好姐姐！借我一觀。」奇姐出諸袖中。生、錦展讀，笑曰：「這雲情雨意，豈不害了相思。不會作紅娘，反會來賣乖。」錦曰：「好好拜一拜還我。」生曰：「我要她替鶯鶯。」摟謔多時，大笑而罷。越十有七日，生聞其叔自荊州回，候接於都門之外。三姬亦以生是日不至，同在納涼亭上女工。飯後，趙母具茶果，遣侍女春英等俱往省之，且密祝以瞰二姬所為。奇姐聞蘭香呼門聲甚急，笑曰：「此婢又來探消息矣。今日若無狀，決加之重

刑。」二姬笑曰：「汝今日不懼他矣。」及啟扉，諸婢皆在，雲趙母送茶，三姬談笑啜茗。蘭香步花陰，過柳逕，穿曲堤，無處不至。奇姐索皮鞭以待，曰：「以鞭馬之鞭，鞭此婢也。」蘭香行至芳沼之旁，扣掌笑曰：「好笑，好笑！有一蒂開兩朵蓮花。」奇姐令桂香喚之，至則令跪於地。奇姐曰：「汝自少事我，我有何虧汝？汝乃以無形之事，生不情之謗，汝欲離間吾母子耶？汝到亭中，眾皆侍立，汝乃馳逐東西，欲尋我顯跡耶？汝今尋著否？汝好好受責！」蘭香叩首，曰：「姐姐是天上嫦娥，蘭香是娥身邊一兔。兔恐娥薄蝕，無所依傍，乃愛護姐姐獨至，故有前日之言。至如今日，因久不至亭中，偷閒遍閱佳景，豈是有心伺察？如有此心，罪當萬死。且姐姐女流豪傑，白郎文士英豪，豈是相配不過？但恐輕易失身，白姐姐如牆花，姐姐望白郎在雲外，那時悔不及耳。蘭香與姐姐俱，亦與姐姐共患難，安得不過計而曲防？」奇曰：「無端造謗，何如？」蘭香曰：「固知罪矣。然亦姐姐不自檢制耳。詩詞屬意，可疑流目送情，可疑二也；分花相贈，可疑三也。眾人皆有此疑，蘭不告？若李瓊姐之端莊，趙四娘之嚴謹，安有此謗？」奇姐大之流血。時瓊、錦游芳沼之濱回，告奇姐曰：「沼中蓮花果開並佳祥也。姑恕蘭香，同去一看。」奇遂釋之。

稗歸，俱以並蒂蓮告於趙母。母喜，邀李老夫人諧夫人同賞。酒既具，老夫人持杯祝曰：「老身一子，久官他方，致令女孫及笄，此老身之深慮也。今天賜佳祥，願覓快婿。」又為陳大人祝曰：「奇姐早定良緣。」又為趙母祝曰：「願白生早得佳婦。」時方登席，趙曰：「有此佳祥，可召白生來看。老夫人與陳夫人有不欲意，以趙愛，勉強從之，令秋英、小珠往召。歸報曰：「白大叔有客在，不知發怒。」趙母曰：「春英頗曉事，可往探之。」復歸，報曰：「白大叔原邊白小姐，今曾老爺遠宦邊疆，白老爺不欲大叔遠去成親，曾老欲小姐往歸還親，各有悔意。今年三月內，白老爺運糧入京，與爺相遇，二人言競，有書退悔。今白老爺遣大叔回家，為大叔再聯姻，因此發怒。」趙母曰：「大叔知我請他否？」春英曰：「他陪叔爺吃飯，即來。」

少頃，生至，且細白之三母。李老夫人笑曰：「有如此才郎，何慮無妻。」趙母笑曰：「兒勿慮，我與汝為媒。芳沼中有蓮並蒂，此是祥瑞，第往觀之。」生因與小哥同往，果見並蒂。生喜特甚。因慷慨飲酒，賦詩曰：

中夏正炎蒸，百花何明媚。
可笑老天公，凌波浮天瑞。
並蒂蓮花開，香風暗度來；
瑤池游王母，綺閣泛金。
向人嬌欲語，酷似西施女；
相對吳王宮，乘風相嬌倨。
日分雙影流，風動兩枝浮；
羞向孤鸞鏡，應知學並頭。
莫作等閒賞，交枝芳沼上，
瑞靄為誰開，霞標著天榜。
香韻遠並清，雙鶯柳外鳴；
應與兩岐麥，同薦上玉京。

呈之李老夫人。夫人歎曰：「流麗清新，海內才華也。」趙夫人笑曰：「可當聘禮否？」老夫人笑目錦娘，曰：「汝三姊妹聯句和之何如？」二是推讓，錦笑曰：「但作不妨。白兄事同一家，萬勿為異。」二姬然之。點首曰：

逢此仲夏景，花香柳自媚（瓊）；兩沼已含流，雙蓮何並難（奇）。風吹昨夜開，渾疑天上來（錦）；為汝登池閣，因茲泛櫻（瓊）。潘妃渾不語，攜手湘江女（奇）；吳壁喜相逢，二喬斜並裾（錦）。明沙水面流，盈盈合蒂浮（瓊）；翡翠雙飛翼，鴛鴦棲並頭（奇）。王母瑤池賞，雲

車停水上（錦）；瑞宇已流春，天門初放揚（瓊）。應識芙蓉清，哪占丹鳳鳴（奇）；太常如可紀，圖此上神京（錦）。

老夫人見之，笑曰：「皆女瑛也。」轉呈與生，生驚歎曰：「諸妹才華，近世莫比。」生飲三酌，辭歸。母亦自是罷筵。

是夕，趙母謂李老夫人曰：「鄙意欲以白郎配瓊姐，何如？陳夫人亦極口贊成之。老夫人曰：「吾意恐有事未真，議未定，且未識此生意向何如。」趙母曰：「然。姑勿言，待其媒議之時，方可與言及此。」李老夫人曰：「此事成，亦天也；不成，亦天也。」春英聞此語，以告錦娘。錦娘密以告生，且曰：「兄可多遣媒博探，令老夫人聞知，彼乃無疑，自當見許。」生深然之。陳夫人亦有以奇姐配生意，但以相距六歲，心內遲疑。蘭香乘間曰：「婢昨送茶，被姐鞭撻，雖至血流，亦無怨心。但蘭香細看姐姐，卻似有心白郎，莫若早以配之，則一雙兩好，天然無比。」夫人曰：「豈有是事？汝勿多言！」

玉碗卜締姻緣

生數日以叔在，不敢輕入瓊室。叔亦遣媒人求親。

是夕，生入錦房，與三姬商議，因曰：「瓊妹奇妹皆吾所欲，但勢難兼得，為之奈何！」錦曰：「吾觀二妹所議，畢竟皆歸於君，但不知誰先進耳。以鄙見論之，此事畢竟皆天也，非人所能為也。」瓊讓之奇，奇讓之瓊，各出誓言，懇懇切切。錦曰：「勿推讓，吾為汝分之。今宵焚香，疏告於天。各書其名，盛以玉碗，先得者今日議婚，後得者異日設策，非一舉而有雙鳳之名乎？」生每日為此縈懷，聞錦言而深是之。遂具告天之疏，一掣得瓊姐之名。奇笑曰：「使吾姊為良臣。吾為忠臣，不亦美乎！」於是四人計定。

翌日，生言於叔，遣鄰婦為媒，言於趙母。趙母以告老李夫人。夫人許之，擇日報聘。趙母為具白金四十兩，金花表裡各二對，皆趙母所出也。鄰婦執伐持書於李老夫人，其詞曰：

辰下雙沼花開，九天瑞應。某竊計之：老夫人其千年之碧藕乎？仙闕流芳矣；令子老先生其千葉之綠荷乎？海內流陰矣；令孫女其霞標之菡萏乎？繡閣新香矣。茲者雙花合蒂，瑞出一池，豈猶子景雲果有三生之夢，乃應此合璧之奇耶？家兄遠宦，命某主盟。趙母執柯，兼隆金幣。絲蘿永結，貺實倍於百朋，瓜葛初浮，瑞長流於萬葉。

李夫人捧讀，不勝欣慰，遂援筆復柬曰：

即辰玉池獻瑞，開並蒂之蓮花，老身舉灑祝天，願女孫得快婿。豈是瑞不遠於三時，慶遂成於一日！寅惟執事，名門豪傑；令兄天表鳳凰，而令姪又非池中物也。何幸如之！然蓮有三善焉：出於泥而不濁，其君子之清修乎！擢雲錦與雲標，其君子之德容乎！香雖遠而益清，其君子之徽譽乎！願令姪則而像之，老身有餘榮矣。睹蠟炬之生花，知百年之占鳳；聞鸚媒之報吉，兆萬葉之長春。

生得書，喜甚。鄰婦乘間戲生曰：「小姐見書，喜動顏色，官人穩睡，不怕潛窺矣。」

生累日延客置酒，瓊密經畫，整整有條。老夫人稍寬其私，但付之不聞。奇姐雖自斂戢，與生情好益篤，陰自刺其雙臂：左有「生為白郎妻」之句，右有「死為白家鬼」之句。生是夕見之，痛惜不已，雙淚交流，苦無聊賴，自投於牀。瓊因勸奇與之共寢，生終夜傾淚如雨。自是，與奇為益密矣。

暇間談論，奇謂瓊曰：「吾未知逮事白兄與否，然感此繾綣之情，雖糜骨何恨！」瓊曰：「除是我死，姊妹便休。若得事白郎，必不致妹失所。」錦隔壁呼曰：「可令我失所乎？」瓊笑曰：「三人同功一體，安有彼此之殊。」錦復笑曰：「吾妹念我否？」瓊曰：「成我之恩，與生我者並，豈不念功！」三人復大笑。自此，生、奇加意綢繆，又將越月。錦、瓊亦體生意，恣其慇懃。時諸婢無不聞知，但皆不敢啟口，惟蘭香自恃美貌，每在生前沽嬌，生屢訶之，因此懷恚，欲泄其機。至是為奇姐所惡，亦不敢言。錦、瓊善自斂藏，內外不甚覺露。

自是南陸轉西，九秋勝會，桂有華而擎宮月，娥親下廣寒；槐奏黃而舞天風，英俊忙馳夾道。生整治行裝，入秋闈應試，與姬相別，無限傷情。三姬共制秋衣一襲，履襪一雙；綠玉之佩，黃金之簪，諸所應用，無不備具。瓊姐制詩曰：

良人將離別，淚灑眼中血；
杜宇慘悲鳴，秋蟬淒哽咽。

此情只自知，向汝渾難說；
願步入蟾宮，桂花手中掇。

奇姐制詩曰：

欲別猶未別，淚珠先流血；
訴短及道長，既哽又復咽。

不向夫君言，更對誰人說；
唯願折桂枝，高高雙手掇。

錦亦制詩曰：

人別心未別，漫將苦流血；
我因夫君淒，郎為妾身咽。

行矣且勿行，說了又還說；
折桂須早歸，牆花莫去掇。

老夫人、趙母、陳夫人各厚贈，諸親友皆贈之。

白往至省，溫習經書，屆期入試。然慕念三姬，未嘗少置。而姬亦於晨夕之下，對景無不傷情，乃至多寐之思，亦多敘憂離之思。生以三試既畢，遣僕抵家問安，既奉諸母珍奇，亦饋三姬花勝，致書懇切，不能盡述也。錦、瓊見喜慰，奇姐轉加慘淒，報書曰：

妾陳奇姐歛衽復書於夫君白潢源解元文几：夏光已雲邁矣，秋宇何淒涼也。每中夜涼風四起，孤雁悲鳴，則伏枕淚零，幾至斷絕。聽砧杵之音，如焉如搗；聆簷鐸之響，如有隱憂。此時此情，何可殫述。緬想灑樂之人，寧識憂愁之狀否耶？自昔烏山邂逅，繼以月下深盟。妾謂事無始終，將送微命；君謂此頭可斷，鄙志不渝。懇懇殷殷，將意君即妾也，妾即君也。水宿與俱，雲飛與俱，偶隔一日，則想切三秋。今言別三十日矣，其殆九十秋歟！情胡不切，淚胡不零？天乎！吾何不為涼風，時時與君相傍；天乎！吾何不為飛鳥，日日向君悲鳴耶！妾與君誓矣，與君言矣，諒君亦見信矣，第恐時時乖違，機事傍午。將欲明之於母，又恐母不見憐；將欲訴之於人，又恐旁人嗤笑。訊天，天不聞也；問花，花無語也。其所以自圖惟自樹立者，惟有身死可以塞責。然死如有知，乘風委露與君相周旋，目乃瞑矣；死如無知，與草木同朽腐焉，則又不如久在人世，萬一可以見君之為愈也。然此身實君之身，身不在君，則有死無二。如或惜死貪生，輕身喪節，則又不若朽草腐木之安然無累也。君其為我圖之，存沒之誠，此言盡矣。臨書流淚，不能復陳。承惠玉粉胭脂、翠羽花勝，雖為睹物思人之助，實增誰適為容之悲。附以海物，願君加餐，兼以涼鞋，願利攸往。餘惟棘闈魁選，海宇揚名，是妾等三人之至願也。

生僕至，授生書。生方與諸友燕集，展視未完，不能自禁，涕淚嗚咽。友見其書，無不嗟歎，因曰：「有此懇切，無愧潢源之重傷情也。」力叩所由，生不以告。自是功名之心頓釋，故人之念益殷矣。

月終揭曉，生雖名落孫山之外，全不介懷。遂策馬為抵家之行，與姬復會。然生之別時，祝奇姐曰：「吾若得意而歸，明與尊堂關說，懇求姻眷，必遂所懷。」以此牽情，心恒悒悒。然三姬見生之歸，如膠附漆。諸母因生之至，便喜動顏容。是夕，過重壁小門，仍為同牀之會。

生中夜長歎。錦撫之曰：「功名有分，何必介懷。」瓊曰：「郎非為此縈懷，只為吾妹切念。」生曰：「子真知我心者，為之奈何？」瓊曰：「吾與大姊有妙計矣。」生曰：「願聞。」瓊曰：

「君將來必有荊州之行，且先具婚書一紙，表裡一端，白金四錠，付與吾妹。俟君行後，陳姨必將議婚，吾二人決以實告，並以吾妹臂上刺文示之，然後上金幣、婚書，則陳姨勢不得已，事端可諧矣。」奇笑曰：「計則奇矣，但顏之厚矣。」錦笑曰：「如此可成，面皮可剝也。」生曰：「向實為奇姐縈懷，今聞計心釋然矣。」自是，留戀月餘，歡好尤篤。

生父命僕來探秋闈之信，且命早至荊州。生不得已，起行。陳夫人謂生曰：「此行未知得再見否？」因相對嗚咽，兩不能勝。生揮淚曰：「姨娘幸勿出此不利之語，雲願姨娘天長地久，既有骨肉之恩，必頂丘山之戴。」陳夫人復流涕曰：「我身寡子單，仗提攜。」生曰：「敢不從命。」夫人流涕而入。

三姬相送悽慘，詩詞悲怨。諸母臨別慇懃，致贈甚厚。及其策馬在途，舉目有山河之異，飛舟迅速，臨流切風月之懷。發諸聲歌之詞，皆戀故人之語，則生之思姬何如，姬之思生亦如是矣。

錦娘割股救親

時維臘月，寒氣逼人，趙母體羸，忽膺重病。三姬無措，請禱於天，各願減壽，以益母年，未見效也。錦夜半開門，當天割股。瓊、奇見其久而不返，密往視之，乃知其由。嗣是和羹以進，母病遂愈。甲人聞知，上其事於郡縣，郡縣旌曰：「孝女之門。」有詩曰：

烏山遙對華山西，花外風清烏自啼；
已見文華推多士，哪知節孝屬深閨。
剖心從古忠名舊，割股於今徽譽奇；
旌別聖恩行處有，誰踵芳躅映文奎？

趙母置酒，諸眷畢賀。有楊把總者，聞錦娘之美，亦備禮稱慶，以白金二十兩為趙母壽，欲求見錦娘。錦既卻其金，又不之見。楊欲以勢挾之，先令鄰人揚言，且啖以兼金厚利。錦娘曰：「汝為我語刁軍，我頭可斷，我身不可見也。」楊懼而止。是時三姬皆以志節更相矜奮，自生別後，不施脂粉，不出閨門，雖瑞月千門佳麗，三姬處之淡如，元宵樂地繁華，三姬不出遊玩。其操守如此。

生自抵荊州與，既見父母，益念三姬，乃請於父曰：「李老夫人，外大母也，慇懃主婚，盍遣人致謝焉。並候動履，且訂婚期。」父許之。生備金幣，遣僕歸訪三母，且致書三姬。其書曰：

同心人白景雲奉書於三美人妝次：

雲此生何幸哉！昔時尊貴王公得一女焉，猶可以流聲千古，況雲兼有其三哉！皆天曹神女，仙籍美姬，色殊絕矣。文綉春花，詞映秋水，才超卓矣。堅貞如金玉，灑落類風霞，氣概英達矣。而雲方幸綢繆之際，又聞交傲之言，其所以相親、相期、相憐、相念，又日夕因焉。則神遊於美人之天，雲此生何幸哉！追想曩時倚玉於芳欄，偷香於水閣，罄人間未有之歡，極人生不窮之趣，美矣，至矣。然此猶為竊藥之會，今皆締為月中之人，則月下深盟，其真無負。五百天緣，悠悠未了也。欣切，欣切。萬里片心，但欲三妹勤事諸母。奇妹姻信未聞，日夕懸注，想志確情篤，則天下事固可兩言而決也。急聞，急聞。身在荊州，神在桑梓，計此情必見諒矣。無多談俗，儀在別啟中昭人。

諸母得書喜甚，款僕於外堂。時有朱姓者，貴宦方伯之家，與奇同鄉，有子年方弱冠。聞奇之美，命媒求姻。陳夫人初未之許，後偶見朱氏子，貌美而慧，遂許焉。擇日欲報聘，奇姐忽稱疾，絕粒者三日。夫人惶懼，泣問所由。瓊以實情告之。夫人曰：「焉有是事？門禁森嚴，白郎能飛度耶？」瓊曰：「姨若不信此言，請看奇妹兩臂。」陳夫人見之，駭曰：「白郎在時何不與我言之？今縱不嫁朱氏，後置此女何地？」瓊曰：「妹與白郎慇懃盟誓，生死相隨，決不相背。」夫人曰：

「癡心男子，誓何足信！」瓊遂啟其箱，出白金四十兩、表裡各二對、婚書一紙，曰：「此皆白郎奉以為信者也。」夫人曰：「是固然矣，然天長地久，汝姊妹何以相與？」瓊跪而指天曰：「瓊如有二心，隨即天誅地滅。願我姨娘早賜曲從。」夫人曰：「我將不從，何如？」瓊曰：「妹已與瓊訣矣。若姨不從，則妹命盡在今夕。」夫人墮淚，徐曰：「癡兒，汝罪當死！虧我守此多年，亦無可奈何，只得包羞忍恥耳！此事錦娘知否？」瓊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夫人因撫奇身曰：「汝私與白，得非慕白郎才郎乎？朱氏之子，俊雅聰穎，將為一世偉人，以我觀之，殆過於白郎矣。」奇不對，瓊曰：「妹身失於白郎，既有罪矣，更委身於二姓，是蕩子也，何足羨哉。」夫人首肯曰：「固是矣，從今吾不強矣。」但禮幣未受，瓊猶有疑，因告於二母。二母親奉禮幣，勸陳夫人受之，夫人尚有赧容。夫人曰：「天下之事，有經有權，善用權者，可以濟經，不爾，便多事矣。」陳夫人因呼蘭香置酒，以謝二母，且曰：「早信此奴，無今日之禍矣。」三母即席，錦娘奉杯。而奇不出，乃獨坐小榻。

奇婚事既定，陳夫人復書於生。錦、奇亦以書達生。遂遣僕歸荊州矣。

奇姐臨難死節

是時陳夫人以兵變稍息，歸於本鄉，不幸遭疾洽旬。奇往省之。未數日，寇警復作，遂遣奇入城。嗣是盜益熾，夫人病益篤，欲舁之入城，則亟不可動。奇聞變號泣，步行往省。瓊姐執奇手曰：「寇賊充斥，妹未可行。」奇曰：「我寧死於賊手，豈忍不見母瞑。」因絕裾而行。及抵家，寇稍寧息。奇姐虞母不諱，先為置辦棺衾。比至二更，聞官兵大至，眾喜，以為無虞。至五更，乃知即是賊兵。雞鳴，遂圍渾江，剽掠男婦數百。三賊突入陳夫人之房，見夫人病臥，欲逼之以行，夫人不起，抽刃欲兵之。時奇逃在密處，遽呼曰：「勿動手，我代之。」遂出見賊。賊見其天姿國色，歡喜特甚，遂掠以行，並攜蘭香及家僮數人而去。時陳夫人在牀，猶未瞑目也。

賊聞官兵欲至，飯後退屯新升橋，至河沿宦署，將所擄男女盡禁其中。奇姐謂蘭香及家僮曰：「我為母病來，豈知為母死！我若不死，必被賊污，異日何以見白郎乎！」乃咬指血書於壁曰：

母病不可起，夫君猶未歸；
妾身遭此變，兵刃詎能違！
甘為綱常死，誰雲名節虧；
乘風化黃鶴，直向楚江飛。

題畢，謂蘭香、家僮曰：「吾母子相從於地下矣，汝輩得歸，可與小姐善事白郎。」復謂蘭香曰：「吾當急死，稍遲，欲死不可矣。」乃語間，即取裾中所藏剃刀，以袖蔽面，自刎其頸，遂僵仆，血流滿地。蘭香抱之而哭。賊來，怒殺蘭香。因詢其由，鄉鄰備道。賊曰：「我誤矣，此節孝女也，勿污其屍。」於是舁而置之置後月台之上，以紅綾被覆之，相與環泣。其節孝之感人如此。

是夕，有人來報，錦、瓊舉家號慟不已。瓊姐願以百金入賊營贖其屍，眾懼不敢往。次日早，報：「官兵殺退賊矣。」又報：「陳夫人即世。」瓊姐帶秋英、新妹、小妹往收其屍；錦娘帶春英殯斂陳夫人。時瓊號泣登台，未至五步，尚聞奇姐長歎一聲，駭曰：「吾妹尚無恙！」急往撫之，則見其氣已絕，顏色如生，尚帶笑顏。瓊曰：「吾妹甘心死乎！」因令人舁歸，與陳夫人同殮。遍尋蘭香之屍，則為賊棄之水中，無復存矣。瓊姐讀其血題之詩，號泣仆地，絕而復甦。

瓊姐抵陳夫人之家，與錦娘備辦棺衾，殮住完備，弔客盈門。二女親為執喪。越三日，各為文弔之。瓊詞曰：

嗚呼哀哉！吾妹死矣，吾不忍言也。吾與妹歲距三週，居違五里，七歲已同游，十祀曾同學。吾母與若母，兄弟也；吾父與若父，連襟也。汝年十四，吾年十六，即聞兵變。惟時汝父先逝，吾

父宦游，吾祖母與若母虞吾二人居鄉莫便也，乃即趙姨之居居焉。坐則共榻，寢則同牀，食則同甘苦。殆於今三年矣。幸得錦姊朝夕綢繆，兼以諸母慰勸教導，吾二人亦欣欣然至忘形骸。

嗣是共遇白郎，以骨肉之親而重之以山河之誓；旋復同締姻雅，以絲蘿之舊而聯之以五百年之緣。將謂生則同室，死則同穴，金石莫移也。詎意笑語方懸天匙箸之間，慘淒即見於須臾之際。際愛母心切，不暇顧身；吾慶妹情真，臨行拽裾。豈知裾絕而吾妹去，妹去而禍變臨。賊刃若母，妹安得不出；吾妹既出，身安得不死！然遭賊之時，則寅也，妹不死於寅者，將為全母之計；過此則卯也，夫妹不死於卯者，必其提防之深；及入營，則辰也，方入營，而吾妹死矣。釋此不死，則妹寧有死時乎？

然聞妹將死之時，慷慨賦詩。吾細繹之，其首曰『母病不可起，夫君猶未歸』，孝節見於詞矣；次曰『妾身遭此變，兵刃詎能違』，慷慨以身殺矣；『甘為綱常死，誰雲名節虧』，捨生而取義矣；末曰『乘風化黃鶴，直向楚江飛』，戀戀不忘夫君矣。是詩也，賊人猶自哀憐，況人乎！人見之，猶自慘切見瓊乎！瓊見之亦無可奈何也，使吾郎君見之，其悲哀痛之又若何邪！吾恐白郎為汝傷生，則吾亦為汝殞命矣。嗚呼痛哉！吾今日所以不死者，誠懼傷君之生，益重妹不瞑之目。古人有死於十五年之前者，固已存孤；有死於十五年之後者，亦以全趙。瓊之心猶是也，妹氏諒我心乎？嗚呼已矣，吾目枯矣，吾言不再矣！

然尚有言焉：白郎若歸，倘能不為兒女姑息之愛而為丈夫萬世之謀，吾即汝平時玩好珍寶，市田若干永為祭奠之需；高大窀穸，永為同穴之計，則相離於今時者，當相合於永世。孰謂九泉之下，非吾聚樂之區邪！嗟夫痛哉！妹之容顏比秋月矣，文采若春花矣，性情類清風矣，氣節傲秋霜矣，孝誠動天地矣，餘何忍言哉，餘何能言矣！

嗚呼！長江淒淒，寒風烈烈；山嶽幽陰，天地昏黑。欲見汝容，除非夢中不可得。汝若至楚見白郎，道我肝腸片片裂！

奇娘亦有哀詞，其愁怨悽慘之狀，不下於瓊，但不能悉載也。二母亦會弔。奇有弟雙哥，甫七歲，趙母為之鞠育。喪事畢，二母、二姬俱泣，淒涼之態，何可盡述！

生在荊州，遙望老僕不至，想見三姬甚殷，父母遣生歸畢姻。瓊父母亦遣僕來會姻期。生遂與其叔束裝為歸計矣。

白生原配曾邊總之女字徽音者，賦性貞烈，才貌超群，精通經史，頗善歌詞，酷愛《烈女傳》一書，日玩不釋。聞其父與白氏悔親，將再續聘總兵之子，遂獨坐小樓，身衣白練，五日不食。父母見其亟也，詢問其故，因給之曰：「吾從汝志，豈不復然。」徽音乃漸起飲食。

吳之子，名大烈，亦將中豪傑，善用馬上飛劍，擲劍凌空，繞身承迅捷如神，邊庭敬之畏之。邊總欲使徽音見其才能，謀之媒人，於中庭開角會，令家人悉升樓聚觀。大烈坐於金鞍之上，衣文錦繡，容如傅粉，唇若塗朱，擲劍倒凌，飛槍轉接。眾皆羨其才能，又羨其美貌。女徐問於侍婢曰：「此何小將軍也？」柳青答曰：「吳總兵之子也。」女即背坐不觀。

次日，父母又遣兄弟道意，女復賦《閨怨》以見志。其詞曰：

怨中閨之沉寥兮，羌獨處而蕭蕭。心侘傺而苦難兮，乃懷恨而無聊。悼餘生之不辰兮，與木落而同凋。天窈窈而四黑兮，雲幽幽而漫霄。雷轟轟而折裂，風蕩蕩而飄飄。豈予志之獨愚兮，乃撫景而怆怆。愛伊人之不擇兮，即芳菲為菰藻。木南指而若有所向兮，乃薰桂而申椒。鳥南飛而若有所棲兮，聲嚶嚶而鳴喬。餘胡茲之不若兮，對朔風之漉漉，歎嬌音以哀號兮，悵烏山之相遼。問桑梓之何在兮，更寒修而迢遙。中庭望之有藹兮，湛溘死而自焦。餘非捨此取彼兮，虞綱常而日凋。誰能身事二姓兮，仰前哲之昭昭。餘既稱名於夫婦兮，敢廢轍而改輶。芳芳烈烈非吾願兮，望白雲於詰朝。縱云龍而莫予顧兮，甘對月而魂消。天乎！予之故也，何怨中閨之沉寥云。

閨賦既成，遂黏於樓壁，坐臥誦之，五日不食。父母驚訝，乃遣其弟二郎奉敕差往江南勾軍，並送徽音歸家完娶婚。臨行，戒之曰：「我前日退書既至，白郎再配無疑。若願並娶，允之無妨。」

若不相成，訟之官府。要之，事難遙度萬里之外，汝自裁之。」從行侍女二人：柳青、蓮香也；童卒二人：熊次、丁鸞也。

二郎馳驛還鄉，白馬雕鞍，強弓利箭，眾皆以為邊帥，無敢近者。生回家，至中途，偶與相遇，見彼人強馬壯，車騎森麗，遂踵其跡而行。比至郵亭，見一女下車，綽約似仙子，問力士曰：「此是何人？」答曰：「曾邊總老爺小姐，回家完親。」生疑，問叔曰：「徽音回家完親，不知更適何姓？請往省之。」因戒僕曰：「勿露我姓名。」生遂投刺更以姓田。二郎延入相見。生問曰：「鄉大人自何來？」二郎曰：「遼邊。」生又曰：「今何往？」二郎曰：「奉敕回家。」生又曰：「貴幹？」二郎曰：「勾查軍伍。」生曰：「亦帶寶眷耶？」二郎曰：「送舍妹還鄉成親。」生曰：「令妹夫何姓？」二郎曰：「庠生白景云。」生曰：「此兄娶李辰州之女，二月已成親矣。」二郎曰：「兄何以知之？」生曰：「家君與之同宦荊州，故備知其詳耳。」二郎曰：「既知其詳，愚不敢隱。」因述其終始。生笑曰：「以尊翁之貴、令妹之賢，何懼配無公侯，乃關情於白氏之子乎？」二郎又誦其妹《閨賦》之章及夫不適二姓之意。生嘖嘖歎賞，復請二郎再誦，生一一記之。二郎曰：「兄之聰穎，無出其右。」因留飲焉，相對盡歡。及二郎回拜，與叔相見，盡列珍饈暢飲。

自此同行，道上綢繆，不啻兄弟。二郎俱以實言，生終不以實告叔見徽音節操，勸生並娶。生曰：「姪非不欲，但既與奇姐深盟，此時必須兩娶，倘一娶得三，獲罪於士夫，見非於公議。雖父母，謂我何！且此女未必真心，二郎未必實語，雲將探其真情，抵家，再為區處。」

次日，令其叔給於二郎曰：「舍姪實未議親，令妹若肯俯就，甚所願也。」二郎曰：「但恐家妹不從耳。」二郎從容為妹言之，徽音喚柳青曰：「取水來洗耳，吾不聽污言也。」因以生求婚詩進。徽音見之，呼蓮香曰：「取水來洗目，吾不觀污詞也。吾兄再談此語，將送吾命江中。」自是二郎不敢言，生亦不敢謔。然生雖有敬慕徽音之意，而不敢為三人並娶之謀。日夜輾轉，無可奈何。

一日，將抵家，與二郎別曰：「吾實與兄言，白郎吾表親，事必與我謀。今白郎已娶瓊姐為妻，更有情人奇姐為次，令妹若去，置之何地？若令妹居長，彼必不甘；若令妹居下，堂堂小姐，豈後他人？以吾計之，唯有三人共結姊妹，可以長處和氣，不知尊意何如？」生言既畢，因誓不欺。二郎乃與徽音共議，復於生曰：「家妹身為綱常，非貪逸欲。若見白郎，可免失身之患，若論長幼，則亦無意分爭。」生曰：「如此則善矣。」翌日，相別。

生自荊州至家，與老僕途中相遇，已喜奇姐事諧。至日，入見老夫人、趙母矣。錦姐出見，面慘流淚。生甚怪之，因問奇姐及陳夫人，老夫人給以在鄉。生見錦娘慘容，力問其故，趙母不得已，言之。生大號慟，昏絕仆地，扶入臥牀，昏睡不醒。老夫人祝錦娘曰：「此生遠歸，傷情特甚，汝為兄妹，便可往省。萬一失措，將奈之何！」是夕，錦率諸婢奉侍左右，生殊不與交言，終夜號泣飲水。

次早，往鄉祭奠，錦、瓊懼其傷生也，遣春英、新珠侍之。生見柩即仆地，移時方蘇。如是者四。生之叔見其甚也，代為祭奠，擁生肩輿以歸。

生二日不食矣，老夫人彷徨，親手進食。生不視，老夫人恚曰：「汝欲斃老身乎！既有陳姨，亦知有我；既有奇姐，亦知有瓊；且彼為子死孝，為女死節，夫復何恨？子豈不知天命，而為無益之忿耶！」趙母亦苦勸，生稍進食。因令人為奇招魂，立主以祀之。奇弟雙哥，托錦為之撫養。奇柩在鄉，倩人為之守護。以白金為奇女祭田，具簿書為奇綜家賞。其招魂詞曰：

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，魂何在乎？在大之兮。然魂為我死。豈忍舍我而之天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地下兮。然魂欲與我追隨，烏能甘心於地下兮。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名山兮。然山盟之情人兮，魂得無望之而墮淚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望滄海

兮。然海誓之約未伸，魂得無睹之而流涕兮？哀哉魂也，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東南兮。然金蓮逕寸，安能遨遊於東南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花前兮。然言寂花容遂減，魂何意於觀花兮？哀哉魂也！予之招兮。魂何在乎？在月下兮。然月圓而人未圓，魂何心於玩月兮？

嗚乎哀哉兮，滂沱涕下。無處旁求兮，茫茫苦夜。予心淒淒兮，莫知所迓。豈忍灰心兮，乘風超化。反而以思兮，既悲且訝。疇昔楚江兮，夢魂親炙。靜坐澄神兮，精爽相射。乃知魂之所居兮，在吾神明之舍。

嗚呼哀哉！魂之來兮，與汝徘徊。予之思兮，腸斷九回。生不得見兮，葬則同垓。有如不信兮，皎日鳴雷，興言及此兮，千古餘哀。天實為之兮，謂之何哉。死生定數兮，魂莫傷懷。死為節孝兮，名徹鈞台。愧予涼德兮，獨恹困頹。魂將佑我兮，酌此金。

碧梧雙鳳和鳴

自是，生為錦娘苦勸，漸理家政，稍治婚事矣。然自歸後，未嘗與瓊相見，托錦達情。瓊曰：「言別期久，欲見心切。然郎為妹傷情，我亦為妹切念，悲哀情篤，歡愛意溺，且伊邇婚期，願郎自玉。」錦復於生，生曰：「吾此時憂切，非為風情。但偶有一事，欲見相議耳。」錦問其由，生具以徽音之事告之，且出其所作《閨賦》。錦以事告瓊，瓊曰：「萬里遠來，若不並娶，彼將何之？吾固非妒婦也。」生托錦以事白之趙母及李老夫人，夫人曰：「瓊意何如？」錦曰：「願。」李老夫人曰：「待吾細思之。」錦曰：「彼邊庭遠至，若不得婚，必訟於官，似為不雅。」老夫人曰：「娶之不妨。」錦因對生言，生大歡喜。

翌日，二郎遣舊媒來言婚事。生正猶豫之際，忽見來僕自荊州回，以生自起行後，父聞總兵遣女回家就親，懼生為彼所訟，故遣僕致書，命並娶以息爭端。生與叔意遂快。復書，請二郎面議。

次日，二郎白馬雕鞍，皂蓋方旗，侍從錦袍，金鎧銀鏃，儀衛之盛，遂造白郎之門。生與叔衣冠迎接。坐定，二郎曰：「請家姊夫相見。」生笑曰：「不才路次輕誑公子，獲罪殊深，願公見諒。」二郎曰：「早知是吾姊夫，途中不加意痛飲耶？」因兩釋形骸，款洽言笑。生大設席，二郎痛飲。婚期之議已成，二郎遣人歸報徽音。生曰：「吾附去書，看還醒日否？」

洗耳尚未乾，忽聞佳信至。舟中探花郎，天上乘鸞使，何事重慘淒，應須多嬌媚。藍橋會有期，秋波頻轉視。

徽音見之，略無動容。蓋平時喜顏不形、德性堅定固然也。

二郎至晚回家，為道詳悉。亦治姻具生，涓於五月十一日畢姻。是日也，榴火飛紅，燦爛百花迎曉日；蓮金獻瑞，芬香十里逐和風。滿道上百二祥光，一簾中十分春色。車行馬驟，廣寒宮裡女互娥來；樂奏聲聞，闔闔殿前仙侶至。星郎游洛浦，濟濟踴踴；神女下瑤台，嬌嬌綽綽。更有丫環數輩，皆仙籍之名；僮僕幾人，悉天曹之力士。登筵佳客何殊朱履三千，入幕女賓直賽巫山十二。其物華之盛，儀衛之多，不能盡述也。

客有善為援史者，作《碧梧棲雙鳳圖》以獻。生愛之，與徽音、瓊姐聯詩云：

金井碧桐梧（生），高崗雙鳳呼。五色浮神采（音），百尺長蒼瑚。藻翻翔清漢（瓊），風翎入翠圖。銀牀萋奕葉，丹穴試雙顛。阿閣朝陽地，楚宮棲鳳都。齊聲調律呂，合味薦醞醐。比翼終天會，沖霄千仞途。瓊枝應向我，徽韻自知吾。綠蔭留萬載，瑞與九苞符。

徽音入門之後，侍錦娘、瓊姐無不週悉，奉趙母老夫人則盡恭敬。凡於生前有所咨稟，必托錦、瓊代言，其賢於人遠矣。自是，趙母與生為一家之好，錦娘與生盡始終之情。

生後擢巍科，登高第，官次翰苑為名士夫。徽音生二子，瓊姐生一子，皆擢進士，後瓊姐、奇姐、徽音與白生合葬於南洲之南，迄今佳木繁茂，多產芳蘭，子孫履墓，裡許聞香。世人皆以為和氣致祥云。

賣妻果報錄

張鑒，乃秀水人也，落魄無羈，不事生業，日惟買笑纏頭，縱情趨檠，家計為之一空。其妻紡績自給，略無怨意。鑒則反生薄倖，謀諸牙婆，賈妻於江南人，得重價焉。

妻負死不往，江南人驅迫下船。載至一處，四面都水鄉，茂林中，崇垣疊屋。扣門，有老嫗出，喜曰：「行貨至矣。」須臾，扃卒鑒妻入一室，木桶旋繞，不異囹圄。其中有婦十餘，或有愁眉而坐者，或有揮涕而立者。鑒妻與俱終日不食，惟號泣以求死。守者怒究其故，鑒妻給之曰：「妾有金飾一匣，乃亡母所貽者，因夫浪費，不與之知，寄在鄰家，自以不忍捨去也。」守者聞言，告於主人，欲利所有，不逆其詐也。遂復載之回。至，則鑒妻奔走叫冤，鄰眾悉聚。江南人被擒到官。比及拘鑒，先已遁去矣。情竟不白。

余適遇鑒妻，道及其事，因作《賣婦歎》一篇，欲獻執政而不果，並載此集，以警世云：

「西家有女少且妍，嫁與東鄰惡少年。可憐一旦成反目，寶劍擬絕瑤琴弦。西南有等拘人虎，潛令牙嫗來吾所。百金無吝買佳人，落花已被風為主。悠悠夜抵武林村，獨舍無鄰牢閉門。其中坐臥多女伴，彼此泣下難相存。置身如在囹圄內，鵠寡鸞孤不成對。掠人更待掠人來，此時計財寧計類。晨昏逼逐下江船，江水茫茫恨接天。回首鄉關雲樹隔，未知落在阿誰邊。假令賣作良人婦，以順相從尚不故。若教為妾得專房，負妨招嫌恩不固。又或賣為富家奴，汲水負薪歷苦途。供承少錯即凌虐，有路難歸空怨夫。無端墮落風塵裡，向人強以悲為喜。知心日少惡交多，送舊迎新如免死。人間情愛莫妻孥，忍暫何異具起徒。寄言並致買臣婦，貧賤相守當永圖。」

江南人深恨鑒妻之詐，不吝千金贖之，繫以鐵鈕，恣加捶楚，不勝痛苦。過江時議欲賣與娼家。鑒妻受責頗多，絕粒又久，臥病竟不起矣。一日，忽長吁而逝，黑氣瀾漫，口有巨蛇躍出。居人甚駭，買棺貯而瘞之。

時遇醫人經其處，草際見蛇蛻一條，腮下紅白，異而收於囊，將為藥餌之料。是夜，即夢少婦拜於前曰：「妾，秀水人也，被夫賣至此地，不願忍辱偷生，已致珠沉玉碎。但關山迢遞，冤氣赳赳。今公有龍舌之游，妾敢效驥尾之托，萬弗疑拒，為幸！」言訖大慟。醫人遂覺，反覆思之，莫曉夢婦所謂。及至嘉興東柵外，少憩白蓮寺前，藥囊中聞閤閤之聲，極力不能舉。怪而啟之，見蛇蛻化為白蛇，奮迅越湖而去。停望間，隔岸車水人倏然擁佛。急望其處，則蛇將一人噬其咽喉，絞結而難釋。久之，人蛇俱死矣。審知其人即張鑒，昔嘗賣妻於江南，其地即龍舌頭上。始悟夢婦變幻之靈，報復之速。嗚呼！人其可不慎歟？

聯詠錄

秀水通越門外二里，有瀦水一潭，潭面廣百步，而深則不可測也。且西受天目杭山諸源，湍急莫御。是以天氣晴朗，有白光三道起自潭中，直沖霄漢，數裡外人及見之。若遇陰霾，則波濤洶惡，往往為舟楫患。五代時，異僧行雲者經其處，指潭歎曰：「西南險害，無是過也！我當為大眾息之。」遂聚土實潭，建殿其上。落成之夕，三光復自土中突起，僧曰：「吾幾誤矣！」即設高案置香案，自誦咒於案下，光遂收散達旦，僧即築土求材，臨流建廟，題曰「龍王之祠」。其三光起處，又造二浮圖以鎮。水勢既平，湖衝又殺，往來者便之感之。於是錢王賜額「保安」，贈行云為「保安禪主」。及宋，改「景德禪寺」，至今仍之。

迄元至正中，有曹睿輩宦游過此，登飲其間，用唐人句分韻賦詩。忽一老人長髯深眼，骨肉崢嶸，飄然策杖而至，曰：「老夫去此甚邇，聞諸君高懷，不揣驚朽，亦欲效一顰於英達之前，何如？」諸人心雖嫌異，姑緩而止之。睿即首倡云：

「清晨出城郭，悠然振塵纓。仰觀天宇宙，倚矚川原平。竹樹自瀟灑，禽鳥相和鳴。龍淵古招提，飛蓋集群英。唱酬出金石，提攜雜瓶罌。丈夫貴曠達，細故奚足嬰？道義山嶽重，軒冕鴻毛輕。素心苟不渝，亦足安吾生。」

范恂繼詠：

凌晨訪古剎，幽氣集柱阿。雕甍旭日炫，維宇晴雲摩。疏鬆奏笙簧，修竹唱鳳珂。禪翁素所隨，名流世來過。俯澗漱寒溜，涉登扣翠蘿。渝茗佐芳醕，談玄間商歌。遂令塵土壤，如濯清波。茲景誠奇逢，追游亦豈多？流光逐波瀾，飛翼拔高柯。賦詩留苔萍，千載期不磨。

牛諒繼詠：

靈湫悶馴龍，古殿敵金粟。僧歸林下定，雲傍簷端宿。伊餘陪雅集，於此避炎酷。息陰悟道性，息靜外榮辱。坐石飛清觴，堪歡白日速。別去將何如，留詩滿新竹。

徐一夔繼詠：

野曠天愈豁，川平路如斷。不知何朝寺，突兀古湖岸。潭埋白雲沒，林密翠霏亂。勝地自瀟灑，七月流將半。合併信難得，通塞奚足算！廣文厭官舍，亦此事蕭散。風樞爵屢行，蘿燈席頻換。但覺清嘯發，寧顧白日旰？吾欲記茲游，掃壁分弱翰。

睿因請於老人，老人隨口而應：

憶昔壯得志，雲雷任摩挲。指顧感蛟鯨，叱咤驅風波。已矣而今老，悠悠困江河。良會豈曾識，意契即笑歌。夕歌戀松柱，晚風灑蒲荷。流霞雜煙燄，凌亂襲袂羅。佳景洽高誼，何妨醉顏酡，因嗟開山子，空堂負秋蘿。生年幾能百，時光度槐柯。名利釣人餌，青塚豪傑多。

笑彼奔走生，自苦同蠶蛾。經營計長久，一朝委湯鍋。世路且險測，杯弈藏干戈。達人尚高隱，烏帽甘清叢。江花脂粉勝，林鳥宮商和。石枕待春睡，新芻貯銀螺。對此引深樂，天地奈我何！

吟畢，眾人駭然敬服，不以野老視焉。因請名問答，老人曰：「予龍姓，諱雲，字子淵，別號江湖遊客。家本山之西，來有年矣。」眾人喜，遂相與極談，飛觴流飲。及酒闌興盡，命徹登舟。老人拱手言曰：「頃側行旌，承不以樗鄙相拒，敢獻一語酬報諸君，何如？眾皆應曰：「願受教。」老人曰：「諸君夜發，以程計兩日後當過錢塘。但遇江風初動，有黑雲自西北行南，慎弗輕躁取悔。斯時也，果驗愚言忠益，不敢枉謝，得求殿宇新之，則吾鄰有光多矣，將不勝於謝乎？」眾人口諾心非，相禮而別。未數步，回顧老人，忽不見矣。眾皆壯年豪邁，不以為意，急行舟去。

及兩日後，早至錢塘江上。風斂日融，江面平靜猶地，欲過者爭舟而趁。恂、諒、一夔促裝使發，惟曹睿曰：「諸兄憶景德老人之言乎？吾輩非報急傳烽、捕亡追敵者，縱遲半日，何誤於身？豈必茫茫然效商販為得耶？」三人相笑而止。笑未已，風果自西徐來，又黑雲四五陣從北南向。睿曰：「一驗矣。」三人曰：「試少待。」頃間，黑雲中雷雨大布，狂風四作，滿江浪勢連天，如牛馬奔突之狀。爭過者數百人，一旦盡葬魚腹，惜哉！曹睿因指謂曰：「諸兄以為何如？」三人失色相謝，睿曰：「爛額焦頭，何如徙薪曲突？此無知魏先平陳受賞，君子美其乾本不忘也。今非此老預告，則吾屬亦化波心一漚矣，何能攜手復相語哉！」三人曰：「誠如兄言。」

遂送棹三塔灣下，訪其曾，俱言西鄰無龍姓之宅。曹睿默然良久。曰：「噫！可知矣，詠詩起聯及名號寓意，宛然一龍神也，何疑！其祠居寺石，故曰『西鄰』；所謂『名利釣人餌，世路且險測』諸言，警悟於吾輩甚諄切也。愚昧凡資，自不能釋其意耳。」遂相與潔牲肴拜於祠下，以伸謝之。又各出白金三十斤為新殿之費，有僧某，辭不敢領，睿等謂曰：「王之指救，再生大德也，雖欲市珠投報，水路難通，在耳教言，何忍忘者，況有身則能孚財，今縱無財，獨不癒於無身乎？爾能敬忠其事，在山門亦孔榮矣，何用辭！」且顧謂二人曰：「一宦勞身，幾爾寄魂水府，倖存弱質，何當復蹈危途？不若聽鳥家山，看花故裡，醉眠風月光中，以副龍神諷囑之意。不然，湯鍋之禍信踵弊春蠶矣，能不畏哉！」三人皆唯唯應。即日同章告養，托病歸田，可謂卓然達矣。今以「龍淵勝境」匾其門，蓋亦承此意歟？

臥雲幽士評：

世有契約借貸而反面不肯償，乞暗蚤明而勞身亦戀祿者多也。今睿等雖免於難，使他人處此，反以福幸為自致矣，何能念及景德老人之言乎？況又非追索邀求而舍金如丸彈，非犯嫌被論而棄位如敝屣，卒能不負龍神所望，豈不誠賢達哉？

酒癡迷人傳

元末有姓姜者，名應兆，世業耕教，為人謹且厚，裡人多稱之。然性惡酒，雖氣亦不欲入息。遇鄉社會飲，則蹙容不滿，曰：「食以穀為主，何事糟粕味耶？」日邁，鄰老飲醉，身軟不能支，姜因而扶歸。見袖中塊然，探之，金也。私自忖曰：「田野無知，得此不為盜。沉人昏路遠，豈意我為？」遂竊入己，及歸，酒醒，覓金，金已亡矣，鄰老泣於家曰：「吾子以冤事孟於官，三年不為理，吾子再訴之，官怒其梗頑，強以入罪，例准銀為贖。吾老且病，何忍吾子久繫縲繼中？乃典田鬻屋，得金一錠，昨醉遺途中，落他人之手。前以為雖失吾業，猶可以有吾子也，今並而無之，吾死矣。夫苟且所言，願分半為謝。」姜雖聞其哀怨，未言，竟不動意。

是夕二更時，一館生讀倦，暫憩几上，聞門外啾啾有聲。諦聽之，有人似欲進者，喝曰：「汝何物，敢行阻我？」又有人似執門者，應曰：「我乃山桃厲鬼，司人門戶，若遇妖魅，必斧而啖之。爾乃何物，抗然冒進，抑未知吾斧耶？」斯人徐謂曰：「汝不識我，無怪其言之倨也。我姓米，字香夫，號冽泉清士。始祖醴酪君，起跡庖羲時，封居醉鄉，不與夷狄氏善，族遂蕃衍，名通與禹、方將大用，奈為奸人所讒，疏斥而不錄。延至夏桀，進秩瑤台土卿，與肉山脯林相左右。及事商，復遭際於桀，膺長夜之寵，以此名重天下。周遂計之，作誥數我，謫我為青州從事，我悔艾，即奮然修改。當春秋戰國間，默然懶事，不求合於人。二世僭興，念人主如六驥馳隙，乃悉耳目，窮心志，索我於荒寥窮散中，晝爾與俱，宵爾與游，脫有不見，則深思而呼召，親幸之專，雖斯、高不能及也。自是我益尊，職益重，朝野群然慕其風味。故漢高仗我斃白帝於澤中，宋祖得予釋兵權於席上。竹林助劉、阮之清聲，禁掖發李賀之才思。子思辭我於饋者，可盡孝以明廉；寇準假我於澶淵，能安居而退虜。既頹阮氏之玉山，復入黨家之錦幕。潛身比舍，敢誇畢卓豪情；息火成都，用顯樂巴妙術。染海棠之號於楊妃，健草聖之豪之和旭。邀歡戚裡，張鎮周之盡法全恩；取令賊營，郭令公之出奇破敵。流芳靡世，統裔延長，自宋訖今，聲名猶在。吾奉天帝命，來游汝家，縱欲持一斧以相拒，亦無奈我何！」人又曰：「果汝所說，世第若高遠矣。然我非博古者，請再明之。」又似人答曰：「汝猶未解乎？我世掌天下趨癡事，非木怪禽妖之比，是以享幽非我不格，洽人無我不歡，敬我者聖賢致號，愛我者歌曲怡情，行己在清濁間，而處眾則醇知也。爾欲知我，云爾已矣，他何有哉。」似執門者又問曰：「然則汝業何事？」似欲進者又答曰：「吾嘗病軟飽，因厭事，然猶日能與高陽徒偕竹葉、椒葩、霞泉、雪液輩五六人，泛水登山，穿花步月，無不在耳。倦則甜然一枕，事且不能擾也，況本無乎！」似執門者遂歎曰：「汝真樂人矣，不識今何所居？」似欲進者復曰：「居雖不一，但隨寓所安。或市橋啟肆。或湖舍懸簾；或清釀乎田家，或黃封之御院，或衝寒於雪朝茅屋之中，或遣興於雨夕蓬窗之下；或隨儻簷而穿雲，或侶漁舟而釣月；或被儒貂，興至吟齋，或因妓，換歸舞閣。廣哉居乎，遇使然也，皆非吾所願也。豈若紅杏樹中，黃花籬下，小門流水，燕影鶯聲，使牧子放牛新草，行人繫馬垂楊，對持瓦礫之樽，以諳茅柴之味，心始陶陶然樂矣。何必優妓佐之，鼓舞維之，牌役強之，徒自取勞苦為哉！」問者又曰：「審汝言，爾殆鬼於酒者。今是之來，禍福抑何所主？」欲進者笑曰：「非敢為癡耗之耳。主人虧行，陰竊人急迫之財，致父子無措，幾死非命，上帝陰行譴罰，念汝家世有德於鄉，不忍即殛，姑使我迷溺而報之也。」問者又曰：「主人性儉飲，縱耗奚益？」欲進者答曰：「第自有處。」人又問曰：「吾聞酒有德，自古尚之，汝反欲為術，癡於人果何術以逞耶？」欲進者答曰：「居，居，與汝語！當某賓主應酬，禮恭迎肅，鐘磬焉，詩歌焉，衣冠楚楚，言語雍雍，雖進退俯仰間必中節度，此上飲也。我相之。及至杯盤狼藉，笑謔歡呼。攘臂廳中，僭階越坐，始雖少閒乎禮，終必忘長幼、略尊卑，一惟以和樂為快，此中飲也，我主之，又有沽醪市脯，斂分派錢，撰號呼名，笑罵交錯，歸則攜手街途

，口似曲而糊模，身欲行而傾側，日習為常、不以家為意者，下飲也，我陰使之。然猶未甚也。至若提壺市上，乞汁土番間，蹣跚僵僕，成行逐伙，夜則寄夢橋亭，曉則懸飄寺宇，蟻蝨為鄰而腥膻為襲，若而人者，不可謂非我困苦之也。又有承祖父之厚遺，不思守繼，而乃酷與蓮花君合，日挈無賴之徒，揮金縱飲，雖良朋至戚暝眩切救而不入，必至房易主，子妾依人，猶且遑遑然鼻嗅心香，思欲一灶吸以償願，千方求辦，弗得弗止，若而人者，不可謂非我沉昏之也。又有鬻暈漿於顯者，仰飲食於相知，迎走趨陪，終宵不厭，及其口腹相忤，量不勝貪，頭重足輕，順入者悖也，濁氣熏人，視溝渠圜廁中以為枕席在是矣，恬然眠臥而莫覺，若而人者，不可謂非我坐卍辱之也。又有被醉使狂，尋嘔生事，不合則拳足相加，或傷人，或殺人，由是羈縻官府，桎梏囹圄，傷者枝條，殺者抵死，罪未成而家先敗，悔救何能及哉！若而人者，又豈非我有以顛倒之邪？」問者良久謂曰：「飲酌皆前定，果有之乎！合我且退，爾且行。」啾啾之聲遂息。館生大駭，及明，亦不敢泄。

午炊後，見應兆忽思酒，索於家人。家人曰：「厭糟粕者亦復如是邪？」應兆曰：「姑破俗可也。」然忻然拈壺滿酌，至醉而罷。家人生徒輩俱異之。惟夜讀者默識其意。

由是，日夜酣歌，遨遊博飲，心雖知其失而勢不可回，若有神使之者。不半年間而所竊之金悉償酒稅。醉則狂歌罔語，鄉中人漸鄙之，生徒俱散。再三年，世遺資產盡變費以供口腹，衣服垢結，容體羸枯。家人痛哭，謂曰：「追思豐樂人家，一旦伶仃至此！費者不可復完矣，而郎君素循善，何不更易弦轍，為訓後人？不然，使虧玷世德，自郎君之身始，甚可羞也。」應兆不對，趨出，匿於村店中，買酒自遣。心懷愧忿，飲亦不成醉，沉吟俯首，至夜忘歸。適店主涉事於外，其女見應兆雅飾，心欲私之，更餘，以言侵狎應兆，遂行自獻。應兆默忖曰：「向因一念之差，病狂流落，今雖修積及時，補且不逮，而況淫污非道以重之，死無所矣！」乃堅持固卻，以為「不可，不可」，竟秉燭待曙而還。

是夜寢熟，夢一人施禮牀人，曰：「吾，酒槩也。前因不義，來醉汝心。四年於茲矣，昨夜一念起善，上帝知汝非怙惡者流，敕吾別游，不相迷擾，從此永辭。君宜亦勉。」覺來行雨如流，口嘔一物墮地，令人起燭之，若血塊然者。

及明，遂不思飲。試以酒置於前，厭惡如故。其子復立家成業，應兆亦享壽而終。

應兆之妻親陸某者，嘗書此事以垂戒。予因述此，以繼陸某之志云。

翠珠傳

翠珠姓王，禾城名妓也。丰姿婉潤，聲色絕群，人有慕之者，非重價不輕接。

一日，國學生潘某聞其名，盛資而往，因與之狎，情甚綢繆，分釵破鏡，剪髮燃香，誓同死生。交袂年餘，而潘生之囊篋十蕩八九於其門矣。已而赴試秋闈，兩不能捨，臨期泣執一勝。

潘因家隨廢落，臨事羈遲，淹於旅者兩載。後得解歸，越日即往候。翠珠方坐中堂，同一富商對飲，見潘至，悟不為容，若不識一面者。及發言，竟以姓問。潘雖疑異，猶意其假托於人前也，明日再往，使家人召之別室，及相見，而情亦然，潘怒，出所剪髮擲之，曰：「子知此物乎！」翠始轉顏回笑，近坐呼茶，而潘終洵洵不平矣，乃拂袖言旋。翠亦無援心。

歸家大怒，以其事訴於友，欲石厲刃以磔此恨。其友歎曰：「娼行甚劣，本其故態，兄抑以為異邪？自昧而自蹈之，尤人何益！」潘意稍解，因作《解嫖論》以示人云：

夫人常情，非愛財則愛身也，非畏法則畏禮也，非慮前即慮後也，非好名則好勝也。人之於財，或以毫釐而貿易難成，或以分文而童僕笞撻，或以假借而朋友分袂，或以不均而兄弟構詞，至於淫色，則傾囊囊破家資而欣為之，甚則甘餓殍胥盜賊而終身不悟也，謂之何哉？人之於身，或以墜馬而畏騎，或以危舟而畏渡，或刺皮膚而弗色

然怒不可當，或有小疾而戚然恐不能起。至於淫色，則耗精神喪元氣而恬然為之，甚則染惡瘡耽惡疾而甘心不悔也，謂之何哉？且無祿者犯奸有罰，職役者宿娼有禁，法之可畏也明矣。今之人，縊死於舊院，刺殺於南樓，為嫁買而經官問罪，緣淫奔而出醜遭刑，可不羞之甚邪！色荒之訓《

書》有之，冶容之戒《易》有之，理之當鑒也明矣！今之人正氣喪於邪氣，名節喪於妖媚，居鄉則見惡於閭裡，居官則招議於縉紳，可弗思之甚耶？祖之有孫，願其繩武以顯我門庭，父之有子，願其克肖以分我憂慮，今或為色破家喪命，辱其祖父，而祖父以此怨恨至於病且歿者甚多，是使其身為不孝不慈之身，雖有他能不足稱也，光前之道，固如是乎？妻之有夫，望其為我之托而醮一不移，子之有父，望其為我之天而終身永賴，今或為色捐家廢產，離其妻子，而妻子以此窮困見辱於人者恒多，是生其身為無禮無義之身，雖有豪才不中取也，裕後之道，又如斯乎？死於戰者以勇名，死於諫者以直名，若死於淫色者名之為敗子，為其敗家也，名之為下稍，為其流落也，苟有好名之心者，當有所恥而不為矣。而人固安之，何其愚哉！業學者以文勝，業農者以耕勝，若出於淫色者或生乎男，何忍使之為優也？或生乎女，何忍使之為妓也？苟有好勝之心者，當有所擇而不為矣。而人顧顧之，何其卑哉！或者以子美之四娘、安石之雲月、東坡之琴操、陶谷之若蘭為四公之樂，而不知此實四公之累也。或者以相如之竊玉、韓壽之偷香、張敞之畫眉、沈約之瘦腰為四君之豪，而不知此實四君之玷也。故與其為項羽之嬖虞姬，孰若為雲長之斬貂蟬？與其為君瑞之謀崔鶯，孰若為睢陽之殺愛妾？與其為申生之慕嬌紅，孰若為賈清之搬煙花？明此，於窮則為清白之君子；明此，於達則為正直之大夫；明此，於寒微則可以立家；明此，於富足則可以保業，所謂腰家仗劍與色不迷人云者。嘗讀《孔子世家》，見柳下惠坐懷不亂，魯男子閉戶不納；讀《晏嬰實錄》，見裡婦顧嬰微笑，晏子悔責數日之言；讀《江右野史》，見馮商聘妾遣還、生子狀元及第之報，乃喟然歎曰：「不淫女色，非獨愛身也，愛德也，而財又不足言矣；非獨畏理也，畏天也，而法又不足言矣；非獨慮後也，慮鬼神也，而前又不足言矣；非獨好名也，好積善也，而好勝又不足言矣。知此，則楚館秦樓非樂地也，乃人之苦獲也；歌妓舞女非樂人也，破家之鬼魅也；傳情遞笑非樂意也，迷魂之樂意也；倒鳳顛鸞非樂事也，催命之妖狐也。引而伸之，觸類而長之，雖家梅不可折，而況於野乎？雖女色不可淫，而況於人乎？鄙見如斯，人情自悟。」

後因復就秋試，夜泊江邊，忽見富商立舟上，顏枯衣縷，為人執薄設之役。生異而問曰：「尊官可念王翠珠否？」其商駭愕曰：「公非中堂相會者乎？」潘曰：「是也。」商即蹙容曰：「僕因此婦迷戀，揮金與游，然猶未甚，後許攜資嫁我，情好益篤，我始罄所有而與之，意為彼即我矣。豈知牀頭一空，前言若水，香消翠冷，愛轉情飛。其母復妨惡，促我豪糧，逼我行芟，又且嗔兒撻婢，無非欲激逐我也。我不能當，隱忍走出，方欲鳴之官司，而母子已徙他所。無可奈何，以故依棲流落，寄食於人，又不知家園松菊之何如也！」言訖淚下，潘因招飲，以贖資十餘兩之而別。

及抵試，得領畿薦。榮回時，翠珠母子已艤舟迎叩矣，潘乃揚帆不顧。因使人撫辱之。

不數月，潘之友一夕飲散，經潘之門，見綠衣人驅：女子而立，悲愴不肯進。紅衣人曰：「業已承認，又復何言？」又曰：「翠珠，翠珠，誰令如此！」押之而入，友疑其事，早往訪之，則潘家夜育二犬乃聞翠跡，母子以暴病夜卒矣，潘與友拍掌大笑，以為奇異。及呼之「翠珠」，搖尾而應，嗚呼！迷人誘引，所害不止一儒一商也，乃以此報，豈負珠哉！

買臣記

漢朱買臣者，舊吾郡由拳縣人也，字翁子，與同邑嚴照垂髫相苦，結為刎頸之交，且約曰：「苟相貴，毋相忘。」家雖甚貧，不喜生業事，惟好讀書。夫妻艱於口食，遂採薪以為給。身擔負，口讀書，遇有悅解處，則吟哦諷詠之聲迤邐道上。其妻常恥之，謂買臣曰：「丈夫立身，上不得弧矢以行志，下不能貨殖以營生，筋骨體膚勞餓以倦，方且悲傷之不暇，而乃犯歌若得，竊為君不取也。」買臣曰：「貧者士之常，若非分張求，則悻命矣，君子恥之。負薪行歌，何恥之有？」其妻復勸曰：「吾聞讀書以治生為先，未聞作一詞、撰一賦而可易斗粟於家、尺帛於女者。今君欲仗章句以卻饑寒，計誠拙矣。況醫、卜、農、工皆能立業，何不捨此務彼，徒久誤足文場，困身藝圃，棲棲然效秦坑酸鬼以自苦哉？」買臣又笑謂曰：「富貴雙途，賢者所難致。子以我為池中物耶？一

旦雲雷我假，鼓波滄溟，斯予得志之秋矣。何不俟命待時，徒怨奚益！」妻遂大怒曰：「邑中挾策之士連袂同升者十下八九，爾猶奔走，衣食且不逮，是天不欲竟爾業也。若復執迷而不改圖，吾恐力盡計窮，溝壑有日，何得志之可望耶？」買臣乃長歎曰：「鴻鵠非燕雀所知。此蘇秦、百里奚之見辱於其妻也。及其取相六國，輔政兩朝，是卒前日見辱之人為之。二婦既不能料二子矣，子獨能料我乎？」其妻怒且泣曰：「爾自執經以來，誤我以久。及念思悔，猶且難為，而況癡比古人，夢想以邀難必之福，吾知啼號之態終不能免也，仰望豈不癡絕乎！故或受我忠言，偕老可托，不然，則巾櫛不敢復侍矣！汝將何從？」買臣亦怒曰：「丈夫志節豈為婦人所撓？汝身可無，我業決不可輟也。」妻遂再拜曰：「半生即枉，再誤何堪！吾雖渾跡於童婢之中，亦得以溫飽終歲，豈不癡於鑠骨銷形，豈成凍餒之殍乎哉！從此請辭。」忿不為止。將行時，鄰家一犬趨，搖首尾，於後齧其裙，不使之走，似若勸阻之意，婦雖怒為揮喝，牢不肯脫。家中一雞，亦相撲，啄其衣，又似啄其犬者。鄰嫗以為異，婉言援之。妻不納，竟去，遂自嫁於杉青吏人。

買臣見妻去，不能為情，復歌以自遣云：

「朱買臣，朱買臣，行歌負擔妻子嗔。恩情難繫薄劣婦，一旦捐棄如輕塵。鴛鴦分翼比目破，孤燈舉目無相親。貧富於世果炎熱，結髮尚爾況路人！功名到手未為晚，太公八十遇澤新。細君何必苦反覆，吾豈樵柴終其身？朱買臣，何災難，食比玉粒衣懸鶉。自知一卷勝萬貫，時不遇兮怨恨貧。數年衾枕一宵冷，飄風流梗同逡巡。回嗔何處已作喜，髮雲重整眉新顰。朱買臣，莫笑口頻，隱忍依舊肩橫薪。山光泉韻兩如脫，醉臥危石花為茵。翠蘿青鳥暫賓主，芒鞋踏破岩頭春。有時此斧利得柄，一斬天下之荊榛。歌殘煙卷日已暮，松梢新月釣桂銀。」

歌罷，忽自歎曰：「古人功業成於激發者恒多，我何若爾也！」遂詣長安，上書。

時嚴照已貴，見買臣，即謂曰：「吾幸先達，而故人猶寒如舊，負約之罪，鳴鼓難償矣。」乃祝吾丘壽王，同薦買臣於武帝。帝召見，說《春秋》、《楚辭》，甚悅其意，遂拜為中大夫，與司馬相如、枚臯等，俾交相議論。

時東粵數反覆不軌，買臣請將兵數千：「浮海而下，可卷席取也。」帝又拜為會稽守。買臣至郡，即治戰具，儲糧草，發兵征之，一擊而破。帝壯其功，征為丞相長史。

時舟過杉青閣下，閹吏奔趨惶懼。其妻審知買臣也，即脫簪珥，拜伏舟次，曰：「賤妾某氏也，事尊官有年矣，一念迫於饑寒，遂致分手。然心實未嘗昧也。伏望滄海容流，泰山讓土，追思花燭微情，不以妾為大罪，俾得破鏡復圓，斷弦再續，則妾萬幸，萬幸！」買臣長笑曰：「汝記昔日之言乎？怨恨求離，以我為泥中蛆蚓，詎料貧賤未必常，富貴未必久，絕情斷義，曾雞犬之不若，而今又附勢趨炎，置閹吏於何地？撫今追昔，揚水不能收矣！何乃冒方滢之顏，出重赧之色以求見我哉？羞死宜甘，強辭宜補。」言下，辟易莫敢對，良久，遂自投於河中而死。買臣即以屍首葬於亭灣，名曰：「羞墓」。後人方孝孺題詩於亭云。備如左：

芳草池邊一故丘，千年埋骨不埋羞；
叮嚀囑咐人間婦，自古糟糠合到頭。
宋梅堯臣詩：
食藕莫問濁水泥，嫁婿莫問寒家兒；
寒兒黧黑而無脂，驢子縱瘦骨格奇；
買臣貧賤妻生離，行歌負薪何愧之；
高車遠駕建朱旗，銅牙文弩不犀皮；
官迎吏走馬萬蹄，江湖晝夜橫白霓；
舊妻呼載後乘歸，悔淚夜落無聲啼；
吳酒雖美吳魚肥，儂今拳養慚雞犬；

園中高樹多曲枝，一日桂與桑蟲齊。

醒迷錄

正德中，有忠告者，崇德人，祖、父俱顯官，忠得以例授一儒官。為人豁達大度，傲物輕財，性喜博擲為戲，田產雖以萬計，而自視恒約如也。又奉一純陽師甚虔，出必問，入於禮；至於一肴一菜，不先祭則不敢自食。門下有友二人曰故應圭、陸一奇者，日導忠以博飲事。忠雖視為知己，其如二子之口蜜腹劍何！不數年間，家業蕩廢，而二子則日益饒富。

一日，會忠晝臥，夢二道士縑巾羽衣，對忠語曰：「子急悔心，不當戀溺。若苦艱之，後園松下之藏，猶可成立。至於胡、陸二子，吾已征示其誅矣。」言畢，流汗浹背，覺來見供爐下足一紙飛揚，執以觀之，題曰《醒迷餘論》，墨跡猶鮮。其論附錄於後：

「大抵事近於戲則易染，心涉乎利則難逃。是以賭博之事，不計大小久暫，皆足以廢業喪心、招怨動氣，甚者虧名玷節，露恥揚羞，又甚至敗家者有之，亡身者有之。嗟呼！一念少差，竟迷於利，縱有所得，亦不能補其所損，況未必得乎！且以其事言之，滅禮義而尚凶強，去真誠以使機變，當場得失，交戰營營，怒目揚聲，無儀多厭，冒寒暑而莫知，甘饑渴而不顧，盡日終宵，雖勞不怨，耗神殫力，自苦何辜！且因多寡傷朋友之情，競錙銖啟是非之釁，儒者惰業，農者失時，商者蕩資，工者怠事，耽者誤己，未有若此之甚者也。及其彼此息爭，勝敗攸判，得者不足以償勞，失者愈有以肌骨，割不忍之金，強慨然之態，久為囊物，頃付他人，趙璧隋珠，愛之不得，縱平日稱為至契者，欲假分文，勃然變色，雖赧顏屈節以求之，不可得也。此時此際，憂容可掬，哽氣頻呼，內訟默思，欲追無及，人亦何苦而自取如此耶！及其臨夜歸家，吞聲斂跡，含怨有僕，垢面有妻，子不為歡，母不為語，雖剩汁殘羹，亦一吸而盡。猶且多營處置一謀，將作恢復之計，夢魂顛倒，博騁相從，甚者悲憤迭興，寢寐俱廢，禍由此釀，疾由此媒。反而思之，非不得已事也，人亦何苦而自迷若此耶！及其或稱貸於人，或沽典於己，急急孜孜，惟求再逞，飲食所在，若將不遑，視得若取諸寄也。豈知處既敗之勢難救，挾未盈之本無威，氣弱心荒，人皆可侮，猜紅覓六，十無一從，千方之所獲者，一旦失之而不足矣。屬望雖殷，徒為空想之跡，人亦何苦而自戚如此耶！及其黃昏將近，意興方濃，雖其心欲言旋，奈何勢不由己，索燭求油，拋家寄宿，致懸父母之憂思，因爽親朋之信約。遍尋無覓，童子倚門而迎，逐想難求，佳人守燈以待，吾方逞雄心，爭博手，囂囂然自以為樂也。身親不善，聚怨一門，反己懷慚，細思無益，人亦何苦而自玷如此邪！及其屢試不利，興阻於空囊，志糜於稍短，袖手傍觀，眼紅心熱，欲棄之則意有所難捨，將復之則力有所不能，躊躇莫決，如醉如癡，家事不支，非惟不復措念，縱一勉強為之，亦恍然若失矣。昏迷沉溺，戀戀不忘，俯首憑几，形影相弔，人亦何苦而自溺如此邪！又有一等奸險小人，專一伺訪良善，乘其可入之機，附以知己之列，言動之，利誘之，酒食結之，作阱成籠，不至於不入不已也，及其髻髮一把，釣餌一吞，始之所言，毫不能應，虛利雖無，實禍先至，且彼機械熟於久煉，詭詐出乎多端，色有鉛沙，馬有脫注，雖號精敏者亦墮術中，況以愚弱之身而當彼無窮之計，則其勝負不待對局了然可卜矣，即運郭況之金穴，輸鄧通之銅山，日亦不繼，況其他乎！人反不悟於斯，必欲與之相驅騁焉：嗚呼！是猶石沒湍水，愈翻則愈沉也，羊觸藩籬，彌逞則彌困也，求其能濟事者，吾未之見也！已間或僥倖少得，人即怨尤，弱者引恨之以心，強者直拒之以色；又有狂罔之徒，從而訴於親，告於友，訟於官司，體面大傷，廉節盡喪，較之微利，孰重孰輕？嗚呼！辱害相繫必至於斯而猶不知悔，更將何待邪！又嘗知夫色也，古稱五白，戲始牧豬，無金玉之質，無耆宿之尊，無耳目之見聞，其初蠢然一骨耳。切磋焉，琢磨焉，斯是矣。至於投叱之下，偏能順小人、欺君子，宛轉

隱見之間，欲少假借而一毫無所容其能，卒亦付之蠢然之骨耳！嗚呼！人靈萬物，乃遑遑焉仰求於蠢然之骨，而又為蠢然之骨所窘困，可哀也哉！故擇術貴精，與人貴正。苟不能擇而與之，一旦誤入於內，恬不知愧，及對達尊長者惟恐聞之，設若言友於此，亦仰面不敢贊一語。嗚呼！肆欲於朋淫之日而曲文於君子之前，將欲塞耳盜鈴、蒙頭操刃者等耳，欲人之不聞且見也，何可得哉！況乎此行一開，百惡皆萃，納污引侮，莫不由斯。賢者不為禮，富者不為托，智者目為愚，儉者鄙為敗，父母惡為不肖，鄉黨指為下稍，小競蠅頭，致庶眾謗，競者未實，謗者有加，嗚呼！以親黨不韙之名易難望之利，雖鄉人不為，而人竟甘冒，可悲也！夫自取自溺者既如此，可哀可悲者又如彼，然而斯人之耽且好者何哉？不曰仗此肥家，則曰冀此取樂，噫！陋哉！言之過矣。天下之利，何事無之？明經足以干祿，用武足以要封，鬻販足以盈資，桑麻足以廣積，皆事也，則皆利也，何以喪名節以求之乎？吾恐家未必肥，而空虛瘠弱之弊先速之矣，肥者果安在哉？天下之樂，何事無之？讀書可以開襟胸，彈琴可以怡性情，種花可以觀天機，養魚可以寄生意，皆事也，則皆樂也，何必冒污辱以求之乎？吾恐樂未必取，而憂愁抑鬱之思，先逼之矣，樂者固如此哉？況其轉展相尋間，彼此兩失，機杼脂膏暗鑿於囊頭之手，田桑汗血潛消於錄事之家，所謂鷓蚌相持，漁人得利，正謂此耳。盍不鑒諸古人乎？忿心生於傅殺，致殘鴻雁之情；淫行起於點籌，因造房幃之醜；樗蒲百萬，達者見機；坑塹二三，宦途有誚；家產之俱盡，桓溫幾喪溝渠；擔石之無儲，劉毅將為浪蕩；至於投馬以絕呼，亡羊以從事，四緋以彰快，孤注以明窮，不其枚舉，而其為累一也。自古迄今，遺聲尚臭，由今迨後，取法貴芳。故其白衣事省，黃口身閒，取此消遣，固無暇責矣。乃若言儒言，貌儒貌，服儒服，冠儒冠者，亦倡和成風，競相篤好，史籍詩書，束棄高架，雖蒙塵積垢，而心灰志奪，視如仇敵，小而人事禮文因之盡廢，及其較技掄選之時，風簷晷影之下，榮辱甚關，心手莫措，日之相與以為樂者，果能代我否邪？及今知改，則名可全，家可保，終身俊髦，苟遂昏迷，吾不知所了矣，何也？日月反照，無損於明；君子繩愆，不累其德。以陳元、周處之徒，尚自發憤改行，卒為善人，況吾輩號英達者不減元處，而未聞能自悔訟，豈以既招物議、改亦無救也歟？噫嘻！人孰無過，改之為難，過孰無因，原之為盡。向使商甲不悔桐墓，幾為暴桀之君；漢武不下輪台，則亦亡秦之續。孰為改之，功不既大哉！」

忠讀一過，悔歎移時。尋掘松根，得金一甕，皆刻告氏字，必忠高曾物也，此故後人無有知者。

再往二子家，探胡瞎一目，陸跛一足，頽然皆殲形矣。忠乃驚惶，自是絕不與相交接。

又以所得之資分人貨殖，後致大富。胡、陸二子，漸至窮迫，老年攜乞於途，人皆指以為鑒。仙師神報，亦顯矣哉！

琴精記

鶴雲者，乃鄧州人，姓金也，美風調，樂琴書，為時輩所稱許。宋嘉熙間，薄游秀州，館一富家。其臥室貼近招提寺，夜聞隔牆有歌聲，乍遠乍近，或高或近。初雖疑之，自後無夜不聞，遂不以為意。

一夕，月明風細，人靜更深，不覺歌聲起自窗外。窺之，見一女子，約年十七八，風鬟露鬢，綽約有姿，疑是主家妾媵夜出私奔，不敢啟戶。側耳聽其歌曰：

「音、音、音，你真負心，你真負心，孤負我，到如今，記得當時低低唱，淺淺斟，一曲值千金，如今寂寞古牆陰，秋風荒草白雲深。斷橋流水何處尋？淒淒切切，冷冷清清，教奴怎夢。」

女子歌畢，敲戶言曰：「聞君俊才絕世，故冒禁以相就。今乃閉戶不納，若效魯男子行邪？鶴雲聞言，不能自抑，才啟戶。女子擁至榻前矣。」

鶴雲曰：「如此良夜，更會佳人，奈何燭滅樽空，不能為一款曲也？」女子曰：「得抱衾衣周，以薦枕席，期在歲月，何必泥於今宵？況醉翁之意不在酒乎！」乃解衣共入帳中，罄盡繾綣之樂。迨隔窗雞唱，鄰寺鐘鳴。女子起曰：「奴回也！」鶴雲囑之再至，女子曰：「勿多言，管不教郎獨宿。」遂悄悄而去。

次夜，鶴雲具灑盥以待，女子果來，相與並坐酣暢。女子仍歌昨文之辭，鶴雲曰：「對新人不宜歌舊曲，逢樂地詎所道憂情？」因更前韻而歌之曰：

音、音、音，知有心。知伊有心，勾引我到於今。最堪斯夕，燈前偶，花下斟，一笑勝千金。俄然雲雨異春蔭，玉山齊倒絳帷深。須知此樂更何尋。來經月白，去會清風，興益難禁。

女子聞歌，起而謝曰：「君子斯詠，可謂轉舊為新，除憂就樂也！」彼此歡情更濃於昨。自是無一夕不會。花萼半載，鮮有知者。

忽一夕，女子至而泣下。鶴雲怪問，始則隱忍，既則大慟。鶴雲慰之良久，乃收淚言曰：「奴本曹刺史之女，幸得仙術，優游洞天。但凡心未除，遭此謫降。感君同契，久奉歡娛。詎料數盡今宵。君前程遠大，金陵之會，夾山之游，殆有日矣！幸惟善保始終。」雲亦不勝悽愴，至四鼓，贈女子以金。別去未幾，大雨傾盆，霹靂一聲，窗外古牆悉傾例矣。鶴雲神魄飄蕩，明日遂不復留此。

二年後，富家築於基於，掘一石匣，獲琴與金，竟莫曉此故。時聞鶴雲宰金陵，悉其好琴，使人攜獻。鶴雲見琴光彩奪目，知非凡材，顧然受之，置於石牀。遠而望立，則前女子就而撫之；近而視之，則依然琴也。方悟女子為琴精，且驚且喜。適有峽州之遷，鶴雲得重疾，臨死命家人以琴合葬。琴精之言，一一驗矣。人有定數，物可先知，豈不信哉？

竹帚精記

洪武間，本覺寺有一少年僧，名湛然，房頗僻寂。一夕獨坐庭中，見一美女，瘦腰長裙，行步便捷，而妝亦不多飾。僧欲進問，忽不見矣。明夜登廁，又過其前。湛然急起就之，則又隱矣。他人處此，必不能堪，況僧乎？

自是惶惑殊深，淫情交引，苦思不置。越兩日，又徐步於廁。僧急牽其衣，女復佯為慚怯之態。再三懇之，方與入室。及敘坐，僧復逼體近之，漸相調謔間，竟成雲雨。事畢，問其居址姓字，女曰：「妾乃寺鄰之家，父母鍾愛，嫁妾之晚。今有私於人。故數數潛出，不料經此，又移情於汝。然當緘密其事，則交可久。不然，彼此玷矣！」僧唯唯從命。於是，旦去暮來，無夕不會。

將及期，僧不覺容體枯瘦，氣息慙然，漸無生意。雖同袍醫治，百端罔功。寺中有一老僧謂曰：「察汝病脈，癆症兼致。陰邪甚盛，必有所致。苟不明言，事無濟矣！」湛然駭懼，勉述往事。眾曰：「是矣！然此祟不除，則汝恙不癒。今若復來，汝同其往，而蹤跡之，則治術可施也。」

是夕，女至。湛然仍與交合。將行，欲起隨送。女止之曰：「僧居寂落，夜得美婦歡處，是亦樂矣！何苦自感如此。」湛然不能往，強而罷焉。翌日告眾，眾乃忖曰：「明夜彼來，當待之如常。密以一物，置其身。吾等游於房外，俟臨別時，擊門為約，吾等協當尾隨，必得而止，則祟可破矣！」湛然一一領記。

後一夕，湛然覺神思恍惚，方倚牀獨臥，女果推門復入。僧與私曲，益加溫存。雞鳴時，女辭去。僧潛以一花插女鬢上，又敲其門者三。眾僧聞擊聲，俱起追察，但見一女冉冉而去，眾乃鳴鈴誦咒，執錫執兵相與趕逐。直至方丈後一小室中乃滅，此室傳言三代祖定化之處。一年一開奉祭，餘時封閉而已。

眾僧知女隱跡，即踴躍破窗而入，一無所見，但西北佛廚後爍爍微光，即往燭光，則豎一竹質潤滑，枝束鮮瑩。蓋已數十年外物也，眾方疑惑，而花在柄，因共信之，乃持至堂前，抽折一，則水流滴地。眾僧益駭異。再折之，亦然，以至皆如之。

從僧乃明燈細視，其中排水，皆精也。湛然見之，悔悟驚懼，不能自制。於是，悉就焚之，揚灰於湖。湛然急以良劑調治，久之得平。而崇自此滅矣！

評曰：異怪弄人，數固當滅，而少僧倖免，人亦可鑒。

天緣奇遇（上）

祁羽狄，字子車酋，吳中杰士也。美姿容，性聰敏，八歲能屬文，十歲識詩律，弱冠時每以李白自期，落落不與俗輩伍，獨有志於翰林。每歎曰：「烏台青瑣，豈若金馬玉堂耶！」下筆有千言，不待思索。詩歌詞賦，奇妙絕例，且善鍾王書法，又粗知丹青。時人目為才子，多欲以女妻之，皆不應，其姑適廉尚，督府參軍也。姑早亡，繼岑氏，生三女，皆殊色。長曰玉勝，次曰麗貞，三曰毓秀，隨父任所，皆未適人。尚以衰老，乞骸骨歸。時生以父愛，家居寂寥，鬱鬱不快。或散步尋詩，寄身林壑，或操舟訪隱，傍水徘徊。一日，與蒼頭溜兒入市，見一婦人，年二十餘，修容雅淡，清芬逼人，立疏簾下，以目凝覷生。生動心，密訪之，乃吳氏，名妙娘，頗有外遇。生命溜兒取金鳳釵二股，托其鄰嫗饋之，妙娘有難色。嫗利生之謝，固強之。妙娘曰：「妾覷此郎果妙人也。但吾夫甚嚴，今幸少出，但一宿則可，久寓此，不宜也。」生聞之，即潛入，相持甚歡，極盡款曲。既枕上吟曰：

深深簾下偶相逢，轉眼相思一夜通；
春色滿衾香力倦，瘦容應怯五更風。

妙娘曰：「妾亦粗知文墨，敢以吳歌和之：

別郎何日再相逢，有時常寄便時風；
一夜恩情深似海，只恐巫山路不通。

歌罷，天色將曙，聞外扣門聲急。妙娘曰：「吾夫回矣。」與生急擁衣而起，開後門，求庇於鄰人陸用。用素與妙娘厚，遂匿之。

用之妻，周氏也，小字山茶，見生豐采，欲私之，生應命焉。茶曰：「吾主母徐氏新寡，體態雅媚，殊似玉人，坐臥一小樓，焚香禮佛，守法甚嚴，但臨風對月，多有怨態，知其心未灰也。妾以計使君亂之，可以盡得其私蓄。」生謝曰：「亂人之守，不仁；冀人之財，不義；本以脫難而又欲蹈險，不智。卿之雅情，心領而已。」言未畢，一少女馳至，年十三四，粉黛輕盈，連聲呼茶。見生在，即避入。生問：「此女何人？」茶曰：「主母之女文娥也。」生曰：「納聘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

文娥入，以生達其母。母即自來呼之，且自窗處窺生。見生與茶狎戲，風致飄然，密呼茶，問曰：「此人何來？」茶欲動之，乃乘機應曰：「此吳妙娘心上人也。今礙有夫在，少候於此。」徐氏停眸不言久之，茶復曰：「此人旖旎灑落，玉琢情懷，窮古絕今，世不多見。」徐氏乃怒曰：「汝與此人素無一面，便與褻狎，外人知之，豈不遺累於我！」山茶亦佯作慍狀，對曰：「妾但不敢言耳。言之，恐主母見罪。」徐氏詰其故。山茶曰：「此人近喪偶，雲主母約彼前來偕老。」徐氏驚曰：「此言何來？」茶曰：「彼言之，妾信之。不然則主公所遺玉扇墜，何由至彼手乎？」徐氏即探衣筒中，果失不見，徘徊無聊又久之。山茶知其意，即報生曰：「娘子多上復：謹持玉扇墜一事，約君少敘，如不棄，當酬以百金。」生揣：「事由於彼，非我之罪也。」乃許之。——蓋徐氏三日前提衣匣，偶遺扇墜於外，為山茶所獲。至是，即以此兩下激成，欲俟其處久而執之，以為挾詐之計耳。

近晚，生登樓，與徐氏通焉。繾綣後，徐氏問曰：「扇墜從何來？」生曰：「卿之所風賜，何佯問也？」徐氏曰：「妾未嘗贈君，適山茶謂君從外得者，妾以為然，故與君一敘。今乃知山茶計也。」徐氏悔不及，明早果以百金贈生行。生留一詞以別之，名《惜春飛》：

「乘醉蜂迷鶯不語，只是妙娘為主。玉墜憑誰取，又成紅葉借鴛侶。兩地風流知幾許，自喜連遭奇遇。愁對傷處，何時得共枕，重相敘。」

徐氏恨山茶賣己，每以事讓之，茶不能堪，遂發其私，徐氏無了而富，族中爭嗣，因山茶實其奸，鳴之於官，官受嗣者賄，竟相法成案。徐氏以淫逐出，文娥以奸生女官賣，徐氏恥而自縊，生聞之，不勝傷痛，作輓歌以弔之曰：

「胡天不德兮，殲我淑人，情經一死兮，我重千金，花殲月缺兮，玉碎珠沉，俾生長夜兮，夢斷芳春。遭此仇兮，何所伸。欲排雲前代訴兮，奈力寡而未能。心耿耿兮思素恩，神恍惚兮懷舊跡。淚漣漣兮滴翠巾，悉鬱鬱兮欲斷魂。千回萬轉兮，痛我芳靈。靈其有知兮，鑒我微忱！」

生且泣且歌，不勝哽咽，乃散步林外，少放悶懷。不意新月印溪，晴煙散野，泉聲應谷，樹影墜地，生乃還步，踽踽獨行，悽慘愈切。忽聞後有環佩聲，生回顧，見一女子冉冉而來；後隨有女童，一掌扇，一執巾。生以為良家子也，意欲趨避。乃遙呼曰：「祁生何為避耶？」生疑為如戚，進步迎揖。然芳容奇冶，光彩襲人。生驚訝，未遑啟問，女即曰：「妾玉香仙子也。朝游蓬島，暮歸廣寒，拂扇則風行千里，揮巾則雲幔九宵，非俗女也。因與君有塵緣，到此一相會耳。」生聞其言，疑為鬼魅，不敢近，但唯唯求退而已。女笑曰：「妾乃不如徐氏耶？君子日後奇遇甚多，徐氏不足惜也。」即攜生手，同還生家。生聞其香氣清淑，愛其纖指溫潤，亦不甚怪。然而夜深人靜，重門自開，燈滅簾垂，明輝滿室，生雖疑，不能卻矣。與之共枕，頗覺綢繆。至五更，二女童報曰：「紫薇登垣，壬申候駕。」女即整衣而起，與生別曰：「後六十年，君之姻緣共聚，富貴雙全，妾復來，與君同歸仙府矣。贈玉簪一根，扣之，則有厄即解；小詩一首，讀之，則終身可知。」言華，凌空而去。生望之，但見雲霓五彩，鸞鶴翩翔，生始信其為仙也。即視其詩，乃五言一律：

君是百花魁，相逢玉鏡台；

芳春隨處合，夤夜幾番災。

龍府生佳配，天朝賜妙才；

功名還壽考，九九妾重來。

生與玉香方合，精采倍常，穎悟頓速，衣服枕席，異香鬱然。人皆疑其變格，而不知生所自也。

時廉參軍致仕歸，泊船河下，聞文娥官賣，即以金償官，買與次女麗貞為婢。是日，生至講堂，適聞廉歸，驚曰：「此吾至親，別十年矣。」即趨謁。廉聞生至，急請入，各以久疏慰問。廉尚曰：「尊翁捐館，幸有子在。況子英發士也，但願早遂青雲以慰尊翁之志生謙謝久之。廉呼岑氏出，且曰：「祁三哥在此，非外人也。」岑氏謂三女曰：「三哥有兄弟情，可隨我見之。」惟麗貞辭以「曉起採茉莉花冒風，不快。」岑氏與玉勝、毓秀出見。生拜問起居，禮貌修整。岑見生閒雅，念：「得婿若此人，吾女何恨？」而勝與秀亦熟視生。生目玉勝妝豔，毓秀豐美，亦覺戚戚焉。廉問：「麗貞何在？」岑曰：「不快。」廉曰：「一別十年，今各長成，寧不一識面耶？」命侍女素蘭催之，不至。再命東兒讓之，麗貞不得已，斂髮而出。但見雲鬢半蓬，玉容萬媚，金蓮窄窄，睡態遲遲。生立俟之，自遠而近，停眸一覷，魂魄蕩然。相揖後，以序坐。岑以家事詰生，生心已屬麗貞，惟唯而已。頃間，茶至，捧茶者，文娥也。生見文娥，文娥目生，兩相疑喜。茶後，繼之以飯，岑與三女皆在座。岑曰：「三哥不棄，肯時來一顧乎？」廉曰：「吾欲以家事托子車翁，子車翁寧即去耶？」三女皆贊之。而麗貞又曰：「三哥倘以家遠不便，凡有所需，一切取之於妹。」生以麗貞之言深為有情，即以久住許之。

是夕，寄宿東樓。生開窗對月，巾周帳無聊，乃浩歌一絕以自遣云：

天上無心月色明，人間有意美人聲；

所需一切皆相取，欲取些兒枕上情。

生所歌，蓋思麗貞「一切取於妹」之言也。歌罷，見壁間有琴，取而撫之，作司馬相如《鳳求凰》之曲。不意風順簾間，樓高夜迥，而琴聲已淒然入麗貞耳矣。麗貞心動，密呼小卿，私饋生苦茶。生無聊間，見小卿至，知麗貞之情，狂喜不能自制，竟挽小卿之裙，戲曰：「客中人浼汝解懷，即當厚謝。」小卿拒，不能脫，欲出聲，又恐累麗貞；久之，小卿知不可解，佯問曰：「小姐輩侍妾多矣，倘舍妾，惟君所欲，何如？」生亦知其執意，乃難之曰：「必得桂紅，方可贖汝。」桂紅，乃玉勝婢。小卿曰：「桂紅為勝姐責遣，獨睡於迎翠軒，咫尺可得。」

生與小卿挽頸而行，果一女睡軒下。生以為桂紅矣，舍小卿而就之，乃驚醒。非桂紅，乃素蘭也。蘭在諸婢中最年長，玉勝命掌繡工，一婢拙於繡，遷怒於蘭，責而逐之，不容內寢，怨恨之態，形於夢寐，適見生至，怪而問曰：「君何以至此也？」生不答，但狎之，蘭始亦推阻，既而歎曰：「勝姐已棄妾，妾尚何守！」遂納焉，生亦風流有情，而蘭亦年長有味，鴛鴦顛例，不啻膠漆，生密問曰：「麗貞姐如何？」蘭曰：「天上人也。」曰：「可動乎？」曰：「讀書守禮，不可動也。且君兄妹，何起此心？」生愧而抱曰：「對知心人言，不覺吐露心腹。」既而問：「桂紅與誰同寢？」蘭曰：「桂紅，勝姐之愛婢也。此人聰慧，與文娥同學筆硯，今君以情鉤之，亦可狎者。」生甚喜，至天明就外，作一詞以紀其勝：

「素蘭花，桂紅樹，迎翠軒中，錯被春留住。乖巧小卿機不露，借風邀雨，脫殼金蟬去。一杯茶，咫尺路，卻似羊腸，又把車輪誤。且向桂花紅處吐，攀取高枝，再轉登雲步。」

右調名《蘇幕遮》

生早與素蘭別時，天尚未明，偶遺汗巾一條，內包玉扇附並弔徐氏詞。小卿來喚素蘭，見而拾之，私示文娥曰：「此祁生物也。」文娥觀詞，不覺淚下。麗貞理妝，呼文娥代點鬢翠。文娥至，則秋波紅暈，淒苦蹙容。貞怪而問之。娥不能隱，以實告曰：「吾母死，皆為祁生。今見其弔母詞，是以不覺淚流。」麗貞素詞觀之，歎曰：「真才子也。」取筆批其稿尾：

「措詞不繁，著意更切。愁牽雲夢，宛然一段相思；筆弄風情，說盡百年長恨。誠錦心繡口，可愛可欽；必金馬玉堂，斯人斯職。然而月宮甚近，何無志於女互娥？乃與地府通枕，實有功於才子。」

其所批者，一敬其銳志功名，弗勞他慮；即令文娥持送還生。——時廉有族中畢姻，夫婦皆往。——生見文娥獨來，攜而歎曰：「兒何以至此耶？」娥惟嗟歎，道其所以，乃出扇墜、弔詞還生。生曰：「汝從何得之？」娥曰：「小卿自迎翠軒得之。今麗貞姐使妾奉還。」生且愧且謝。既而見所批，又驚又喜，歎曰：「世間有此女子，羞殺孫夫人、李易安、朱淑貞輩矣。」讀至末句，歎曰：「吾妹真女互娥也，僕豈無志耶！」送以末聯為有意於己，乃以白紗蘇合香囊上題詩一首，托文娥復之：

聊贈合香囊，慙懃謝贊揚；
弔詞知恨短，批稿辱情長。
愧我多春興，憐卿惜晚汝；
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伴霓裳。

麗貞見詩大怒。撻文娥；待父母歸，欲以此囊白之。毓秀知之，恐玷閨教，使二親受氣，急令潘英報生。時英年十七，亦老成矣，慮生激出他變，緩詞報曰：「秀姐知君有詩囊送入，甚是不足，乞入親謝之。」生笑曰：「秀妹年幼，亦知此味耶？」牽衣而入。秀以待於中門，以故告生。生驚曰：「何異所批！」秀曰：「彼傲君耳，非有私也。」生茫然自失。秀曰：「玉勝姐每愛兄，與妾道及，必致嗟歎；今在西鶴樓，可同往問計。」生含愧而進。玉勝見生，遠迎，曰：「三哥為何至此？」秀顧生，笑曰：「欲坐登雲客，先為入幕賓矣。」勝問其故。秀曰：「兄有『月宮雲路穩，願早伴霓裳』之句，遺於麗貞姐。貞姐怒，欲白於二親。今奈之何？」玉勝笑曰：「妾謂兄君子人，乃落魄子耶？請暫憩此，妾當為兄解圍。」即與秀往貞所。

貞方抱怒伏枕，勝徐問曰：「何清睡耶？」貞乃泣曰：「妹子年十七，未嘗一出閨門。今受人淫詞，不死何為！」勝與秀皆曰：「詞今安在？」貞不知勝為生作說客，即袖中以詩囊卷出。勝接手，即亂扯。貞怒，起奪之，已碎矣。貞益怒。勝曰：「三哥，才子也。妹欲敗其德，寧不自顧耶？」因舉手為麗貞枕花。低語曰：「三哥害羞，適欲自經。送人性命，非細事也。」貞始氣平。勝乃回顧素蘭，曰：「可急報三哥，貞妹已受勸矣。」蘭往，見生徘徊獨立，而桂紅坐繡於旁，亦不之顧，乃以勸貞事報生。生喜而謝之。蘭挽生，曰：「妾原謂此人不可動，君何不聽？」又背指紅，曰：「可動者，此也。為君洗慚可乎？」生又謝之。蘭附紅耳曰：「祁生反有意於子，今其

慚忿時，少與款曲，何如？」桂紅張目一視而走。蘭追執之，罵曰：「我教汝繡，汝不能，則累我。我一言，即逆我，汝前日將勝姐金釧失去，彼尚不知，汝逆我，我即告出，汝能安乎？」若能依我，與祁生一會，即償前釧，不亦美乎？」桂紅低首無言，以指佛鬢而已。蘭撫生背，曰：「君早為之，妾下樓為君伺察耳目。」生抱紅於重茵上，逡巡畏縮，生勉強為之，不覺鬢翠斜欹，猩紅滿榻。

蘭下樓，因中門上雙燕爭巢墮地，進步觀之，不意勝，秀已至前矣。蘭不得已，侍立在旁，尊勝、秀前行，生聞樓上行聲，以為蘭也，尚樓紅睡；回顧視之，乃勝與秀。生大慚，勝大怒，即生前將紅重責，因抑生曰：「兄才露醜，今又若此，豈人心耶！」生措身無地，冒羞而出。無奈，乃為歸計。

明日，見廉夫婦，告曰：「久別舍下，即欲暫歸。」廉夫婦固留之。生固辭。乃約曰：「子車曾必欲歸，不敢強矣。待老夫賤旦，再勞枉顧，幸甚！」生謹領而別。途中無聊，自述一首：

「洛陽相府春如錦，亂束名花夜為枕。弄琴招得小卿來，迎翠先同素蘭寢。文娥痛而哭弔詞，麗貞題筆一贊之。牽惹新魂發新句，轉眼生嗔欲白之。絕處逢生得毓秀，恐玷閨門急相救。潘英邀我中門侍，西鶴樓前慚掩袖。玉勝頻呼入幕賓，相迎一笑問郎因。郎須少倚南樓坐，此去因先慰麗貞。麗貞見妹歡情復，桂紅巧繡嬌如玉。素蘭觀燕往中門，勝、秀登樓皆受辱。一場藉藉復一場，兩處相思兩斷腸。春光漏盡歸途寂。何日同樓雙鳳凰？」

麗貞小字阿鳳，故末句及之。

生去後，三女皆在百花亭看杜鵑花，東兒報曰：「祁君去矣。」勝與秀相對微笑，麗貞獨有憂色，停眸視花，吁歎良久，無非念生意也。玉勝不知，問曰：「妹子尚恨祁生耶？祁生果薄倖，昨觸妹，又辱桂紅。被污之女，不可近身，已托鄰母作媒出賣矣。」貞曰：「彼辱妹，姊尚容之；彼辱婢，姊乃不容耶？」玉勝語塞。蓋勝久欲私生，惟恐二妹忌之，又恨桂紅先接之也。

貞是夕憑欄對月，幽恨萬種，乃制一詞，名曰《阮郎歸》，自訴念生之情，每歌一句，則長吁一聲。文娥侍側，皆為之唏噓：

「聞郎去後淚先垂，愁雲欺瘦眉。情深須用待佳期，郎心不耐遲。----香閨靜，寄新詩，眼前人易知。寸心相愛反相離，此情郎慢思。」

生歸，不數日，為仇家蕭鶴者所誣，發生父未結之事。鶴以官豪，捕生甚急。生夜渡，欲往訴當道，為守渡者所覺，執送蕭氏。蕭屠堂疊室，將生禁後房，待事中人至，即送官理。生夜靜忿鬱，無以自慰，忽憶仙子「玉簪解厄」之言，乃禱壽拜，吟一詞：

「撒天長恨幾時休？兩眼不勝羞。男兒壯年多困憂，何日一抬頭？----轍中鮒，雨中鳩，望誰周？橫鋪鐵網，高展金丸，畢何仇？」（《訴衷情》）

蕭之婦，于氏也，乃世家女，名金園。其夫名震，往京聽選。金園獨居，聞戶後歌聲悲切，明早，使侍女琴娘訪之，始知生故，歎曰：「與父有仇，子復何罪？」私遣琴娘以甘露餅十枚饋生。生謝曰：「此活命恩也，他日當銜環以報。」自後，琴娘時以飲食餉生，生媚意斂謝。琴娘悅之，因與之私，復乘間語金園曰：「此生溫如良玉，十倍吾主，今禁此，情甚可哀。」琴娘意欲釋之。金園曰：「昨亦夢神女命救此人，且云他日與汝皆當為彼侍妾，縱無此理，甚可疑也。」遂往窺之，果見生豐資穎異，氣宇溫容。抵夜，以別鑰啟鎖，匿入閨中，共枕恣欲。五更時，贈以白金十兩，金釧一雙，汗巾一條，與琴娘暗開重門，泣而送之，且以夢語生。生曰：「豈敢望此！僕有玉扇墜，今以贈卿，日後果有幸會，當以此為記。」遂拜謝而去。

翌日，蕭覓生，生已行矣。竟走京師，伏闕奏辨，為父雪仇。時趙子昂為翰林學士承旨，力贊生孝，得發御史觀音保等勘問，蕭懼，出萬金營求左丞相鐵木迭兒為之解紛息事，然亦不敢害生矣。

生由是避禍入山，發憤攻書。山下有名龔壽者，年六十，善相法，見生狀，知其不凡也，每以柴米給生，相過甚厚。生感以恩，乃書一聯於壁云：

遠移萍梗宜無地，近就芝蘭別有天。

又書一聯以自傲云：

身居逆境時勤讀，心到仇家夜夢親。

生去後，麗貞雖念生，不過形於詠歎而已。而玉勝則慕生之甚，言動如狂。每強扶倦態，對鏡畫眉，不覺長吁一聲，兩手如墜，日就枕席，飲食若忘，夢中忽忽如對人語，及醒，則揮淚滿牀而已，聞貞有《阮郎歸》調，令素蘭索之，貞不與，勝知其必為生作也，亦自作，調名《桃源憶故人》，亦道望生之意：

「思思念念風流種，心為愁深如夢，繡衾象牀如共，羞把寒衾擁。----桂紅樓上春心動，悔已多情殘送。卻笑自家愁重，番作巫山夢。」

廉至旦日，遣人邀生，知生受誣奏辯，嗟歎久之。及生入山讀書，廉遣人送白金五兩，白米六包，與生少資日用。玉勝自忖曰：「祁生發憤，招之則不來，然其意惟在麗貞，詐招以貞書，或得一面。」乃具書，私付去人，且戒之曰：「此麗貞書，密與之。」

小妹麗貞斂衽端肅拜：疇昔之心，豈敢自昧；擲詩之忿，實懼人知。月色空梁，不見知心到眼；風聲泣樹，徒知弱態傷神。近知往復大仇，識英才之可羨；今又入山憤志，知力學之有成。但情在寸心，終難自慰；人遙千里，豈易相通！滿目雲山，何處是鳳凰棲止；一天星斗，幾時成牛女歡期？頃刻相思，須更長歡。倘兄肯顧片時，小妹終身佩德。匆匆草字欠恭，伏乞情恕。不備。

妹貞再拜啟。

生得書，驚喜雀躍。然發憤之始，義不可行；欲復書，又恐廉知，但私寄曰：「為我多多附謝小姐，書已領教矣。」生是日舊態復萌，幾不自制，大書絕句於壁：

海樣相思思更深，一封珍寶抵千金。

書中總有顏如玉，未必如渠滿我心。

一日，龔老訪生，見壁上絕句，問曰：「君有所思乎？讀書之心，如明鏡止水，倘有所思，則芥蒂多矣，安能有成？」祁生不覺汗顏。龔復慰曰：「少年人多有此弊，況君未娶，宜不免此；老夫相君目秀眉清，天庭高聳，必享大貴。倘不棄，老夫有一小女，名道芳，頗端重寡言，亦宜大福，他日願為箕帚，何如？」生愧謝不已。

是歲，生起小考，補郡庠弟子員。

後數日，生整衣冠，往拜廉。廉一家慰賀。三女出見，皆曰：「恭喜！」即宴生於怡慶堂，笙歌交作，酬酢疊行。至晚，銀燭滿堂，侍女環立，廉夫婦已醺，而生猶未醉。岑命三女以次奉生酒。玉勝舉杯近生，語云：「妾有言，幸君弗醉。」蓋欲私生也。生不知，應曰：「已酩酊矣。」麗貞舉杯戲生曰：「新秀才請酒。」生亦笑曰：「何不道新郎飲酒？」貞愧而退，怒形於色。毓秀見貞不悅，及舉杯奉生，乃曰：「兄何以言，使貞姐含怒？」蓋生以前所寄書有情，故量其易而忽之，不知其為玉勝計也。夜深散罷，生被酒，寢外館。勝自往呼之，生不醒。勝恐館童來覓，長吁而返，悶倚銀鬚，形影相弔，口占一詞，且泣且訴：

「何事無情貪睡，席上分明留意。指日望郎來，要說許多心事。沉醉，沉醉，不管斷腸流淚。」
(調名《如夢令》)

生明早入謝酒，廉夫婦未起，獨麗貞立簷前喂鸚鵡，亦未理妝生前，戲曰：「蒙見召，今至矣。」麗貞默然。生曰：「何其不踐書中之言乎？」貞曰：「妾未曾有書，兄何詐也？」生出書示之，乃玉勝之筆。貞大怒。生見貞不梳不洗，雅淡輕盈，清標天趣，如玉一枝，因笑解其怒，而突前抱曰：「縱非子書。天緣在矣。」時生精魄搖蕩，心膽益狂，蓋欲一近貞香，而死亦自快也。貞力掙不能脫，乃定氣告曰：「妾非無心者，且且兄妹不宜有此。況兄未有妻，妾未受聘，何不一通媒妁，偕老百年，非良便乎？」適鸚鵡見生將貞抱扭，作人聲詈曰：「姐姐打，姐姐打！」其聲甚急，生恐人至，脫貞而出。

然生之入也，玉勝乘人未起，早就生寢，欲了此念。見生不在，即為詩一首以示之：深院春風急，吹花入翰林。

無緣空去也，留此寄知音。

玉勝留詩而出，過中門，聞行步聲，遙視之，即生也。以手招生，生急至。勝曰：「無情郎從何來？」生以麗貞寄書事告勝。勝曰：「實妾為之，非貞也。」即邀生同入含春庭後，就大理石牀解衣交頸，水滲桃花，並枕顛鸞，風搖玉樹，香滴滴露滋金蓋，思昏昏骨透靈酥。

時紅日漸高，毓秀已起，恐生苦宿酒，令東兒饋生以茶。東兒至生館，但見一詩在几，寂無人跡。東兒取詩還報曰：「祁生不知何往，但見几上此紙耳。」秀觀之，歎曰：「勝姐作不規矣。」

時生與勝交散，各喜不為人知。勝理妝後作一詞以紀其樂云：（名曰《蝶戀花》）

「風動花心春早起，亭後空牀，一枕鴛鴦睡，歸到蘭房妝倦洗，幾回又掬相思水，但願風流長到底，莫使人知，都在心幾里，郎至香閨非遠地，幸郎早辦通宵計。」

勝以詞使素蘭寄生，且囑生將几上詩毀之。生見詞甚喜，然几上詩未之有也。生語蘭曰：「向曾許桂紅，代償金釧一雙。」並和前詞，以復勝：

「蝶醉花心飛不起。轉過春亭，又把花枝睡。昔因採桂羞難洗，歸家掬盡相思水。----今日好花開到底。苦盡甘來，盡在心兒裡。又願春光同兩地，勝如雲路平生計。」

蘭笑曰：「『春光兩地』，君得隴又望蜀耶？」生曰：「非子不能知此趣也。」蘭復勝，勝以為几上詩生匿之矣。

不意毓秀以詩示麗貞，貞亦以勝假書之故告秀。二人謀，欲露之。麗貞又念敗生之德，不復在坐，欲行欲止，持於兩疑。秀曰：「今母晝寢，以書置母枕旁，母起見之，但知姊之私蕩耳，不復知我計也。況紙上又無稱號，亦豈累祁生耶？」麗貞曰：「善。」秀往置之，立俟母醒。文娥竊知秀事，私達於生。生曰：「事急矣！」入告於勝。勝曰：「秀立閒前，何以竊之？」生曰：「秀之所為，貞使之也。文娥，則貞好也，托文娥以貞命呼秀，秀必出矣。使先使素蘭隱於門後，俟秀出，蘭即入取之。」勝曰：「計雖妙，奈文娥不肯何！」生曰：「娥之母，我故人也。彼念其母，必肯念我。」呼文娥語之，果如命詣秀，曰：「貞姐有言，急請一面。」秀出見貞，貞亦晝寢；秀急候母，詩已去矣。秀以文娥誘之，使貞責之。文娥懼，乘夜而逃，不知所之。玉勝得詩而恨二妹之共計也，作《風雨恨》一篇，以記其怒：

「風何狂，雨何驟，妒花不管花枝瘦。花瘦亦何妨，深嗟風雨忙。風不歇，雨不竭，同枝花，自搖折。幸得東皇巧護遮，風風雨雨曲欄斜。花枝不放春光漏，依舊清香到碧紗。」

一日，麗貞在碧雲軒獨坐憑欄，放聲長歎。生自外執荷花一枝過軒，見貞長歎，緩步踵其後。貞低首微誦曰：「本待將心托明月，誰知明月照溝渠！」生輕撫其背，曰：「明月是誰？」貞驚，起拜，遮以別言，但問曰：「此花何來？」生曰：「自碧波深處，愛其清香萬種，故下手採之。」貞曰：「兄但能摘水中花耳。如天上碧桃，日中紅杏，不與兄矣。」生曰：「碧桃、紅杏，恨未開耳。倘香心少放，敢不效峰蝶憑虛向花間一飽耶？」貞曰：「飽則飽矣，但恐飽後忘花耳。」生以荷花擲地，誓曰：「如有所忘，即如此花橫地。」貞含笑以手拾花，戲曰：「映月荷花，自有別樣紅矣。兄何棄之？」正談笑間，玉勝自門後見之，欲壞麗貞，報母曰：「碧雲軒甚有風，娘可往坐。」岑至軒，見生與貞笑語迎戲，乃發聲大怒。自是，貞不復出，生亦遠避西園矣。

生依依此情，每日入夢寐之態，形之於詩：

長夜如年客裡身，短衾消盡枕邊春；

晴江寂寞無心月，鄉夢流連得意人。

幾度覺來渾不見，卻才眠去又相親；

空親恍惚非真會，贏得相思淚滿巾。

又五言一絕·又夢麗貞所作也：

閒題心上事，空憶夢中人。哪得溫如玉，慙慙一抱春。

勝既敗貞，尤不能忘秀也，乃誘秀曰：「西園蓮實茂盛，妹肯往一採乎？」秀未老成，樂於遊戲，即欲往。勝曰：「妹與東兒先往，我收拾針線即來。」秀果先去。勝度秀與生會，不免接談，乃告其母曰：「秀往採蓮，乞令人一看。」岑每溺愛秀，聞秀出，即呼麗貞，同往西園。及至，見生與秀共拍一蝶，奔馳謔笑；生將得蝶，秀與東兒就生共奪之，岑罵曰：「此豈兒女事耶！」生大慚，知岑必見疑，乃告歸。

秀見貞隨母，以為貞計也，甚恨之。反訴於玉勝。勝以為得計，復執之，秀深信矣。自是，秀以心腹待勝，事事皆勝聽矣。

勝是夜招生共寢，生以屢敗，不敢往，以詩別之：

花開漏盡十分春，更有何顏見玉人？

明明馬蹄誰是伴，野橋流水悶愁云。

勝得詩，知生決行，以玉臂一副、簪一根、琴一囊、錦一匹，並和生詩以贈之：

細雨斜風促去春，有情人送有情人。

偷閒須辦來時計，莫使紅妝盼白云。

生回，雖感勝厚情，尤以麗貞為念，心甚怏怏，居家無聊，飲食俱廢，臨風對月，悽慘不勝。有一友，姓霍，名希賢。見生不快，扯生往妓家一樂。妓者王瓊仙，生舊人也，見生至，甚喜，戲曰：「貴人鄭重，何人不求？」生不答。瓊仙又叩之，生唯唯而已，雖樽俎間瓊仙以百計挑之，生但低首吟哦，情思恍惚。瓊仙固留生宿，生不得已，應之。枕席間，生毫不措意。瓊仙欲動其心，夜半呼義妹等，並作一牀，恣意承順。生雖雲雨，意自茫然。瓊仙曰：「君似有心事，何不對妾一言？」生曰：告以麗貞未就之故。瓊仙曰：「非廉氏阿鳳乎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曰：「昨在竹副使家侍宴，有一客欲為竹公子作媒，是以知之。今君遇此，妾等不敢近矣。」生曰：「廉有三女，長女未受聘，何先及次女？」曰：「必欲求之，多在長女。」言未畢，溜兒馳報曰：「宗師案臨，宜往就試。」

生歸，即赴試。廉知之，遣人饋贖。三女皆私有所贈。生登領，作詞分謝之。詞名《畫堂春》，謝廉尚參軍：

「孤身常托舊門牆，此恩海樣難量。又須豐贖實行囊，書劍生光。----深夏暫違顏范，新秋便揖華堂，時來倘試綠羅裳，展草垂韉。」

謝玉勝詞，名曰《玉樓春》：

「含春笑解香羅結，相思只恐旁人說。腰肢輕展血傾衣，朱唇私語香生舌。----無端又為功名別，幾回夢轉肝腸裂。囑卿休作倚門妝，新秋共泛歸舟月。」

謝麗貞詞，名曰《小重山》：

「楊柳垂簾綠正濃。碧去軒內，情語喁喁。玉人長歎倚欄東。知音語，惹動芰荷風。----猛地見慈容。總然好多意，也成空。相思今隔小山重。承佳貺，盡在不言中。」

謝毓秀詞，名曰《卜算子》：

「惜別似傷春，春住人難住。蝴蝶紛紛最惱人，總把春推去。記取碧苔陰，勝似青雲路。愁壓行邊憶心人，未走先回顧。」

生擇日與溜兒就程。行至中途，天色已晚，寄宿一旅中。溜兒先睡，生溫習經書。夜分時，聞隔牆啼泣悲切；四鼓後，聞啟門聲。生疑，先潛出俟之，見一女子，年可十五六，掩淚而行。生尾之。至河上，其女舉身赴水。生執之，叩其故。女曰：「妾家本陸氏，小字嬌元，為繼母所逼，控訴無門，惟死而已。」言罷，又欲赴水。生解之曰：「芳年淑女，何自苦如此！吾勸若母，當歸自愛。」女曰：「如不死，有逃而已。」生憐之，欲與俱去。但溜兒在本家，欲還呼之。女曰：「一還則事泄矣，則妾不可救矣。願此失彼，理之常也，願君速行。」生見其哀苦迫遽，乃棄溜兒，與女僦一小舟，從小路而行。

一日，天色將晚，舟人曰：「天黑路生，不宜前往。」生從之。停舟蘆沙中，與女互衣而寢，情若不禁，生委曲慰之。女曰：「妾避死從君，此身已玷，幸勿以淫奔待之，庶得終身所托矣。」生指天日為誓。女喜，作詩謝之：

啼愁欲赴水晶宮，天遣多情午夜逢；

枕上許言如不改，願公一舉到三公。

吟畢，生方欲和韻，女側耳聞船後磨斧聲急，與生聽之，驚起。問曰：「磨斧為何？」舟人應曰：「汝隻身何人？乃拐人女子。天使我誅汝。」蓋舟人愛嬌元之美，欲誅生以奪之也。生驚怖，

計無所出。乃舟人已有持斧向生狀。生躍入水，口呼：「救命！」忽蘆叢旁有人應聲而起，即以長竿挽生之髮救之。生不得死。舟人見生救起，隨棄舟下水逃去。而嬌元亦無恙，反得一舟矣。

二舟相並，舉火問名。舟中有一婦，問曰：「君非祁生乎？」生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婦出舟相見，乃吳妙娘也。妙娘喪夫，改適一巨商，商與妙娘載貨過湖，亦宿於此。商問妙娘曰：「汝何識祁？」妙娘曰：「親也。」商以為真，遂相款焉。

明早，妙娘私饋生白金一錠，生謝別。然不能操舟，與嬌元坐帆下，惟風之所之。行一日，止十餘里。

近晚，泊湖上。嬌元方淅米為餐，岸上忽呼曰：「死奴！至此耶？」生起而視之，乃昨逃去舟人也。生知不免，即跳岸疾馳，幾為追及，舟人尾生終日，饑不能前，故得免焉。

生縱步忙投，不知所之，遙見一叢林，急投之，乃道院也。生扣門入，見一道姑，挑白蓮燈迎問所自來。生具述其故，道姑曰：「此女院，恐不便。」生曰：「殿宇下少憩，明早即行。」既而，又一青衣至，附耳曰：「此生頗飄逸，半夜留之，人無知者。」道姑憮然，乃曰：「先生請進內坐。」生進揖，問姓，道姑曰：「下姓沙，法名宗淨，年二十有七。」有道妹曰涵師，年二十有二，亦令見生。因與共坐，清氣襲人，香風滿席。生見涵師談傾珠玉，笑落瓊瑤，思欲自露其才，乃請曰：「僕避難相投，自幸得所，皆神力也。欲作疏詞，少陳慶扼，不亦可乎？涵師曰：「先生有速才能即構乎？」生曰：「跪誦而已，何假構耶？」涵師喜，即引生拜於禪燈之下。生起焚香，應口而讀，聲如玉磬，清韻悠然：

伏以乾坤大象，羅萬籟以成一虛；日月重光，溥八方而回四序。塵中山立，去外花明。擲玄鶴於九天，遙迎聖駕；跨青牛於十島，近拜仙旌。羽狄一介書生，五湖逸士。欲向金門射策，逆旅奇逢；誰知畫舫無情，暴徒禍作。幸中流之得救，苦既迫而不追。四野雲迷，一身無奈；兩間侷促，一死何辭。不意天啟宿緣竟得路投勝院·清淡淡坐·山皓齒之素書。綠鬢挑燈，指黃冠之羽扇。儼乎仙境，恍若洞天。拘禁不祥，瞻仰日星之照耀。消磨多瘴，恭逢雅妙以周旋。謹拜清辭，上於天聽。祈求祿佑，下護愚生。

讀畢，師等贊曰：「君奇才也。」因舉酒酌賡，稍及褻語。宗淨舉手托生腮曰：「君雖男子，宛若婦人。」涵師曰：「夜深矣！」共起邀生同入共枕雲雨，各自溫存，不惜精力。而涵師肌膚瑩膩，風致尤高。自是晝以次陪生，夜則連衾共寢。重門扃固，絕無人知。

生一夕月下步西牆，聞誦經聲甚嬌，乃吟詩以戲之曰：

沙門清月水花多，讀罷禪經夜幾何？

嬌舌強隨空色轉，其心皆作死灰磨。

玄機參透青蓮偶，悔悟應和白苧歌。

卻與維摩作相識，不憐牆外病東坡。

隔牆誦經者即文娥也。昔外出，入此庵為西院主興錫之弟。聞生吟詩，驚曰：「此祁郎聲也！何以至此。」追思往事，不覺長吁，亦朗吟一詩以試之：

為君偷出枕邊情·玉勝愁消毓秀嗔。

脫卻紅塵今到此，隔牆好似舊時人。

生聞詩甚疑。明早潛訪之，見文娥，相持悲咽，各問來歷。生曰：「僕累卿逃，不意又復見卿，真夙世緣也！」文娥之師興錫見生閒雅，悅而匿之。生過幾日又到宗淨處，西院羈留，樂而忘返。

不意溜兒為陸氏失女，執送於官。而生為色所迷，試期已過，不復他念。日與涵師等劇飲賦詩，不能盡述。姑記與興錫等詩云：

苦海回頭便是家，春驚鐵樹報瓊花。

日光飛出塵中馬，風力平收水底霞。

丹爐有煙終是火，藍田無玉豈生芽。

從今；迭髓留玄骨，不向玄門覓豔葩。

《題性玄齋壁》

不是凡民不是仙，壺中日月壺中天。
青山綠水皆為友，野鳥名花盡有緣。
林壑寄身閒似鶴，齋居養性莫如玄。
羽衣華髮成瀟灑，坐看芳溪放白蓮。

《題宗淨山房》

兩兩山離報好音，壘壘白石點疏林。
谷中鹿豕防人眼，壁上藤蘿礙日陰。
無伴空懸徐孺榻，有香還撫伯牙琴。
馮渠海沸天雷發，淨拂蒲團抱膝吟。

一日，兩院道姑皆往一寡婦家作齋事，獨留文娥伴生。生欲私之，娥曰：「妾見眾道姑日夜縱淫，唯妾居此甚苦。得君帶歸，敢惜一共枕耶？」生曰：「我在此甚無益，思歸亦切矣！豈忍棄卿？」因摟娥，撤其衣，舉身就之。時文娥年十七，一近一避，畏如見敵，十生九死，痛欲消魂，不覺雨潤菩提，花飛法界好事畢，生曰：「卿他日肯為麗貞作媒乎？」娥曰：「貞甚有情，況今年長，亦易亂之，君肯歸，不必慮也！」自是，生與娥密為歸計矣。

眾姑自齋回，見生有歸意，百計留之，無以悅生者，適有女童持禮來，揖眾姑而去，生問何人，宗淨曰：「是前作齋事家使女金菊也。」生微笑。宗淨疑生悅菊，即歆之曰：「君肯安心寓此，當及其主母，況此婢耶？」生問主母為誰，淨曰：「辛太守之妻陳氏也。年雖四十而貌甚少年，今寡居數月矣。今擇本月十五日來院炷香，我輩當以酒醉之，強留宿院。睡熟時，君即近之。倘事諧，則太守有一妾名孔姬，亦以網跨下矣。」生如其言。

至十五日，陳果被酒，假宿院中。宗淨以雞子清輕輕污其便處，如受感狀。陳覺醒之，疑為男子所淫。開帳急呼金菊，不意菊亦被誘別寢。但見一燈在几，生笑而前。陳歎曰：「妾欲守志終身，不意為人所誘。」生捧其面勸曰：「青春不再，卿何自苦如此？」即解衣逼之，陳亦動情，竟納焉。生多疲於色，而精力不長。陳久寡空房，而所欲未足。乃約生曰：「妾夾間暗歸，君可隨我混入。」

生如其言，至陳家。孔姬尚睡中，陳欲並亂之，以杜其口，即枕前語曰：「汝覺吾？我帶一伴客相贈。」孔醒見主，即有怒狀。陳以勢壓之，終不從。生與陳處，凡十餘日，終亦礙孔，不得肆志。

乃畫，一春意於孔姬寢壁，因題一詞以動之，名曰《魚遊春水》。

風流原無底，一著酥胸情更美。玉臂輕抬，不覺雙丫免起。展亂薔薇錦一機，搖播楊柳絲千縷。好似江心魚遊春水。——你也危樓獨倚，辜負紅顏誰為主，徒然曉夢醒時，慵妝倦洗。玉簫長日閒，孤鳳翠衾，終夜無鴛侶。這等淒涼，誰為羨爾！

孔姬覽之，心少動。一日，生與金菊畫淫於雙柏軒，而菊之同輩皆就之。三女一男，爭春似滾；四衣五形，展錦如平。孔姬自簾後視之，情遂恍惚，不能自守，乃緩步進曰：「郎君入花絲矣！」生曰：「清自清，濁自濁，卿自守足矣，何阻人興耶？」孔笑曰：「妾請償之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卿回心尚何論耶！」遂與通焉。生喜作一詞以謝之，名《浣溪紗》：

獨抱幽香不做春，而今春色破梨雲，算來清淨總無真。

正做百花叢裡客，卻逢千想意中人，謹托新詞當謝親。

時宗淨與酒師等謀曰：「我輩欲留祁君，故以陳夫人悅之。今祁乃戀陳，不復顧我矣！為今之計，共往擒之。陳若掩爭，必得其財。祁與彼絕，必來我院，不兩利乎？」興錫曰：「祁君智士也。倘事泄先行，我輩空望矣。必先令一人，假宿於彼。我輩夜半圍門，裡通外應，無失算也。」眾稱善，欲擇一人先往。娥乃進計曰：「弟子與祁鄉裡，祁必不疑，弟子願以抄化為名，入陳寢所，

為眾師內應。」師等信而遣之。文娥往見陳於萱壽堂，方與生並坐。文娥曰：「久居於此，郎君樂乎？」復以眼私揆生。生乃舍陳等獨步亭後，文娥尾生。告曰：「今晚事壞矣！」生問其所以，娥告以故，且曰：「妾與君急為歸計，庶可自全。」生點首數次，計無所出。久之，往語陳曰：「院中邀僕一茶，去當即來。」陳即使金菊隨去，促之早還。生與娥、菊同就路，娥曰：「夫人欲使郎早還，菊姐可先往，免使人生疑矣！」生知娥意，乃力贊之。菊信而先行。娥乃挽生即從別路遠遁。菊至院，久候不至，乃返。師等為陳責已。而陳又為院中潛謀，互相成隙，自易各相為謀矣。

第八卷

天緣奇遇（下）

時祁生與文娥得脫歸，即投廉宅。廉自溜兒成獄，知生路中失所，以為不相面矣，今復得見，而又見文娥，舉家甚喜。及麗貞、秀出，爭問：「久寓何地？且何以得遇文娥？」生一一道其所以，眾皆驚歎。及不見玉勝，生問其故，乃知嫁竹副使子矣。悵然久之。至晚就館，百念到心，撫枕不寐，乃構一詞，我曰《憶秦娥》：

「空碌碌，春光到處人如玉。人如玉，舊時姻緣，何年再續」

阿鳳猶自眉兒蹙，文娥已許通心腹。通心腹，幾時消了，新愁萬斛？」

生晚睡起，才披衣坐牀上，聞推門聲，開帳視之，乃毓秀也。秀笑語生曰：「勝姐多致意，出閣時腸斷十回，魂消半晌，皆為兄也。有書留奉，約兄千萬往彼一面。」生見秀窈窕，言語動人，恨衣服未完，不能下牀，乃自牀上索書。秀出書，近牀與之。生即舉手鉤秀頸，求為接唇。秀力掙問，忽聞人聲，始得脫去。生開絨視之，書曰：

「兄去後，妾頃刻在懷。仰盼歸期，再續舊好。不意秦晉通盟，相思愈急。故人千里，會晤無時。幸秀妹為妾心腹，勸妾且從親命。妾嘗亦勸秀善事吾兄，莫負少年。秀亦鍾情者也。妾與兄枕邊私愛，帳內溫存，今皆已付秀矣。兄善為之，妾復何言。但此心常懸懸，欲得一面。兄無棄舊之心，妾有倚門之望。誠肯慨然再顧，實出尋常之萬萬也。」

勝在家時，與秀為心腹，每以生風致委曲形容，秀必停眸拊胸，坐起如醉，惟以生不歸為恨。及時，生得書，知勝之薦秀也，乃舍所遺珠翠，自進還秀，且以勝書示之。秀佯怒曰：「我亦如勝姐耶！」撇生而去。

生無聊，往坐迎暄亭。天陰欲雪，寒氣侵入。文娥過亭，見生嗟歎，以為慕麗貞也。正欲動問，貞早已至生後。生不知貞來，長歎一聲，悲吟四句：

風觸愁人分外寒，潸然紅淚濕欄杆。

凍雲阻盡相思路，梅骨蕭蕭瘦不堪。

麗貞輕撫生背，曰：「兄苦寒耶？」生驚顧，一揖，應曰：「苦寒不妨，苦愁難忍耳。」貞因拉生共擁爐。生坐火前，以箸畫灰，愁思可掬。貞佯問曰：「兄思歸耶？」曰：「非也。」又笑而問曰：「為那人不在耶？」生曰：「眼前不尚如此，去人何暇計耶！」貞曰：「妾未嘗慢兄，兄何出此言！」生曰：「僕每失言，卿即震怒，尚非慢乎？」貞笑曰：「信有之，今不復然矣。」生曰：「彼此有心，已非朝夕，千愁萬恨，竟貽空言。今試期又將迫矣，一去再回，便隔數月，卿能保其不如玉勝之出閣乎？」貞低首不答。生因促膝近貞，懇其不言之故。貞歎曰：「妾一見君，即有心矣，豈敢自昧？但恐鮮克有終，作一笑柄耳。」生長歎曰：「事慮至此，終不諧矣。」適文娥自外執並蒂橘二枚進曰：「二橘頗似有情。」生曰：「有情不決，亦安用哉！」貞笑曰：「決亦甚易，但恐根不固耳。」文娥知二人意，因謂曰：「妾知貞姐與君思欲並蒂久矣，但君欲速成，貞恐終棄，是以久疑。妾今為二人決之。」謂：「二人各出所有以訂盟，作為長計，不亦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善。」即剪一指甲付貞，祝曰：「指日成親，百年相守。」貞乃剪髮一縷付生，祝曰：「青髮付君，白頭相守。」文娥曰：「妾請為盟主。」因取橘分贈二人，祝曰：「決成連理，並蒂同春。然佳期即在今晚矣，有背盟者，妾當首出。」貞首肯之。

生喜而出，縱筆作一詞，名曰《好事近》：

為。生乘其弱態，縱意眼作嬌媚聲，唧唧若蕭管，半響乃平，復謂生曰：「驗紅其即去有女，年十七，名曉雲，君何不圖之？」生銘其等。」

時驗紅不遂所欲，乃寄一詞以招之，名《隔浦蓮》：

「紅蘭相映翠葆，郎在香閨窈，雲重遮嬌月，巢深怨棲鳥，睡蝶迷幽草，頻相告。鴛鴨同池沼，郎年少。通宵不起，何故恁般顛倒？有約偏違幽興，獨捱清曉。今本望郎至，任他慙慙，即須撇了。」

生得詞，至晚會驗紅於外寓。松娘使人招生，生不至，知為驗紅所邀自度色衰，不能勝紅，乃集侍女南薰等十人，佩以蘭麝，飾以珠玉，衣以錦繡，加以脂粉，宛然如花，縱欲縱淫，惟求快己。生沐其厚惠，欲其歡心，雖眾婢同寢，而松娘必行徇其私，及松事罷，而從婢方共縱其欲。生於斯時不喪魂而為槁魄也，亦幸矣。

驗紅知生不能挽回，謀於金錢。錢曰：「曉雲雖處子，頗諳情趣，妾當以春心挑之，倘事諧，則母子爭春，情自釋矣。」紅曰：「善。」令金錢以計挑之。曉雲每夜半窺其母之所為，亦頗動心，及紅之挑，但含笑而已。

一日，曉雲書一詩於几。紅得之，喜曰：「計在此矣。」

無端春色亂芳心，恍惚風流入夢深。

淚漬枕邊魂欲斷，倩誰扶我見知音？

曉雲學於玉勝，字跡頗相類。紅得雲之筆，即命金錢付生，促以成事。生方與松娘對坐撫琴，金錢促步近生，若聽琴狀。適松娘起手，錢即以詩納生袖，且附耳曰「那人詩也。」言畢百去。生視詩，以為玉勝之作，正慮勝以他就為非，每悒悒焉，又見詩，急赴勝處。

勝方午睡東興軒。生視左右無人，乃以手舉勝裙，徐徐起其股跪而就之。勝驚醒，見生，歎曰：「兄已棄妾矣，何幸回心一顧耶？」生謝曰：「此心惟天可表，豈敢棄卿，但為春色相羈，不容自措耳。」勝曰：「春色相羈，今何生得至此？」生曰：「思卿久矣。適卿又賜佳章，如不勝身一會，罪將何贖？」生且言且狎，勝有卻生狀。生一手為勝解裙，且勸曰：「姑敘舊耳，何相責之甚耶？」勝乃笑而從之。既而，問生曰：「妾有何章？」生以詩示之。勝曰：「此曉雲筆也。雲有此作，欲自獻矣，但母之愛女，兄謹避之。」言未畢，金錢笑至，附生耳曰：「那人被驗紅留住久矣，可急往。」

生別勝往見紅，即索云。紅戲曰：「先謝媒，方許見。」生自指心，曰：「以此相謝，何如？」紅即挽生入後軒。雲果對鏡獨坐，見生至，低首有羞態。紅乃攜雲手附生。生執其手，溫軟玉潔，狂喜不能自制，乃與紅、雲同就寢所。生為雲解衣，而紅亦自脫繡，三人並枕。及生之著雲也，雲年少不能勝，齧齒作疼痛聲狀。紅憐雲苦，乃捧生過，以身就之；見雲意少安，生興少緩，則又推生附雲，欲生之畢事於雲也，及雲力不能支，則紅又自納矣。代雲之難而紅便，一枕悲歡，或紅而或云，而岐風月。豈料松娘俟生不至，知在紅所，處往招之。出外門，及寢所，寂天人跡。進入小軒，見生方窘雲，而紅替興於側，不覺天理復萌，怒形於色，然所愛在女，而所惜在生，惟與紅相戾而已。紅恃素寵不懼，挽松娘袖，罵曰：「上不正，則下亂！汝欲何為？」松娘怒，以手披紅面。生與雲跪泣，力勸不能止，乃為玉勝夫竹豪所知。豪，放蕩士也，怒生亂其妹，欲謀殺生。

生方愧罪，避宿後園。豪使人俟生就寢，暗鎖其戶，夜深人靜，欲舉火焚之。玉勝知其謀，料豪不可勸，乃捐金十兩，私托鎖戶者放生出，仍鎖戶以待火。夜深火發，救者咸至，豪以為生必死，而不知生之預逃也。

生乘夜渡河，次日至午，方抵廉宅。廉方會客，賞牡丹。生至，客皆拱手曰：「久慕才名，方得瞻仰。」生遜謝就坐。酒半酣，客揖廉曰：「名花滿庭，才子在坐，欲煩一詠，尊意何如？」廉目生就命。生乃操筆直書，杯酒未乾，詩已脫稿：

「爛縵花前酒興起，詩魂拍入花叢裡。露洗珊瑚錦作堆，風薰蝴蝶衣沾。平章宅裡說姚黃，沉香亭北呼魏紫。淡妝濃襯豈相同，朵朵繡出胭脂紅。更有一枝白於面，恍似倚欄長歎容。春光有限

只九十，莫把芳心束萬重。名葩種種皆難得，十家根固千年澤。揮灑漸無草聖工，推敲便有花神力。興高何用食萬鍾，詩富不愁無千石。且歌且舞拂芳塵，海嶠霞鋪錦繡茵。輕翠簇妝揮解語，點首東風欲咫尺。萬恨莫辭金穀酒，一樽且近玉樓春，春光莫別花皇去，花皇且挽春光住。日日花前酒滿杯，滿杯春色花催句。詩酒春花同百年，何用浮生悲未遇。」

眾客視畢，撫掌歎賞。有一老長於詩者，贊曰：「此四聲各六句體也，詩家最難，長庚之後，絕無此作。祁君一揮而就，豈非今之李白乎？」皆舉杯稱羨，盡醉而罷。

廉持詩入，示岑曰：「子車曾真天才也，他日必有大就。我欲溫嶠故事，將麗貞許之，可乎？」岑曰：「妾有此意久矣。」時文娥、小卿在側，一馳報生，一馳報貞。貞正念生，忽得此報，喜動顏色。生得報，狂不自禁。是夜廉以酒醉，與岑早寢。生乃潛入，以指叩貞戶。貞開戶見生，且驚且喜，各以父母意交賀。生因牽貞袖求合。貞曰「兄鄭重！待婚禮成，取洞房花燭之喜，不亦善乎？」生曰：「天從人願，事已決矣。況機不可失，尚相拒耶？」遂抱貞就枕。貞不能阻。六禮未行，先赴陽台之會；兩情久協，才伸錦帳之歡。春染絞綃，香傾肺腑；恍若鴛侶，何啻鸞鳳。誠仙府之奇逢，實人間之快事也。天明，生就外，貞以玉如意贈生。生曰：「卿欲我如意耶？」一笑而別。生喜，作一詞以自道云：

「佳期私許暗敲門，待黃昏，已黃昏。喜得無人，悄入洞房深。桃臉自羞心自愛，漏聲遠，入羅幃，解繡裙。」

枕邊枕邊好溫存，被已溫，釵已橫。愛也愛也，聲不穩，尤自慙。惟有窗前，明月露新痕。近照怕及花憔悴，花損也，比前番，消幾分？」（《江城梅花引》）

自是早出晚入，極盡繾綣。舉家皆知。所未知者，廉夫婦也。

光陰迅倏，又及試期。生辭廉夫婦及秀、貞赴科。貞私贈甚厚，不可悉記，惟錄一詞，名曰《陽關引》：

「才縮同心結，又為功名別。一聲去也，愁千結，也如割。願月中丹桂，早被郎攀折。莫學前科，誤盡了良時節。----記取枕邊情，衾上血。定成秦晉同偕老，歡如昔。最苦征鞍發，從此相思急。安得魂隨去，處處伴郎歌。」

生途中惟以貞為念，至旅邸，鬱鬱不寧，寢食皆廢，作樂府一首，名曰：《長相思》：

「長相思，心不絕，思到相思心欲裂。羅幃素月清不寐，淚如懸河積成血。----山可崩，海可竭，人生不可轉離別。別時容易見時難，長歎一回一嗚咽。」

時有同赴科者，名章台，寄居花柳間，生因訪之。章喜生至，拉一妓，名玉紅，伴生。生雖同枕，若無情者。明日，又換一妓曹媚兒，生亦如之。又明日，換一妓喬彩鳳，生亦如之。至於名妓馬文蓮、蘇晚翠、趙燕寵、陳秋雲、姚月仙，日易一人，輪奉枕席，生皆不以介意，惟以麗貞是念。然章台與生同席舍，欲利生之筆，必求一可生意者。至一院，眾妓方聚戲，內一妓張逸鴻笑曰：「昨晚妹子夢新解元是故人祁姓者。」生驚異，揖而問曰：「令妹為誰？」曰：「桂紅。」生求見，妓曰：「適一赴舉相公請去，今晚不回矣。」生乃就宿逸鴻以待之。明日，桂紅歸，即玉勝婢也。因紅與生私，怒而出之，媒利厚謝，私賣與妓家。至得，得與生會，悽慘不勝。既而，賀曰：「昨夢君為榜首。」生喜而謝之，是夕，與桂紅寢，幸得故人，少舒憂鬱，乃浩然吟一首云：

樓鶴樓中採嫩紅，百花叢裡又相逢。

姻緣想是前生定，故遣功名入夢中。

章台見生與紅款厚，以為生溺於紅，捐金百兩，娶紅以贈生。生知其意在代筆，遂拜而受之。

三場後揭榜，生果第一，章亦在百名內。

時笙歌集門，賓客填坐，忽一家童秀郎者，忙奔報曰：「廉參軍事發，合家解京，危在旦夕，窘中有書持奉。」生為之驚倒，急開緘視書，曰：

「即殿元子車曾行台下，尚在官時，右丞相鐵木迭兒欲娶小女麗貞為婦，尚以彼蒙古人，不願從命，竟觸其怒，欲致尚以死，近贛州蔡九五作亂，豈以玉勝翁竹副使與彼同謀為不軌，破破汀州

寧化。尚久廢棄，毫不與聞，今乃坐已知情，陷以同黨，蒙上合家拿問。尚為權要所仇，分在必死，但家小輩不知下落耳，幸足下高科，必膺顯擢。次女麗貞，願操箕帚，其餘乞念骨肉至情，一體照亮，九泉之下，必拱手叩謝也，身罹國法，鎖禁甚嚴，情緒萬千，筆不能盡，再拜。」

生視書，每讀一句，則長歎一聲，淚下如雨，即持書入示桂紅。紅亦捶胸哭曰：「流落煙花，得君留戀，自喜故鄉可歸，相見有日，何不幸復遭此耶？」遂促生早上春官，以探消息，且曰：「妾隨去，與小姐輩一面足矣。」豈生以榜首各事所繫，淹留月餘，才得就路。

及至京，廉與竹氏父子皆以謀逆棄市矣。兩家女子麗貞、毓秀、曉雲，皆沒入宮為婢。其餘家小，各流三千里。生得信仆地，氣絕而蘇者數次。桂紅再三慰解，生終不能已，乃設醴牲、作文遙奠廉於逆旅。時延二年冬十二月初三日也。

「嗚呼！以翁之德，宜受多福；以翁之賢，宜享厚祿。胡為乎位止參軍，胡為乎老見屠戮？嗚呼！」蒼天既無酬賢報德之私，乃有林木池魚之酷。每寄翁書，托其家屬。今二女入宮，餘丁竄北，歎箕帚之無緣，痛貞、秀之難贖。雲散長空，月沉西陸；春歸掖庭，雪消阡陌。嗚呼！翁真千古之冤，豈止一人之獄！翁視內親，情由骨肉；今翁已矣，不可復續。聊舉清樽，遙陳衷曲。嗚呼痛哉！姪不能挽天以雪冤，寧不臨風而長哭！」

祭畢，生愁苦無以自慰，遣秀郎訪問兩家寄跡之地。店主皆曰：「入宮者入宮，流散者流散。只有一白面女子，身俊而雅，眉秀而長，香肩半勻，金蓮甚窄，臨入宮時留一緘，祝曰：「新科祁解元來京，即與之。」生知為麗貞緘也，急遣秀郎以謝意索緘。生得緘開視，乃一詩也：

八幅湘裙染血紅，母流父死欲消魂；
故人牽記鴛鴦夢，位顯須開控訴門；
自歎有天難共戴，應知無地再通恩；
君心若似初相識，憐取蛾眉見至尊。

果麗貞筆也，托生復仇。生得詩，痛入脊骨，魂不附體。每月白風清，浩然長歎，觸景題情，無非念貞意也。有和貞韻一律，極盡哀慕之苦：

淋漓衫袖血啼痕，不見多情幾斷魂；
冷月笑人多伏枕，飛云為我渡長門；
深仇可復寧辭力，借老無緣竟絕恩；
含淚羞消如意玉，倩誰傳語赭袍尊？

玉如意，貞所贈也，生睹物思人，手不能釋。每歎曰：「麗貞，吾掌上珠也，今安在哉！」

時京師知生未娶，欲婚之者多，生皆不應。桂紅勸曰：「君取高科，豈有無妻之理？麗貞已入宮，無再會之期。他日仕途中議君溺於妓妾，不復婚娶，豈不重有玷乎？」生隱几垂淚，默然不言。紅又諫曰：「君以萬金之軀，乃耽無益之苦，事出無奈，可別求佳偶，何佇意於難得之人耶？」生惟長歎不答。紅因出汗巾為生拭淚，委曲勸之。生喟然歎曰：「天下女子，豈有麗貞者哉？」紅曰：「麗貞固不易得，但多訪之，或有勝於貞者，未可知也。君何絕天下之無人耶？」生曰：「京城女子，我決不從。昔山中讀書，感龔老之恩，以女道芳見許，後遇麗貞，遂失約。而道芳尚未受聘，不得已，其在此乎！」桂紅謝曰：「君可謂不忘舊矣。」即遣人歸，以禮聘道芳。龔老以舊盟，遂納焉，但復曰：「願祁郎自重。余相祁郎當作三元，但眉生二眉，花柳多情，此亦陰鷲也。今已一元矣，後二元恐不可望。然連科危甲，位至三公，非世有者。幸以此言達之，以為他日之驗。」

後生會試，名在第九。殿試擬居狀元，但策中一段，頗礙權要：

「挾宮恩而居輔弼，半朝廷之官以為己隨；酷刑法而肆貪婪，傾國家之財以為己出。山移日食，地震土崩，良有以也。」

時鐵木迭兒以太後命為右丞，內外弄權，奸貪不法。見生策，大怒遂以霍希賢為狀元，而生乃探花也。將拜官，生辭不就命，願請面奏。上召入，問曰：「卿何為不俗官？」生奏曰：「臣家素

守清白，世受國恩，黃門待制，刺史稽勛，各有功績，著在簡端。獨臣父為蕭氏所陷，致使無辜。臣聞殺人之父，人亦殺其父。今臣既有不共之仇，又與冠裳之列，豈不上有忝於朝廷，下有忝於祖宗，中有負於所學？臣尚未娶，願陛下念臣，一雪此冤，臣不惟不願受官，亦願終身不娶。」上聞之惻然，令待御史往案其事。觀音保知生微時已欲復仇，今不可挽矣，蕭求於鐵木迭兒，不能救，父子逐相繼而死。

自是，金園，琴娘為眾所欺，家日凌替，田產屋宇，消沒殆盡，金園寄食於母家；琴娘遂為鐵木迭兒所得，甚愛之，時趙子昂以詩畫動天下，鐵木迭兒每見子昂垂顧，必使琴娘捧硯，乞子昂之筆，子昂每呼為「玉硯兒」，鐵木迭兒因贈焉，且曰：「長使為君掌硯。」子昂笑曰：「君子不奪人之所好。」鐵木迭兒曰：「君之筆，予所好也。以予之所好易君之所好，何不可者？」子昂因畫五馬飲溪圖以謝之。又嘗呼琴娘為「五馬兒」，蓋以五馬圖所易也。

及祁生拜翰林修撰，為子昂同僚。子昂每勸生娶，生曰：「家貧無以為禮。」子昂甚憐這，歎曰：「天使孝子受此窮獨耶？」一日，子昂留生飲，半醉，與生聯句，呼曰：「五馬兒捧硯來。」生心在詩，不暇他目，惟執筆而已。

「香鬱金樽綠似油，幾番沉醉曲城頭（祁）。香雲有態時時變（趙），野水無情處處流（祁）。好醜原來都是夢（趙），窮通常事不須愁（祁）。英雄自古多磨滅（趙），且向花前一醉游（祁）。」

琴娘時以眼視生。生忽見琴娘，遺詩不語。子昂曰：「君尚有所思乎？」生曰：「無。」子昂強之。生曰：「心事不敢言。」子昂曰：「如不言，罰以大觥。」使琴娘舉觥於生前。生欲言不言，徘徊間，琴娘不覺淚下。子昂疑，強問所以。生不能隱，遂告以實。子昂歎曰：「為蕭氏婢，亦有救人之心，可謂賢矣。然君之故人，僕豈敢留？」即令肩輿送至生第。生感其恩，作詞以謝昂焉：

玉堂風伯，醉後風流佳句得。忽見嬌姿，淚眼淒涼捧玉卮。
可憐病客，錦帳鴛鴦猶未結。重感瑤琴，不贈豪家只贈貧。
（名《減字木蘭花》）

生見琴娘，問：「金園何在？」琴曰：「已還母家矣。」生歎息久之。

時蔡九五作亂，上命浙江樞密使張驢討之。鐵木迭兒惡生，累薦生為監軍使。生與張揮旌策馬，直抵賊壘，三戰三捷之，賊眾潰散。生因經略賊營，收其輜重及所擄婦女三千，各審其籍貫，放還。是夜，生喜功成，飲酒數斗，擊劍而歌曰：

「一擊劍兮定四方，星沉斗轉兮夜蒼蒼。辭翰墨兮陷鋒芒，功名奏凱兮殿天子之邦。安得美人兮共舉觴，見我一笑兮為我解征裳。」

歌罷，見二軍攘至帳前，相毆流血。生究其故，因放所擄婦女皆有所索，及一婦，自稱宦家，且身無所有，軍以勢迫之，出一玉扇墜，二軍爭取，是以相毆。生見扇墜，歎曰：「此徐氏故物，乃我所贈金園者，何以至此？」即令追其婦。婦至，即金園也。金園歸母家，因賊至出逃，途中為賊所獲。生納之。

明日，生以捷書上聞，捷書中有一聯云：

「臣等衣暫試於一戎，月連飛於三捷。鯨罪已戮，見東海之無波；氛氣盡消，仰太陽之普照。」

捷書至，上方侍太後，太後捧捷書讀，歎曰：「軍中有此筆，必出才子之手。」因問承旨趙子昂，子昂曰：「此修撰祁羽狄筆也。此人自幼未娶，學識高才，且為復仇，孝行可加。今為監軍使。」太後曰：「求忠臣於孝子之門。此人既孝，則事君必忠，一戰破賊，乃其小試耳。然而至今未娶，何也？」子昂曰：「家貧無以為禮，是以未娶。」太後與上歎曰：「使臣子貧而無妻，皆朕之罪。待班師，朕給以寶鈔，再賜宮人四員，事彼歸娶，以彰朕厚賞之恩。」遂即降旨班師。

生至京，得聞上意，密謀於宦官續元暉曰：「上欲賜臣宮女四人，臣，吳中人也，有新入宮者，亦吳人，廉氏名麗貞，乞查訪，得賜，當效犬馬。」暉曰：「鄙人有梅竹圖，得君佳句，即效力如命。」生即題曰：

漏泄春光有此花，凍雷驚動亦萌芽；
九天雨露冰姿瑩，咫尺雲霄鳳尾斜；
青鎖曉臨聞禁笛，紫宸朝罷玉衝牙；
高堂清逸懸圖處，不比尋常力士家。

元暉喜，即入宮。及出，見生曰：「宮人十餘，不能盡齒頰，將安得耶？」生不言久之。繼而喜曰：「我有玉如意，乃此人舊物，君持入宮，彼或見此，必自訴也。」元暉持而復入。過一側殿，果一宮人見而問曰：「此物何來？」暉曰：「此吾友所贈也。卿何相問？」宮人曰：「友為誰？」暉曰：「祁修撰也。」曰：「非羽狄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宮人問未完，即流淚。暉曰：「卿非廉氏麗貞否？」貞驚曰：「君何識妾名？」暉告其故，貞大喜，即與毓秀、曉雲共以金贈暉，皆求賜出，旁一宮人，亦關中女也，知貞等謀，亦願出金求賜，暉並許之，及生見上，上果賜焉。

生受賜，謝恩還第，惟以得貞為念，不意秀與雲皆與焉。相見，抱頭號哭，悲淚交集。貞、秀與雲收淚相拜謝。其一女尚掩面嗚咽，生怪而問這，乃陸嬌元也，自為舟人所逼，即欲赴水，舟人惡之，賣與一富家，富家有女該宮人，其母不忍，乃匿其女，而出元代焉。元自湖口別生，經歷萬苦，不意復得見生，是以慘甚。生再三撫慰，同載而還。

錦纜牽風，開橋漫水。白雲江上，咿咿一棹笙歌：碧樹灘邊，泐泐半帆山色。心懸離合，情集悲歡。生命鉤鑿設宴，言笑怡然。酒半酣，生撫麗貞肩，歎曰：「我與卿不意今日有此會也。」貞曰：「吾入宮時留詩奉君，已有『無地通恩』之歎，今幸合為一家，昔日之盟庶不負矣。」生曰：「僕和卿韻亦有『借老無緣竟絕恩』之句。今事出於無心，而夙願已從。則少年時遇玉仙子賜詩一律雲『相逢玉鏡台，』蓋與卿等會也；又云『天朝賜妙才』，蓋今日上之賜以卿也。其言驗矣，吾與卿等焚香拜空以謝之。」及眾拜起，見雙鶴繞舟，半響而去。生喜，即命酌酒，琴娘起舞，桂紅雅歌，毓秀點板，金園吹簫，曉雲撥箏，嬌元捧壺，麗貞執爵，共勸之曰：「今日之樂，亦非尋常，願君酩酊。」生曰：「誠奇會也，固當一醉。但無詩不可以記勝，予為首倡，卿等繼之。」

「把酒歡良會，猶疑夢寐中（生）。姻緣天已定（雲），離合散還同（貞）。歷難投金闕（元），留恩免劍峰（園）。狂雷中露發（季），深院隔牆逢（紅）。梅老鶯初壯（貞），衾寒日已東（琴）。玉堂金掛綠（生），粉臉昔題紅（貞）。痛母心千里（秀），私恩拜九重（雲）。何方吳與越（琴），誰料始能終（元）。歌舞慚多辱（紅），興衰覺亂衷（園）。大家須一醉，何必訴窮通？」

生曰：「琴娘之『吳越』、金園之『興衰』，尚有恨耶？」琴、園謝以無心，各舉爵奉生。生飲之，不覺沉醉。乃即舟中設枕大被，眾女解衣擁生而寢。生眷戀之情，人各及焉。

明早，過陳夫人宅，生登涯訪之。陳甚喜，令孔姬出見，視生微笑，各理舊情。不意陳族中及外人皆知之，生乃避嫌還舟中。時差人饋答往為，凡三日，道姑宗淨等知之，恨生不至，且與陳因生結仇，絕不往來，難以就陳見生，惟與眾道姑悵悵而已。

時有道士劉志先，乃蔡九五黨也，有妖術，因蔡敗逃匿院中。宗淨素知劉有術，請計於劉。劉曰：「不難，夜即誅陳。」眾不之信。是夜，祁生以絞綃帕寄詩於陳，陳方坐燈下讀詩，因呼孔姬，語曰：「祁君以此見寄，請亦切矣，奈不可近何！」

數載相思窈窕娘，臨風幾欲斷愁腸。
而今久泊孤舟待，咫尺無緣到枕旁。

孔姬未及答，忽戶外有兵戈聲。方欲趨避，忽然見一人長丈餘，手持雙斧，身披甲冑，髮赤面青，形狀甚怪，向前喝曰：「誰為陳也？」陳疑其盜，跪而告曰：「妾，陳氏也，將軍用寶，任將軍取之。」其人曰：「奉劉元帥令，取汝首級，焉用寶為。」言罷，斬陳首懸腰馳去。

孔姬合家驚倒仆地，不知所以。至晚乃蘇，率婢輩同奔生舟，告以故，以遂匿焉。即令人訪陳氏事。首級血流一路，直至院中。生知陳與院中不和，必為道姑所謀，托官府追究。各道姑懼禍，皆指劉。劉知不可脫，遂擁眾作亂，殺傷官兵，不可勝計。

官府以變聞。上遣樞密使院判官章台督兵捕之。章即生之同科友也，將與劉戰，請計於生。生曰：「此人久處道院中，道姑必知其術，可先擒之。」章台令甲士擒宗淨等數十餘人。章究其術，眾云：「不知。」及加以酷刑，惟叩頭流血，毫無所言。生往救之，宗淨等已付軍法，惟涵師與錫未受刃，急令止之。生曰：「願代君討賊，以贖二人之命。」章曰：「君能破賊，何惜二奴。」即令涵師與錫還俗歸生。

生從容問錫曰：「此賊在院所為何事？」錫曰：「無他事，惟剪紙作戲具耳。」生曰：「戲具何狀？」曰：「其狀如甲冑之士。」孔姬在旁應曰：「殺陳者，即甲冑士也。」生即入軍中，令曰：「人各持狗血一升，賊至，先以血衝之。」生乃自束戎裝，以仙女所贈玉簪插於冠頂，且祝曰：「玉香仙子曾云簪能解厄，今與賊戰，宜衛我矣。」祝罷，即搗賊營，賊望生頂紅光貫天，威風刮地，不覺失聲而潰。生令軍中二中以狗血，賊皆仆地。生就視之，皆紙人也。生命以火焚之，劉志先乃伏誅。殘黨七十餘人，前舟人謀生者亦在內，生並斬之，遂與章別，發舟南還。章台崇酒於樽，作詞以送之：

「千里故人，一樽席上，笑口同開。念五六年前，三千士內，隨君驥尾，得占名魁。君受皇恩，妙齡歸娶，一棹笙歌碧水隈。青霄立，見中天奎壁，光動三台。-----如君海內奇才，七步風流氣似雷。況韜略兼全，兩番滅賊，他年麟閣，預卜仙階。沙燕留人，潭花送客，把手高歌一快哉。蒼生望，願早攜鴛侶，共駕回來。」

時生歸娶，妾媵女十餘人矣。及道芳入門，恭敬自持，麗貞等甚畏之，而奴輩不敢亂步。此亦大家之風範，才子之家箴也。生憶溜兒在獄，令人齎書至嬌元母家，其父即以書告官，言「女在，與溜兒無干。」溜兒歸，生以琴娘配之。

生娶畢還京，恨鐵木迭兒之肆惡，糾同內外監察御史四十餘人，劾其「逞私蠹國、難居師保之任」。上不聽。鐵木迭兒遂謀陷生，因出生為邊方經略使。生即戎服跨馬，以肅清邊為己任。臨行，吟詩以自誓云：

三尺龍泉吐赤光，英雄千載要流芳。
長驅直搗單于窟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

生到任點軍，殘缺死者甚眾。生查其妻小遺孤，編為一冊。冊內有一人與生同里閩者，觀其名，即陸用也。用以狡詐主母至死，遂問軍。生以軍令取用，時用以陣亡，其妻山茶入見。生問曰：「汝夫既死，隻身何托？」山茶叩首告曰：「幸吳妙娘夫亦以販賣官鹽，問軍到此，今其夫亦戰死矣，而妙娘尚有私蓄，是以相依在此，苟全性命。」生曰：「妙娘湖上之恩，乃我再生之主也。」即令入見。時分雖尊卑，而情同離合，會晤之頃，不覺淚下。生問妙娘：「歸否？」妙娘泣曰：「恨無路耳。」生乃匿以為妾；山茶則以秀郎配之，將名概除之，以絕查究。妙娘曰：「妾少為情客妻，壯為軍人婦，年逾三十流落於此，幸君帶歸，不死足矣，敢亾替衾枕耶？」生曰：「吾為重臣，美妾如簇，非愛卿色也。第卿乃始交之人，又有湖上之惠，豈為薄倖郎，身貴便忘賤耶？」是夜，挽妙娘同寢，喜甚，作《重疊金》詞：

少年一枕吳歌夢，春光怕泄驚相送。許久憶芳容，相逢湖水中。贈金知惠重，銘刻心嘗頌。今日是天緣，難將貴賤言。」

生既得妙娘，即起馬巡邊，梯山航水，自北而南，名震蠻夷，威如雷電。一日，過廉、竹所流之地。廉夫人岑氏、竹夫人松娘已疾故矣，所存者，玉勝、驗紅及各婢耳。見生至，皆放聲號哭，生亦惻然。玉勝揮淚問曰：「聞二妹、曉雲皆得侍左右，妾等不知生死，君寧忍耶？」生曰：「卿

等暫止此。待還朝，當為卿復仇。卿等與貞、秀會有期矣。」勝等拜謝，祝曰：「此地非人所居，況無男子相衛，早一日歸，乃一日之惠也。」

生自是邊功名重天下。上頗知賢異，擢生為招文館大學士兼平章軍國中書左丞相。後以英宗被弑、迎立晉王功，進開府儀同三司、上柱國、太師。鐵木迭兒為太子太師，生乃劾其「誣殺忠良，奸貪不道，至陷廉、竹家小。」自是，玉勝、驗紅並兩家婢妾，皆從生矣。鐵木迭兒恨生，使其歡為御史者，亦劾生「享大爵而以事夷君為恥，詐巡邊而以故軍婦為妾」，蓋指吳妙娘也。上不聽。生喜，歸語道芳。道芳曰：「功名富貴，皆有定數，人亦何為！」時麗貞侍側，從容進曰：「妾聞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蓋天下者不賞，君之謂也。君見欵器乎？滿則覆。今君滿矣，願急流勇退，保攝天和，行歌花鳥，坐擁琴棋，不亦樂乎？」生聞之，豁然大悟，乃抱麗貞置之膝，兩臉相親，豁然歎曰：「久沉宦海，得卿提醒。大丈夫棄功名如敝屣，視富貴如浮雲，安用擔驚受恐、拖朱紫為傀儡態耶？」懇乞天恩，為求致仕，賦詩《浩然》而歸：

浩然長笑一臨風，解帶於今脫鳥籠。

此去溪山訪明月，不來朝陛拜重瞳。

詩書事業原無底，將相功勞總是空。

塵外逍遙真樂地，早攜仙侶醉花叢。

生歸，又娶美姬二人，曰碧梧、曰翠竹，及麗貞、玉勝、曉雲等共十二人，號曰「香台十二釵」。婢輩山茶、桂紅等及新進者僅百餘人，號曰：「錦繡百花屏」，環之聲，聞於市井，麝蘭之氣，達於街衢。生每夜暮，皓齒輕歌，細腰雙舞，笙歌雜作，珍饈若山，紅粉朱顏，環侍左右，雖南面之樂，不過是也。宅後設一園，大可二百畝，疊石為山，器籬為逕，峻亭廣屋，飛閣相連，異木奇花，顏色相照，四景長春，萬態畢集。生得游，必命侍妾捧筆硯，每至一處，必加題詠。然亦不能悉記，而吳中傳聞者，止二三詞而已。

《題繡谷堂》---（詞名《臨江仙》）

「簾捲華常名繡谷，高山翠列如屏。四圍風送 環聲。奇花千萬種，松林兩三層。----山外有山山外水，水邊山頂皆亭。綠陰斜徑小橋橫。眼前堆錦繡，何處問蓬瀛？」

《題筠溪軒》---（詞名《浣溪沙》）

香銷籬黃金地棠，風生水榭竹陰涼。小窗飛影印池塘。

浪潑春雷魚欲化，竹圍山逕鳳來翔。署天水簟即瀟湘。

《題曲水流觴》---（詞名《天仙子》）

「春曉轆轤飛勝概，曲曲清流塵不礙。玉龍昨夜臥松陰，雲自蓋，山自載，偃仰屈伸常自在。----浮觴要把蘭亭賽，別是人間閒世界。恍如仙女渡銀河，溪雖隘，行偏快，只用光生長坐待。」

園內鑿池，近百餘畝，內設六島，每島皆有樓、台、亭、榭，其制各異，石橋相連，下可舟楫，謂之「西池六院」一院則使二妾居之，二妾則以六婢事之。每院笙歌，晝夜不絕。

一夕月夜，生與道芳駕小舟遍遊池島，命各院八窗洞開，垂簾明燭，簫鼓低奏。清風徐來，水月相蕩，時執棹者吳妙娘也，生命為吳歌，隨波宛轉，聲若洞簫。各院皆以清笛應之，儼如鶴唳松稍，不覺塵骨皆爽。生樂甚，命酌酒，與道芳對飲。因舉手托道芳腮，戲曰：「今夜夫人興動矣。」道芳正色應曰：「夫妻相敬如賓，何戲狎如此！」生曰：「夫人乃鐵石人耶？」舟過一院，匾曰：「碧香瓊館」，貞與雲所居也。生因以手招貞，貞與雲登舟。生曰：「才得罪夫人，二卿為我謝之。」貞舉爵勸道芳，芳卻之。貞跪下，芳急扶起，曰：「貞姐自重，即當強飲。」繼而，曉雲亦舉酒跪奉。芳亦扶起。謝曰：「量不能矣。」生笑曰：「量頗容人，乃不能容酒耶？」芳又強飲之。西南一院隔欄遙呼曰：「妾未嘗見夫人飲，願下執壺。」生視之，乃玉勝、金園也。令取小舟渡至。亦各捧酒奉道芳，芳力辭。玉勝、金園勸曰：「妾等樗材，恩承 木，久涵飲德之恩，恨無涓滴之報。今借花獻佛，望夫人少飲。」生亦勸曰：「來意至誠，亦當少盡。」道芳乃啜其半。復強

飲之，不覺香肌醉軟，睡態漸增。生命臥榻設重茵繡枕，扶道芳寢。乃與麗貞推篷坐月中，飛觴浪飲，縱棹遍遊各院，笙歌愈覺嘹亮。生曰：「與卿等聯句可乎？」眾曰：「可。」

「筵開畫舫夜初長（生），絕勝當年醉白堂（園）。水底明河斜轉影（勝），雲連新月細生光（貞）。詩盟不就君須罰（雲），……」

生抱雲戲曰：「卿今夜欲罰我乎？尚記得牀後小軒不能禁否？」雲笑曰：「此為驗紅所誘耳。」生以手插入雲懷，摩弄其乳，春興勃然，欲狎雲於坐中。雲曰：「夫人在坐，願公少待。」生曰：「汝畏夫人乎？我當先狎夫人。」乃舍雲而就榻，將欲解道芳衣；生醉後性急，忽動道芳佩玉一聲，道芳驚醒。生抱而戲曰：「如此良夜，適興何妨。」道芳起坐，曰：「侍妾滿前，明月照目，不意海內名公、朝廷重宰，乃兒戲一至此耶？」生不答，惟求相合。道芳怒起，拂衣登岸。貞等勸生曰：「夫人性重，欲與聚首，在妾院中可也。」生曰：「然。」率貞等邀道芳同宿，使眾妾即環侍左右。明日生酒醒，但見玉人如砌，香霧衝簾，生心蕩然，恣意縱欲。芳諫曰：「公非少年矣，願當自惜。」生笑曰：「老當益壯，何惜之有？」

自是，淫樂無所不至，或吟詠，或局戲，有清談，皆與眾妾在焉。一日，月上忘歸，嘗有詩云

共榻清談花霧濃，並頭聯句月明中。

起來一笑同攜手，繡谷堂深燭已紅。

或宿一院，則各院送茶，婢輩皆待生睡，方敢散歸。或生少出，則各院或明燭待之，香薰翠被，任生擇寢。或生浴，則眾妾環侍如肉屏。或天寒，必三妾共幔。生之家事，各有所司，生不自與，惟吟風弄月、逍遙池島而已。

一夕中秋，月明如畫，生方與眾妾泛舟，忽見西南祥雲聚起，鸞鶴旋飛，空中隱隱如有鼓吹。頃間，紅光照水，香氣逼人。生與芳等視之，見一女子立涯上，呼曰：「祁君，妾復來矣。」生停舟相接，乃玉香仙子也。玉香自袖中出丹一帖授生，且曰：「令家人一服之，皆可仙矣。況道芳乃織女星，貞乃王母次女也，餘皆蓬島仙姬，不必盡述。今欲緣已盡，皆當隨公上升。」言畢而去。

生自是飄逸有登天之志，絕欲服氣，還精固神，舉足能行空，出言可以驗禍福。人皆異之。後攜芳，貞等人終南山學道，遂不知所終云。

古杭紅梅記

唐貞觀時，諫議大夫王瑞，字乾玉，乃骨鯁臣也，出為唐貞觀之任。有二子，長名鵬，次名鶚，皆隨焉。

鶚頗有素志，處州治中，紅梅閣下置學館讀書。閣前有紅梅株，香色殊異，結果實如彈，味佳美，真奇果也。郡守見而愛之結實時，守登成以數標記，防竊食者，留以供燕賞，饋送，筵之賓客是以紅梅畔門鎖不開，若遇燕賞，方得開門。

忽一朝，閣上有人倚欄，笑聲喧嘩。門吏回報，恐是宅眷又不聞聲音，遂立閣前看視，則封鎖不開。驚詫而回，急報之鎖看之，杳然無人。只見壁上有詩一首，墨跡未乾，詩曰：

南枝向暖北枝寒，一種春風有兩般。

憑倚高樓莫相顧，一家留取倚欄杆。

郡守見之，嗟歎良久，乃曰：「其詩清婉，無凡俗氣，此必神仙所題以青紗籠罩之。或遇宴賞，郡中士夫爭先快睹，皆稱盛事，因看之甚嚴。

忽一日設宴，王鶚與先生李浩然登閣。是時紅梅未有消息乃憑欄曰：「願盼上詩，意清絕，是誰為之？然未有佳效。」浩然曰：「何也。」鄂曰：「我觀其首句『南枝向暖北枝寒』，今小春十月，安得南枝向暖狀貌也？」遂以手指紅梅而言之曰：「何不使開花，以實前詩。處，紅梅遂開，清氣襲人，瑩白奪目，頓覺身在仙境也。鶚驚而歎曰：「非為怪異，乃百花之魁也。」以詩贈鶚：南北枝頭雪正凝，因君一指便霞蒸。

從知造化未逼爾，明歲巍科必首登。

王鶚告先生曰：「蒙賜佳章，斯望不淺，未敢續貂，伏惟請益云爾：「移植揚州久秘神，孤根一指便回春。姑仙應解尋芳意，先發南枝贈故人。」

浩然歎曰：「覽此詩，前程未可量也。」久之，同下樓，秉燭，各回書院。

夜到半，鶚獨坐於書帷之中，焚香誦讀。鶚性孤潔，只留一小童相隨，不覺城樓更鼓已三鼓矣，將解衣就寢，忽聞有人聲，鶚曰：「是誰？」乃是一女子之聲，應曰：「妾乃門者之女，燈下刺繡鴛鴦宿蓮池，蓮池繡未完，鴛鴦繡未了，適值雨驟風顛，銀缸工吹滅，輒至書帷，告乞燈火，念奴至此已立多時，見君氣吐虹霓，胸蟠星斗，書聲越三唱之絲桐，咳唾傾囊中之珠玉，治唐虞而駕秦漢，師孔孟而友曾顏，奴亦樂道喜聞，不敢間斷君之書思也。候君就寢，乃敢叩窗，輒欲借燈，不阻乃幸。」王鶚聞其吐詞美麗清雅，頗有文士之風，疑非門者之女也。女子曰：「奴生長於斯，況前守於此置有學館，奴供洒掃，接見賢豪，剽竊詞章，暗閱經史，日就月將，亦心通焉。食麝柏而香之美也，無足怪焉。」王鶚曰：「才學如此，想必能詩。」女子曰：「略曉平仄。」鶚曰：「請燈為題。」乃呈一詩云：

無情風雨撲銀缸，乞火端來叩玉窗。

恨隔疏櫺一片紙，卻將鸞鳳不成雙。

詩畢，女子復吟一絕，以答王鶚云：

聞君未覲意何濃，才子佳人不易逢。

只為乞燈當午夜，便勞宋玉詠高峰。

王鶚聞之，神思淫蕩。見女子有憐才之心，而鶚有願得之意。但恨窗前阻隔，莫盡衷腸，遂作一詩以見其意云：

慕聞詩句最鍾情，便欲尋芳與結盟。

可奈書窗燈影隔，惜花空自夢瑤英。

女子曰：「君既有惜花芳心，何為教人獨立於窗外乎？」乃吟一詩云：

獨立更深體覺寒，隔窗詩和見尤難。

合歡既肯將花惜，對面何如冷眼看？

王鶚高舉手，持燈於窗隙之間照之。見女玉容媚雪，花貌生春，衣雲袖飄飄，頂霞冠而燦燦，神仙之豔質，絕代之佳人也。王鶚曰：「人耶？鬼耶？故來相戲爾。吾乃朝臣子弟，廊廟才人，恪守不談鄙陋之言，佩服不私暗室之語。一失土行，萬瓦俱裂，名教之罪人也。適來賦詩這根源，非汝借燈，特是戲謔之言，原非本情。我心如石，不可轉也，淫戲非所願聞，汝宜速回，無貽後悔。」

女子答曰：「奴亦非人非鬼，乃上界謫降仙子也，適為蓬萊上客，驂鸞輿而游三島，駕鶴馭以訪十州，經過蜀郡，乃於雲際聞君弦誦，特佇以聽；隔窗外而見郎神氣清爽，玉樹瓊枝，骨格孤高，原非塵埃中人。妾為宿緣仙契，固非偶然，願奉箕帚之下塵，以和鸞鳳之仙侶，爾亦如弄玉之於簫史，瓊姬之於子高，上元夫人之慕封秀士也。妾言已出，君且勿疑。」王鶚曰：「此非仙侶之言也。

我聞神仙居漠漠之洞，處無虛之鄉，登太極之門，住蓬萊之島，同天地之壽，餐日月之光，世界破壞，此身不毀。吾今見汝以絲帛之服飾身，以淫亂之言惑人，色念不消，花心猶在，何得為神仙乎？」

女子答曰：「君言非道理之言也。妾聞天地之大，豈偶然哉！日月交光，陰陽相游，上至天仙眷屬，不異人寰，下至草木昆蟲，豈無配偶？」嬰兒少女，存大道之玄機；乾覆坤載，作萬物之父母。而以獨陽不成，孤陰不生。郎是儒生，窮理多聞，廉恥四維，固不可不張，大道玄門，亦不可不度。妾雖仙侶，降謫凡世，與君夙契姻緣，今當際遇，布露再識，無用多疑，永夜良宵，敢告子識。」鶚曰：「既是流品與鶚有緣，奈嚴君在堂，家法整肅，何況為人之子不告而娶非禮歟？」女曰：「禮固然也，男女之情，雖父母亦有不可間斷。郎與先生李浩然閣上之詩，則妾所願也。君指『首句誰為之，無有佳效，』妾領君言，故發南枝，滿春色於花間，寄芳心於言外。君寓意作詩以

挑之曰『姑仙應解尋芳意，先發南枝贈故人』，妾本仙質上品，南宮仙屬，我見君詩，已見先有情矣。是時妾在閣上，為先生李浩然在傍，不敢求見。今夕私逼，豈偶然哉？君如肯點頭領妾之意，妾意降志以待君子，妾有大藥，可駐君顏；妾有大道，可贈君壽。同日與君入蓬萊，居長生館，坐龍車而游三島，駕鶴馭以訪十州，食王母千歲之桃，飲麻姑瓊液之酒，享物外逍遙之樂，結天下無盡之緣。過隙白駒，乃人間之光景；黃梁槐國，實昨夜之悲歡。生死輪回，立而可得。利祿如蠅頭蝸角，郎且勿貪；山家有鳳舞龍吟，君宜靜聽。比時取捨，可自裁之。」鶚曰：「天道甚遠，吾不能知。今日相逢，誓不及亂。鶚有素志，平生不敢犯慎獨之戒，且好德不好色也。」遂滅燈擁衾而坐。仙子推門，不得入，乃扣窗再囑曰：「君已無情見拒，奴亦暫且告別，他日再來。」抱恨而去。鶚通宵不寐，書窗漸明，方下榻而觀。案下有詩一絕云：

盡道多情反薄情，南枝空自歎芳英。
蕭生若有神仙骨，好共乘鸞駕玉京。
鶚只疑是妖魅，恐為所惑，不足介意。

次夜，又聞東閣有人歌紅梅曲者徐徐而來。細聽其聲，乃昨夜女子之聲。鶚遂滅燈就寢。其曲乃《減字木蘭花》也：

清香露吐，玉骨冰肌天賦。素質玲瓏，微抹胭脂一點紅。
迥然幽獨，不比人間凡草木。移種蓬山，解使傍人取次看。

曲罷，繼詩一絕雲

一謫人間已有年，暫拋仙侶結塵緣。
多情卻被無情惱，回首瀛洲意惘然。

詩罷，復來扣窗。王鶚不應。女子曰：「人非草木，特甚無情，一失機心，終身之恨。」徘徊窗下，往來歎嗟。又曰：「郎心匪石不移，妾意繁花撩亂，君非美玉之品，亦非封侯之徒。」怒罵而去。不覺雞聲報曉，樓閣初殘，則聽窗聲，杳然無跡。

鶚乃整衣下榻，又見案上一幅花箋，觀其字如鳳舞龍蟠，翰墨瀟灑。其詩曰：

誰道仙姬不嫁人，請看弄玉與雲英。
料君未有封侯骨，敢問君王乞與卿。

鶚見詩意謂昔雲英弄玉之事，又聞昨夜怒罵云「君非封侯之徒」，而欲求神仙配偶之意。「情思相感，昔已有人，今何不然？」乃思劉晨阮肇天台之游，慕陽台宋玉之事，獨行獨坐，如醉如癡。窗前絕弦誦之聲，梅下注相思之淚。焚香靜坐，遐想緬懷，欲一再睹仙子，不可得也。乃吟一絕以惆悵云：

當年錯拒意中人，此日相思枉效顰。
咫尺桃源迷去路，落花流水漫尋春。

又於紅梅閣下題一絕云：

南枝曾為我先開，一別音容回不來。
盡日相思魂夢斷，雨雲朝暮繞陽台。
又於閣上眺望，徒倚欄杆以吟風，笑詠桃花而臥月。

自此寢食日廢，念茲在茲，而先生李浩然知其王鶚染紅妖魅也，多方勸諭，勉之以詩云：

書中有女玉顏新，感事尋梅太損神。
恐有花妖偏媚眼，好呈彩服慰雙親。

王鶚終不聽，自此嗟歎悲泣，略無情緒。時繞梅邊，如有所待，或見怪異，致被父母懷疑於心，恐有他事，遂移王鶚寢於中堂，千金求醫，多方療治。旬餘稍妥，飲食漸進，舉止如常。

忽一日，鶚又獨步紅梅閣下，惆悵不已。特見梅花自開，芳枝鬥豔，寒蟬噪於疏影，清風襲入暗香。忽憶壁上之詩，依前誦「南枝曾為我先開」之句，今物在人非，不覺淚下，遂望南枝別作一絕云：

風流業債告人難，女貌郎才好合歡。

今日花開人不見，幾迴腸斷淚闌干。

詩畢，又作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一闋云：

「素英初吐，無限游蜂來不去。別有春風，敢對群花間淺紅。憑誰遣興，寫句花箋全無定。白玉搔頭，淡碧霓裳人倚樓。」

作罷，見樹上有一幅花箋，遂用梅枝挑下。乃一詩云：

知君情夢慕淫芳，我亦思君懶下牀。

只恐臨軒人不顧，令人道是野鴛鴦。

王鶚看罷，詩意謂定今宵歡會，乃下閣復歸書院，喜不自勝，預設綺席，薰降真香，排列以候仙子之至。

遇夜，果來，鶚喜蕭敬迎之書帷中，敘間闊之情，分賓而坐。仙子笑謂鶚曰：「前日相拒，非君無情，今日相會，莫非良緣？」王鶚答曰：「恨無仙骨，多有夙愆，初時拂逆仙顏，深為冒犯。自愧沉淪業海，以致仙鳳迴隔，恐萬劫難逢。豈期再睹玉顏，從此再無相負。」仙子曰：「妾初瞻仰之時，知君素有仙方，偶會期願可諧，盡在天上人間。惟君神契，妾意是思。今睹憶念，果金石不移。味其詩詞，又心口相應。與子偕老，地久天長。」鶚再拜賦詩云：

敢將風質伴仙儔，同坐雲車玩十洲。

今日幸諧鸞鳳侶，桑田變海此生休。

仙子曰：「初見君顏，緣尚未偶，今日知君情意堅，確信是天緣，非人所能合也，妾最固辭哉！妾有仙家酒肴，長春美醞，千歲松醪，瑤池蟠桃，天苑仙果，玉麟白兔之脯，龍肝鳳髓之饈，願奉君前，惟情所願。」但將碧玉簪敲身上所繫佩玉數聲，俄有青衣二童子各持金卮玉、嘉肴美饈，羅列於前。果非人世間所有之物，自是仙家異色品味也。鶚因問曰：「仙子名籍，屬何洞天？」仙子曰：「妾乃是南宮品仙也。每至三元日，降下凡間，隨意遊賞。見郎君精神爽異，才思孤高，契妾夙心，願諧仙侶。正謂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入地共成連理枝，每攜手以同行，長並肩而私語，天地有盡，此誓無窮。」遂解衣就寢。仙凡胥慶，始覺人間玉繩遡轉，銀漏急催，卻早城烏啼曉，扶桑雞唱，歡情未厭，離思復牽矣。

仙子晨興，急整霞帔，忙穿繡履，乃別鶚曰：「妾獲倚書幃之諧，素望後期末卜。」離情繾綣，不忍別去。許以七夕復會，遂以分袂，命駕雲車。行間，又謂鶚曰：「君欲知妾之姓名否？妾乃張氏，小字笑桃，籍在瓊樓，別有名號。君宜記之。」言訖出戶，望東北角騰空而去。

後至七夕之夜，王鶚瞻候，仙子果至。鶚笑而迎之。遂攜手而書幃，再敘舊歡。仙子言曰：「妾暫賦《式微》之章，君忽戀人間之喜，故來見辭。」鶚曰：「何棄我速乎？」仙子曰：「奴赴此期，恐負私約耳。若失大信，將何面目以見我仙侶乎？雖是暫別，何用增悲，既謝留別，難為割捨。妾欲與君同赴華胥之約，可乎？」鶚曰：「凡愚下質，夢不到於仙宮，既許同游，願尾車塵之後。」

仙子遂以手攜王鶚之手，同行碧落之中。鶚神思恍惚，見侍從數人，體貌妍麗。忽見二隻白鶴從空而來，請仙子、王鶚乘之，向空而去。

至雲端，見瓊樓鶴繞，碧殿鸞翔，奇花開春，鳴禽和日，真仙之境也。俄有一青衣玉女來，迎入仙府。有命：「置宴於碧霞殿。茲者承勞仙眷遠來，筵中以添座位，用敢奉邀，幸望惠然。」鶚曰：「主人情重。」遂同往至碧霞殿。主席者，乃房杰仙子也，不施鉛粉，自有仙姿。主席者先為筆桃敘間闊之情，次及鶚。鶚曰：「鶚乃詩書寒儒，簪纓孺子，不期庸質，誤入洞天。既獲瞻承，曷勝榮幸！」主席者答曰：「妾姓房名杰，今日之會，喜遇佳賓，愧無倒履之迎，幸有投轄之飲。」又令左右青衣往玉英館請諸仙主座。須臾，仙女十數輩皆來，披霞佩露，絕質奇容，前揖主席，次與笑桃敘久別之懷。乃與王鶚相揖，排列而坐，開樽酬酢，酒已三行，主席者曰：「我輩前列仙品，各有仙局所拘，每以邂逅為期，豈料有此佳會。乃蒙君子不鄙而訪臨，決匪人為，實惟天幸。然所居之館名崇英，又有玉英之館，以眾仙女所居。各座仙女，名曰柳梅卿、宋梅莊、王蘭素、韓婉清、李渭瓊、凡梅英等。今日筵中之酒，其品有三：一曰透天醞，可駐人顏；二曰碧玉漿，令人智慧；三曰白梅香，令人增壽。今酒已三行，吾輩各舉前日閣上所題之詩，曰：『南枝向暖北枝寒

，一種春風有兩般。憑枝高樓莫吹笛，大家留取倚欄杆。』」房杰曰：「果是出塵之句，實符今日之仙會也。杰最續貂。」乃和其韻：

朔風晴雨對嚴寒，南北枝頭總一般。

向暖讓人先去折，耐寒有令不須乾。

合座稱賞，曰：「杰舊日佳章，予不敢及。今日之詩，幸逢敵手，願和以示鶚。」云：

冰肌玉骨不知寒，酌酒探花態萬般。

吹徹風簫還起舞，參橫月落滿欄杆。

眾仙稱賀，才調清雅，一座盡吹，鶚已中酒，群仙姊妹俱起舞於前，慇懃相勸，鶚又強飲，乃至大醉，群仙曰：「華胥僻陋，謝君訪臨，此會千載一遇，願得佳章，用光此席。」鶚曰：「僕雖不才，唯命是從。」乃作詩一絕云：

喜隨鸞鶴會群仙，濟濟仙才盡出倫。

相慶佳期觴詠處，不知誰是惜花人？

仙女看詩，相顧而笑曰：「謝君佳作，甚有餘味。」酒已罷，乃隨眾仙登閣玩賞，見紅梅甚發，大勝於前。眾仙覓詩，鶚又賦云：

誤入華胥喜結盟，倚欄還欲賞梅英。

題詩聊索仙成美，誰道無情卻有情。

眾仙見詩，皆含笑相謝。惟笑桃改容，謂鶚曰：「何酒後把心不定，亂發狂言？」遂投筆硯於前。鶚曰：「詩本性情，誠酒後狂妄也。」諸仙勸笑桃，令鶚再作，以解其慍。鶚遂奉命，仍以紅梅為詠，寓前日持贈故人之意云：

玉骨冰肌別樣春，淡妝濃抹總宜真。

個中誰辯通仙句，折取南枝贈故人。

笑桃見詩，且喜且怒，顰眉蹙面，謂鶚曰：「君詞清絕，始見郎君，奈何末句折我南枝，似乎詩讖，恐妾與君佳會不久！」鶚云：「仙緣奇遇，正望情如膠漆，生則與子同處，死則與子同穴，何怒如此，欲遂生離？」笑桃曰：「郎是梅樹，妾猶花也，折以贈人，可乎？」次又謂鶚曰「生死在離合，自有定數，亦非人所能為。果應折取南枝，使妾之心進無所望，退無所守，雖欲再與君遇，不可得矣！」遂放聲大哭。玉顏顰嬌，坐客聞之，莫不流涕。鶚曰：「醉後詩詞，有何足憑？仙子之言，果為詩讖，豈折南枝繫仙子身命之所在耶？」鶚乃再賦一詩，以解其怒云：

春風勾引上瑤池，共賞瓊芳醉玉卮。

寄與花神須愛護，冰壺留浸向南枝。

群仙怒曰：「碧霞之殿，華胥之仙館也。南宮之仙，我之姊妹也。為君有仙骨，故以身相托，游君以華胥，飲君以瓊液。蓬苑之仙花，可為輕易折以與人？狂生之喜，酒之過量也。」遂令眾仙推鶚。鶚乃驚醒，身已在紅梅閣下矣。

時畫角催曉，玉龍東駕，天外清風徐引，梅邊香風襲人。鶚心緒恍惚不堪，起造紅梅閣上，即見仙宮所賦之詩，皆題壁上，墨跡未乾復望閣下，紅梅花開滿枝，唇輕點絳，面瑩凝酥；稍南一枝，獨出群花之外。鶚曰：「夜來所言折取南枝，此身墜於閣下，情人何在，不得同歸！」遂大怒，欲折之。其枝稍高，手不能及，便閣下呼一使，令折取春花忽墮數片於閣前，次第相成一韻：

昨夜蓬山共賞春，惜香憐玉最相親。

東風好與花為主，可折南枝贈故人？

王鶚看詩未畢，其使將南枝折下矣。

鶚將花枝持歸書院，以瓶貯之，痛惜流涕。是夜，聞人扣窗，鶚因是笑桃之來也，乃出迎之。見笑桃顰眉皺黛，粉褪紅銷，舉止無聊，所言失序。鶚驚謂曰：「仙子何為苦惱狼藉如此耶？」笑桃曰：「為君壞折南枝，今妾何計歸故園邪？侍女分離，妾欲以侍情郎，郎有堂君在上，必不相容，進退無路，去止兩難。」王鶚曰：「既無歸路，正契僕情，幸諧同衾共枕之樂，安得有再來忽去之理？」笑桃曰：「兩人同心，誓不更改，豈不知桑中之奔為女字之恥，不告而娶為男子之非乎？」鶚曰：「父母雖嚴，心常愛我，以我懇告，必相憐憫。倘得允從，與子偕老，實所願也。」仙子

曰：「若諧素願，與子相偶，不惟大有益於君，令君取富貴如反掌耳。」鶚曰：「願得成雙，何言富貴乎！」

鶚遂入閣拜夫人。夫人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鶚曰：「見有犯理之事，冒罪懇前，數日前遇仙女，已許鶚為配偶，其緣已借，既無損於身，且在益於兒，為天上之仙儔，非圖人間之富貴。伏願容許，以伴讀書，而亦可進取，誓不別娶。」夫人驚曰：「兒想被妖精之所惑，故來發此狂言，果是神仙，豈染此凡俗？汝且遠之，勿以介意。久則奪爾神氣，壞爾形質，死在須臾，墮入鬼錄。父母養爾成氣，襲箕帚之業，惟不知汝心保為如此也！」

夫人告於諫議，諫議曰：「我有法術，能制妖祟；從鶚之言，請試之。乃備大禮以迎新婦，大會賓客，先求有道仙官書靈符，候新婦至，降真香，沉香而焚之。果是神仙，何得畏懼？若是妖邪，豈敢進言！」

遂擇日與鶚納婦，書請群僚，云：「新婦幼小，養在宅中，今日長成，宜其家室，故請同僚同光此席。」眾僚各備禮相送，諫議辭不受賀。乃集眾官寮屬，酒已三行，及燒斬邪符，焚降真沉香，令新婦出。笑桃同鶚拜於筵間，亦無所懼。新婦乃頂玲瓏鳳冠，攝珥玉佩，長衫大袖，淡飾雅妝，繡履踏月，紈扇掩面，侍女扶持，相參禮拜，從容中度，殊無失節。合屬官僚皆稱賀。眾議曰：「新婦新郎，真神仙中人也。」須臾，左右侍從捧玳瑁盤，進百花鮫綃兩端，上奉翁姑；遺梅腦一盒，以奉眾上，香味襲人，非凡間之物。郡中士夫百姓，皆歡欣鼓舞。宴罷賓客，諫議謂夫人曰：「我家三世奉善，誓不殺生，征事平正，傳家清白，以慈祥接下，天遣仙女以配吾兒，果無疑矣。」自是養親以孝，勉夫以學，出言有文，治家有則。

當年朝廷選士，鶚以進身為重，晝夜攻書，忘餐廢寢。笑桃謂鶚曰：「何苦如此？」鶚曰：「進取之法，以苦為先。正揚名以顯父母之時，苟不勞心，實為虛度此生矣。」笑桃曰：「我為君先擬題目，令君是預備應試，可乎？」王鶚曰：「試官不識何人，子卻先知題目，亦不妄邪？」笑桃遂懷中取出三場題目示鶚。鶚曰：「子戲我乎？」笑桃曰：「君勿見疑。」鶚遂日夜於窗下按題研窮主意，操筆品題。數日間，思索近就。笑桃謂曰：「君文雖佳美，願為君賦之。」略不停思，一筆而就。引古援今，立意造辭，皆出人意表。鶚驚異之，歎曰：「真奇絕塵世！」遂熟記焉。試期之日，鶚別父母及笑桃而行，笑桃謂之曰：「前程在邇，切勿猖狂。」

鶚到東京，領試題，皆笑桃所擬者。就便上卷，並無塗抹改易。主考咸稱「文章老健，必有神助之者。」稱為奇才，大魁天下。

鶚既得意，泥金之報，殆無虛日。忽御筆詔授眉州簽判。鶚歸辭父母親戚，攜笑桃之任。前眉州太守已替，新太守未來，遂權郡印。

忽一日，有守門吏報云：「有一秀才，姓巴名潛，言與權郡有親，故來相訪。」遂至廳上，乃見其人頂平目深，高唇長舌，鬢卷髮長，其容貌雖粗猥之常人，其言語乃文章之秀士，一進一退，燦然有禮。王鶚曰：「素昧平生，有何姻眷？」秀才曰：「潛本巴郡人，寄居眉州三峰山下讀書，積有年矣。為與汝夫人有親，故到於此。一日權州到任，失於探問，不得講探親之禮，幸恕狂率。請略告夫人。」

鶚遂入宅，謂笑桃曰：「有一秀才，姓巴名潛，言與夫人有親。」笑桃聞之情思不樂，謂鶚曰：「彼乃妖精，急以劍擊之！」秀才見鶚急來，有殺氣，指鶚謂曰：「汝妻是我妻，未蒙見還，反欲害我。」便下砌走。鶚急遣人追之，不知所在。

鶚謂笑桃曰：「彼何故有此事？」笑桃謂鶚曰：「君相遇情好，怨妾之始末，不可不諭。妾乃上界仙花一枝紅梅也，身已列於仙品。時西王母邀上帝，設宴，令仙苑群花盡開，以候上帝之觀望。時妾適因群仙宴，酒醉未醒，有違敕旨，遂得罪，便令人將妾自天門推下，隨落三峰山下。妾既推下，殘命未蘇，久之，遂依根於石上，附體於岩前，迎春再發，以候赦而復歸仙苑。不意所居之地有一巨穴，中有巴蛇。此畜壽年千歲，乃聚土石之怪、花木之妖於洞，恣逞其欲。妾乃被脅入洞中，欲效歡娛。妾乃仙花，誓死不從。此畜愛妾貌美，又且畏天行誅，監妾於後洞。一日，此畜歸巴中看親，妾乃乘間走出洞門，復歸三峰山下。斯時太守張仕遠適來此山，見此紅梅一株，香色殊異，乃移妾栽向閣之東。栽近月餘，巴蛇歸穴，探知其事，欲謀害張仕遠以奪妾。張公乃正直之人

，嘗有鬼神擁護，無可奈何。一日，張公解任，除唐安郡守，愛妾此花，攜之入蜀，栽於唐安郡東閣內。張公解任之時，則妾已得地，本固根深，不容轉移，於是久住於蜀。妾遇君時，有姊妹數人，雖群花之仙，非品格之仙也。而妾乃居南宮，君舊折我南枝，曾為墮落。自此南宮既壞，我無可依。配君數年，男女已長，妾亦塵緣將盡，復居仙苑，異時為天上人也。」鶻聞之，乃思前日詩意折花之讖，勸勉笑桃，幸無介意。

後數日，群僚請太守眾官合宅家著聚住三峰山下遊賞。笑桃聞邀同往，不肯前去。王鄂強之。至三峰山下，妓女列宴，笙歌滿地，遊人歡悅，車馬駢闐。至暮，忽一陣狂風吹沙拔木，天地昏暗，雷奔雨驟，人皆驚避，乃見一大蛇從穴中而出，官吏奔走，鶻亦上馬，令左右衛護宅眷以歸。須臾，有一騎吏馳至宅內，急報太守：「有一大蛇，形如白練，擁了宜人轎子入穴。」鶻舉身內撲，哭不勝悲。

次日，令人往三峰山下尋覓蹤跡，惟有紅履在地。王鶻曰：「此乃孽畜所害。」計無所施，乃急修書以報父母。

一日，郡中有一先生，衣鹿皮衣，來郡衙求謁。門吏不肖通報。先生叱門吏，直至廳前。先生揖云：「知權州有不足之事，貧道故來解之。」鶻曰：「我之不足，君安解之？」對曰：「巴蛇害人性命，何不殺之？」遂請至階，及坐，問：「先生有何術可以御之？」曰：「來日與君同住三峰山下。」

乃以壯士百人，直至穴前。先生畫地為壇，叩齒百遍，望天門吸氣，吹入穴中。須臾，穴內如雷聲，其中文乃挺身穴中而出，身長五丈餘，赤目鐵鱗，一見先生，欲張口吞之。先生大叫一聲，震動山谷，其蛇乃盤繞。先生取下瓢，下火數點。須臾，火起十餘丈，旋繞大蛇於火中燒死，白骨如雪。先生乃取火丹入瓢。鶻曰：「感荷先生大恩，今孽畜燒死，已報其仇。欲得宜人屍骨歸葬，吾願足矣。」

先生遂與鶻領軍士入洞中。行至一里餘，見洞中崢嶸，朱簾半卷。先生將人其門，見仙洞高明，花亭池沼，絕無鳥跡，唯亂花深處，乃有群女出焉。笑桃亦在其列。鶻見笑桃，喚曰：「王鶻來尋宜人。」笑桃答曰：「妾在此無恙。」鶻遂與笑桃並眾人出穴，一同拜謝先生。先生曰：「今日之事，滿吾願也。」吾非凡人，乃三峰山下萬歲大王。為孽畜居穴中，累被他害，終不能報，遂往名山拜求神仙，欲覓方術，蒙仙師授我火丹之訣。」言罷，只見大虎踴躍，大叫於三峰山下，先生忽然不見。

王鶻乃與笑桃並輪歸州，郡僚宴賀。

朱及半年，忽有吏報云：「家有書至。」鶻開視之，其中云「汝可歸畢姻陳氏」事。時笑桃在旁，見書泣曰：「妾不負君，君何負我？」鶻曰：「我前日修書奉父母，宜人已被害，而敬以達之父母，蓋深惜痛之也。不意父母念我遠宦，為結陳侍郎家婚姻，不知宜人復為先生救出。今當再修書以報父母知之，則可以速退陳侍郎家婚姻也。」笑桃曰：「不可。前日報妾已死，今日報妾復生。若退陳氏親事，則必問其事之由。既說巴蛇所驅，人必疑巴蛇所生子女之辱，當何言哉？有何面目歸見翁姑？妾已隨君有年，子女俱已長成，節緣已盡。妾所居南宮之地，今復修成，妾當歸矣。君宜念妾所生子女，宜加保護，毋以妾為念。君若不棄，異日紅梅閣下再敘舊歡。」言泣淚下。王鶻子女相抱而泣，不勝其悲。笑桃辭王鶻，下階，衣不拽地，望空而去。鶻追不及，抱子女哀哭，晝夜不絕。郡中聞者，皆為哽咽。

鶻愁腸如結，離恨如絲，攜子女以入房，痛鸞鳳之折伴，遂將郡印帖於僚屬，乃攜子女還家，以構陳氏之好。

鶻雖再娶，而意不滿所懷，遂囑托朝宰，改任向蜀。未幾，詔授唐安郡君。鶻喜，趣裝，攜子女之任。

未及半月，早到唐安。騎從擁後，旌旗導前，竹馬來迎。受賀方畢，遂載酒肴，攜子女，直詣紅梅閣上，敘舊日之情。花豔重研，鶚乃指梅謂子女曰：「母當時臨別約我來也。區區既到，何得無情？」子女號哭，鶚亦傷心，乃題詩於壁以記云：

「宦游何幸入皇都，高閣紅梅尚未枯。臨別贈言今驗記，南枝留浸向冰壺。」

鶚乃畫一軸紅梅仙子，永為奉祀；伏願男登高第，女嫁名家，地久天長，流傳萬古。

相思記

洪武元年，有馮琛者，字伯玉，成都府人也。其父馮，為元朝先鋒，生琛於金陵，時至元六年庚戌歲。父喪，生幼恃伊舅氏養育。長至總角，穎悟聰明，詞章翰墨，與世不相侔，特出乎人表。

未幾年，南北盜起，生奔走流離，浪跡江湖，飄至臨安府。時直殿將軍趙或見生，大奇異之。趙公無子，遂收為己子。生事之如親父。公有女名雲瓊，幼喪母，公命庶母劉氏育之。年至一十三歲，則生延師教之。生愈加恭敬如親妹，而瓊視生亦如親兄。

一日，生因思干戈不寧，惻然有感，賦詩以呈師云：

兩虎爭難勢不休，回頭何處是神州；

一朝鼙鼓喧天動，萬里塵埃匝地浮。

白日豺狼當路道，黃昏烽火起邊樓；

何時南北干戈息，重睹君王舊冕旒？

其師誦畢，自稱曰：「此子日後有大志，非常才也。」趙公亦喜。

將二載，劉氏以雲瓊年長及笄，遂乃令入閨房，習學女工。

一日，生在書館獨坐，見春風明媚，蜂蝶交飛，不覺惆悵，吟一絕云：

桃花如錦草如茵，妝點園林無限春。

蜂蝶分飛緣底事？東君應念斷腸人。

生吟畢，雲瓊在書館後遊玩，聽其吟詩，有惆悵之意，悒悒不樂。

越數日，百共亭前牡丹盛開。琛往觀之，瓊亦在彼，遂同玩賞。瓊曰：「『東君應念斷腸人』為誰作也？」生笑而不答，又將牡丹花為題，吟詩一首云：

嬌姿豔質解傾城，似語還休意未成；

一點芳心誰共訴，千重密葉苦相同。

君王愛處天香滿，妃子觀時國色盈；

何幸倚欄同一賞，恨無杯酒泛芳馨。

瓊見詩，知生意屬於己，乃一笑，歎息而去；回頭顧生，惟不言焉。

生自此之後，見其姿容秀麗，其心不能自持。瓊娘此後亦無心針指，時出遊戲消遣。見蜂蝶紛紛，景物繁華，賦詩一首云：

春色平分二月時，弓鞋款款步蓮池；

九迴腸斷無由訴，一點芳心不自持。

灼灼奇花留粉蝶，陰陰枯木囀黃鸝；

曉來悶對妝台立，巧畫蛾眉為阿誰？

瓊有侍女韶華，頗巧慧，能謳詩，見瓊長吁短歎，識其意而不敢問。一日，偶過書館，生戲之曰：「我萬里無家，一身孤子，子與我結為兄妹，何如？」韶華答曰：「賤妾卑微，何敢投君子？」生曰：「無傷。」二人即拜為兄妹。自此之後，與生來往甚密。

一日，生問曰：「連日不見瓊娘，果恙乎？」答曰：「娘子近來得一瘧疾，倚牀作《望江南》一闋。生曰：「願聞。」韶華誦云：「香閨內，空自想佳期。獨步花陰情緒亂，漫將珠淚兩行垂，勝會在何時？——慊慊病，此夕最難持。一點芳心無托處，荼架上月遲遲，惆悵有誰知？」韶華誦畢，別生而去。生知瓊有意於己，潸然淚下。

次日，趙公會宴，瓊侍父側，雖然視目往來，不能通得一語為憾。生歸室，見寶鴨香消，銀台燭暗，愁懷萬斛，展轉至晚，乃賦一律云：

暗思昨日可憐宵，得見佳人粉黛嬌；
銀海曉含珠淚濕，金蓮微動玉鉤搖。
謝鯤從折機邊齒，弄玉空吹月下簫；
一笑傾城殊絕代，寧教不瘦沈郎腰！

一日，生與韶華曰：「我有手書一緘，煩汝送與瓊娘，幸勿沉滯。」韶華接去，乃潛納於鏡奩內。

次早，瓊娘梳妝見書，視之，乃《滿庭芳》詞，云：

「蟬鬢拖雲，蛾眉掃月，天生麗質難描。尊前席上，百媚千嬌。一點芳心初動，五更情興偏饒，訴衷腸不盡，虛度好良宵。

秦樓明月夜，餘音裊裊，吹徹鸞簫，閒敲棋子，愈覺無聊何時識得東風面，堪成風友鸞交？憑鴻雁，潛通尺素，盼殺董妖嬈。」

瓊娘讀畢，怒責韶華曰：「汝怎傳消息？我與夫人說知，必難容矣。」韶華悲泣哀告。瓊意稍解，乃曰：「舍人何以知我病，送藥方與我？當以實對。」韶華答曰：「向者舍人妾言曰：『我四海無親，欲與結為兄妹。』當時妾惶愧不敢當。復問：『娘子無恙乎？』妾曰：『因病，稍安』。妾復讀娘子《望江南》詞與聽，舍人不覺淚下。至晚，以書令妾達焉。」瓊曰：「我雖未愈，不服此藥，亦不可辜其美意。我回一緘以謝之。」

韶華即候瓊作書畢，以詣生室。生見韶華，甚喜。生執觀之，乃和《滿庭芳》一闋，云：

「短短金針，纖纖玉手，閒將緩帶輕描。描鸞刺鳳，想象別還挑。不覺黃昏又到，誰知玉減香消。鴛鴦思轉輾，又忽至中宵。

陽台魂夢杳，彩鸞歸去，辜負文簫。美人生幾，行樂陶陶。何日相逢一面，樽前唱徹紅綃。知此時，芳心動也。愁殺蓋寬饒。」

生視畢，不覺失魂喪志，莫知身之所在。

瓊曰：「彼時以我病癒，兄妹之情，喜之。」當時，韶華頗疑之，退而歎曰：「人生莫作妾婢身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後必貽禍於我矣！」自此，非堂前有命，不出於外。瓊雖意戀，無由相會。

生自此之後，竟不得見，憔悴疲倦，飲食減少。夫人劉氏時加寬慰，生但免首而已。

一日，夫人與侍妾數人，於後花園迎風亭上觀賞荷花。瓊推疾不出。夫人去後，瓊潛至生室，問曰：「兄何恙乎？」生淚下，不能答。瓊曰：「萬事由天定，非由人矣。兄何故如此？嘗聞夫子曰『賢賢易色』，古聖人所戒。」生曰「鑽穴逾牆，吟琴折齒，妹獨不知？」言未終，侍妾報曰：「夫人至。」瓊曰：「且與告辭，情話難盡。翌日牛女佳期，妾當陳瓜果，暮與君登樓乞巧，以占靈配。」生諾。

至期，生乃赴約。劉氏命瓊在堂行酒，亦召生與宴。不勝懊惱。仰觀其天，輕去翳月，乍明乍暗，織女牽牛，黯淡莫辨。忽聽樵樓鼓已三更，乃賦詩曰：

幾度如梳上碧空，缺多圓少古今同；
正期得見嫦娥面，又被癡雲半掩籠。

次日，於堂側偶見瓊，生以引詩示之。瓊亦吟一絕云：

停杯對月問蟾蜍，獨宿嫦娥似妾無；
今日逢君言未盡，令人長恨命多孤。

瓊自後作事，悶悶不已，女工之事，俱無情意。患病數日，家人驚惶，乃白劉氏。

夫人即喚韶華，曰：「汝知娘子病源乎？」韶華不敢答。夫人問之再三，華無奈，只得白諸夫人，乃曰：「娘子與馮官人相見之後，至今三好兩怯。」

夫人即與公曰：「嘗聞男冠而有室，女笄而有家。今瓊年二十，閨房之事，想已知之。自琛居於門下，亦有年矣。而瓊豈無思念之心？妾觀動靜之間，俱有不足之意。不如早納琛為婿，庶免彰

人之耳目。」公大怒，不允；尋思良久，曰：「依汝之言，必無惑矣。」時韶在側，奔告於瓊。瓊令華告生。生喜，賦詩一首賀云：

昨日窗前問簡篇，銀毛工雙結並頭蓮；

當時似此非容易，今日方知豈偶然。

紅葉溝中傳密意，赤繩月下結姻緣；

從前多少心頭事，盡付東流水一川。

翌日，公或探生。生曰：「投托門下，多蒙厚意，敢效結草之恩。」公曰：「或欲納汝為婿，不知可乎？」生曰：「既蒙有命，安敢不從。」遂喜而退。

越十日，公命媒約行聘為婿。至期。屏開孔雀，褥隱芙蓉，花燭熒煌歌，歌弦管沸。生與瓊拜於堂，一如神仙旭洞府，郎才女貌世間稀。

飲罷，筵散，生女入洞房。象牀瑤席，風枕鴛衾。生與瓊曰：「昔慕娘子之心，每於花前上，撫景傷懷，今日至此，非天緣何如！」瓊曰：「遇君之後，行無定跡，寢不貼席，今日天隨人願，獲侍巾櫛。但願君子始終如一，則萬幸矣。」瓊擬蜂戀蝶意，遂以詞云：「翠荷叢裡鴛鴦浴，碧桃枝上鸞鳳宿。花爛枝上柔，俄驚一夜秋。百歲共和諧，相看奈汝河。」

生亦口占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云：

「詞云弄雨，迤邐羅幃同笑語。春透花枝，一時相憐相愛，還了平生債。魚水歡情，髮下青絲結誓盟。」

越月，公被召，促裝赴京，囑托生家事而別。

越三月，公奏曰：「臣老，不堪用。有婿馮琛，素懷異才，臣薦為國，非私也。」上大悅遣使召生。

生與瓊曰：「蒙旨徵召，暫與相別。」瓊曰：「相會未幾而又遽別，奈何！妾聞金陵勝地，多有歌樓妓女，切不可以留戀。」生曰：「噫！卿誤也。我心猶如冰玉，後當自見。」言畢，即促行裝起程。

瓊令韶華備酒，飲別於郊外。瓊握生手，相視大慟。生亦嗚咽。瓊曰：「君今棄妾，妾無負於君。」生曰：「今日之行，出於無奈。卿有是言，殆非以為陌路人邪！」瓊曰：「君無二心，妾何以報！」口占二首以贈云：

魚水歡娛未一秋，臨岐分袂更綢繆；

訴君不盡哀腸事，惟有潸潸珠淚流。

香閨繡幕恨悠悠，一片離情不自由；

爭奈君心似流水，滔滔東去不能留。

生亦吟一律以答之：

懶上雕鞍悶不勝，此心如醉為多情；

空垂眼底千行淚，難阻天涯萬里程。

最苦淒涼馮伯玉，可憐憔悴趙雲瓊；

男兒且學四方志，鐵石心腸作廣平。

思瓊情不能已，又作《茶瓶詞》云：

「憶昔當年相會，共結百年姻配。枕邊盟誓如山海，此意千載難買。----恩和愛，知何在？情默默，有誰揪採？妾心未改君先改，爭奈好事多成敗。」

吟畢，痛哭不捨。

生又扶瓊至家，囑韶華勸慰。次早，不令瓊知而去。瓊晚見月界窗痕，風鳴紙隙，舉目無親，因作《臨江仙》詞云：

「明窗紙隙風如箭，幾多心事多忘。茶架不見行藏。交加雙粉蝶，並肩兩鴛鴦。----豈知今日成拋棄，贏減玉銷香。誰與訴衷腸？行雲空縹緲，恨殺楚襄王。」

生行不覺月餘，未嘗不思瓊也。及見京畿將近，偶成一律云：

冉冉時光日似梭，相思無計欲如何；

五雲縹緲皇都近，萬里迢遙客恨多。

愁望銀河有織女，飛魂閣苑問仙娥；
金陵漫說花如錦，一點芳心只自和。

生行至金陵，見上於奉天殿，上甚愛其才，即日除授為起居郎。一日出朝，因見使人，作書以寄：

「雲瓊娘子妝前：拜違懿范，已經月餘，思仰香閨，動靜行止，未嘗離於左右。邇來未審淑候何如？琛至京，蒙授起居郎。誰料非才，幸際風雲之會，得依日月之光。偶因風便，封緘以寄眷戀之秋私云。」

瓊得書，一喜一悲。賀者填門，瓊悲號不已，劉氏命具具杯酌，弦歌寬慰。瓊編《駐馬聽》，命韶華謳之，聞者莫不悽慘。自茲命無聊賴，鸞孤鳳只，竹瘦梅臞，面似梨花帶雨，眉如楊柳含煙，因風涼月冷，影只形單，賦詩一律云：

夜深獨坐對殘燈，默默懷人百感增；
愁腸百結如絲亂，珠淚千行似雨傾。
月照紗窗光皎皎，風搖鐵馬響鈴鈴；
總籍夫人寬慰我，金樽漫有酒如澗。

素娥善能言語，一日瓊曰：「妾聞西湖鴛鴦失侶，相思而死，何謂也？」瓊曰：「汝戲我乎？」曰：「既知，何不自思？」瓊曰：「汝不聞李白云：錦水連天碧，蕩漾雙鴛鴦。甘同一處死，不忍兩分張。」素娥曰：「誰無夫婦，如賓似友，至於離合，故不可測。《關雎》詩曰『樂雖盛而不失其正，憂雖深而不害於和』，是以傳之於經。娘子朝夕哭泣，過於哀怨，倘有不測，將如之何？望以身命為重。」瓊意稍解。恐生心有異，不能無疑焉，乃作古風一章以自慰云：

「憶昔與君相拜別，三月鶉聲哀夜月，鴛鴦帳裡彩鸞孤，惆悵良人音信絕。妾心如水水復深，妾淚如珠珠濺血，深院夫人春晝長，幾回獨把湘簾揭。湘簾揭起雙飛燕，燕燕差池相眷戀。令人感動心益悲，欲寄征鴻飛不便。文君空有白頭吟，婕妤漫賦齊紈扇。君心若似我心同，妾亦於君復何怨！」

瓊作雖非怨悔，相思之心殊切。撫景興懷，時無休息。佇見征鴻北去，烏鵲南飛，寒蛩在壁，秋水連天，桐風颯颯，桂月娟娟，香殘燭暗，枕冷衾寒。斯時也，空閨寂寂，人各一天，經年累月，有誰見憐？遂作《滿庭芳》詞云：

「皓月娟娟，青燈灼灼，回身轉過西廂，可人才子，流落在他鄉。只望團圓到底，反屬參商。君知否，星橋別後，一日九迴腸。」

相思無盡極，慘雲愁雨，減玉消香，幾回夢裡飛揚。猶記山盟海誓，地久天長。春已老，桃花無主，何日遇劉郎？」

題畢，謂韶華曰：「古之女，亦有如我者乎？」答曰：「有之。如秦氏之喪身，姜女之死節，皆如此也。然悲歡離合，亦自古有之。若不惜其身，至以殞絕，亦或有之。」瓊曰：「汝之言，我非不知，但恨與生會合未久，遽成離別，恐作王魁負桂英也。」因而賦歌一首云：

「黃昏漸近兮，白日頹西。對景思人兮，我心空悲。雲歸岫兮去遠，霞映水兮呈輝。倏無光兮黯淡，月初出兮星稀。歎南飛兮烏鵲，繞樹枝兮無依。人憑欄兮徒倚，追往事兮嗟吁。香消玉減兮，顏落色衰。陟高庭兮眺望，仍凝思兮遲遲。霜凋殘兮落葉，雨滴損兮花枝。花委謝兮寂寂，葉辭枯兮淒淒。恨關山兮路遠，極望兮天涯。自勉強兮假寐，風颯颯兮吹衣。奈好夢兮杳渺，勿驚覺兮鄰雞。何汝台兮抑鬱，臨寶鏡兮慘妻。一鬢雲鬢兮，為誰梳洗？蘭心蕙質兮，空自昏迷。睹雙飛兮粉蝶，聽百轉兮黃鸝。何人生兮不若，嗟物類兮如斯。愧年少兮多別離，望美人兮空躊躇。」

韶華觀其吟，亦掩淚，謂瓊曰：「娘子之意，恐生有『富易交、貴易妻』之謂也。若此者，可令人齋書與之，以察其動靜可矣。何乃孤眠獨宿，行吁坐歎，而且苦若此邪？」瓊曰：「書，不必也，自生別後，有詩十餘篇，並錄寄贈，以見我心。」即日遣家童，齋書抵京。

生得書，不勝歡喜，展而讀之，皆瓊之佳制。云：

淚雨汪汪酒滿衣，含愁強賦斷腸詩；
自從昔日相分手，直至今朝懶畫眉。
東閣尚懷揮翰墨，西園猶想折花枝；
自君一去無消息，獨對青銅怨別離。
生讀罷，不勝悲咽，遂差人接瓊抵京。

瓊謂韶曰：「我今將去，汝從我去何如？」韶曰：「妾幼侍夫人，居於內閣之中，亦生死相隨。今夫人將行，妾願隨侍。」即日治裝而去。

直抵金陵。離城五里許，生已預在郊外等候。瓊至，既見，生曰：「一別許久，不想今日復見儀容。」瓊再拜謝，曰：「妾女流也。不知禮法，荷蒙君在子不棄，誓同生死。」言畢，即令乘轎歸衙。

重尋舊約，再整前盟。生喜，賦詩一律云：
朱顏一別已經春，兩地相思各慘神；
失意如今還得意，舊人偏覺勝新人。
顛鸞倒鳳情何洽，誓海盟山樂更真；
寄語司天台上客，更籌促漏莫交頻。
網繆間，不覺五更至矣。生整衣冠而進朝。

俄聞倭夷有警，上賜生為靖海將軍。生即日承命，至衙，謂瓊云：「吾奉君命，領兵收賊，料有一載之別。汝保重。吾不敢久留，以緩君命。」於是率鳳陽精兵四萬，上親勞軍士。同兵部尚書於斌，左平章廖禹，復率羽林衛五十八萬軍馬，旌旗蔽野，水陸前進。

生之英風銳氣，時與倭夷鏖戰。倭夷詐敗佯走，生兵追之。倭度其半入，以精兵五十萬，出其不意，問別道尾其後。官軍溺死者無數，江水為之不流。生呼謂眾曰：「今天敗我，非眾人之罪也。第無以報效！」

生復招集殘兵，整頓軍旅，身先士卒。眾乃奮身戮力，與敵鏖戰，無不一以當百。倭夷大敗。生喜曰：「不意天兵之果銳也如此！」倭夷遣使稱臣求和。生恐有變，許之，奏凱而還。

上得捷音，天顏大悅，謂宋景曰：「以羸敗之兵人危險之地而能克敵者，皆卿之舉薦得其人也。」景稽首拜曰：「遇臣無琛之明敏果斷。」得其人，不負臣下之望。」上曰：「古有社稷之臣，今馮琛近之矣。」

生引兵入玄武門。上召生入丹陛。上慰勞之曰：「克戰之功，出於卿也。」生拜曰：「陛下順天行道，御物無私，臣下奉行政令而已，何功之有！」上即敕生為鎮國大將軍，賜劍履趨朝。雲瓊封為趙國夫人，金冠霞帔。夫榮妻貴，近臣未有。

夫何盛極有衰，天年不遠，洪武七年甲寅歲十一月初一日壬戌薨。病重之夕，執瓊手云：吾負汝矣。路隔幽冥，不一相見也。」急呼家童燃燈，取筆題曰：

九泉未敢忘恩愛，一死無由報主恩。
君命妾情俱未了，空留怨氣塞乾坤。

瓊曰：「君無憂也，不久當相見。」言未畢，生卒。

次日，大夫宋 奏聞。上曰：「天何奪吾伯玉之速也？」命禮部官具棺槨，擬以王禮祭之。贈明仁忠烈成安王。

越十五日丙子，瓊亦以憂思，不進飲食而卒。敕賜合葬於彩石之陽。

越一月，御祭。墓碑丹書，命陶凱篆刻，宋 作序。

有子二人。長曰明德，娶尚平公主。次子明烈，娶廖禹之女。是為記之。

蛤蟆吐丹記

天順時，青川孔天 ，性酷好仙，常遇黃冠及名山大川。宮觀真像，即虔禮之。進古太山回，遇一老人，黃冠杖履，呼天 曰：「子好道乎？」曰：「心誠好之，但未得入道之門耳。老人曰：

「汝知煉蛤蟆之術否？」曰「不知。」老人袖取一緘與之，曰：「功滿三年，蛤蟆忽失去。再逾三年，道可成矣。勉之！勉之！」

天 意老人異人也，不敢輕啟其封。至家，焚香，始開之，內皆符咒訣法。遂擇日取蛤蟆，依法修煉。每咒，則蛤蟆開口，燒符，則吞之。

遂精心煉及三年，忽不見。又三年，復回，生兩翅，身赤，能飛語告天 曰：「昔授子術者，乃中宮上德真君。予吞符限滿時，有老人在黃雲中召我，不覺一躍而至其前，袖我而去。去上六菜花山黃鶴洞，愛戒三十六月，始命我吞坤精丹，飲無極水。赤身生翅，能御風雲，瞬息千里，亦得與天同壽矣。真君許我度子後，令入月宮為蟾蜍伴也。」言畢，委首張口，吐二丹，金光絢耀，複語曰：「五月望，天道吉日，一丹子食之，一丹可燒以茅山芝，便成鶴，騎赴南泉，自有金童為子導也。」囑罷而飛入雲中，渺而不見。依其言，遂仙去。

弘治十八年，鄰人張四老見其與黃冠道士在太山游。

第九卷

金蘭四友傳

時海宇奠安，民物康阜，祥光拱瑞，文學聯輝，而崇尚風情雅義者，此時為最。趙州有李生名嶠者，字巨山，父岳，任潯州刺史，母趙氏懷孕時夢神人遺雙筆而生。九歲能屬文，年登二八，而神氣英杰，有清高絕塵之姿，有溫柔雅淡之態，平易之中涵蓄無窮，真乃無瑕之白璧，出世之豐采，平生不常有者也。且性敏學博，善於詩賦歌調，非天挺人傑者乎！惟目盼者而傾心愛慕，咸欲納交而不可得焉。

有趙州欒城縣姓蘇者，名易道，字子游，父賢，任鳳闕舍人，母林氏懷孕十二月而生。年弱冠時，貌亦卓雅，賦詩倒三峽之狂瀾，議論驚四筵之雄辯。時因訪親，往趙州經過，途遇得睹而切慕之，奈何難以相契，抵家之後常注心目，瞻仰至極，每懷吟風弄月之思。秋日無聊，獨吟一律以自紀云：

虛庭空翠古秋光，倏忽人間一夜長；
零露滴開黃菊冷，西風吹散芰荷香。
孤燈挑盡難成夢，橫笛傳聲易斷腸；
遍倚高樓人不見，寒山月色共蒼茫。

又繼之以倦，作尋芳詞一闋云：

「梧桐泣雨，滴作秋聲，小院閒書永。木葉飄黃，正是惱人時候。夜悠悠，心耿耿，懶拈蘭麝燒金獸。捲簾兒，正憑高望遠，幾回翹首。見愁顏滿面，瓦盞金鍾，珍珠紅酒。半醉醒來，此恨依然還在，淚滴秋衫招舞袖。寒肌弱體仍消瘦，這情懷訴與誰，問君知否？」

既而秋去冬來，天寒地凍，雪滾風生，獨坐孤眠，寂寥殊甚。正納悶間，忽有趙州人姓杜名審言，字必簡，原籍湖廣襄陽人，祖飲，任趙州刺史，遂世居焉。素有雄才豐雅，長於吟詠，時往欒城縣公幹，因借宿於店，會道於途。請入中堂。問其姓名、居地，宰雞為黍以待之。與之論及世故，見其英杰超雅，亦重風情，詢曰：「貴州有李生名嶠者，公會會否？」言微笑而答曰：「是予之表弟也。先生何以會之？」道曰：「前因訪親，路經貴州，途次相逢，盼想英容，至今不暇，但未知其人心緒如何？」言曰：「丰姿則超越絕塵，高出於斯世。論才思，則揮毫賦就，馳騁於古人。士君子咸見重焉。」道曰：「美則美矣，奈何云山阻隔，無以相逢。」言笑：「容生回家偕彼來拜，可乎？」道致恭而謝曰：「誠如是焉，犬馬當報。」遂口占一歌云：

相思幾夜梅花發，瘦影橫窗月初白；
簾外誰來扣我門，開窗乃見風流客。
密意難傳今有托，眉頭清淚都彈卻；
一夜相逢百夜心，飲餘對月頻斟酌。

歌罷，成一絕以戲之：

梅有香兮菊有芳，栽培總不屬劉郎。

東風欲借吹噓力，只恐枝頭不放香。

道歎曰：「以梅菊比人，以劉郎比我，以東風比己，真可謂吟詠者矣。」越日告別，道以色絹二端，京履一雙贈之。謙辭再三方受。仍置酒餞別。

言抵家，閒步嶠館，將前事備述。嶠悅然有偕行之念。

越數日，言與嶠同具嘉光絹二端，絨包二幅、京履二雙、羅帕二方，命僕隨行，逕投欒城來拜。道知，整衣出迎。見其色類潘安，溫而柔，和而雅，實蓋世之英賢也。嶠盼道丰標拔萃，純厚超群，細而沉，清而淡，誠亙古之君子也。遂延入高軒。達禮接談之際，道喜容舒暢，勃然踴躍，顧盼無暇。二人將齋儀恭獻。道曰：下顧足矣，敢納厚賜乎？「謙讓拜領。遂設香醪，列珍饌，極度豐盛，嶠見禮儀周密，答問恭敬，有緬想之懷，道盼嶠風情秀逸，懸切慕之私。

日暮，嶠與言告別，道款留甚殷，遂止之，臨夜，筵散，迎入書館但見琴書懸架，香噴金猊，藤牀繡幕，珊瑚暖衾，嶠曰：「聞先生老於詩學，迢迢良夜，見教可乎？」道答曰：「鄙陋庸才，不堪上聞。」詰甚，遂吟一絕：

對看風月一簾間，杯酒今宵莫放殘。

千里有緣須共醉，明朝且莫唱《陽關》。

嶠曰：「字字鏗鏘，句句清奇。」道笑曰：「勿哂足矣，何勞過羨？」二人款敘更深，不覺樵鼓四餘，言辭就寢。嶠燈前卸冠挈，微露玉骨冰肌，渾白壁之無瑕，恍瓊瑚之新琢。道目觸感懷，惶惶有失，趙超然而隔宿也。

越日，二人又告別，道挽手而止之，曰：「敝處有景，名曰澗浦，水秀山奇，四時花草，各逞其麗，蒼松翠竹，古柏瓊枝，足以玩目適情。若不見棄，同與一遊，可乎？」嶠曰：「既有佳景，再停一日何妨。」

次日，命僕具壺觴，邀二客同往觀焉。遍歷佳景，並履岩岸。言曰：「勝會不偶，二公俱優文墨，可無一言以記之乎？」嶠曰：「百木凋零，梅香獨噴，請以梅為題。」道先吟曰：

玉骨冰肌絕點塵，歲寒心事寄何人；

當時不做東君伴，肯與風流贈小春。

嶠曰：「子建以七步成詩，公不待七步而成，過於子建多矣。」道曰：「獻醜！勿訝！」嶠曰：「豈不涉於戲乎！予當一和之。」吟曰：

玉容清致出風塵，更有餘香取可人；

萬紫千紅都讓後，隴頭先放一枝春。

嶠詩既成，復顧言曰：「吾二人既詠，表兄何默然而已？」言曰：「二君以梅為題，我意不欲如是也。」即成一律云：

漫攜竹杖與芒鞋，笑踐天台頂上來；

野鳥不驚閑習慣，白雲長共賞山杯。

怪嶺千層峰聳翠，簾前一帶水縈回；

滿天風雨誰收拾，折得梅花兩袖回。

道暢然亦成一律云：

簾前景致聞今古，載酒冬游莫話遲；

賴有雲山同意趣，豈無梅菊共襟期。

天將好景留人玩，我把風流拉故知；

勝概盡堪重拭目，教人何不強題詩。

又奉酒，醉吟一律云：

憑君滿酌酒，聽我醉中吟；

客路如天遠，侯門似海深。

夕陽侵古道，白髮戀顏新；

惟有人間事，須弘濟物心。

或談笑，或吟詠，不覺紅輪西墜，杯盤狼藉，乃起而歸。

行至城半，嶠容含洞口之桃花，臉襯九重之春色，啟絳唇，就途以拜別。道答曰：「不厭草舍，更以一宿，何如？」嶠曰：「固所願也，但恐貽父母之懷。」道聞其言，不敢強留，遂遣僕馳家問老夫人取雲絹一匹、朝履二雙、川扇四握。須臾，僕齎物至，親貢之。二人力讓不止，方受。乃趨步送別。回家，歎曰：「杜子誠有信之士也，若得此子相契，心願足矣。因調《踏莎行》詞一闕以娛情云：

「春暖征鴻，秋寒歸雁，何時再得重機見？閒情俱赴水東流，怪天下與人方便。新恨重添，舊愁難輟，寸心愈報千年怨。不如昨夜莫相逢，山窗寂寂空庭院。」

夜深，展轉思慕，又口占一絕云：

寒更承夜永，涼夕向秋澄；
離心何以贈，自有玉壺冰。

道自別嶠之後，朝夕企慕，無時不釋於懷。越數日，與僕乘舟往趙州回拜。及登岸，輒遇言鄉回，挽手問曰：「公來何事？」答曰：「敬來叩拜，今又值逢，正所謂『天遣香階靜處逢，』誠此之謂矣。」言遂延入中堂，設宴西軒相款。

次日，同往李嶠館內來拜，不遇。道入其書軒，見滿架經書，卷插牙籤，壁懸焦尾，畫掛孤梅，遂援筆題詩於軸而返。詩曰：

十分春色十分香，不屬東君與主張；
誰畫一枝同玩賞，夜來引月到紗窗。

嶠至晚歸家，其僕告曰：「適有一先生同杜官人來拜，不遇，其人題詩於梅軸而去。問其姓名，笑而不答。」嶠曰：「人物何如？」僕曰：「標格英偉，神氣異常，有清高絕俗之規模，風流慷慨之氣象。」嶠未解意，視其字跡，曰：「何人如此之狂妄也？」少頃，一僕持柬而至，嶠開視之，乃道詩也：

世間會合總由天，千里攜琴訪少年；
寂寂山窗人不見，一堆黃卷帶牙籤。

嶠曰：「你相公來幾久矣？」僕曰：「到此兩日矣。」嶠笑曰：「畫中之詩，諒必蘇兄所作也。」遂留僕和詩，附答詩曰：

兩地睽違各一天，尋渭問息亦多年。
今朝正是相逢日，卻在人間弄酒筵。

僕回，將書遞上。道見此詩，喜不自勝，風雲之志頓釋，花月之懷益增。

次日，嶠整衣來拜，兼具柬請。見道醉臥於花陰之下，不欲喚醒，乃題《醉花陰》詞一闕於壁間，投柬而去。詞曰：

「孤館沉沉愁永晝，無奈春寒透。時節欲黃昏，洗盞提壺，飲盡千杯酒。曲肱醉臥疏籬後，有梅花盈舞袖。夢裡暗生香，好個人來，試問君知否？」

道醒，見此詞，認其字跡，知嶠所作。又檢視簡貼，恨不得與嶠相會。因作詩一首，遣僕送與嶠云：

十分消瘦減春光，有恨難除覺夜長；
酒盞未傾心已醉，花陰高臥夢中香。

孰開竹戶迎仙客，誰掃苔階待玉郎；
去後始知君有意，漫題佳句在東牆。

嶠見詩，面僕擲地，曰：「我非有他意，蘇兄何誣人也。」僕回告知，道歎曰：「梧桐之拳拳，不足以至鳳凰之啾啾。」

次早，嶠僕來催請，道托故不往。正納悶，見書軒之西有一幅畫鳳，遂題一絕於上曰：

幾回飛夢繞高岡，吹出秦樓夜月腔。

鳳鳥不來徒自悼，悲歌一曲斷人腸。

自此之後，嶠有不悅於道。請不來，約不至。道無如之何，將此情以告言，曰：「生托身門下，將及半月矣。所來實為令表弟故也。夫何向日來拜請，見生醉臥於花陰之下，乃題詩於壁間，投簡於几上面去？生醒來見詩並柬，自謂屬意於已，因作一律以戲之，復乃面僕擲詩於地曰：『何強誣人也！』後請而不來，事有參商。無可奈何，只得歸矣。」言止之曰：「公既為李子而來，今不見答而去，則後會難期，徒事遠勞也。況好事多磨，俗非謬語，人情反覆，理固有然，子何不察？不若暫延數日，待弟少暇，請他與公飲別，然後而歸，則今日赴合雖離，而後會之期可約。」道遵依，乃暫止焉。因調《醉東風》詞一闋：

「津渡難經歷，江山非咫尺。幾回無路可追尋，思思憶憶，今偶相逢，這番會面又無消息。低頭長歎啣，灑淚點胸襟，可憐好事竟參商。悶悶愁愁，風風雨雨，何時是得！」

越二日，不意道父遣價特來促歸。言及設筵，召嶠與道餞別。及至，禮畢，道曰：「賢弟如何無情？」嶠曰：「何以見之？」道曰：「向日遺書於子，而對價擲地，非寡情乎？」嶠曰：「焉敢如此。乃盛價誣言矣。」道知其掩飾，遂不與辯。三人暢飲。酒至半酣，言曰：「今日無可為樂，予表弟最善歌，請以作興，可乎？」道曰：「可。」嶠曰：「何詩可歌？」言曰：「《鹿鳴》、《南山》，不必歌也。賢弟可自制《阮郎歸》一曲，甚妙。嶠承命而歌曰：

「喜看行色又匆匆，傳杯莫放空。珍珠滴破小桃紅，明朝又復東。催去棹，速歸篷，梅花兩岸風。月明窗外與誰共？相思入夢中。」

道見詞清而圓，婉而亮，側耳之餘，塵氣盡掃，信奇才也。宴罷，道辭別。言具潮紗二匹，牙美人一座，嶠具色綾一端，廣葛一匹，徽扇四把。二人恭貢，道謙讓再三方收。臨舟之際，各有不忍舍之意。遂作一律並《如夢令》詞一闋以別嶠焉：

雙淚樽前別玉郎，東風何處送歸航；

月明篷底江風發，梅壓枝頭兩岸香。

密意卻從流水去，幽懷只望老天償；

來朝歸卻都城市，水遠山高幾斷腸！

又詞曰：

「托跡重門深處，引起春情愁緒。輕雲薄雨難成，佳會又為虛語。歸去，歸去，寂寞良宵虛度。」

嶠見道有眷戀之切，亦增感慨，遂吟五言一律以答焉：

銀燭吐青煙，金樽對綺筵，離堂思琴瑟，別路繞山川。明月隱高樹，長河沒曉天。悠悠岐路去，後會在何年？」

言見二人惆悵不已，亦作五言一律云：

相見楚天外，夢繞楚山吟；

更落淮南葉，難為兩地心。

衡陽問人遠，湘水向君深；

欲逐孤航去，茫茫何處尋！

三人留戀至晚而別。

道抵家，慰安父母，默歸書館。又見塵蒙几案，愈加鬱悶。終日惶惶，如有所失，經史無心，惟尋便與嶠相會。

一日，偶有趙州人來，道詢知，即附一詩與李嶠。其人回即送與嶠。嶠拆視之，不忍釋手。詩曰：

冬冷山頭樹拂雲，布衾難暖夢難成。

寂寥夜夜渾無伴，空有梅花襯月明。

既而，冬去春來，魚沉雁杳，又作一絕並《一剪梅》詞一闋，遣價送去與嶠。詩曰：

紅滿枝頭綠滿陂，惱人天氣正斯時；

尋花無奈香街遠，望柳多嫌煙逕迷。

密意難憑鶯燕訴，幽情誰許蝶蜂知；
何人為我傳消息，未贈黃金且贈詩。

詞曰：

「花有清香月有陰，花影重重，月影沉沉。相思無語只狂吟，愁也難禁，恨也難禁。-----
欲托焦桐訴此情，未遇知音，難遇知音。何時密意共情深，金也同盟，石也同盟。」

嶠見僕至，甚喜，詢及相公起居安泰，遂拆封讀之。及知道心意甚堅，即和詩一律並絕句以附
答云：

倚欄偷淚濕花枝，一日思君十二時；
輾轉竹牀春夢短，高燒銀燭夜眠遲。
心投金石人難識，意托焦桐我自如；
一段好懷無可訴，彩毫題就斷腸詩。

又絕句云：

花自舒紅柳自青，上林春色又妝成。
於今釀得真珠酒，來共花陰酌月明。
道見僕歸，拆開得此佳句，自謂陳雷之義可踵，鮑管之交可繼，奈山川
阻隔，切切難合，鳥啼花語，每愁歲月之易邁；物換星移，又恐光陰之虛度，乃調《西江月》云

：

「記得當初會唔，徒勞千里移琴。今朝遺我羽林音，卻是多情有分。----又值風柔寸重，何堪
屣矮泥深。這回無路可追尋，只恐花飛散影。」

一日，有崔生者，名稱，字安成，亦居宦裔，與道甚契，來拜。款敘間，忽見壁上有《西江月》
之詞，尋思良久，曰：「此詞固佳，似有閒情未遂之意。」道以實告之。融曰：「此奇遇也。何
不圖之？」道曰：「心緒恍惚，無計可施。兄有高見，請以告我。融曰：「借言趙州師，此決就矣
。」道得其言，大悅，設↑異暢而別。

次早，告於父曰：「聞趙州出一名師，欲往求教，可乎？」父曰：「份所當然，何必告我。」
道得言，益增欣慰。越二日，即整琴劍行裝，遣僕前往趙州。

及至，先拜杜審言，曰：「余離貴州，有名師，特來請教。」言答曰：「有。」道曰：「何姓
何名？」言曰：「姓林，名子山，字汝重，其人精研五經而老於《春秋》，誠儒林中之翹楚者也。
今於本州設館，從游七十徒，表弟亦在列焉。況兄又治《春秋》，從之豈無所益耶？但未知貴館在
何處？」道答曰：「才到，未曾有定。」言曰「若然，吾有小軒，近在鄰間，僻靜，最堪尋繹，倘
若不棄，可居於此。」道大悅，遂往居住。

越一日，嶠衣冠濟楚，來拜。各訴間闊之情。道此時不能自警，就挽摳求歡。嶠勃然變色。道
曰：「子之言詞，何不相顧耶？」嶠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道曰：「子前者遺書於我，一者心投金石，
二者意托焦桐。今又如是，與詩大相背矣，非不顧而何？」嶠曰：「前詩聊以兄愁，豈有他哉！」
道曰：「然則謂腸斷者，何事？」嶠含羞不答。眉黛交紅，即辭而去。自是不臨書館。

道無可奈何，朝暮長歎而已。言知覺，往視之，見其顏色清減，飲食俱廢，恐其成疾，乃謂曰
：「兄謂擇師而來，夫何流連至今，亦已久矣，並不見施行，何也？況槐黃在即，當思際會風雲，
以拾青紫，大事不圖而慕一少年以成疾，此非大丈夫之所為也，當速改之。」道聞言，愕然驚覺，
汗流浹背，拱手謝曰：「兄乃金石之言也。」

明早，備贄，往拜林子山為師。不意又見嶠搬移書篋行囊，在小軒住宿，接近道館。此時前懷
復奮，愈加精神恍惚，思慕之心，又能禁耶！竊喜曰：「天意果從人願，今番不愁不諧矣。」

隔日往拜，但見李嶠之情頓異，似無相識之意，前事全然不提。道悒悒而歸，復添懊悶。

明早，嶠來拜，見道擁衾而臥，未醒。嶠就牀而坐，檢几上文章朗誦。道俄然驚覺，見嶠坐於牀前，手足俱震，恍惚未定。少頃，方啟言曰：「賢弟來幾久矣？」嶠答曰：「半晌矣。」隨又執之求歡，嶠不從而去。再三呼之，不止。當此之時，心如刀剗，乃作一絕，遣價送去。詩曰：

幾回辜負阮郎來，怪殺桃花不肯開。
一種春心難頓放，百年情意可成。

嶠見詩，微哂。後二日，復來拜道，言曰：「昨承佳作，感荷良多。但白雪陽春，難為和耳。」道曰：「木桃瓊瑤，敢望報乎？」言語頗順。道乃進前。抱之求歡。正在猶豫之間，聞窗外足聲，遂釋，乃僕捧茶而至，竟然又別。道曰：「莫怨無情，但以少年不解世事。」亦不甚校，乃於壁間題詩一絕以自警：

十處尋芳九處空，花前泣雨灑東風。
不如收拾春心緒，頻對青燈一點紅。

時值春初，道以桃李為題，遂書一絕於先生館中壁上：

桃紅李白兩三枝，門牆初試未成時。
東君領得芬芳去，化作春風次第枝。

先生見詩，問：「是誰人而作？」諸子答曰：「蘇易道所作也。」先生歎曰：「學既淵源，貌亦卓雅。此子他日取青紫如拾草芥矣。」由是諸生咸敬重焉。而李嶠復加愛厚如初。時值講書之際，或以目視，或以言挑，彼此皆有顧盼之懷。

一日，先生設宴以待諸生。嶠含笑而言於道曰：「兄平日不多飲酒，今日有百杯之量耶？」道戲答之曰：「座上若有一點紅，斗筲之器飲千鍾。」道知嶠有復愛之意。次早，遣價送詩云：

柴門寂寞鎖松蘿，孤館無聊奈君何；
三月雨聲長不斷，一年好景竟如何。
不求故舊情懷好，空憶人龍想像多；
野鳥不知人意思，時窗外放聲歌聲。

嶠得此詩，歎曰：「蘇兄何不知音？君子以文會友，何重於此樂乎？遂和一律附答云：

春愁難解似藤蘿，仔細思量奈若何；
百歲心期還未罄，一年光景又空過。
游蜂戲採牽情重，浪蝶尋香苦恨多；
獨坐山空人寂寂，數聲啼鳥隔林歌。

嶠自和詩回答之後，一日步出館門，遇道經過，請入書室，對坐，曰：「尊兄為何久不下顧？」道曰：「子絕我甚，來亦何補？」嶠曰：「未嘗有絕於兄也。」道曰：「余自遇賢弟之後，自謂可踵陳雷之後跡，管鮑之驥尾，故魂魄飛揚，心神搖蕩，兩泣風悲，猿啼鶴唳，無不牽情。懸以尋問求便，履險涉危。及至於斯，夫何屢次求見於子，而子屢見拒予，然弟之年少，不解世故。察子之言，又似無意於予也。今日偶然之遇，實為涉幸。倘若見憐，萬祈卸一歡，則萬幸矣。」嶠含羞容答曰：「心孚意契，不必追究前愆。但容弟今夜有事，不敢奉命。待明日敬來伴兄同宿，以酬兄昔日之願，償弟前朝之失也。」袖中取出白綾畫帕一幅，付兄為定。道接帕，欣然起謝，曰：「果若如是，沒世不忘。」遂辭歸館。其心汲汲然欲今日之去，遑遑然望明月之來，乃調《踏沙行》詞一闋，以記其事云：

「子建雄才，潘安態度，樓台望斷無尋處。東風吹散柳條煙，桃源定此無迷路。密意難傳，幽情即訴，來朝正作孤鸞侶，月明孤館閉寒窗，海棠支上嬌鶯語。」

次早，嶠整衣冠赴約。忽值母舅至，嶠歎曰：「乃天也，」不得已，陪侍之至更深，而不能去焉。道館中預設佳饈，褥鋪錦被，鳳燭高燃，麝沉滿，拂焦桐於案几，懸古軸於軒轅，候至更深，並無蹤影，疑其誣言，悵恨而睡，次日，作詩一首，遣價送去：

期來何不下山齋，事恐參商意亦乖；
半榻塵埃空掃盡，一庭樽酒懶安排。
簾捲東風常盼望，推窗明月滿愁懷；
當初不若無相識，思意何從眼下來？

嶠得此詩，歎曰：「吾心雖堅，彼所不知。」謹具小啟，附價以復云：

「弟昨日兄有邂逅之期，自謂千種之懷可遂，一朝之失盡償。故也，時整衣而行，不期母舅突至，以致事勢睽違。如此，身雖在家，而神馳左右。但事既失約，負愧特甚。然好事多磨，理固然也，亦皆天也，豈獨兄與弟乎！」今再擇便，謹伸前約，決不敢爽。草草奏覆，惟亮，幸甚！」

道得此啟，心緒稍安。又有「今日再伸前約」之語，強顏數日，乃得會於館中，道正挽之懷抱，略有半推半就之意，忽被眾友來扣館扉，遽然阻散。道不覺汗盈腮面。嶠察其意，恐貽其患，歸而調《滿庭芳》一闕，使人送去，以寬慰之：

「楊柳堆煙，梨花飛雪，閒庭畔減春光。愁愁悶悶，無奈日偏長。記得約言難踐，成又敗，畢竟參商。且忍耐，終須與你，交頸兩鴛鴦。想是斷腸寸寸，流淚雙雙。怕風生絳帳，雨灑窗櫺，只恐佳期未定，早歸去，花謝鶯愁。情難表，試將禿筆，調個《滿庭芳》。」

又詩一絕云：

綠樹陰濃日影遲，錦堂春晚亂花飛。
倉庚有意回人語，百舌無端繞樹啼。

道得此詩而仇恨漸消，亦作《滿庭芳》云：

「風掃殘紅，雨添新綠，深深庭院月偏幽。晝長人困，無計而消愁。記得昨宵春曉，小窗內，情話綢繆。哪知道，狂蜂浪蝶，窺覷我風流。使百般間阻，語語言言，合下冤仇。一場好事，從此休休。只恐時光虛度，年華老，日月難留，無可奈，但憑尺素，道此因由。」

又又詩一絕云：

銀燈挑盡夜遲遲，高捲珠簾半掩扉。
久待知音人不到，月明驚起杜鵑啼。

自後嶠未伸前約，漸漸生疏。道盼望日切，失意殊深，悒悒成病，數日不能起，飲食俱廢，精神恍惚。其僕忙報嶠曰：「吾大叔病重，數日不能起。客館消然，不能醫治，如之奈何！」嶠大驚，即往視之。道見嶠至，強起，執手曰：「我被你送了命矣！」俄然而昏絕。嶠恐懼，呼之再三，乃蘇。嶠泣曰：「兄何不自保重貴體也。兄若為我損身，弟決不能獨存。」反覆詢慰，請醫調治。越十餘日，方愈。

道取藍綠絹二匹，雲履一雙，僕齋隨，親往謝焉。嶠趨迎。見道精神復原，大喜，即延入西軒，厚款。道乃遞上菲儀。嶠曰：「得兄貴體痊安，實為欣幸，何敢領此佳賜？」辭讓再三，方受。道再拜曰：「命在須臾，多感扶持之力，荷恩不淺。」嶠答曰「今日乃知兄之心堅矣。」道歎曰：「徒知亦無益矣。」嶠曰：「兄貴體新痊，往來頗繁，倘或不允，草榻一宵，何如？」道欣然從之。是夜，盛設香醪美饌，二人暢飲。更深，道托醉求寢。嶠呼僕陪道入同宿，道趨前抱挽而言曰：「今夜若不如願，則前病復作，命必殞矣。」嶠笑而答曰：「吾試兄之心耳，豈有同宿之理耶？」於是嶠挽道出軒，二人對天祝曰：「李嶠生居人世，年庚一十六歲。今以心孚意契於欒城縣蘇生名易道者，共結二姓金蘭，生死不忘，存沒如一，無負斯心，永終無。敢有違盟，天神鑒誅。」祝罷就寢。嶠謂道曰：「予年尚幼，漠然不知，兄當見憐，沾恩厚矣。」道曰：「無瑕之白璧，世所罕稀，今得就之，敢不盡心愛護。」此時情到興濃，恨不得兩身合為一體也。道曰：「吾百計千端，憂思萬種，今始有遂惟萬且一。既承雅清，追思昔者，不知賢弟堅執之甚，果何謂也？」嶠曰：「相思之苦，彼此皆然，但未敢輕視矣。情合之後，願成終始，恩愛相關，綿綿不昧，勿以他日有花落色

殘之歎。」道曰：「感荷再生之恩豈敢忘耶？」犬馬之報，一息常存，固可結而不可解也。雖海枯石爛，心不可易，志不可移，金石何足言哉！」次早，作詩一絕以謝嶠云。道曰：

昨宵曾記宿花房，燈燼長檠月滿牀。
自恨晨雞三唱曉，醒來猶帶夢魂香。

嶠亦調《一剪梅》以答之：

神氣標奇入眼中，好個人龍，真個人龍，佳期蜜約已心也難同，志也難同，愁未冰消恨未窮，愁鎖眉峰，恨鎖眉峰。昨宵花蝶兩相逢，花領春風，蝶領春風。」

自是二人心意相孚，深篤金蘭之利，事情浹洽，不啻芝蘭之美。信乎如膠似漆，若魚水之相投，未足以方其密也。日測談笑歌樂，夜則交頸而臥。又不覺物換星移，西風近起，新秋至矣。

道父染病，價持家書促歸甚急。道與嶠曰：「歡會未幾，離愁又至，奈何！奈何！」嶠曰：「何事？」道乃出其家書以示之。嶠曰：「令尊既在疾，兄宜當速歸，切勿憂思，有傷貴體。想天不違人願，暫別而已，後會固可期焉。」

次早，拜辭。言因往莊，未及送行。嶠備京段二匹，雲履一雙，又設席江邊餞別。道見禮物精厚，不敢遽受，嶠強之再三，乃收。二人挽手，不忍相離，留戀不捨，延至日暮，方能別去。時月朗風清，嶠佇立，望舟不見，惆悵而返。因作一絕以紀之云：月滿江頭一派秋，羅衫輕拂上蘭舟。

孤航遠影知何在，只有長江空自流。

嶠自別道之後，朝夕企想，頃刻未嘗有忘於懷。

道既歸家，其父病不數日即愈。道呼天大喜曰：「天意不違人願，誠哉是言也。」遂修書一封，並詞一闋，遣價送去。書曰：

「荷愛生蘇易道頓首拜啟即殿元李巨山賢契門下：伏自江邊一別，倏爾旬餘。燈前之約雖堅，花下之盟未整。刻諸心，鏤諸骨，夢寢常形；念在茲，釋在茲，瞑目如見。敬陳尺楮，聊托微衷。伏惟賢弟學貫天人，才高一世之英偉；貌逞奇威，丰姿毓天台之秀麗。誠文苑翰英，士林翹楚者也。生自謂孤立無朋，不意賢弟之見愛，得托身於玉樹之傍，雖粉身莫能酬其厚德。是以意氣相投，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；肝膽相照，滄乎如巨魚之縱大海。歡會未幾，離愁雜至，蓋由高堂有採薪之憂故矣。千愁萬憶，自謂後會難期，詎知人有欲而天意果從，椿樹放榮，喜生眉角，佳期又指日而定矣。伏願青雲白勵，丹桂興思，又效彩鳳孤棲，無移心志，奇葩欲噴，不懂懂以朋從，則道也生順死安，無復遺恨矣。幽懷萬縷，歡愁即至，故不覺其言之已贅。惟心亮照，不宣。外具潞州綢一匹，乃借桃寄意，伏祈笑留。幸甚。」

又詞曰：

「深沉密約，在花下為盟，許諾同心，不想天辜人願也。便幾番虛設，彩鳳分群，文鸞拆侶，此恨何時滅！」覆雨翻雲，好把相思細說。」

嶠得此書，不覺手舞足蹈，喜不自勝。將所遺潞州綢收入。修書一封，並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詞一闋及禮附人回答。書曰：

「辱愛弟李嶠頓首拜書覆大國柱蘇兄子游台座前：切惟人倫有五，友居其一；人性有五，信寓其中。是以人而無朋則孤陋寡聞，朋而無信則無益而有損。昔人有聞：一介之士，必有腹心，非謂是歟？然契兄胸涵萬頃，筆掃雲煙，誠間氣之所鍾，為當時之碩望也。嶠接之始，遂興山門之思，既而不厭瓦礫，切蒙雅愛之厚，捫心有愧，揣分奚堪！自謂千載奇逢，喜是情堅膠漆，夫何事關意外，遂成形子影孤。頓使淒楚情懷，每感於衾枕；企仰憶念，恒不離起居，憑欄倚遍，實懊恨乎晝永，仍輾轉反側，則又苦恨乎更長。正把柔腸萬轉，忽驚雲翰飛來。踴躍承領，細嚼佳音，足知金石之心，而平生之願遂矣。茲者，預設陳蕃之榻，早望鶴駕來臨，則倚玉有緣，斷金不爽，何幸如之！書難盡敘，並有鄙詞二闋錄呈。外具沉香線絹二匹，祈盼物想心，笑留，幸甚！倘暇，乞移玉駕光臨，至望！」

又詞曰：

「海煙消，江月皎，楊柳頭難留歸棹。三疊陽光聲漸杳，別離知道何時了？愁處多，歡處少，獨倚孤樓，怕雨鳴池沼。窗外深沉人悄悄，落花滿地空啼鳥。」

又詞曰：

「雨浦花黃，西廂月暗，檀郎獨上輕舟，任翠亭塵滿，深院閒幽。每怕梧桐細雨，碎滴滴，驚起多愁，身消瘦，非乾酒，不是傷愁。恨衝衝何時盡了，方下眉頭，又上心頭，念雲收霧掃，」莫倚危樓。長記深盟厚，何時整百歲綢繆，如魚水之交歡，金石相投。」

道得詞並絹。次早，稟於父母，仍帶僕復往趙州。薄暮，乃至。

嬌聞道至，欣然往拜。道邀入書館中，對坐敘久，道曰：「兩情間闊，溫故可知。」嬌戲答之曰：「溫故可當知新乎？」道疑其言，曰：「故雖未溫，而子又知新乎？」嬌曰「兄何出此言也？弟自別兄之後，諸事無心，惟兄是念，並無他故，今兄乃有如是之言，使弟失計甚矣。」道曰：「予豈不知賢弟之堅心乎！前言戲之耳。」嬌曰：「幽王相戲，使國有失。豈不知弟患，夫何足戲之？」道遂挽嬌求歡。雲合之際，嬌乃推避逡巡。道曰：「吾弟已慣，今何若是耶？」嬌曰：「向日見慣，因兄久別，遂復生疏。」道曰：「姑且試之，庶幾又美。」

由是道與嬌日則同窗，夜則共枕，或並肩於月下，或合脛於羅幃，曲盡人間之樂，無以加矣。是夜，言造拜，道遂整饌暢飲。言醉，擁衾就寢。嬌見表兄在彼，即別道回家。

一日，道有表弟陳子京，亦少俊之士，因往趙州公幹，寄宿道館三日，然後啟行。彼初到之日，嬌偶潛入，聞館中有喧嘩之聲，偷窺之，見道與少年內坐，嬌疑之而歸。是夜，遣價問道借琴，探其動靜。價返，答曰：「蘇相公與一少年正欲就寢矣。」嬌曰：「別有人否？」價曰：「無他。」嬌又問曰：「別有言否？」價曰：「無片言。」嬌見價言，痛心切恨。次日，又使人去請道講書，又不見至。嬌愈加怨恨。由是視道如仇人，凡相會，不與一語。而道問之，亦不答，使價請之，不來。道不知其故，乃吟《憶秦娥》詞一闕，遣人送去，以察其意若何：

「秋寂寞，夢闌酒後相思著。玉顏花貌，風流閒卻。南來北燕沙頭落，幽情密意誰傳托？愁腸欲斷，飲杯孤酌。」

嬌見詞，即扯破而言曰：「何污吾目也？」價歸報，道茫然自失，不知何意為懷。次日，親往拜探，以問其故。但聞嬌在內高聲而言曰：「失信無義之人，復來何故？」道漸愧回館，悶憶殊深，不知其詳。

一日，偶出，見嬌經過，強邀入館，問曰：「弟何背言也？」嬌不答。道又問曰：「弟何怨我之深耶？」嬌忿容曰：「厭常喜新，世人常情，余敢怨兄耶！惟刺痛愚衷矣！」道驚曰：「我無他事，子何誣人？」嬌曰：「目擊耳聞，非誣也。」道曰：「為我白之。」嬌不答，惟長吁而已。道曰：「弟若不明言，生死在頃刻矣。」嬌曰：「兄無怒。」道曰：「死且不避，奚敢怒焉！」嬌曰：「弟遇兄後，誓同生死，永結綢繆。不意交歡未久，而兄又棄舊迎新。」道曰「何以見之？」嬌曰：「前者因表兄醉臥兄館，弟暫回宿，事絆未臨，昔者，偶來兄館，窺見兄與一少年同坐，遂潛而退。至夜，又遣價借琴，實以觀兄動靜，又見兄與同寢。次早，又使人來請講書，又不見至。是兄棄我特甚，而弟最負盟乎？道聞言，笑曰：「子誤矣，前日所遇年少者，乃母舅之子，我之表弟也。因來公幹，寄宿生館，並無一毫私意。弟若不信，予將几上飾玉杯擲地為誓曰『道若有私心，身如物碎』。」嬌乃笑而挽之曰：「事跡可疑，人心難信，兄有別遇，弟實傷懷。望兄擴天地之量。勿以前非為恨，幸矣。」道曰：「得我賢弟回心，實為獲珍之喜，敢抱怨乎？」乃調一詞以敘情曰：

「枕畔才喜相投，如何又別？寸腸欲裂。百計千愁無處訴，今喜故人重接。滿酌霞觴，長歌皎月。與你共歡娛，海誓山盟，大地齊休歇。」

自是，二人信其心而不疑其跡，凡有事必先議而後行。言則同心，事則同志，平居閒暇，勤習經史，然形骸雖隔，渾乎一氣之貫通，而私愛之密，浹於肌膚，淪於骨髓，信若鳥之鴛鴦，枝之連理也。

厥後蘇易道、李嶠、杜審言、崔融四人，結為文學四友，同入鄉試。道得占魁，抵京聯捷，授咸陽尉。即差人抵家，及臨趙州，來接李嶠三友，修書問候。嶠因鄉試未就，憂悶殊甚，父母代伊求婚，卻之不已。時聞價報：「蘇老爺任上差人來此。」嶠喚人，接書開讀：

「辱愛生蘇易道頓首再拜大殿元巨山李契弟台左：自別顏范，夙經載餘，朝夕企想，但覺晝長夜永，倦理於正事，惟懷攜手並肩。今者，忝居是任，實出於賢弟之教誨也，但身居彼地，而神馳左右。今者，特差人來接駕，萬祈追念燈前月下、意契心孚、稟達尊翁，尊堂，治裝秣馬，遙駕光臨，生當懸榻預待，倘或見卻，生即洗肘掛印，棄職而歸，決不爽郎盼想。臨書之際，已曾淚染雲箋，尚檢污痕可驗也。萬惟心照賜臨，幸甚！

道再頓首。」

嶠見來意殷懃，甚喜。即稟父母，便擇日同差人趕程。越二日方至。

嶠嫩質未經遠涉，陡覺體倦，暫停行旆，寓宿於陳鄉宦宅傍。閒敘之際，店主道曰：「此一派第宅，俱是陳茂春老爺轉賃者。亦曾居南京戶部尚書之職，但無男嗣，懶於任政，致仕歸家。惟有一女，名喚玉英，年登二八，詩詞歌賦，無不精通，父母珍惜，如執玉捧盈也。」不期次早茂春送客出門，嶠趨視之。春得睹其英容異俗，盼其豐采拔塵，即遣僕詢其居址。僕回答曰：「此大叔乃趙州李岳老爺之子，名嶠，因往蘇老爺任，經此暫歇，少舒勞頓。」春聞言，即盛設筵，遣僕來請。嶠愕然不知其故，又不敢遽卻，只得強而赴之。

春下階迎接，禮貌甚恭。嶠驚竦不已，不敢居上，惟隅坐東焉。春曰：「令尊大人與下官仕途相會，甚為知愛，不意今日得會足下，實萬幸也。」嶠方知來歷，遂放懷款敘。至暮，辭別。春曰：「今日天付奇逢，尚容止數日，方肯與子行矣。」即遣僕搬移行裝，收拾池館一所，玩器兼備，更深延入寢所，命二小童伏侍。

春入內與夫人言曰：「吾觀李子有絕世之姿，奪標之志，異日變化，與吾職可並也。若得此子為婿，良願足矣。」夫人亦大悅。

春遂默修書，遣僕竟投趙州，來見李公，獨言親事。岳接書視之，乃知陳茂春將女許嶠，同夫人趙氏大喜，即備表裡二端，金鈿一對，權為定儀。囑僕曰：「汝大叔往咸陽蘇老爺任也，回家即送聘卜娶。」僕回，將書並禮遞上，春大悅。

越日，差人催促起行。嶠登堂告別。春曰：「倘容一日，再伸款待，方慰愚懷。」嶠從之。回館吟一律以懷道曰：

蕭條愁兩地，獨院隔同群；
一夜原為家，多旬不見君。
馳心如白日，牽意若歸雲；
更在相思處，規聲徹夜聞。

嶠詠畢，無聊，縱步池畔觀蓮，見錦鱗逐對，戲濯浮沉。轉眼間，俄見飲秋亭畔太湖石傍有美女，鈕環緩步摘花，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恍若天姬臨世，渾如月姊離宮。金蓮動處，湧起千嬌；寶髻雲欹，涵生百媚。嶠見之，不覺魂飛魄散，不知天耶？人耶？趨前恭揖。其女避之不及，遂和顏斂衽答禮，不能一談，斂跡而去。嶠回館中，切慕之極，料是無緣再會，聊占一絕書壁以記焉：

玉貌新妝束，雲鬟若點鴉；
顧影鸞朝鏡，回盼燕蹴花。
天姬愁入俗，月姊笑離槎；
珍重輕盈態，黃金不憚誇。

玉英自避生歸房之後，想：「是何人得至池畔遊戲？觀其英容，雖潘安不能逾也。但寸草雖未沾春，而鳳情態，必然盡識矣。」自此，針刺之功頓釋，而仰慕之思益增。」若得斯人成匹，雖死亦無遺憾矣。」遂口占一律以自遣焉：

一會文君想我懷，胸中愁緒向誰開；
題橋不亞相如志，作賦應高子建才。
羅幃繡幕重重閉，春色緣何人得來；
假饒不遂于飛願，一點芳心肯作灰！

二人俱不知父母之意，驀地相逢，各懷企仰。

次日，嶠登堂拜別。春具白金五十兩為贖。仍設大宴，請夫人之弟來陪。嶠不知其意，只得赴席，見其恭敬親厚，愧赧無地。酒至半，舅乃言曰：「公今日是吾家甥婿也。令尊已行定彩矣。」嶠方知其故，心中稍安。款敘至暮，筵散回館，暗自喜曰：「若是前遇之女，誠天賜也。」

黎明告別，春致餞，乃祝曰：「秋闈逼近，可速回應試。」嶠致恭領，拜別。

直抵咸陽。把門人報知，道整冠趨出迎接。延入內衙，慰問勞頓，並詢家屬。遂設盛筵暢飲。更深就寢，仍效昔日于飛之樂，其情愈加綢密。嶠將陳茂春親事述知，道稱賀至極。

次日，行一切政務，先請問於嶠，然後施行。故一時政教號令，悉合民心，功績大著，皆嶠之力也。

時道報升北京鳳闕舍人，即欲臨任。嶠告歸赴試，道不敢留，謹具白金百兩，又表裡等物，差人護送，致酒餞別，遂作五言絕詩一首，以懷歉云：

君登片航去，我望青山歸。

雲山從此隔，淚透紫羅衣。

嶠曰：「不為功名之念，決不敢別於仁兄矣。但期浪暖，必然重整焉遂作五言律一首以慰焉：

相思春樹綠，千里各依依；

才得月輪滿，如何又帶虧？

桂花香不落，煙草蝶只飛；

一別違消息，桃源浪暖期。

嶠別道抵家，將陳茂春親事備述於父母。父曰：「良緣奇遇，門戶相當，真可尚也。你能奪標歸娶，方能稱志。」

及時值槐黃桂噴，嶠與表兄杜審言、契友崔融三人入試。嶠得占魁，二人居於榜列。是時同赴京都。道接見，喜極，列筵，暢飲達旦。

嶠榮擢探花，欽賜遊街。時烏紗冠頂，金帶懸腰，更兼顏華色麗，真飄飄焉當世之神仙。而同僚見者，無不切慕。除授廬州別駕。擢進士，授溫城尉。融擢進士，授袁州刺史。道設宴於會館餞別。盼想當時俱以布衣相契，今者俱受天恩寵命，誠為文學四友可也。

厥後蘇易道以文翰顯時，至正元年，官拜天官，娶夫人韋氏，生三子一女。李嶠以文詞名世，官拜尚書，娶夫人陳氏，生二男，娶道之女為婦。杜審言恃才高傲，貶後仍拜修文館學士，娶夫人蔡氏，生四子。崔融以詩賦鳴時，官拜崇文館學士，為太子侍讀，娶夫人高氏，生四子，仍擢及第。此四友俱得榮超，永垂後世。而心相孚，而德所敬，實為罕見。蓋因忠信誠實，而著為後之龜鑒。

東郭集

趙簡子大獵於山中。虞人導前，嬖奚驂右，捷禽驚獸應弦倒者，不可勝數。有狼當道，人立而啼。簡子怒，唾手奮髯，援烏號之弓，挾肅氏之矢，一發飲羽，狼失聲而遁。簡子怒，驅車逐之。輕塵蔽天，十步之外，不辯人馬。

時墨者東郭先生，將北適中山以干仕，策蹇驢，囊圖書，宿行失道，卒然值之，惶不及避。狼顧而人言曰：「先生豈相厄哉！昔隋侯救蛇虺獲珠，蛇固弗靈於狼也。今日之事，何不使我得早處囊內，以延殘喘？異時脫穎而出，先生之恩大矣，敢不努力以效隋侯之蛇。」先生曰：「嘻！私汝狼以犯趙孟，禍且不測，敢望報乎！然墨者之道，兼愛為本，吾固當有以活汝也。」遂出圖書，空

囊囊·徐實狼其中；三內之而未克·徘徊躊躇·追者益近。狼請曰：「事急矣·惟先生早圖！」乃其四足，索繩子先生束縛之；下首至尾，曲脊胡，蜷縮蠖屈，蛇盤龜息以退。命先生，先生如其指。人狼於囊，遂括囊口，肩舉驢上，引避道左，以待趙人之過。

已而簡子至，求狼弗得，不勝其怒，拔劍折轅端示先生，罵曰：「故諱狼方向者，有如此轅！」先生伏質就地，匍匐以進，跪而言曰：「鄙人不慧，將有志於世，奔走四方，實迷其途，又安能指迷於夫子也？然聞之大道以多歧亡羊。夫羊，一童子可制，尚以多歧而亡。今狼非羊比也，況中山之歧，可以亡狼者何限！乃區區循大道以求之，下幾於守株緣木者乎！況田獵，虞人之所有事也。今茲之失，請君問諸皮冠，行道之人何罪哉！且鄙人雖愚，亦熟知夫狼矣，性貪而狼，助豹為虐，君能除之，固當窺左足以效微勞也，又安敢諱匿其蹤跡哉！」簡子默然，回車就道，先生亦驅驢兼程而進。

良久，羽旄之影漸沒，車馬之音不聞，狼度簡子之去已遠，乃作聲囊中曰：「先生可以留意矣。願先生出我囊，解我縛，我氣不舒，我將逝矣。」先生舉手出狼。狼出，咆哮，望先生曰：「適為趙人逐，其來甚遠。雖感先生生我，然饑餓實甚，使不食，亦終必亡而已矣。與其餓死道路為烏鳶啄食，毋寧死於虞人之手以俎豆趙孟之堂也。先生既墨者，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，又何吝一軀不以啖我而活此微命乎？」遂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倉卒以手搏之，且搏且卻，擁蔽驢後。狼逐之，便旋而走。自朝至於日昃，狼終不能有加於先生。先生亦極力為之拒，遂至俱倦，隔驢喘息。先生曰「狼負我！狼負我！」狼曰：「吾不得食汝不止！」相持既久，日將盡矣，先生心口私語曰：「天色已暮，狼若群至，吾必死矣。」乃給狼曰：「民俗，為疑必詢三老。且行，以求三老而執之，苟謂我當食，我死且無憾。」狼大喜，即與偕行。

此時道無行人，狼饑甚，望見老樹僵立路傍，乃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草木無知，叩焉何益？」狼曰：「但問之，復當為汝言矣。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樹，且述其始末。問曰：「狼當食我耶？」樹中忽然有聲如人，謂先生曰：「是當食汝！且我，杏也。昔年老圃種我，不過費一核耳。逾年而華，再逾年而實，三年拱把，十年合抱，於今三十年矣。老圃，我食之；老圃之妻，我亦食之；外至賓客，下至農僕，我食之，又時復鬻我實於市以規利，其有德於老圃甚厚矣。今老矣，不能斂華就食，老圃怒，伐我枚條，芟我枝葉，且將售我工師而取值焉。噫！以樗朽之枝，當桑榆之景，求免於主人斧鉞之誅而不可得！汝何德於狼，乃覬倖免乎？」言下狼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「狼爽盟矣。矢詢三老，今值其一老，遽見食耶？」

復與偕行。狼復饑甚，望見老牛亭曝日敗垣中，謂先生曰：「可問是老。」先生曰：「向者草木無知，謬言害事。今牛，又獸耳，更何問焉？」狼曰：「第問之，如其不問，將口至汝矣。」先生不得已，揖老牛亭，仍述其始末。問曰：「狼當食我耶？」牛皺眉瞠目，低鼻張口，向先生作人言，曰：「是當食汝！我頭角幼時，筋力頗健，老農鍾愛我，使二群牛從事於南畝。既壯，群牛日以老憊，我都其事。老農出，我駕車先驅，老農耕，我引犁效力。斯時也，我農視我如左右手，一歲中，衣食仰我而給，婚姻仰我而畢，賦稅仰我而輸。今欺我老弱，逐我於野，酸風射眸，寒陽弔影，瘦骨如山，垂淚如雨，涎流而不能收，步艱而不能舉，皮膚俱亡，瘡痍未癒。邇聞老農將不利於我，其妻復妒，又朝夕進說其夫，曰：『牛之一身，無棄物也。其肉可脯，及皮與骨角，可切磋為器。』指大兒曰：『汝受業庖丁之門有年矣，何不礪刃於剛以待乎？』跡是觀之，我不知死所矣！然我有功於老農，如其大且久，尚將嫁禍而不為我德矣，汝有何德於狼，乃覬倖免乎？」言下狼又鼓吻奮爪以向先生。先生曰：「無欲速。」

遙望有一老子，杖藜而來，眉髮皓然，衣冠閒雅，舉步從容。先生自謂曰：「此必有道之人也。」且喜且愕，忙然舍狼而前，拜跪泣訴，曰：「我有救狼之德矣，今反欲食我，乞丈人一言而生。」丈人問救狼人故，先生曰：「是狼為趙人窘，幾死，求救於我，我即傾囊而匿之於內，是我生之也。今反不以我為德，而反欲口至我，我力求救，彼必不免，是以誓決三老。初逢老樹，強我問之。我答曰：『草木無知，問之無益。』強我數四而問焉，殊料草木亦言食我。次逢老牛亭，強我問之。我亦無奈，遂問，那禽獸無知，又幾殺我。今逢老丈，是天未喪斯文也。願賜一言而生我。」

」因頓首杖下，俯伏聽命。丈人聞言，吁嗟再三，以杖扣狼脛，厲聲曰：「汝誤矣。夫人有恩而背之，不祥莫大焉。汝速去，不然，將杖殺汝。」狼艱然不悅，曰：「丈人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初，先生救我，束縛我足，閉我囊中，我不敢息。又蔓詞說簡子，語刺刺不能休。且詆毀我，其意蓋將死我於囊中，獨竊其利也。是安得不口至？」丈人顧先生而謂曰：「公果如是？是亦有罪焉。」先生不平，盡道其救狼之意，狼亦巧言不已，而爭辯於丈人之前以求勝也。

丈人曰：「是皆不足信也。」謂狼曰：「汝仍匿於囊中，我試觀其狀，果若困苦如前否？」狼欣然從之。先生囊縛如前。而狼未之知也。丈人附耳謂先生曰：「有七首否？」先生曰：「有。」於是出七焉。丈人曰：「先生使強七摘其狼！」先生猶豫未忍。丈人撫掌笑曰：「禽獸負恩如是，而猶不忍殺之，子則仁矣，其如愚何！」遂舉手助先生操刃共殪狼棄道而去。

由是觀之，其為人也，而不能以報恩者，是亦狼矣。何以人而不如狼乎？

筆辯論

班超歸自西域，止於洛陽，閉門養疾，無所逢迎。有一儒生，銳首而長身，款扉投謁，自稱故人。門者辭曰：「君侯久勞於外，精神消亡，不樂於應接，雖公卿大夫，猶不得望見顏色，安問故人！」生聞之，驚然變色，毛髮竦豎，排門而入，即謂超曰：「子當壯年，激功速利，馳志異域，棄我如屣，跨躍風雲，一息萬里，子固絕我矣，而我與子未嘗絕也。凡子之建功名、享爵位、耀於今而垂於後者，我與有勞焉。子不德我，乃待我不見乎？」

超聞之，瞿然而視，且怒且疑，與之坐而問之：「子欺我哉！逢掖之士，淹寂窮廬，游詠術藝，呻吟典謨，研朱漬墨，占畢操觚，自厭百家，腕脫大書；若史遷發憤於紀傳，伏生皓首於遺經，董子下帷而講授，劉向閉門而研精，相如托諷於詞賦，揚雄覃思於《法言》，彼皆收功於既死之際，成名於隔世之間，樂為迂闊，往而不反，故汝得以揚眉吐穎，含毫銳思，或逞才以效能，或才離藻而綺靡，寫幽思於尺素，垂空言於百世，雖聖智之有餘，諒非爾而非濟，僕誠不與吾子立，故逃爾而遠逝。於是要具之劍，擁豐特之旄，左執鞭弭，右屬革建橐，射泓玄之流，招劇季之豪，望蒲類而北向，逾流沙而西涉，鳴鐸伊吾之野，飲馬長城之窟，羈名王子轡組，膏猶豪於鐵鉞，橫四校於龍堆，出九死於虎穴。但見千車雲屯，萬騎雲合，矢如彗流，戈如雷逝，紛紛紼紼，天動地跋，智者為之愚，勇者為之怯。設於是時，固已銷鋒劍跡，顛倒筐筐，聞鉦鼓而迫遁，望羽檄而膽，又豈能出一奇、畫一，以相及哉？夫名不可以虛得，功不可以幸取，勞之未圖，報於何有？」

生乃卓然起立，進而言曰：「吾聞大功無形，大利難名，仁人垂德於上報，志士弛榮而不爭。凡我之功，遠者、大者、人所共知，不待緬緘，近在子身，何獨未喻？子游京師，困於逆旅，與我傭書，來其官府，握手終日，未嘗厭汝。工汝字書，順汝批使，成汝文章，通汝志意。仰事俯畜，皆我是賴。及為令使，掌書蘭台。晨入暮出，必與汝偕，言無汝違，行無汝乖。夫何一旦絕已固之交，結無信之友，壞可成之功，造難就之計；舍聖賢這業，操不祥之器，乘機蹈危，以徼一時之富貴？然我猶圖封官之勛，忍投地之恥，將全汝交，未即背棄。若乃戎車竟野，伏鉞瞻師，文告之修，我記汝詞。虎符尺籍，有所征發，我傳汝信，應期而合。或移書而安文，或安屯而數實，或計功於幕府，或通信於鄰國，凡此多端，匪我弗克。汝在於墨，上書乞兵，我寫汝心，卒獲所請。汝厭西上，情懷百首，泣血騰章，實我所摹。汝姊陳詞，悲歎激切，感動天子，實我所書。既而，還旅窮荒，懸車帝裡，微我之惠，何以及此？雖然，此特其小小者耳。其夫鋪張鴻休，潤色弘烈，書之施常，列之簡冊，使汝得以流芳聲、騰茂實，光明融顯，千載而不滅者，春功豈易易哉？今子徒欲誇淺近之效，忘本原之義，是何異於始皇之疏杰，而平原之木遂也！」

超乃盱眙失容，意若有避。生曰：「未也。願安汝聽，少窮我臆。昔汝先君，間關抵蜀，我在童髦，資其簡牘。逮汝兄固，父書自續，念我前功，復見汝錄。我乃竭其管見，投以寸心，道業膠

漆，利同斷金。相其成書，蔚為詞林。向使固不互其德，背好忘故，改行易業，效尤於汝，則孰為之綴詞，秉翰以成其製作哉？且夫萬里封侯，立功異域，榮則榮矣，孰與夫論道屬書，為世儒宗，以間父之績？薄伐西戎，恢我疆土，忠則忠矣，孰與夫繼代作史，勒成一家，以佐漢之光？向使戎敵之人，或神巫之言，悼斬使之恥，獸心空躍，狙許焱起，吾將見汝膏身縣度之墟，暴骨棄之於野，生為囚俘，死為夷鬼，又安敢望青紫乎？故子常鄙我而不用，我亦笑子身勤而事左，勞大而功細也。

超聞期言，免首流汗，揖客門外，自愧不學，卒以漸死。

虬鬚叟傳

呂用之在維揚日，佐渤海王擅政害人。中和四年秋，有商人劉損，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。用之凡遇公私來，悉令偵覘行止。劉妻裴氏，有國色。用之以陰事下劉獄，納裴氏。劉獻金百兩免罪，雖脫非橫，然亦憤惋，因成詩三首曰：

其一

寶釵分股合無緣，魚在深淵日在天；
得意紫鸞休舞鏡，斷蹤青鳥罷銜箋。
金杯倒覆難收水，玉軫傾削懶續弦；
從此蘼蕪山下過，只應將淚比黃泉。

其二

鸞辭舊伴知何止，鳳得新梧想稱心；
紅粉尚存香幕幕，白雲將散信沉沉。
已休靡琢投泥玉，懶更經營買笑金；
願作山頭似人石，丈夫衣上淚痕深。

其三

舊嘗游處偏尋看，睹物傷情死一般；
買笑樓前花已謝，畫眉窗下月空殘。
雲歸巫峽音容斷，路隔星河去住難；
莫道詩成無淚下，淚如泉滴亦須乾。

詩成，吟詠不輟。因一日晚，憑水窗，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，行步迅速，骨貌昂藏，眸光射人，彩色晶瑩，如曳冰雪，跳上船來，揖損曰：「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，抱鬱塞之氣？」損具對之。客曰：「只今便為取賢閣及寶貨回，即發，不可更停於此也。」損察其意必俠士也，再拜而啟曰：「長者能報人間不平，何不去蔓除根，豈更容奸黨？」叟曰：「昌用之屠割生民，奪民愛室，若令誅殛，固不為難，實愆過已盈，神過怒，只候冥靈聚錄，方合身百支離，不唯難及一身，須殃連七祖為君取其妻室，未敢適越神明。」

乃人呂用之家，化形於斗拱上，叱曰：「呂用之違背君親，持行妖孽，以苛虐為志，以淫亂律身。仍於喘息之間，更慕神仙之事。冥官方錄其過，上帝即議行刑。吾今錄爾形骸，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，並其寶貨，速還前人。倘更悅色貪金，必見頭隨刀落。」言訖，鏗然不見所適。

用之驚懼，遽起焚香再拜。夜遣幹事並齎金及裴氏還劉損。

損不待明，促舟子解維。虬鬚亦無跡矣。

俠婦人傳

董國度字元卿，饒州人，宣和六年進士第，調萊州膠水簿。會北兵動，留家於鄉，獨處官所。中原陷，不得歸，棄官走村落，頗與逆旅主人相得。念其貧窮，為買一妾，不知何許人也。性慧解

·有姿色·見董貧·則以治生為己任。罄家所有·買磨驢七八頭·麥數十斛·每得麵·自騎入市鬻之。至晚·負錢以歸·如是三年·獲利益多·有田宅矣。

董與母妻隔別滋久·消息皆不通·居常思戚·意緒無聊。妾叩其故。董嬖愛已深戚·不復隱·為言：「我故南官也。一家皆在鄉裡·身獨漂泊·茫無歸期。每一想念·心亂欲死。」妾曰：「如是·何不早告我？我兄善為人謀事·旦夕且至·請為君籌之。」

旬日·果有客·長身虬鬚·騎大馬·驅車十餘乘過門。妾曰：「吾兄至矣。」出迎拜·使董相見·敘姻戚之禮。留飲。至夜·妾始言前事·以屬客。是時虜令：「凡宋官亡命·許自陳·匿不言而被首者·死。」董業已漏泄·又疑兩人欲圖己·大悔懼·乃給曰：「毋之。」客忿然怒·且笑曰：「以女弟托質數年·相與如骨肉·故冒禁欲致君南歸·而見疑如此·倘中道有變·且累我。當取君告身與我·以為信。不然·天明執告官矣。」董亦懼·自分必死·探囊中文書·悉與之。終夕涕泣·一聽於客。

客去。明日·控一馬來·曰：「行矣。」

董請妾與俱。妾曰：「適有故·須少留。明年當相尋。吾手制一衲袍贈君·君謹服之·唯吾兄馬首所向。若返國·兄或取數十萬錢相贈·當勿取。如不可卻·則舉袍示之。彼嘗受我恩·今送君歸·未足以報德·當復護我去·萬一受其獻·則彼責已塞·無復護我矣。善守此袍·毋失也。」董愕然·怪其語不倫·且慮鄰裡知覺·輒揮淚上馬·疾馳到海上·有大舟臨解維·客麾使登。

遽南行·略無資糧道路之費·茫不知所為。舟中奉侍甚謹·具食·不相同詢。

才達南岸·客已先在水濱·邀請旗亭·相勞苦·出黃金二十兩·曰：「以是為太夫人壽。」董憶妾語·力辭之。客不可·曰：「赤手還國·欲與妻子餓死耶？」強留金而出。董追挽之·示以袍。客曰：「吾事果出彼下！吾事殊未了·明年挈君麗人來。」逕去·不返顧。

董至家·母、妻、二子俱無恙。取袍示家人·縫綻處金色隱然。拆視之·滿中皆箔金也。

逾年·客果以妾至·偕老焉。

鍾情麗集（上）

時有辜生者·輅其名·本貫廣東瓊州人氏·丰姿冠玉·標格魁梧·涉獵經史·吞吐雲煙·其士林中之翹楚者也。一日·父母呼而命之曰：「爾有祖姑·適臨高黎氏·乃子奉朝廷命而為土官·即爾之表叔也。經今數載·音問杳然·疏問之甚也。孔子云：『親者母失其為親·故者母失其為故·』此人道之當然。即辰春風和氣·景物熙明·聊備微貨·代我探訪一度·以將意耳。」生唯唯聽命·收拾琴書·命僕僮佑哥從行。

生既至·人謁表叔·見之盡禮。乃引赴中堂·進拜祖姑暨孀並諸兄弟·皆相見畢。於是諸親勞苦·再三詢及故舊·生一答之·盡恭且詳。乃館生於西廡清桂西軒之下。

明日侵晨·踵春暉堂·揖祖姑·適瑜侍焉·將趨屏後避生·祖姑止之曰：「四哥·即兄妹也·何避嫌之有？」瑜得命·即下階與生敘禮。生奇視之·顏色絕世·光彩動人·真所謂入眼平生未曾有者也。

厥後·祖姑甚鍾愛生·晨昏命生與瑜侍食左右。一日·謂生曰：「諸生久失訓誨·汝叔屢求西賓無可意者。幸子之來·姑捨此發蒙·一二年間回·不晚矣。」復顧瑜曰：「四哥寒暑早晚但有所求·汝一切與之·勿以吝嗇。」女唯唯聽命。生亦拜謝。然生雖慕瑜娘之容色·及察其動靜有常·言詞簡約·生心知·不敢有犯·又以親情之故·不敢少肆也。

表叔擇日設帳·生徒日至·雖注意於書翰之間·而眷戀之心則不能遏也·累累行諸吟詠·不下二三十首。不克盡述·特揭其尤者·以傳諸好事者焉。是夜·坐舒懷二律·詩曰：

連城韞匱已多時·恥效荆人抱璞悲；
白璧幾雙無地種·靈台一點有天知。
青燈挑盡難成夢·紅葉飄來不見詩；
寂寂小窗無個事·娟娟斜月射書幃。

又：

多愁多病不勝情，悵味蕭然似野僧；
綠綺有心知者寡，篋篋無字夢難憑。
帶寬頓覺詩腰減，身重應知別恨增；
獨坐小窗春寂寂，感懷傷遇思匆匆。

一日，生命侍僮佑哥問瑜娘取檳榔，遂以蠟紙封蜜釀者十顆饋生，並標書於其上曰：「進御之餘，敬以五雙奉兄，伏乞垂納。」生但謂其有容色，不意其亦識字也，見之，大悅曰：「西廂之事，可得而諧矣。」乃制《西江月》一詞，命佑哥持以謝云：

「蠟紙重重包裹，彩毫一一題封。謂言已進大明宮，特取餘甜相奉。口嚼檳榔味美，心懷玉女情濃。物雖有盡意無窮，感德海深山重。」

生情不能已，復繼之以詩曰：

有美蘭房秀，嫣然迴不群；
清才謝道韞，美貌卓文君。
秋水娟娟月，春空藹藹雲；
何當階下拜，珍重謝深恩。

女見之，微微而哂，就以雲箋裁成小簡以復云：「感承佳作，負荷良多，第以白雪陽春，難為和耳。」生得此簡，歡喜欲狂，不覺經史之心頓放，花月之思愈興，他無所願也，惟屬意瑜娘而已。朝夕求問尋便，欲以感動於瑜。然瑜馴謹穩實，生挑之，不答；問之，不應，莫得而圖之。

一夕，月初出，叔孀會飲於漱玉亭上，命使女召生。生以手揮之，使先行，生徐徐後至蘭房東軒之隅碧桃樹下，遇瑜獨歸。生曰：「五姐何歸之速耶？」瑜曰：「倦矣，故歸。」生曰：「久懷一事，欲以相聞，不識可乎？」女以他辭拒之，曰：「昨承佳作，健羨，健羨！」生曰：「不為是也。」女不答而去。生大慚，悵悵而赴宴，半酣而回。自是桃下之遇，不果所懷，遂制平韻《憶秦娥》以泄悵快之意云：

「憶秦娥，憶秦娥，無意奈渠何！一場好事，從此蹉跎茫茫日月如梭，悠悠光景逐流波。花天月地，畢竟閒過。」

一日，生在外館，女潛入其所居之軒，發其書笥，見所作之詩詞，知生之意有在也，默記歸錄，至「白壁」「靈台」之句。感歎移時，及察見生之容色變常，飲食減少，頗憐之焉。

一夕，女晚繡綠紗窗下，生行過窗外，偶念周美成詞「些小事，惱人腸」之句，瑜隔窗問曰：「四哥何事惱愁腸也？盍為我言之？」生曰：「子自思之。」女曰：「兄欲歸乎？」生曰：「不然。」女又曰：「兄思兄之情人乎？」生又曰：「非也。」女又曰：「春寒逼兄耶？」生曰：「非寒也，愁也。」女曰：「何不撥之乎？」生曰：「誰肯與我撥之？」女笑而不答。生欲進而與之語，自度不可，於是退居軒間，思向者窗前之言，乃作《花心動》詞以識其事：

「萬緒千端，惱人腸肚事，有誰共說？多麗多嬌，有意有情，特地為人撩撥。綠紗窗晚珠簾捲，繡牀上描花模月。如簧語，一聲才歇，千愁頓雪。惟恨衷腸未竭。空惆悵，歸來又成間絕。一片乍滅，千種仍生，擁就心頭如結。琴心未必君知否，何日也，山盟同設？休猜訝，不是狂蜂浪蝶。」

生命侍僮持以示女。女覽之，擲地曰：「我本無此意，四哥何誣人也！」僮歸以告。生殆無以為懷，乃於軒之西壁墨一鶯，後題一絕於上云：

遷喬公子匯金衣，獨自飛來獨自歸。
可惜上林如許樹，何緣借得一枝棲？
見者謂其題鶯，殊不知其托意於其中也。

一日，瑜之侍妾王皇桃偶過生軒，歸謂瑜娘曰：「向來見西邊軒裡瓊州官人畫一鳥於壁上，甚是可愛。」瑜因伺生出，遂抵生軒，玩索良久，知其意也，乃作一詞，書於片紙之上，置於几間而歸。詩曰：

金衣今已換人衣，開口如啼卻不啼；

自是傍牆飛不起，休悲無樹借君棲。

生歸，見瑜所和之詩，正想象間，忽見絳桃持一簡至。生視之，乃《喜遷鶯》之詞也。

「嬌癡倦極，御柳困花柔，東風無力。桃錦才舒，杏花又褪，種種惱人春色。不恨佳期難遇，惟恨芳年易。不堪據處，有東流水，西沉斜日。記得此意，早築盟壇，共定風流策。也不難，愁更休煩夢，務要身親經歷。欲使情如膠漆，失使心同金石。相期也，在西廂待月，藍田種壁。」

生得此詞，大喜過望，願得之心逾於平昔，每尋間，便思與女一致款曲，終不可得。

後二日，表叔赴縣，嬸又寧歸，女乃潛出，直抵生軒。生偶輟講而歸，適瑜在焉。揖而謝曰：「往日之詞誠能踐之，雖死無憾。」瑜曰：「前詞聊以寬兄之意耳，豈有他哉？」生曰：「所以『身親經歷』者，果歷何事耶？」女不答，遂欲引去。生掩窗扉而阻之，因謂瑜曰：「輅自二月來抵仙鄉，今則莢已三更矣。自從見卿之後，頓覺魂飛魄散，廢寢忘餐，奈何無間可乘。今蒙下顧寒窗，而輅偶出適歸，抑且不先不後，豈非天意乎？而卿又欲見拒，此輅之所深不識也。」瑜曰：「兄言良是，妾豈不知而為是沽嬌哉？抑以人之耳目長也。」生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瑜曰：「俗言心堅石也穿，但遲之歲月而已。」生曰：「青春易擲，若遲之以歲月，豈不錯過了時節哉！」瑜曰：「妾女子也，局量偏淺，無有深謀遠慮，在兄之圖之，則善矣。」言未已，忽聞眾聲喧嘩，遂遁去，不得再語。生乃制《浣溪沙》以記其事云。歌曰：

雲淡風輕午漏遲，晝餘乘興乍歸時；忽驚仙子下瑤池，有意鶻鷂窗下語；無端百舌樹梢啼，教人如夢又如癡。

一日，生陪叔嬸宴於漱玉亭中，生辭倦先歸。和樂堂側聞有諷誦聲，生趨視之，見瑜獨立薔薇架下，拂拭落花。生曰：「花已謝落，何故惜之？」女曰：「兄何薄倖之甚耶？寧不念其輕香嫩色之時也？」生曰：「輕香嫩色時不能佇賞，及其已落而後拂之而惜，雖有惜花之心，而無愛花之實，與薄倖何異？」女不答。生曰：「往日『圖之』一言何如？」女曰：「在兄主之，非妾所能也。」忽覺人聲稍近，遂隱去。一生作《減字木蘭花》勸慰其實焉。

「小亭宴罷，偶到薔薇花架下，忽驚蘭香，獨立花陰納晚涼，手拈花瓣，輕輕整頓頻頻看，花落花開，厚薄之情何異哉！」

又一夕，叔嬸俱赴鄰家飲宴，生獨視軒中，悵悵然若有所失正憂悶間，忽見瑜娘掀扉而入，謂生曰：「兄何憂之多耶？」生曰：「愁何兄惜，但腸斷為可惜耳。」女曰：「何事腸斷？」生曰：「盡在不言中。」女曰：「妾試為兄謀之。」生曰：「卿言既許矣，不可只作一場話柄，恐斷送人性命。惟子圖之。」女曰：「兄尚不念圖，況妾乎？」生曰：「輅圖之熟矣。」女指牆，謂生曰：「奈此何？」生曰：「事至如此，雖千仞之山，尚不足畏，數仞之牆，何足道哉！」女曰：「所能圖者，其計安出？」生乃以扇指示所達之路。女曰：「是不言也，妾之一心，惟兄是從而已。事若不遂，當以死相謝。第恐兄之不能踐言耳。」生以手抱瑜，欲求合歡，女不從。正反覆間。忽聞叔嬸回，遂出迎接。次日，生乃作《鳳凰台上憶吹簫》之句以示女云：

「水月精神，乾坤清氣，天生才貌無雙。算來十洲三島，無此嬌娘。堪笑蘭台公子，虛想像，賦詠《高堂》。何如花解語，玉又生香。茫茫！今宵何夕，親曾見女娥，降下紗窗。又以將合，風雨來訪。記得何時，約言難踐，空愁斷腸。腸斷處，無可奈何，數仞危牆！」

生念瑜娘之言，欲實其心，奈何無路可達。因自思之：「惟有得向春暉堂安寢，則身可通矣。」遂稱病不起。表叔省之，生詐之曰：「近來數夜臥此軒間，才瞑目，便見鬼魅或牛頭馬面等來相擊鬧，心甚怖焉。但以精神恍惚所至，不以為意。昨夜又夢一長牙者，語余曰：『明日大王來請你，你勿復起。』不覺今日身體沉重，不能起也。」叔聞此語，大驚，遂移之東軒，命其小子名銘者伴生寢焉。生思念：「本欲設計尋人中堂，只得移向東軒，無以異於西軒也。」至夜半，伴狂大叫。舉家驚視，生良久始言曰：「向見一人冠黃巾，同昨所見長牙者坐，罵余曰：『我叫你莫起，你強要起！』黃巾者曰：『大王請先生去作平賊露布耳，無他也。』言未已，又見一紅髮尖嘴者至，曰：『連忙去，無羈滯。』將促余出，我與京力敵良久，喜諸人起來，散去，不然，被伊捉去矣。」祖姑聞言大驚，令請良巫祈禳。生乃厚賂巫者，命伊言曰：「若在此宿臥，恐性命難保。除非移入中堂，則無事矣。」彼時即移生入中堂。生病漸安，日則肄業於軒間，夜則歸宿於堂上。

一日，夜靜，生步入蘭房西室之前，正見瑜於月桂叢邊焚香拜月，生立牆陰以聽之。吟：
爐煙裊裊夜沉沉，獨立花間拜太陰；
心事不須重跪訴，女娥委是我知心。

瑜吟訖，突見生至，且驚且喜曰：「聞兄被魅，今安能到此耶？」生曰：「若非被魅，安能得此會乎？」乃相與攜手入室，明燈並坐，生熟視之，容貌愈嬌，肌膚愈瑩，情不能忍，乃曰：「我腸斷盡矣。」欲挽女以就枕。女堅意不從，曰：「妾與兄深盟密約，惟在乎情堅意固而已，不在乎朝朝暮暮之間也。苟以此為念，則淫蕩之女者也。淫蕩之女，兄何取焉！」生曰：「卿雖不從，輅之至此，設使他人知之，寧信無他事也？」女曰：「但秉吾心而已。」生雖不能自持，然見其議論，生亦喜其秉心堅確，不得已而從，遂相與坐談。女曰：「妾嘗讀《鶯鶯傳》《嬌紅記》，未嘗不掩卷歎息，但自恨無嬌、鶯之姿色，又不遇張生之才貌。見兄之後，密察其氣概文才，固無減於張生，第妾鄙陋，無二女之才也。」生曰：「卿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且當時鶯鶯有自選佳期之美，嬌紅有血漬其衣之驗，思惟今日之遇，固不異於當時也。而卿之見拒，何耶？抑亦以愚陋之跡，不足以當清雅之意耳，將欲深藏固蔽，以待善價之沽焉？」女正色而言曰：「妾豈不近人情者，但以情慾相期美滿於百年也。假使今日苟圖片時之樂，玉壺一缺，不可復補，合誓之際，將何以為質耶？」生曰：「此事輅任之，勿慮也。但不知此不足以大情之交乎，卿請勿疑。」女曰：「諺語有云：『但得五湖明月在，不愁無處下金鈎。』正此之謂也。兄自此勿復舉矣。」生興稍闌，乃口念《菩薩蠻》以贈之：

不緣色膽如天大，何緣得入天台界？辜負阮郎來，桃花不肯開。芳心空一寸，柔腸千萬束。從此問花神，何常苦逼人。

女亦口念《西江月》以答生云：

「借問朝雲暮雨，何如地久天長」慇懃致語示才郎，且把芳心頓放。苦戀片時歡樂，輕飄一點沉香，那時三萬六千場，樂汝無災無障。」

生自後每遇瑤娘，委道百端，略不經意，一見生有異志，則正言厲色以拒之。又作《望江南》詞以示生焉。

「堪歎寶到碧紗廚。一寸柔腸千寸斷，十回密約九回孤，夜夜相支吾。駒過隙，借問子知乎？弱草輕塵能幾許，癡雲閣雨待何如，後會恐難圖。」

生情不能已，復繼之以詩一絕云：

青鸞無計入紅樓，入到紅樓休又休；
爭似當初不相識，也無歡喜也無愁。

女見此詩，笑曰：「兄豈不喻往夜之言乎？」生曰：「余豈不喻？但以興逸難當，姑排遣之耳。」暨晚，生歸獨坐，自思：「費盡心機，得達女室，終不見從，必無意於己也。」

至夜，復思：「不如與女作別。」至，則長吁短歎，憑几而臥，終不與女一言，問之亦不答，百般開喻，逼勒再三，始一啟口曰：「我今夜被你斷送了也。」女大悟，謂生曰：「兄果堅心乎？」生曰：「若不堅心，早回去矣。」因呼碧桃添香，呼生共拜於月下，祝曰：「妾瑜，生居深閨，一十七歲於茲矣。今夕以情牽意絆，不得已，以千金之體許之於情人辜輅者，非惟有愧於心，亦且有愧於月也。敬以月下共設深盟，期以死生不忘，存亡如一，無負斯心，永遠無也。苟有違者，天其誅之。」祝罷，挽生就寢，因謂生曰：「妾年殊幼，枕席之上，漠然無知，正昔人所謂『嬌姿未慣風和雨，吩咐東君好護持』。望兄見憐，則大幸矣。」生笑曰：「彼此皆然。」遂相與並枕同衾，貼胸交股。春風生繡帳，溶溶露滴牡丹開；檀口香腮，淡淡雲生芳草溫。曲盡人間之樂，不啻若天上之降也。雖鴛鴦之交頸，鸞鳳之和鳴，亦不足形容其萬一矣。輾轉之際，不覺血漬生裙，乃起而剪之，謂生曰：「留此以為他日之驗。」生笑而從之。女以口念《虞美人》詞以贈生云：

「平生恩愛知多少，盡在今宵了。此情之外更無加，頓覺明珠減價玉生瑕。霎時喪卻千金節，生死從今決。祝君千萬莫忘情，堅著一鈎新月帶三星。」

生亦口念《菩薩蠻》以贈女云：

「春風桃李花開夜，燭燒鳳蠟香燃麝。魚水喜相逢，猶疑是夢中。

感情良不少，報德何時了。細君問鶯鶯，何人解此情？」

瑜得生詞，謝曰：「妾今溺於兄之情愛中，故至喪身失節，殊乖禮法，非緣兄亦不至此也。幸為後日之圖，則妾之所托亦至此矣。」生日：「五姐千金之身為我而喪，猶當銘肝鏤骨以報子之深恩矣，豈肯負月下之盟耶？」

自後生夜必至。一夕，謂女曰：「我以親托於門下，人皆罔知，誠恐日此事彰聞，親庭譴責，何顏重上春暉堂乎？」瑜曰：「妾雖女流，亦頗知禮，豈不知韞櫝之可嘉，失節之可醜乎！以子之情牽意絆，以至於斯，倘他日事情彰明，尋奉巾櫛於房幃之中。事若不果，當索我於黃泉之下矣。」遂相與泣下數行。又一夕，生復赴約，女目生良久，曰：「觀子之容色辭氣，決非常人，他日得侍房幃，則雖不得為命婦，亦不失為士夫之妻耳。苟流落俗子手中，縱使金玉堆山，田連阡陌，非所願也，惟兄之是從而已。」生感其節義，作詩以贈之：

水月精神冰雪肌，連城美壁夜光珠；
玉顏偏是蟾宮有，國色應言世上無。
翡翠衾深春窈窕，芙蓉褥軟繡模糊；
何當喚起王摩詰，寫出和鳴鸞鳳圖。

女亦吟一律以答生云：

深感陽和一氣噓，吹開玉砌未生枝；
合歡幸得逢青史，快睹曾應失紫芝。
碧沼鴛鴦交頸處，妝台鸞鳳下來時；
此情共誓成終始，莫把平生雅志虧。

初，瑜父選民間女之豔色者以為媵，得八人焉。分四與瑜：曰碧桃，曰絳桃，曰仙桃，曰小桃；分四與瓊：曰臘梅，曰月梅，曰紅梅，曰素梅。父命母誨之。自瑜交通生後，四桃心懷憂懼，惟恐事泄，罪及於己。一日，四桃上書諫曰：

「娘子生長名門，深居幽閨，世榮封襲，家極華腴，況兄神態芳菲，懿德清淑，才華充膽，妙手精工，芳名洋溢乎三洲，美譽昭彰於十邑。尚不保身律己，卻乃失節喪身，理義有虧，彝倫敗攸，倘或閨中事露，門外風聞，非惟有損於己身，抑且玷辱於父母。親庭譴責，他人笑譏，名節蕩然，性命難保，誠恐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，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後悔難追，噬臍莫及。苟能先事改過自新，勿蹈前非，待時而動，則娘子幸甚，妾輩亦幸甚！」

瑜得書，覽畢，喟然歎曰：「爾言良是，但余以死許辜生，背之不祥。今日之事，其咎在余，諒必不相累也。」碧桃曰：「其然，豈其然乎！娘子若不自新，我輩終當去矣。」瑜泣而諭之曰：「余與辜生牽情溺已而成痼疾，身可死而情不可解也。雖蘇張更生，不能移吾之初志耳。汝欲去之則去。」四桃同泣而應之曰：「妾輩侍奉閨幃，已非一日。娘子開心見誠，推恩均惠，感戴不已，補報無由。倘若事露，娘子捐身，妾輩安能獨存哉？誓必不相負也。」乃相抱唏噓而泣。久之，拭淚吟詩一首，以釋悶云。至暮，生至，女乃出所吟詩並四桃所諫書以示。生讀之赧然。詩曰：

一輪明月本團圓，才被雲遮便覺殘；

欲把相思從此絕，別君容易望君難。

自後，暮聚曉散九月餘，溫存繾綣之情，益以加矣。不覺大火西流，金風又起。父母以生久別，遣僕持書促歸甚急。生得書，言之叔嬾，治裝行為歸計。生至夜復抵女室。告以將別之由。二人不忍相別，悲不能已。女泣久之，拭淚曰：「第無傷感，且盡綢繆，未知後會何時也。」生日：「我去三兩月，必至再來，子毋勞苦構思成疾，此時暫別而已。」女吟詩二絕以別生云：

烏啼月落滿天霜，執手相看淚滿眶；
明月相如歸去也，文君從此倍淒涼。

又詩

秋雨梧桐葉落時，悲秋懷抱正淒淒。
多情自古傷離別，莫笑鶯鶯減玉肌。

生乃以玉耳環饋女，並留題一絕云：

黃雀銜來已數年，別時留取贈嬋娟。
莫將閒事勞心曲，常把佳音在耳邊。

暨晚，生以他事不果行。至夜，女命侍女以白金十錠、青布四端、花巾二十條、裙帶二十雙並詞一闋以贖生。詞名《柳梢青》：

「南陌花殘，西廂月暗，風雨淒淒。見說君歸，頓鬆金釧，暗減玉肌。吁嗟後會難期，將何物，表人別離。萬斛離愁，千行情淚，兩地相思。」

生亦立綴排十韻，以贈女別云：

「驅馳來戚裡，特地探仙鄉。推館開紗帳，攔階隨雁行。二天恩不斷，一德感難忘。沉復蒹葭質，親陪蘭蕙旁。塵埃沾潔節，襟袖染餘香。月下深明固，花邊思語長。絕勝魚得水，何異鳳求凰。只謂歡娛永，誰知歸思忙。百年終有在，一旦不須傷。若問重來日，花黃與菊香。」

生別，至家後，行止坐臥，無非為女記憶也；經書、家事，略不介意，終日昏昏而已。先是，城之西北隅有林曰「邁游」，山明水秀，多生佳麗。有名小馥者，字微香，亦美麗超群。其欲有紡紗場之習，生嘗游畋其間，與之亦相好也。生有詩以贈之曰：生長茅茨在邁游，微香兩字動炎舟；

玉般溫潤千般馥，花樣嬌妍柳樣柔。
巧笑千金蘇氏小，清歌一曲杜家秋；
也知好事人人愛，不可明知但暗求。

微香緝知生歸，意其必訪己也，日日候待，杳無消息；疑其必有他遇而忘己也，仍效溫飛卿體作《懊恨曲》以怨之云：

「蓮藕抽絲哪得長？螢火作燈哪得光。薄倖相思無實意，可憐蝶粉與蜂黃。君何不學鴛鴦鳥，雙去雙飛碧紗沼。蘭房白玉尚縹緲，何況風流雲雨了。大堤男女抹翠娥，貴財賤德君知麼？夭桃濃李雖然好，何以南山老桂柯。悠悠萬事回頭別，堪歎人生不如月。月輪無古亦無今，至今長照丁香結。」

微香親書於鸞箋之上以寄生。適生之友王仲顯與生檢閱詩書，得此曲，問：「誰之筆也？」生以實告。遂與王生共探之，微香以生久別，見生大喜，而生憂悶之心淒然可掬。微香以王生在彼，亦不敢詰生。

至夜，王生倦而寢矣。微香謂生曰：「自從君之別妾也，不覺烏兔沉東西矣，而妾思君之心不啻若大旱之望雲霓也，深藏固蔽以待君久矣。近聞君歸，喜動顏色，思得一見而無由。今夜既蒙垂顧，正當繾綣以償契闊之情，而君之短歎長吁，愀然不樂，何也？豈非疑妾有外意，抑亦君有外遇乎？」生曰：「感子之情，亦已多矣。奈何以新變故易，以故變新難。」微香笑曰：「妾之言果不差矣。君盍均而惠乎？」生不答。微香曰：「君寓臨邑，所寓者得非臨邑之人乎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復問：「女為誰名？何氏之女也？」生不肯言。再三逼勒，良久，始言曰：「子亦我之情人也，語之何害。子宜秘之，勿言其姓名於人，斯可矣。」微香指燈而言曰：「我若違子之祝，有如此燈。請言之，勿慮也。」生乃曰：「黎氏，名瑜娘，字玉真。」微香歎息而言曰：「此女無雙也。其面圓而光，其質富而溫，其目淡而澄，其聲清而婉，果然乎？」生曰：「子之言，若親見也。何以知之？」微香曰：「妾之表親有善穿珠者，前日往臨高，知黎土官宅有此人。且聞其善詩，有作贈君否？」生乃誦其《柳梢青》與微香，微香擊節歎曰：「才貌兼全，真天上之人也。子之視我如土芥，宜乎！」乃綴《滿庭芳》一闋以贈生：

「月下歌聲，風前愈覺，遙思當日風流，枕邊言語，尤記在心頭，玉佩玳瑁，別後空惆悵，永巷閒幽。行雲去，才離楚岫，卻又入瀛洲。仙境裡，奇逢姝麗，端好綢繆。羨金桃玉李，鳳偶鸞儔。一個文章清雅，一個體態嬌柔。誰念我，雕欄獨倚，一日似三秋。」

生觀訖，答謝曰：「余受卿之情不為不多，負卿之罪不為不少。」立綴《木蘭花》一闋以答之：

「念當時行樂，烏乍落，兔乍生，向花下重門，柳邊深巷，弄笛三聲。箏聲斷，柴門啟，見花顏玉臉笑相迎。喜氣春風習習，歌喉山溜泠泠。自從別後阻歸程，非是我無情。奈故思漫漫，新歡款款，誓下深盟。情已固，心意誰評？從今長揖謝芳卿。腸斷紡紗場上，月輪依舊光明。」

明日，生與王仲顯回歸。抵家後，因念微香之語，乃賦長歌一篇以貽之云：

「我生幸值昇平時，春風和氣長熙熙。幸今喜在繁華地，山水清佳人秀麗。此生此世豈徒然。好展情懷樂所天。不須貪富貴，何必求神仙。萬歲虛生耳，縱有千金亦須死。世間萬事非所圖，惟慕嬌嬈而已矣。君不見卓文君，至今千載芳名傳。古人今人同一致，有能逢之亦如是。人生年少不再來，人生年少早開懷。黃金買笑何足吝，白壁偷期休更猜。我曹不是風流客，懶向金門獻長策。腳跟踏遍海天涯，久慕傾城求未得。親家有貌傾長城，養在閨門十八齡。蕙性芳心真慧默，玉顏花貌最嬌婷。春山遠遠秋波淺，嫩筍纖纖紅玉軟。暗麝芬芬百合香，綠雲繞繞雙烏綰。上迫能字衛夫人，下視工詩朱淑真。柳絮才華應絕世，梅花標格更超群。雲閣霧閣深深處，羅幃錦帳重重貯。絕似女姮娥住廣寒，世人有恨無由睹。記得春光三月天，曾尋流水到桃源。春暉堂上分明見，晚繡窗前款語言。僮僕往來傳意緒，詩詞絡繹通情愫。數向花前密約時，同於月下深盟處。燭搖紅影照蘭房，香噴清煙襲象牀。一線枕痕生玉暈。碧梧枝上鳳求凰。芳情百紐丁香結，真心一點薔薇血。個中頓覺兩心知，妙處偏難向人說。朝朝暮暮戀高唐，忘卻人間日月忙。回首白雲歸思切，金刀寸寸斷人腸。美滿恩情呻吟絕，消魂怕唱陽關疊。依依牛女隔星河，杳杳行雲歸楚峽。香羅玉帶又何時，惆悵西風淚濕衣。舊摺牽連推不去，新愁構結有誰知？惟有多情舊知己，每把甘言慰愁耳。素承佳惠感難忘，自覺違心漸不已。徐徐思後更思前，回首西風一悵然。應是前生曾結種，今生偏得美人憐。」

微香得此歌，以示其同伴，眾口稱誇，乃作手卷以贈生焉，名《雙美》，請畫圖於其首。微香又據妙思，作《並美序》一篇以冠其端，復繼之以長歌一篇，以傳好事者：

「瓊南人物傾天下，才子佳人兩無價。吳門越裡何足數，蓬島瑤池此其亞。畫堂重重閉廣寒，青馬總白馬躍金鞍，奇才美貌皆潘岳，膩體香肌盡弱蘭，弱蘭潘岳今何許，聽說瓊林鸞鳳侶，鳳友鸞朋絕世無，一雙兩好真無比，天與風流年少郎，聲名籍甚動炎荒，風流驥子麒麟種，繪句文章錦繡腸。生來灑落起塵俗，繡虎雕龍總入目，萬卷詩書千首詞，儒林聲價僉推獨。」

「清風明月四清香，勝景名山足遍經，曾向朱崖開絳帳，忽從戚裡遇嬌婷。嬌婷自是豪家子，長養綺羅叢隊裡。天上麗質自超群，百媚千嬌誰與比。水月精神冰雪肌，芙蓉如面柳如眉。春山淡淡橫蛾黛，戛玉鏗金滿箱帙。光風溜溜泛崇蘭，碧澗溶溶溜皓月。久擅芳名蕩海天，風流年少總誇妍。笑他有眼何曾見，羨子相逢豈偶然。偶然相逢真奇遇，時人哪得知幽趣。紅葉飄時傳麗情，緋花泛水知山路。直入蓬萊第一層，雲軒謁拜許飛瓊。鮫綃帕上題佳句，鵲尾爐前結好盟。黃鸞喚友遷喬木，丹鳳求凰棲翠竹。醉風芍藥暗生香，著雨夭桃紅杏肉。絕似女姮娥降月宮，宛如神女下巫峰。蟠嫌月殿非人世，卻笑巫山是夢中。何似相逢明盛世，早能償此風流債。負茲通古通今才，遇此傾國傾城態。傾國傾城世無多，通古通今誰復過。絕勝蘭香伴張碩，宛然蕭史共秦娥。秦娥蕭史雖無比，不過如斯而已矣。天香國色產南方，不讓中州獨專美。嗟予與子素相知，記紡紗場夜月時。求作狂歌贊並美，聊傳盛事記佳期。」

生自別瑜娘之後，倏爾斗柄三移，而相思之心常在目也。奈麟鴻杳絕，後會無期。是月某日，適值祖姑生旦，乃托所親於父母曰：「某日祖姑誕辰，理當往賀。何吝四哥一行，而不使這往慶之耶？」父從之。次日，遂命生起行。

既至，表叔一家喜生再至，莫不欣然。於是復館生於清桂西軒之下。生遍視窗軒如故，詩畫若新，惟庭前花木有異耳。不勝舊游之感，遂吟近體一律以寓意云。詩曰：一年兩度謁仙門，前值春風後值冬。

草木已非前度色，軒窗還是舊遊蹤。
重臨桃柳三三逕，專憶高唐六六峰。
知是盟言應不負，虛言萬事轉頭空。

生至數日，不能與瑜一語。因設臥中之計，尚未克果，而祖之壽日屆矣。乃制《千秋歲令》一首以慶壽云：

「菊遲梅早，報道陽春小。坡老說，斯時好。北堂萱草茂，南極箕星皎。人盡道，群仙此日離蓬島。

寶日紅光耀，金獸祥煙裊。絲竹嫩，蟠桃老。永隨王母壽，卻笑天。畫堂年年，膝下斑衣繞。」

後一日，生侍祖姑於春暉堂上，忽見堂側新開一池，趨往視之，正見瑜倚牆而觀畫焉。生笑而言曰：「不期而遇，天耶？人耶？」瑜娘曰：「天也，豈人之所能也。不期然而然，非天而何？」遂挽生共坐於石砌之上，且曰：「此地僻陋，人跡罕到，姑坐此，徐徐而入可也。」遂相與訴其間闊之情、夢想之苦，自未及酉，雙雙不離。輒聞嬌喚之聲，女遂辭去，復顧生云：「自此路可以達妾室，兄其圖之。」生頷而歸館。

至更深夜散，生遂逾垣而入，直抵女室。時女已睡熟矣。生扣窗良久，女始驚覺，欣然啟扉相迓，謂生曰：「待兄久不至，聊集古句一絕，方憑几而臥，不覺酣矣。」生問：「詩安在？」乃出示生。詩曰：

月娥霜宿夜漫漫，鬢亂釵橫特地賽；
有約不來過夜半，月移花影上欄杆。
生覽畢，亦口點律詩一首云：
再到天台訪玉真，入門一笑滿門春；
羅幃繡被雖依舊，璧月瓊枝又是新。
可喜可嘉還可異，相恰相愛更相親；
何當推廣今宵事，永作天長地久人。
女亦和云：
洞房今夜降仙真，軟玉溫香滿被春；
慢說到離情最苦，且誇歡會事重新。
意中有意無他意，親上加親愈見親；
欲得此情常不斷，早尋月下檢書人。

自是，二人眷戀之情，逾於平昔。一日，生攜微香手卷示瑜，看未畢，怒曰：「祝兄勿多言，卻又多言！妾之名節掃地矣！」生解說百端，女終不與一言。後夜復往，堅閉重門，無復啟矣。女方悔已前非，咎生薄倖，終日閉門愁坐，對鏡悲吟，一二日間才與生相見，見之亦不交半語。凡半月間，生不能申其情，悵快滿懷，大失所望，乃述近體一律以示之。詩曰：

巧語言成拙語言，好姻緣作惡姻緣；
回頭恨捻章台柳，赧面慚看大華蓮。
只謂玉盟輕蕩泄，遂教鈿誓等閒遷；
誰人為挽天河水，一洗前非共往愆！

女玩味良久，始笑曰：「兄寓此久矣，盍歸紡場之情人乎？」生曰：「卿何為出此言也？獨不記月下深盟乎？且輒當時不合失於漏泄，罪咎固無所逃矣。然古人有言曰：『往者不可諫，來者猶

可追。』遽忍以往者之小過而阻來者之大事乎？」瑜拜謝曰：「兄之心金石不諭，妾之怒聊以試兄耳。」亦續吟一律云：

一洗前非共往愆，從今整頓舊姻緣；
聲名蕩漾雖堪怨，情意慇懃尚可憐。
任是春光先漏泄，忍教月魄不團圓；
莫言幽約無人會，已被紗場作話傳。

自此之後，情好如初。一日，以前卷展開評論，瑜曰：「微之才調何如？」生曰：「卿乃天上之碧桃，月中之丹桂，彼不過微芳小豔而已，豈敢與卿爭妍媸也？正昔人所謂西施、王嬙爭洗腳臉與天下婦人鬥美者也。」女感其言，乃吟《長相思》詞一闕以戲生。詞曰：

「大巫山，小巫山，暮暮朝朝雲雨間，誰憐鳳偶閒？
歌已闌，樂已闌，才向瑤台覓彩鸞，金波依舊團。」

一夕，天色陰晦，生與瑜待月久之，乃同歸室，席地而坐，盡出其所藏《西廂》、《嬌紅》等書，共枕而玩。瑜娘曰：「《西廂》如何？」生曰：「《西廂記》，不如何人所作也。記始於唐元微之，嘗作《鶯鶯傳》並《會仙詩》三十韻，清新精絕，最為當時文人所稱羨。《西廂記》之權輿，其本如此與歟？然鶯鶯之所作寄張生：『自從別後減容光，萬轉千愁懶下牀。不為旁人羞不起，為郎憔悴卻羞郎。』如詩最妙，可以伯仲義山、牧之，而此記不載，又不知其何故也。且句語多北方之音，南方之人知其意味者罕焉。」又問：「《嬌紅記》如何？」生曰：「亦未知其作者何人，但知其間曲新，井井有條而可觀，模寫言詞之可聽，苟非有製作之才，焉能若是哉！然其諸小詞可人者，僅一二焉。子觀之熟矣，其中有何詞最佳？」瑜曰：「《一剪梅》。」生曰：「以余看之，似有病。」女曰「兄勿言，待妾思之……」曰：「誠有之。」生曰：「何在？」曰：「離有悲歡、合有悲歡乎！」生笑曰：「夫離別，人情之所不忍者也。大丈夫之仗劍對樽酒，猶不能無動於心，況子女之交者！其曰離有悲，固然也；離有歡，吾不之信也。至若會合者，人情之所深欲者也。雖四海五湖之人，一朝同處，而喜氣歡聲亦有不期然而然者，況男女交情之深乎？謂之合有歡，不言可知矣；謂之合有悲，吾未之信也。」瑜曰：「兄以何者為佳？」生曰：「『如此鍾情古所稀，吁嗟好事到頭非；汪汪兩眼西風淚，灑向陽台化作灰』一詩而已。」瑜曰：「與其景慕他人，孰若親歷自己？妾之遇兄，較之往昔，殆亦彼此之間而已。他日幸得相逢、當集平昔所作之詩詞為一集，俾與二記傳之不朽，不亦宜乎？」生感其意乃口占一曲，自歌以寫懷云。歌云：

「西江月上團團，錦江水上潺潺，荒墳貴賤總摧殘，回首真堪歎。回首真堪歎，可憐骨爛名殘。須要留情種在人間，付與多情看。待月情懷，偷香手段，這般人真好漢。想崔張行蹤，憶溫嬌氣岸，相對著腸頻斷。此情此意，我爾相逢豈等閒。須教通慣，休教明判，若還團，且作風流傳。」

初交通後，收斂行蹤，無罅隙之議，故人無知者。因其再至，情慾所迷，罔有忌憚，一家婢妾，皆有所覺，所不知者，惟瑜父母而已，瑜亦厚禮諸婢，欲使緘口，奈何一家婢妾，皆欲白之。自度不可久留乃設歸計，尚未果也。忽一婢懼事露而罪及己，竊言之祖姑。祖姑以生之馴謹達禮，必無此事，反答其婢。自是眾口漸息，時又叔孀同寓別館，祖姑昏耄，不知防備，始大得計，略無畏懼之心，暮樂朝歡，無所不至。

一日，生與女同步後園晴雨軒中，徘徊觀竹，正談謔間，而瑜之弟黎銘值而見之。生大駭，恐言於叔孀、乃厚結銘心。初，生有一琴，名曰「碧泉」，平生所嗜好者，銘嘗問取，生不之與，至是而遺焉。雖得銘之歡心，然而諸婢切切含恨，惟待叔孀回而發其事。生自思其形跡不寧，「設使叔孀知之，負愧無地矣！」托以歸省，告於祖姑。祖姑固留之再三，生終不從，瑜夜潛出。與生別曰：「好事多磨，自古然也歡會未幾，讒言禍起、奈之何哉！兄歸，善加保養，方便再來，毋以問

隙遂成永別，使設盟為虛言也。」因泣下而沾襟。生亦掩淚而別。女以《一剪梅》詞一闕並詩一首授生，曰：「妾之情意，竭於此矣。兄歸，展而歌之，即如妾之在左右也。」

「紅滿苔階綠滿枝，杜宇聲歸，杜宇聲悲。交歡未久又分離，彩鳳孤飛，彩鳳孤棲。別後相逢是幾時？後會難知，後會難期。此情何以表相思？一首情詞，一首情詩。」

又詩

萬點啼痕紙半張，薄言難盡覺心傷；

分明一把離情劍，刺碎心肝割斷腸。

生亦綴《法駕引》詞一首以別女云：

「歸去也，歸去也，歸去幾時來？峽口雲行仙夢杳，雨中花謝鳥聲衰。落葉滿空階。真個是，真個是惱人腸。沙上鴛鴦棲未穩，枝頭鸚鵡叫何忙。相對淚沾裳。須記得，須記得月前盟。料必兩人扶一木，莫移鉤月帶三星。了此此生情。」

女覽畢，謂生曰：「往者邁游諸女，所贈之詩，意甚忠厚，今將薄禮寄兄以饋之，可乎？」生曰：「可。」女乃命侍女取花巾十條、裙帶三十三雙，與生收訖。女含淚再拜而別。

生既歸家後，命僕以女所寄之物以遺紡紗微香。微香寄聲與僕曰：「寄語辜郎：彼豈不知趙姬之言乎？」僕歸以告。友王仲顯在焉，生微笑之。友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按《左傳》趙姬之事，趙姬曰：『好新慢故易』，微香特諷予也。」次日，復命僕持書以貽。微香展而視之，乃唐體詩一律：

寄與多情舊故人，幾乎為爾喪良姻。

空懷杜牧三生夢，難化瞿曇百億身。

雨散雲收成遠別，花紅柳綠為誰春？

不堪回首紗場上，風雨瀟瀟月一輪。

微香靜而思之，終疑於「為爾喪良姻」之句，欲生之來以實之，亦次韻一律以答之。詩曰：

彼情人是我情人，就說無因亦有因；

千里相思愁裡句，幾番歡會夢中身。

天邊依舊當時月，洞口時非往日春；

若念小樓移手處，重來花下賞冰輪。

生感其意，復以詩一律而之焉：

紡紗場下好情緣，回首西風倍慘然。

已按赤繩先繫足，免勞青鳥再銜箋。

任從柳色隨風舞，莫惜韶光徹夜圓。

不是憐新違舊約，由來好事兩難全。

微香得此詩，知生之絕己也，然而慕生之心，未嘗少替，亦和一律以答生云：

紡紗場下舊情緣，怕說情緣只默然。

今日翻成班氏扇，當時休制薛淺箋。

玉簫已負生前約，金鏡偏教別處圓。

自是人心多變易，休教好事不雙全。

生時名籍甚，郡邑感欲舉生為癡生。生父愛子，不欲遠涉利途，恐致離別之苦。然而眾論紛紛，無時休息。生潛喜，乘間言於父母曰：「除非出外可避。」父喜曰：「可往祖姑家少辟五六個月，眾口無不息矣。」生曰：「如或官司逼勒，如何？」父曰：「只言隨伯父之任矣。」生之伯父有為高官者。父即日命促裝起行。

既至，祖姑一家欣喜，待禮如初。生告所來之由，叔曰：「倘若不厭寒微，姑寓於此，朝夕與諸少講明理義，此某之所深幸也。」生拜謝，退居所寓之軒，偶見綠紗窗上題詩一絕云：

壁上鶯還在，梁間燕已分。

軒中人不見，無語自消魂。

生知是瑜之筆，亦書一絕於其旁曰：

腸斷情難斷，春風燕又回。
東風和且暖，雅稱結雙飛。

生思玩間，忽見瑜娘獨至，且喜且悲，再拜謂生曰：「兄真信士也緣自兄歸之後，媒妁克諧，速無虛日，父母亦有許之者，但未成事矣妾心想迫於父母之命，不得已而歎恨於九泉之下，不及與君決別為懷。今幸不死，尚得相見，殆天意乎！未審計將安出？」生曰「此輅之所以日夜切思者也。蓋嘗思之有三：親戚不可為婚，一也；父母之命不可違，二也；不敢言於父母，三也；為今之計，惟在乎卿主之而已。瑜曰：「凡妾可力為者，敢不自效！望兄指引，則善矣」生密約於女耳邊之言。女曰：「正合妾意。」言未已，忽聽籠中鸚鵡叫：「大人回大人回！」女聞之，遂遁去。臨行，反顧生曰：「蘭房之約，三更後、四更前，正其時也。」

是夜，月明如畫，萬籟無聲，生視諸僕皆睡熟，輕步潛至女室。瑜見之，喜不自勝，且曰：「醜陋之質，於兄故不敢辭，但以月明花開之景，不可常得，思與君少同佇賞，以度良宵耳。」生然其言，遂並枕於玩月亭右廂階下。俄而，婢女數輩捧饌肴至，羅列滿前。二人相與勸酬，極盡款曲。女曰：「既逢佳景，可無述作以記之乎？」生曰：「短章寂寥，片文拘泥，與其合筆而和題，孰若同聲相應，亦足以見吾二人之京力敵也。」瑜曰：「就以『月夜喜相逢』為題，五十韻為率。」生即為首倡曰：

「今夕是何夕，奇逢不偶然。況當明媚景，正是陽陽天（生）。爛爛星珠燦，圓圓月鑿圓（女）。風輕萬籟寂，露；邑百花鮮（生）。河影清還淺，牽纏斷復連。乾坤真罔極，光景自無邊。大地冰壺隱，長空雪浪翻。連枝橫鑿發，索暈隔簷穿。更漏轉三鼓，槐陰過八磚。溶溶春似海，緩緩夜如山。織女偷情看，女互娥著意憐。千年逢一會，二鳥降雙仙。談笑幽亭上，追隨小院前。各分雙美具，端的四兼全。舊恨應皆釋，新愁覺欲顛。重來諧素約，又共展華筵。何須金石奏，且把海螺傳。美酒傾珠落，香羹和玉涎。膾用金刀切，茶將活火煎。冰壺雙髻執，羅扇小鬟掾。並枕挨肩玉，低鬟動髻蟬。柔腸頻眷戀，蓮步漫周旋。紅袖深藏筍，羅衣懶上船。獻酬多節重，議論每牽纏。不必宣金石，何勞奏管弦。休亂同坐久，且共把詩聯。共吐珠璣唾，同裁月露篇。聲聲爭響亮，字字競鮮妍。可羨唐商隱，堪誇燕麗鮮。新清開府句，秀麗薛濤箋。佳興如流水，神詞若湧泉。孟郊應退舍，蔡琰可齊肩。轉戰敵逢敵，擒詞玄又玄。剡藤煩字掃，香劑倩思研。宴罷情將困，吟成意尚牽。掀幃香自馥，入室步爭先。好事雖多舛，佳期喜獨偏。笑攜雙玉手，共臥五花氈。蓮步移紅玉，珊瑚墮翠鈿。交加連理樹，掩映並頭蓮。色膽大如斗，麗情深若淵。耳邊言切切，心上意懸懸。鳳蠟搖紅影，龍涎薰碧煙。情癡疑是夢，骨冷不成眠。繾綣兩情好，綢繆一意專。既如魚水樂，又似漆膠堅。了畢平生願，深酬宿世緣。愈親須愈敬，相守莫相捐。密約長如此，深盟永不遷。任他滄海竭，此樂尚綿綿。」

聯成，女出雲箋，命小桃書皆，已四鼓矣。不復就枕，但立會而已。生口占一絕云：

名花並立笑春風，誰識常空一竅通；
欲驗佳期何處見，白羅襠上有殘紅。

自是之後，幽會佳期，殆無虛日；眷戀之情，親昵之意，有不可得而言語形容者。所作詩詞，不可盡述，姑記含蓄意深者十絕：

昨夜東風透玉壺，零零湛露滴真珠；
寄言未問飛瓊道，曾識人間此樂無？
一線春風透海棠，滿身香汗濕羅裳；
個中好趣惟心覺，體態惺忪意味長。
臉脂腮粉暗交加，濃露於今識翠華。
春透錦衾紅浪湧，流鶯飛上小桃花；
寶鴨香消燭影低，波翻紅浪枕邊欹。
一團春色融懷抱，口不能言心自知。
葡萄軟軟蟄酥胸，但覺形銷骨花熔；
此樂不知何處是，起來攜手問東風。

淡淡溶溶總是春，不知何物是吾身；
自驚天上神仙降，卻笑陽台夢不真。
形體雖殊氣味通，天然好合自然同；
相憐相愛相親處，盡在津津一點中。
半夜牙牀戛玉鳴，小桃枝上宿流鶯；
露華濕破胭脂體，一段春嬌畫不成。
燭盡香消夜悄然，洞房別是一般天；
若教當日襄王識，肯向陽台夢倒顛？
魚水相投氣味真，不覓不漆自相親。
兩身忘卻誰為我，恐是天生連理人。

一日，祖姑獨坐春暉堂上，生侍之，願生，謂之曰：「昔傳姻事為『下玉鏡』，何謂也？」生以溫嶠事為對。祖姑曰：「汝知發問之意乎？」生曰：「不知。」祖姑復曰：「汝宜益加進修，吾之女孫，誓不他適，當合事汝，亦使溫嶠之下玉鏡台也。」生拜謝。至暮，生以此告瑜。瑜喜，笑曰：「古人有言：『人心同欲，天必從之。』豈虛語乎！」生曰：「明日當辭歸，遣媒言議，勿失時也。」

明日，遂告歸。及抵家，以祖姑之語告其父。父欣然從之。

擇日命媒行。既至，以所來之由告叔。叔曰：「四哥才貌，出眾超群，可敬可愛，得婿如此，足慰人心。奈他人譏笑何？」媒曰：「何傷上？溫嶠之下玉鏡台，娶姑之女。」又曰：「老泉女適程氏，舅之子也，況乃孫乎？自古迄今，但聞傳其事以為話，未聞以是病之者，夫何疑之有？」叔嬖允之，遂備黃金二錠、羊一牽為定禮。生婢有名朝華者，從媒同至，乃出書以示瑜。瑜披讀曰：

「玉真小娘子妝次：輅世忝姻緣之契，締結絲蘿；叨因叔姪之情，寓居門館。詎意天緣會合，親逢曠世之嬌嬈；人意交孚，果是前生之配偶。榮生意外，喜溢眉間。緬想淑候，蘭蕙其芳，冰霜其潔。秋水為神玉為骨。傾國傾城；芙蓉如面柳如眉，欺花欺月。柳絮因風起，藹然謝道韞之才；寒藻漾漣漪，粲若朱淑真之文采，誠所謂天上之神仙，君子之好逑者也。輅一寒如此，百技無能才匪逮人，貌非出眾，忝得一拜於雲階，幸已足矣。何況側身於玉樹，恩莫大焉。粉身不足報深恩，萬死亦難酬厚德。捫心有愧，揣己何堪！曩間太夫人因親致親之言，歸心如箭；今見椿府君執柯伐柯之舉，喜意若川。倘若叔嬖再不他辭，想應汝我心諧所願。百歲姻緣，在此一舉；千金會合，於此片時。專望竭力贊襄，毋使青蠅諧白玉；同心協力，庶教丹桂近嫦娥。則平生之心願足矣，月下之深盟遂矣。茲因媒氏之行，敬緘鸞而申微悃，犒訴鳳以候佳音。即辰天地皆春，山川自秀，伏乞保重千金之體，永終百歲之斯。不宣。」

後二日，媒氏告歸，瑜乃出箋以寄生。書曰：

「伏自一別，倏爾旬餘。蝴蝶之粉未乾，麝蘭之香猶在。松竹之表，嘗彷彿於目睫之間；金石之盟，每念昭於心胸之內。忽喜冰人之傳事，又兼雲翰之飛來，千欣！千喜！恭惟文侯，學貫天人，博通古今，風采聯賈少年之弱冠，文華負李長吉之奇才，誠所謂文苑中之英華，士林中之翹楚者也。瑜也，貌微無豔，才非道韞，自謂於世而無取，夫何在兄而見憐！幽谷發陽春，多感吹噓之力；葵花傾曉日，幸蒙光照之私。托庇二天，已非一日。詎意人心有欲，天意果從。因親復得致其親，莫非命也；發願竟能諧所願，不亦宜乎！忽然手舞足蹈不自知者，自此生順死安而無復憾。事已定矣，言更何云。惟冀尊所聞行所知，益勵占龍之志；宜其家宜其室，佇看協鳳之祥。不須待月於西廂，正好挑燈於此牖。毋使前人獨專其美，免思微弱以喪厥躬。伏乞鼎調，以副時望。不宣。」

是月也，忽御史按臨，遴選其民俊秀者補弟子員。鄉老舉生為癯生。後數日，生父齋書以告瑜父。生乃吟詩一首，並寫花箋以寄瑜云。詩曰：

書寄平生故友知，白衣今已換藍衣；
微軀從此如鷹繫，佳兆何時協鳳飛？
上苑杏花愁客去，西廂明月為誰輝；
幾回暗想蘭房事，不覺臨風淚雨霏。

瑜得生書，亦作一啟並歌一篇以復云：

「寂寂蘭房愁獨倚，忽見長鬚致雙鯉。雲是瓊林天上郎，如今已入鬢宮裡。入鬢宮裡為何如？漸磨仁義樂菁莪。方巾員領真超卓，黃卷青燈好切磋。君不見買臣衣錦歸鄉裡，至今名姓光青史。又不見縣官負弩迎相如，至今千載揚芳譽。男兒得志皆如此，男兒莫厭窮經史。上方治定崇文儒。彬彬濟濟紆青紫夫君子，真英豪，器宇堂堂氣象高。心通萬卷猶嫌少，日誦千篇不憚勞。此時已入文章島，如今遂卻平生志。鏖戰文場應可期，太平治化真堪異。蒲柳應知得所依，鳳凰何日又同飛？坐看花誥班班降，羞殺人間俗子妻。」

僕歸，將詩以示生。生與同學生覽畢，無不歎服稱美者。其啟中有做句云：「但能有理可明，不怕無官可做。」又云：「前日之良心因妾既喪，今日之放心在君當收。」又云：「莫為蒲柳之姿，墮卻雲雷之志。」若此之言，非見理分明者，安能及此耶？但恨不見全篇以書記焉。

第十卷

鍾情麗集（下）

時生入泮宮，不兩月間，生父捐館。生哀毀逾禮，水漿不入口者三日。既葬，躬自負土，不受人助。事喪之後，終日哭泣而已，不復視事。時有白鶴雙竹之祥，人以為孝感所致。自是家道日益凌替，而瑜娘之父始有悔親之心，遂不復相往來。而生以守制不暇理事，故相聞者二載。

然而，瑜娘慕生之心曷嘗少置？風景之接於目，人事之感於心累累形諸詩詞，多不盡錄，姑記一二以語知音者：

《鵲橋仙》

征鴻無信，游鯉無信，更相望斷春潮無信。玉郎何處不歸來，怎禁許多愁悶。
青山有盡，綠水有盡，惟有相思無盡。眼中珠淚幾時乾，腸一寸截成千雨。

《瑞鷓鴣》

芭蕉葉上雨難留，松柏梢頭風未收。萬悶千愁無著處，並歸心上與眉頭。
腸如襪線條條斷，淚似源頭混混流；倚遍欄杆人不見，滿天風雨下西樓。

《長相思》

春望歸，秋望歸，目斷江山幾落暉？啼痕點點垂。
朝相思，暮相思，終日何時是盡期，腹心寄與誰。

一剪梅

雨打梨花深閉門，辜負青春，虛負青春。傷心樂事共誰論？花下消魂，月下銷魂。
愁聚眉峰盡日顰，千點啼痕，萬點啼痕。曉看天色暮看雲，行也思君，坐也思君。

《滿庭芳》

愁鎖春山，淚潺秋水，時時獨向西樓。望窮千里，山水兩悠悠。惆悵故人獨在，離別後，日月難留，腸斷處，愁愁悶悶，風雨五更頭。相思何日了？無腸可斷，有淚空流。湘江潮信斷。楚峽雲收。只恐尋春來晚，東君去，花謝鶯愁。蘭房下，何時與你，交頸綢繆。

時有同郡富室符氏者，素聞瑜娘才色，聞生久不至，遂散財賂，冀必得瑜娘為婚而後已焉。故有與瑜娘父言者，非譽符家道之華腴，必稱符才貌之出眾；非言生家道之蕭條，必毀生行止之落魄。瑜父遂欲解盟，然猶慮構成詞訟，猶豫未決。又有為其畫策者，曰：「內外兄弟姊妹，不可為婚，法律所禁。倘或興訟，以此推之，何畏之有？」遂決意許符氏，然猶未敢輕動。或勸其家納符氏聘禮者，瑜父從之。

後瑜娘緝知，悲不自勝，以死自誓，終不他適。黎聞之怒。瑜乃以白巾自縊，賴眾知覺救解，得免，黎方覺悔。

然瑜之心雖不肯從，而符之盟終不可解。正憂悶間，忽值其姑適王氏者歸宅，黎命之解慰瑜心。乃從容勸瑜百端，瑜應之曰：「結親即結義，是以寸絲既定，千金莫移。兒非不愛榮盛而惡貧賤，但以棄舊憐新、厭貧就富，天理有所不容，人心有所未安。」姑以瑜言告黎。黎曰：「瑜言誠有理，奈彼符氏何！」凡瑜所親愛者，皆令勸之。

一日，碧桃乘間諫瑜曰：「娘子懿德嬌顏為諸姊妹中之巨擘，然諸娘子俱適名門宦族，或田連阡陌，或金玉盈箱，娘子獨許寒酸，妾輩甚不愜意。近見大人別締良姻，甚喜，甚喜。娘子何故短歎長吁，減卻飲食，損壞形容，而為傷感之甚耶？」瑜曰：「汝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古人有言：『今日之富貴，安知異日不貧賤乎？今日之貧賤，安知異日不富貴乎？』彼符氏雖富，而子弟之品不過一庸夫而已，縱有金玉盈箱，田連阡陌，生為無名人，死亦作無名之鬼，何足道哉！且辜生雖貧，丰姿冠世，學問優長，他日折丹桂如採薪，取青衿如拾芥，何患不至富貴乎？未受他人盟約，尚當求擇其人，況先受其人之聘而負之，可乎？有死而已，誓無他志！」

一日，絳桃復諫曰：「自從定親於辜生之後，一別三年，諒必他娶矣。娘子何故勞心苦志以思之？」瑜曰：「汝勿言，吾意已決矣，縱蘇張更生，不能搖動。且辜生久不至者何哉？蓋生之為人，孝心純篤，乃翁捐館，方泣血而不暇，況有心相憶乎！」又曰：「夫願相守而厭相離者，淫婦之道也；托終身而期遠大者，賢女之所慮也。爾何以淫婦期我，而不以賢女期我也？」絳桃拜謝而去。

未幾，生家蒼頭忽持書至，密以一箋付瑜。瑜泣讀之，乃疊韻詩一首。詩曰：

一自往年邊扁便，無奈鱗鴻專轉傳；
勸君莫把海山盟，移向他人擅閃善。

自是生即弔罩之後，夜就枕間，忽夢往黎室。至相見，托延至於春暉堂後新創亭上，坐，顧其額曰「剪燈書窗」。壁間所掛吹彈歌舞四面，上題有詩，附錄於此：

誰家有女顏如玉，手持幾竿崑崙竹。鏤玉編雲一片形，含商弄羽千般曲。一聲遲，曉起丹山彩鳳啼，一聲疾，半夜孤舟嫠婦泣。一聲喜，秦樓仙侶同飛起。一聲悲，異時忠臣乞食歸。十分妙趣真無比，良工寫入霜縑裡。時人莫道是無聲，仙聲不入凡人耳。右調《佳人呂玉簫》

中虛外實木一片，吟向佳人懷裡見。叮叮 幾點聲，細細粗粗四條線。一聲清，半夜天空萬籟鳴。一聲濁，八月秋風群木落。一聲苦，昭君馬上啼紅雨。一聲歡，妃子宮中洗祿山。風流畫史龍眠老，筆端寫出心機巧。勸君莫道是無聲，仙聲不入凡人耳。（右調《美人弄琵琶》）

及生至黎室，正想間，忽見瑜至，相見之際，再拜再悲。遂相攜手入於蘭房之內，二人席地而坐，歷道其夢想之苦，解盟之由，相對泣下。已而，瑜收淚言曰：「今日相逢，將以為可喜，則又可悲；將以為可悲，則又可喜。悲耶？喜耶？吾不得而知之。」生曰：「苦盡甘來，一定之理。前日之別固為可悲，今日之逢則又可喜。可悲者既已過矣，可喜者當以與卿共之。」瑜遂命絳桃取酒，與生共飲；復命仙桃以侑觴。仙桃請歌東坡《水調歌頭》。生曰：「時勢不同，情懷各異，彼調雖妙，非吾事也。」乃止。綴《念奴嬌》一曲，命仙桃歌之。絳桃和之。

「牽情不了，歎人生、無奈別離多少。一自慇懃相送後，天際歸舟杳。倩女魂消，崔微夢斷，瘦得肌膚小。寒閨深閉，腸斷幾番昏曉。----悵望鳳鳥不至，妖禽怪鳥，恣狂呼亂叫。悄悄憂心何處告，且喜故人重到。滿酌流霞，浩歌明月，與爾開懷抱。等閒信筆，寫出《念奴嬌》調。」

曲盡，二人相顧，淚灑數行。已而，復相謂曰：「今夜相逢，何啻夢中，可無述以記之乎？」生請其題。女曰：「以『夢寐』為題，不亦宜乎？」生遂援筆書於紙屏之上：

久別喜相會，春從何處來？四眼頻相顧，雙睛何快哉！對此一盞燈，如醉又如癡。大旱見雲霓，和羹得鹽梅。憂心冰似泮，笑臉天如開。乎童且奉酒，與君開此懷。」寫畢，忽聽角起樵樓，鐘鳴梵宇，推枕欠伸，乃是南柯一夢。

而且憶其詩詞，因起而錄之。始欲治裝竟尋舊約，奈何秋闈在邇，正吾人當發憤之際也，更兼有司催逼赴試甚急，生無奈何，只得起服回學肄業。故特命蒼頭北行，以申前好。豈知瑜父不以生為念，終無一言以及親事，但厚賂以饋生耳。蒼頭臨行之際，瑜乃以箋付之，令持以獻生。

一日，蒼頭抵家復命，具言以結盟符氏，生心大恚。復聞瑜有書奉寄，生大喜，拆而視之，乃情札一紙，並詩十韻。生讀之，歎曰：「清才麗句，雖李易安、朱淑真不過是也。」書曰：

「妾瑜，蓋嘗因親致親，雖有慚於聖訓，以愛結愛，豈有負於初心？敬陳悃之誠，上達高明之聽。伏念妾瑜三才末品、一介女流，愧無傾國傾城之姿，且有至愚至陋之累。叨蒙不棄，肯結契緣；復感納聘，重申結好。感恩有日，報德無由。豈期凶變於門，山崩水竭，遂使魚沉湘水，雁杳衡陽。一別悠然，三年在邇。寸心千里，眼窮雲海之微芒；一日三秋，腸斷光陰之轉遞。前言難踐，後會何時？風風雨雨不曾停，悶悶愁愁何日了！罄南山之竹簡，寫意無窮；決東海之洪波，流情不已。愁如雲而常聚，淚若水以難乾。春苑花開，悵滿豔陽之景；夏涼燕乳，情嗟長養之天。秋觀明月倍傷神，冬玩香梅增感慨。警於心，觸於目，無非惆悵之時；俯乎人，仰乎天，盡是相思之處。一心怏怏，兩淚汪汪。一日十二時，時時悵望；五更三四點，點點生愁。坐如屍，立如齋，形同枯木；瞻在前，忽在後，目若紫芝。簪折瓶沉，月下已幸向日約；香消玉減，鏡中無復舊時容。密約成虛，怕過舊時游處；歡娛陳跡，難斯後會何時。深懷千言萬語，與誰說洩；決盡一心一意，惟子是從。願若果乖，雖生無益；情如不遂，便死何妨！凱拋彩鳳文鸞，去遂山雞野鷺？父縱許盟於異姓，妾肯委質於他人？誓於此生，靡敢失節，皇天后土，實所鑒臨！碧落黃泉，要同一處。天作比翼鳥，地成連理枝，允副王郎之願；生為同室親，死為同穴鬼，毋為居易之言。趙璧重完，尚希躬往；樂鏡再合，早致良圖。姑共挽桓君之車，庶免抱淑真之恨。償足死生之債，莫負錙銖；未終龜鶴之齡，長堅金石。誠能如此，妾雖垂首九原之下，亦且甘心矣。惟兄是圖之，毋使落他人之手也。臨書腸斷，不知所云。更有平日所作鄙句，並用奉呈：

朝朝暮暮憶崔徽，鬢霧蓬鬆淚兩垂。蠶繭絲何日了，鷺鷥骨瘦幾時肥！西廂待月人何在？在北裡銷鸞事已違。腸斷畫梁雙紫燕，飛來飛去又飛歸。

相思相望淚頻傾，欲化雲娘恨未能。簾外厭聞無喜鵲，窗前愁伴有心燈。千般嬌媚何在？一種風流病又增。可惜佳期成阻隔，愁愁悶悶幾層層。

紅顏薄命古今同，不怨蒼天只怨儂。松柏歲寒終不改，鴛鴦頸白也相從。要知趙客終完璧，莫學陳王只賦龍。今日西廂門下過，汪汪雨淚灑西風。

鸞風分群失一友，朝思暮憶倍淒涼。當時何啻魚游水，今日方成參與商。流淚淚流流盡淚，斷腸腸斷斷無腸。風流有債難償子，獨對西風歎幾場。

平生志願未能酬，百歲姻緣一旦休。兩股釵分誠有日，一根簪折整無由。愁攢眉上鉛難盡，淚落牀頭枕欲浮。倘若情緣中道絕，微軀此外復何求。

寂寂深閨晝日閒，傷情無語倚欄杆。恨從別後生千種，愁擁心頭結一團。藕斷也知絲不斷，燭乾信是淚難乾。他時若落庸夫手，璧碎珠沉也不難。

雨打梨花倍寂寥，幾迴腸斷淚珠拋。睽違一載更三載，情緒千條有萬條。好句每從愁裡得，離魂多自夢中消。香羅重解知何日，辜負巫山幾暮朝。

兩地相思各一天，可憐辜負月團圓。每盟金石堅孤節，生怕紅塵隨俗緣。鸞鳥柔腸雖斷盡，鮫綃鮮血尚依然。花開月白人何處，無奈千愁萬恨牽。

濁紙鮮鮮染淚紅，遙傳長恨寄匆匆。須知身在情終在，務要生同死亦同。蘇雁影沉傳去後，秦簫聲斷月明中。雲收雨散知何處，目斷巫山十二峰。

如此鍾情世所稀，這般心事有誰知？丁香到死香猶在，竹節經霜節不移。有意有心常悵望，無言無語但呆癡。碧梧翠竹無由見，一日思君十二時。」

生得書後，遂整飭再尋舊約，奈何秋闈在邇，有司催逼赴試急，生不得已，即時回學溫習舊業。與友人數輩，雖朝夕同學共榻，然而思慕瑜娘之心無時不然。他不暇及，集古人詩句十首，以思瑜焉：

豈是丹台歸路遙，月魂潛斷不勝招。何因得薦陽台夢，幾度難尋織女橋。慘慘淒淒仍滴滴，霏霏沸沸又迢迢；砌成此恨無量處，縱得春風亦不消。

丈夫身上淚沾襟，書盡誰憐得苦吟。紫府有緣同羽化，瑤台無路可追尋。能消造化許多力，不受塵埃半點侵。惟有當時端正月，只應常照兩人心。

花有清香月有陰，斷腸魂夢兩沉沉。才開暖律先偷眼，莫為游蜂便吐心。薄霧浮雲愁永晝，落花流水怨離琴。相思一夜梅花發，夕夢時時到竹林。

魚在深淵月在天，魂歸冥漠魄歸泉。相思相見知何日，多病多愁損少年。獨坐獨行還獨立，相憐相愛莫相捐。兩情宛轉如心素，願作鴛鴦不羨仙。

擘破雲鬟金鳳凰，離人別處倍堪傷。雙雙瓦雀行書案，兩兩時禽噪夕陽。誰愛風流高格調，我憐真白重寒芳。而今往事誰重省，說與流鶯也斷腸。

路隔星河去往難，羅裳不暖午風寒。朱經玉樹三山壽，共待天池一水乾。閬苑有書難附鶴，碧桃何處共驂鸞。山長水闊人還遠，春色不由得再看。

臨高萬丈日斜西，相望長吟有所思。白雪為肌玉為骨。芙蓉如面柳如眉。鴛鴦被合拋何處，紅葉蛾黃化為遲。獨倚欄杆意難寫，援毫一詠斷腸詩。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美人千里思無窮。春從流水三分盡，心有靈犀一點通。長樂夢回春寂寂，館娃愁重雨濛濛。不堪吟罷重回首，更隔巫山幾萬重。

寄語麻姑借大鵬，瓊台重密許飛瓊。常疑好事皆虛事，誰識鸞聲似鳳聲。霧鬢雲鬟羞玉頸，雲裾月風想娉婷。此時為汝腸肝斷，一片傷心畫不成。

月窟嫦娥不惜栽，天花冉冉下瑤台。獨教羅鄴能吟畢，曾是劉郎再看來。滿眼春愁無處著，半生懷抱向誰開？此時愁望情多少，一寸相思一寸灰。」

詩即成，乃命僕持書報黎，稱「將赴試」，密付前詩，以寄瑜娘。瑜見之，不覺失聲長歎，亦集古詩十首以復生日：

「故園東望路漫漫，泣血悲風翠黛殘；去日漸多未日少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。春蠶到死絲方盡，滄海揚塵淚始乾。無可奈何花落盡，五更風雨五更寒。

玉容寂寞倚欄杆，抱得秦箏不忍看。桂樹參天煙漠漠，月娥霜宿夜漫漫。春花秋月何時了，暮雨朝雲去不還。正是消魂時候也，金爐香燼漏聲殘。

殘妝漏眼淚欄杆，睹物傷情死一般。三逕冷香迷曉月，十分消瘦怯春寒。黃花冷落不成豔，青鳥慙慙為探著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可憐辜負月團圓。

黃菊枝頭破曉霜，此花不與俗人看。車輪生角心猶轉，蠟炬成灰淚始乾。雲鬢懶梳愁折鳳，曉妝羞對怕臨鸞。故人信斷風箏線，相望長吟淚一團。

暑往寒來春復秋，故人別後阻山舟。世間美事難雙得，自古英雄不到頭。荳蔻難消心上恨，丁香空結雨中愁。欲知此後相思處，海色西風十二樓。

百歲中來不自由，同君身上屬誰憂。金丹擬注千年貌，仙鶴空成萬古愁。豈有蛟龍曾失水，敢教鸞鳳下妝樓。兩身願托三生夢，幾度高吟寄水流。

枯木寒鴉幾夕陽，自從別後減容光。遙看地色連空色，人道無方定有方。披扇當年歎溫嶠，此生何處問劉郎。愁來欲唱相思曲，只恐猿聞也斷腸。

天上人間兩渺茫，天涯一望斷人腸。多情不似無情好，塵夢哪如鶴夢長。滄海客歸珠送淚，墜樓人去骨猶香。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烈烈轟轟做一場。

天涯海角有窮時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明月清風如有待，冷猿秋雁不勝悲。曾聽弄玉人間曲，只許高人個裡知。寂寞日長誰問我，每因風景寄君詩。

真成命薄久尋思，獨立滄浪自詠詩。粉面怕遭塵土浼，此心惟有老天知。詩成夜月人何在，花落深宮雁亦悲。今日春風亭上過，寒猿晴鳥逐時啼。」

寫畢，令僕持報以復。

生見瑜詩，歎賞不已，思慕倍常，功名之心如霧之散，眷戀之意若川之流。不覺成疾，勿能言動。旁求良醫，拱手默然，莫知所以。有一後至者，歎曰：「此必害相思之病也，雖盧扁更生，亦莫能施其術誠能遂其懷，不治而自愈矣。」初，生之遇瑜，人莫知之也，至是，聞醫者之言，舉家

失措，莫知其由。乃詢諸僕，咸曰：「不知。」詢之哥，姑以實告。即時命僕亟至臨邑，別以他事詣瑜父，而密以實告祖姑。祖姑得之，竊以言瑜。瑜即解玉戒指一枚並魚箋一幅，以投僕，曰：「食欠之即愈。」僕回抵家，遂以玉戒指磨水，與生飲之，頓覺輕減，稍稍能言。僕乃以瑜娘所與之箋呈上。生拆視之，乃詩一首云：

妾即君兮君即妾，君令有恙妾何安。

鳳凰倒了連雲翼，松柏須宜保歲寒。

當日造端良不易，從今燃尾諒猶難。

天應憐憫人辛苦，破月應知自有圓。

生覽詩數次，忽覺身健，漸漸病癒。時槐黃在邇，生以病故，天不克赴試，始有重訪舊游之意。

又月餘，仍催裝復抵黎室。既至，表叔以生久別，眷待甚厚，延於宣撫外堂之西廡。生見頗有外之之意，意甚不快，又以瑜娘平昔敬重於生，疑其必有交通，每使瑜弟黎銘伴在。生自念負疾遠來，思欲與瑜一致款曲，留連半月，竟莫能得，悒悒殊深。

忽值瑜母壽旦，夜間設席慶壽，生入伴齋，至三更後，遂輕步入瑜房中。瑜正優閒，見生前至，相與唏噓，歎息久之。已而，細訴衷腸，論其間阻解盟之事、致病之由，不勝悽慘。言猶未盡，忽聞門外呼喚之聲，生遂含淚而別。臨行之際，瑜謂生曰：「兄姑留此，不數日父親將有遠行。」生曰：「諾。」

後數日，黎與子果去。生大喜。即日黃昏，外門未閉，生直至女室，相攜玉手，同至剪燭西窗。生顧窗中詩畫，宛如夢中，無有或異於始謀私奔之約，生深然之。既而，參橫斗落，遂不復寢，乃相送而出。東方漸白，門猶未啟，二人相返於剪燭軒下，此軒遠僻，人跡罕聞，乃制《南宮一枝花》一曲，按琵琶歌贈生。夫瑜平昔善歌恐聞於外，昔時生每強之不得，今請自歌之。生心欣聽，響遏行雲，聲振林木，駭然驚服。詞名《一枝花》，帶過《小梁州》：

「春愁豔色中，夏景繁華裡，秋悲霜降後，冬恨雪零時。觸目攢眉，許多情意，心事有誰知？三年裡幾不通，一日間百憂並集。

《小梁州》

望碧天，茫茫不盡；念青鸞，杳杳無期。可憐辜負深盟誓。玉人何處？招之不至樂昌鏡破，鳳釵雙離。蕭郎簫斷，蔡琰笳悲。怪累朝鳥雀頻啼，喜今宵玉手同攜。《小梁州》，漫把曲兒歌，大都來細把離情訴，聲聲短歎長吁。鍾情到此，悲歡離合都經歷。悵殺我無雙翼，安得雙雙花並蒂、對對鳳于飛？古人言：『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入地願成連理枝。』這言兒也、君須記。死生隨你。問我何歸，相思而已。」

歌畢，天明，生乃出。瑜遂書前曲，命婢持示生。

生制《耍孩兒》一曲，暮春同游，命瑜歌之，生拂弦以和之，並附於此：

《耍孩兒》

老天生我非容易，把俺置入花天月地。歡娛正值少年時，況兩人貌美才奇。我便是瓊瑤藏中無雙寶，你便是紫陽場中第一枝。往古誰堪比？冠世才、風流曹子建，傾城色、窈窕太真妃。

《五煞》

雖二人、只一身，十分佳、一樣齊，根如連理花同蒂。琪花瑤草相暉映，玉蕊金英付護持。誰知得、真情意。博山下深深密約，洞房中悄悄幽期。

《四煞》

情乍深漸妮親，頭妒交又解攜，回頭間別三年矣。爾思予兩行紅粉淚，予思爾幾句斷腸詩。鱗鴻絕、書難寄。百樣相思端緒，萬般離況情思。

《三煞》

可勝歎嗟！椿樹倒、痛在心，那堪岸泮嚴束繫。欲重來，奈多修阻不克諧。我的心情，秋冬春夏四時裡，恨怨悲傷四字兒。此無聊不在心，便在眉。令那割人腸的花開月白，那更苦人心的燕語鶯啼。

《二煞》

我只道破鏡不圓，誰承望去壁重歸。訴艱辛、一一從頭起耳才聞處腸先斷，口未言時淚早垂。相對幾聲長吁氣：哀哀怨怨，噫噫唏唏。

《煞尾》

此意兒重若山，此情兒融似泥。兩人莫負平生志。情黏骨髓刀難割，病入膏肓藥怎醫？任先生死死，要一處相依。

《尾聲》

如此如此，永由伊。由伊肯嫁情人，殞身做一個風流鬼。休獨使崔張、卓司馬專美。

自是之後，多會於漱玉亭上。

次夜，生復至，且約以是月中秋，相與踐東門之約。瑜允之。

次日，生將辭歸，適黎亦回，乃設席以待生。酒至半酣，黎起，舉杯謂生曰：「往日時誤結絲蘿，有乖國法，今思改正。且瑜娘，老夫所鍾愛者，不欲外適，恐致相見之難，將求佳婿以贅之。況且子既絆於文林，必歷乎仕路，但與瑜娘相呼為兄妹，不亦宜乎？」生聽其言，唯唯從命。復以紅羅一匹以與生，曰：「勞子遠來，無以為饋，聊以表吾違約之過。子其納之。」生亦受之不辭。宴罷，日暮，生回室，思欲與瑜一會，重申舊約，奈何無間可乘，轉輒反覆，莫能成寢。既曉，瑜乃命碧桃以囉鱗趾一片並近體一首以別生云：

間別三年始得逢，才逢數日卻匆匆；

一身歸去輕如葉，萬恨生來重似蓬。

莫把仙桃輕漏泄，好教雲翼早相從；

向來言約君須記，只在中秋一月中。

生歸家數日，復往舊約。及至，不復露身，但寓於佃夫之家，陰使老嫗為通情焉。至中秋夜，賞月罷散，俱已醉寢，瑜乃竊開後門走出時生正佇立俟候，忽見瑜至，相與同到寓所。命佃夫抬轎，至海濱。時舟在岸，生乃抱瑜登舟，渡海而東。半月間，始得登岸。其程中所作《八景》，附此：

《蘭房寂寞》

素娥今夜到蟾宮，鶴怨猿悲惆悵中；

香冷博山人不見，秋風秋雨泣寒蛩。

《花檻蕭條》

繞欄濃豔四時開，都是區區手自栽；

此生鶯花誰自主，故園猿鶴不勝哀。

《仙門夜月》

慘淡中秋半夜天，相期私出小門前；

回首見月顏何厚，步未移時淚已漣。

《古道秋風》

野草寒煙望眼荒，秋風颯颯樹蒼蒼；

不知此地是何處，怕聽猿聲恐斷腸。

《博浦開船》

平生不省出門前，今日飄零到海邊；

同駕木蘭從此去，鶴歸華表是何年？

《扁舟駕浪》

一葉輕舟鼓浪行，搖搖擺擺幾層層；

也知平日優游好，爭奈安從險處成。

《孤棹搖風》

苦愛風流不肯休，西風吹起浪波流；

人言舟裡黃泉近，終日昏昏怕舉頭。

《列樓登岸》

沙白茅黃海氣腥，人言此地是豐盈；

岸頭舉目非吾土，兩淚汪汪別二親。

登岸之際，忽見僕夫在彼俟候，迎瑜歸家。

即至，擇日設花燭之會，行合巹之禮。二人交歡之時，不啻若仙降也。乃於枕上共成一詞，以識喜云。詞名《一剪梅》：

「金菊花開玉簫秋，鸞下妝樓，鳳下妝樓。新人原是舊交遊，魚水相投，情意相投。舉案齊眉到白頭，千歲綢繆，百歲綢繆。頂香待月舊風流，從此休休，自此休休。」

自是之後，符氏緝知，具狀詞告於郡。

時卒郡者由進士出身，博學好事，亦重風情案，聞生之才名、瑜之佳譽，勒生與瑜供狀詞。輅供曰：

「伏以不告而娶，固知獲罪於聖門；竊負而逃，未免有乖於國法。雖然有咎，未必無因。謹具狀由，備陳始末。緣念我祖之妹、我父之姑，早適臨高之縣，厥姓曰符，厥官曰土，世居臨邑之鄉。所有孫女，正及可笄之歲；念予小子，先成結誼之盟。自是冰人親斷千金一諾，復兼月老更交禮於雙壁。玉鏡之台，吾已下矣；芙蓉之褥，余得隱焉。詎念人心不測，天地無常，俄焉時候，倏爾云亡。彼海翁遽然易慮，慕彼千金之值，欺予六尺之孤，棄舊好而結新歡，見小利而忘大義。父心母意雖欲更張，女願男情黏滯不了，是以犯在色之戒，通知好之私。日盛月新，膠堅漆固，兩情難捨，百計無由。萬慮千思，惟恐破樂昌之鏡；三更半夜，遂竊效卓氏之逃。自博浦而下船，至烈樓而登岸。艱於山，險於水，始克到家；寄諸東，轉諸西，未遑寧處。冤家有頭債有主，已被告明；官司無黨亦無偏，從公勘審。今蒙喚問，所供是實，得罪惟甘。尚冀審緣由，果孰先而孰後；曲成斯美，俾有始而有終。望大人寬宏法之仁，小子遂宜家之樂。生則仰天而祈禱，死則結草以報恩。不在多言，伏乞台鑒。」

瑜娘供狀：

「妾瑜告則不得娶，所以悖理而私奔；觀過斯知仁，尚望容情而恕罪。荷申愜、上瀆高明。伏念瑜父生母育，忝處中閨，師順婉閒，謹訓內則。先時結誼，以締好於辜生；近日解盟，復許親於符氏。欲從乎先進，則不順乎親；欲適乎後人，則有於信是以猶豫而莫決，未知定向以適從，三思於心，兩端互執。出乎此則入乎彼，理勢必然；舍乎利而取乎義，心情方慊。況且符氏粗粗魯魯，孰若辜子昂昂，涇渭判然，薰蕕別矣；難離難合，不得不然。所以月下花前，預許偷香之約；更闌人靜，竟為懷璧之逃。駕一葦之仙舟，凌千層之碧浪；渡蓬萊之仙境，抵瓊館之名區。誰想洞房之樂方深，而符氏誣詞已下；枕席之歡未已，而府中胥吏來拘。自作自歡，事已發矣；吐情吐實，伏乞鑒焉。尚冀秦台之鏡照臨，孟母之刀剖析。庶俾一段良緣，始終美滿；免喪三分微命，翕剝雲亡。夫如是，則妾再生之辰也。謹具厥由，詳情乎理。」

郡卒覽畢，以硃筆判曰：

蓋聞《易》備三才，貴陰陽之正義；《詩》稱四始，開男女之及時。《春秋》著謹始之友，經書重大婚之禮。茲乃彝倫之大，實為風化之原。著於理逕昭昭者也；傳諸後世，郁郁乎哉！矧今聖化，人物衣冠之盛，不異中州，尚期媲美於魯鄒，豈意猶存於鄭衛。切照書生辜輅，初知文墨，略涉詩書，況能懷席上之珍，何患無書中之玉？處子瑜娘，生長富華，性質婉婉，何不韞匱藏之寶，待夫善價之沽？處子瑜娘，生長富華，性質婉婉，何不韞匱藏之寶，待夫善價之沽！卻乃逞己私情，污吾淳俗，非獨有違於國法，抑且有叛於聖經。揆諸理而罪固難逃，原其心而情實可恕。再照土官黎稠，蠢小黎蠻，野哉羯者，不能修理幃幕，安能制服黎民？矧令背約欺孤，損貧就富，事由其始，罪所當先。原告符氏，猴頭曾尾，狼子野心，不能揣己自量，卻又奪人匹配。且復捏虛詞誣告

，欺誑官司，理既有虧，法當坐罪。牽連之人數，各科斷於本條。嗚呼！一理所存，兩端互執。欲斷地之符氏，恐開爭占之方；欲斷之辜生，慮起淫奔之路。是故度以中正之道，宜歸父母之家。風流案自此打開，陷入坑從今填滿。曠夫怒女，永無間言；債主冤家，大家解結。一惟聖朝之律，深懲蕩俗之非。凡諸後生，當鑒前轍。判語已畢，合屬施行。」

於是命黎父領之回。

先是，二人淹滯囹圄，極情悽慘。乃至判斷明白，將使瑜父領瑜

前回，二人相語別曰：「妾與君歷盡危險，備經辛苦，猶不得遂其美滿之情，今日繫於囹圄之門，此人之意惡者也。非緣兄，亦不出此。我父又將領妾遠回，今夜與君於此，不知明日又在何處也。死則已矣，倘若不死，庶毋相忘於患難之中。」二人抱頭大慟，絕而復甦者數次既而，拭淚立

會數次，極其綢繆，不覺樵閣日上三竿。女遂自摘其髮繫生之臂，生亦摘髮以繫瑜臂。已而，仰天歎曰：「縱今生不得為同室人，亦當死為同穴鬼；縱有死生之殊，永無違背之異。皇天后土，其證之焉！」瑜乃口《沁園春》一闋，歌以別生。每歌一句，長歎一聲。滿獄聞之，莫不掩泣。歌曰：

「夫為妻去，妻為夫死，死又何難？念狼虎叢中，曾經險阻，鑊湯獄裡，受盡辛酸。有口難言，含冤莫訴，碎了心腸爛了肝，愁殺處，見君尤縲泄，我獨生還。

恩情萬鍾千般，誓死死生生永不單。這三世冤家無解結，一條性命惜摧殘！生不同衾，死當同穴，付與符氏冷眼看。須記取，綿綿長恨，天上人間。」

女別時，生之婢女以酒送瑜。瑜出一簡以付之，使其與生。乃《醉春風》詞一曲：「玉貌減容色，柳腰無氣力。可憐好事到頭非。啾啾唧唧，彩鳳分飛。寶瓶墜井，魂招不得。-----回頭長歎息，血點蓋胸臆。乾坤有盡意無窮，惜惜愁愁，嗟嗟歎歎，相思罔極。」

瑜娘既出，生亦疏放，而溺於所愛，恩愈厚而情愈深，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寐，癡癡呆呆，如醉如夢，動靜語默，皆思瑜之心形也。其至精神耗損，容有變色，所為之事，旋踵而忘，不知其與荀情崔魄，孰果先而孰後來。嘗作《玉蝴蝶》令一闋云：

「憔悴玉人去也，深盟已負，幽怨難招。終日昏昏，無賴無聊。恨如山，重峰疊嶂；悉若線，萬緒千條。想嬌娘，眼波波深恨，旆搖搖難招-----遊魂飛散，金釵脫股，玉帶寬腰。被冷香殘，蘭房寂寂，長夜迢迢。僧金迦，倩誰解結？風流案，何日能消？可憐俏玉人何在，風雨瀟瀟。」

又詩曰：

「臨風長歎息，好事到頭非。一點心難朽，千年願已違。離鸞終日怨，塞雁幾時回？寂寂寒窗下，無言但淚垂。誰想鳳和凰，翻成參與商。燈殘心尚在，燭冷淚還長。當日同司馬，如今似樂昌。相思成痼疾，自覺斷中腸。」

瑜娘自歸之後，黎幽之冷室，使之自盡。瑜終日獨自悲吟，欲殞命，然以未得與生決別，尚不能忍，乃作哀詞八首以弔云：

「暗室兮寥寥，長夜兮迢迢。欣歡兮今何在，天涯兮亦何遙。愁頻結兮不能消，魂已飛兮不能招。風流債兮償未了，鴛鴦頸兮何時交。

妾心兮悲又悲，皇天兮知不知？想思兮此際，相見兮何時？雁兒東去，燕兒西歸，鏡已分兮釵已離。心盟有在兮君應不違，靈神作證兮吾將誰依？在天願作兮比翼鳥，在地願為兮連理枝。天地兮無窮盡，此情兮無絕期。

日在兮青天，魚在兮深淵。天與淵兮懸何切，我與君兮合無緣！不怨父兮不怨母，不怨人兮不怨天。但怨紅顏多薄命，倚門長歎淚漣漣。

幽室無人兮與鬼交親，微喘苟存兮與鬼為鄰。愁眉兮終日顰，幽恨兮幾時伸。誓此生兮不惜身，即與子兮合其真。生當為兮同室人，死當為兮同穴塵。

春風桃李兮今何在，秋雨梧桐兮增感慨。填不平兮美滿坑，償未了兮風流債。香羅重解兮何時，佳期已失兮難再。

百年伉儷兮一旦分張，覆水難收兮拳拳盼望。倘若不遂所懷兮死也何妨，正好烈烈轟轟兮便做一場。莫教專美兮待月西廂，何心偃仰兮苦戀時光。

樹欲靜兮風不休，梗欲停兮波不流。海縱柘兮心尚在，石雖爛兮情猶存。於今堪歎亦堪悲，無緣佳期不到頭。甘向牡丹花下死，便為情鬼也風流。

只為君情兮苦牽纏，遂使今日兮受斯愆。竊負而逃兮真可憐，縲紲而拘兮猶可憐。父兮母兮不相見，只兮弟兮不相捐。與其苟生於人世，孰若飲恨於黃泉！」

詞成，黎以公幹之縣，祖姑乃竊開縱瑜潛而出。

時生家僕來探訪消息，瑜乃出一簡付之，命遺與生。生拆視之，不覺放聲大哭。其書曰：

「妾與君自交會以來，殆始四載於斯矣。吾兄使妾眷戀之心始終弗替，綢繆之意生死弗改。瑜月下之盟，口血猶未乾也；燈前之語，德音尚在耳也。妾拳拳是念，切切惟思，未嘗一日而去懷，惟冀與子偕老而已。曩者中秋之行，始得遂志，自謂可以馴至百年而不負，燈前月下之心遂矣。奈何無知惡小切齒，在州構成官訟，遂至釵分鏡破，簪折瓶沉。父母惡之，鄉人賤之，臭穢彰聞，閨門駢笑，良可悲夫！妾今幽居別室，風月不通。正欲自盡也，則恐自經溝瀆，人莫知之；正欲苟存也，則將何面目去見父母？是以猶豫未決，思欲與子一訣而後捐身也。嗚呼！百年伉儷，一旦分張；千載佳期，時難再得。想迎風待月之時，握雨攜雲之會，其可得乎？吁！不可得也。此妾之所以長歎深悲者也，所以飲恨長逝者也。妾所以作哀詞錄之以奉呈焉，以表生死不忘之志。瑜泣血謹書。」

生覽畢，忽焉如有所失，乃作《嗟嗟鳳侶》六章以自廣云：

「嗟嗟鳳侶，在天一方。思之不見，我心孔傷。

嗟嗟鳳侶，在天一涯。思之不見，我心孔悲。

嗟嗟鳳侶，非梧不棲。胡為乎哉，一東一西。

嗟嗟鳳侶，非竹不食。胡為乎哉，一南一北。

嗟嗟鳳侶，遭幽囚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。

嗟嗟鳳侶，落樊籠兮。一日不見，如三秋兮，使我心忡忡兮。」

生即日促裝兼道而行，直抵黎之左右潛居焉。使人以密告祖姑。祖姑密以告瑜。瑜聞生至，思得一見而無由，乃作《首尾吟》二律以饋生云：

「生不從兮死亦從，天長地久恨無窮----玉繩未上瓶先墜，全軫初調曲已終----烈女有心終化石，鮫人何術更乘風？拳拳致祝無他意，生不相從死亦從。」

生不相從死亦從，吁嗟好事轉頭空。睽違已似河邊柳，偶得全憑塞上翁。幽香未消幽恨結，此身雖異此心同。拳拳致祝無他意，生不相從死亦從。」

辜生是日又得此詩，越加憂慘。知瑜以死相許也，乃溺恨燥腸作賦，名曰《鍾情》，密以饋女云：

「予自與卿交合之後，悲歡離合，莫不備經。然後知吾二人鍾情之至，亙古至今，天上人間所未有者也。自前寓此，倉卒並日，埋身晦跡，一月餘矣。思與子一會，以敘往昔之好，以成往昔之盟，以諧往日之願，以踐往日之言，不可復得，可勝歎哉！近得子所作《首尾吟》二律，感傷悲感，怨恨悽慘，且以見吾子之無二志矣。讀之再三，感之不已。嗚呼！不知何時復得相見也。茲不揆愚魯，強寫情懷，作成鄙賦一篇，名曰《鍾情》。夫情所鍾者，皆吾與子經歷之所履也，不待贅言已可知矣，然未有不因言而見心者也。吁！韓子所謂『物不得其平則鳴』，豈虛語哉！今因人便，敬述謬作以寄吾子，希吾子其彩子。雖然，文華雖工，無補於事，要在踐言耳。同生死人辜輅拜獻賦曰：

心動為情，與生俱生。蘊之而為至中之德，發之而為至和之聲。至微至妙，惟純惟精。因乎萬物之感，故有二者之名。歎夫人之所稟雖同，我之所鍾獨異。非憂懼之切心，匪愛惡之介意。杳杳焉莫究其由，茫茫焉莫窺其際。但見感乎物，應乎中，觸於目，著於躬。乾旋坤轉，吾情之無窮也；日往用來，吾情之交通也；春風和氣，吾情之衝融也；驟雨濃去，吾情之朦朧也；淚之灑然，氣之噓然，吾情之所以如山如峰也。然一身之有限，而萬狀之無涯。既而樂之，樂忽變而哀，情之所鍾，為何如哉！察其所由，源源而來。想其月明風清，寂無人聲；蘭啟矣。情人止矣。爾乃一氣潛

消·兩情不已；貫兩玉而一串·洽兩身而一體。歲羽歲羽 焉焉猗猗焉·不啻乎鳳之和鳴、枝之連理也。雖文蕭之絳彩鸞、三郎之幸妃子·天下鍾情之樂·又豈加於此哉！至若子規聲若秋閨夜雨·人既歸兮·臂既解兮·爾乃恨結於心·愁塞於眉·嗟赤繩之緣薄·歎鱗雁之音稀·肅肅焉·切切焉·奚啻乎雁之失群鸞之分飛也。雖溺愛之苟情·多情之崔嵬·天下鍾情之苦·又豈有加於此哉！嗚呼！噫嘻！吾之與之·交情之至·此於此矣！粉牆·游洞房·待月明·竊仙香·趕雲雨之幽會·期天地而長久·此情之鍾於樂之一也。及其辭閨苑·歸瓊館·赴月之流邁·傷春景之不返·此情之鍾而為若之一也及至久別而相逢·久窒而復通·攜琴以遂相如·舉案以待梁鴻·此又情之鍾而為若之一也。詎意事發入於公門·身居於囹圄·埋尤劍於獄中·分明鏡於江滸·此又情之所鍾而為苦之一也·情兮情兮·鍾情立此當何如！樂極衰生·言既不虛；苦盡甘來·方豈我誣？悼往者之不可救·念來者之猶可圖。望趙卿之返璧期合浦之珠還哲此心兮·生死不殊；誓此情兮·生死不逾；身雖異處·情非二途。卿其我乎？我其卿乎？鍾情這賦·止於如斯·復何言之可言 仍從而歌之曰：乾坤易盡兮·情不可極。雲霧可消兮·情難釋江海可量兮·情難測。情之起·先天地無地無始。情之穹後天地無終。微此人兮·吾誰與同？微此情兮·吾何以。」

瑜覽賦畢·不覺失聲大哭。既而·援筆修書一覽以答生云：

同生死人妾瑜試淚含涕·謹布心聲·特令便人代為申達微意·以瀆情人辜兄：妾惟悲歡相繼·雖事勢之必然·生死同途·人情之至原。皇上后土·鑒一生無二之心；霜竹雪梅·乘萬古不移之節。春情如海·永不枯乾；盟誓若山·何由轉動。但惹---短短·特在人亡·空垂首於九原·枉分身於兩處·為此悲耳·豈不哀哉！妾今在幽房·何殊地獄。吞聲哽咽·絕如泣血之子規·顧影悲吟·恰似失群之孤雁。欲苟延性會·親卻不後；將殞滅生身區兄又不至。傷心積恨·豈止一端：殘喘微軀·惟欠一死·感兄不棄·幸輕百里而來詢：嗟妾無緣·不得一朝而朝見室邇人遐懷恨焉；月缺花殘·實可傷也。近得情書飛墜·華翰傳來·別亮新奇·淒涼慘切·備盡悲歡離合之狀·極夫風流慷慨之言。蹙額開緘·含淚披讀·泄胸中之苦趣·開筆下之陳言。奈何紙短情長·未免言窮意並·伏乞採之·實為幸也。」

黎歸·聞其母縱瑜·大怒·愈加禁錮·節其飲食。生潛往月餘·不通其消息·愈加憂快。然賴祖姑時加問·且命生姑留於此·因便竊 發。

又月餘·值黎岳父之誕辰·黎偕其妻俱往之外氏。是夜·祖姑乃穴牆縱瑜而出·命佃人舁之·隨生東歸。

數日至家·再設花燭之宴·重誓山海之盟。生乃命婢把酒·與瑜共飲。歡甚·生口占一絕以侑女云：

經霜松柏愈森森·足見平生鐵石心；
今夜燈前一杯酒·故人端為故人斟。

瑜接后·亦吟一絕以答生云：

經霜松柏愈蒼蒼·足見平生鐵石腸；
今夜燈前一杯酒·故人端為故人嘗。

瑜復酌酒·再酬生云：

經霜松柏愈班班·足見平生鐵石肝；
今夜燈前一杯酒·故人端為故人談。

瑜接后·亦吟以復云：

經霜松柏愈青青·足見平生鐵石盟；
今夜燈前一杯酒·故人端為故人傾。

瑜歸之後·祖姑乘間勸黎·因許瑜歸寧。祖姑密使人報生如·夫妻遂備禮起行。既至·俯伏請罪。居月餘方歸。

瑜娘孝敬其姑，恭順其夫，待姊妹以和友為先，遇僕婢以恩惠為本。一家內外，無不敬之。機杼之精，剪制之巧，為一時之冠，時譽翕然稱之。暇日，則與生吟詠。厥後生擢巍科，偕老百年，永終天命。

玉峰主人與生交契甚篤，一旦以所經事跡、舊作詩詞備錄付予，今為之作傳焉。既成，乃為之贊曰：

偉哉辜生！卓冠群英，玉質金聲。懿哉瑜娘！秀出群芳，國色天香。日秀日芳。今古無雙。可羨可嘉，千載奇逢。意密情濃，成始成終。洋洋美譽，流播鄉閭。莫不曰善。斯色斯才。生我瓊台。猗歟休哉。玉峰主人。筆力通神。相像寫真。作此傳讓。傳之天涯。」

玉峰主人慶生詩：

幾回離合幾悲歡，如此鍾情世所難；
雪凍不催松落落，飛蛾難掩月團團。
豐城龍劍分終會，合浦明珠去又還；
從此玄霜俱用盡，好將詩句詠關關。

俟軒陳隱公詩：

好將詩句詠關關，青鳥何妨再探看；
無可奈何風大急，似曾相識月團團。
畫蛇笑彼安蛇足，失馬知君得馬還；
好把風流收拾起，早攜書劍上長安。

玉峰主人結：

早攜書劍上長安，莫戀人家歲月長；
金榜題名千古舊，布衣換卻錦衣還。

張於湖傳

宋朝淮西和州涇陽縣，有一秀才，姓張，名孝祥，字安谷，號於湖。腹中背記五車書，胸內包藏千古史。因戀新婚，不赴科第。其父作詩以誡之，云：

西風颯颯逼槐黃，文士紛紛赴選場；
休戀鳳衾鴛被暖，桂花香似麝蘭香。

於湖見詩，遂上京應舉。幸喜高登，除授江西臨江府清江縣尹。在任一清如水，四民咸仰。一日餘閒，往臨江亭觀玩。但見山青水秀，景物鮮明。見正面屏風畫著瀟湘八景，左壁「范蠡歸湖」，右壁「子房歸山」。攸攸之樂，猛然觸心，遂於壁上題詩一首云：

洞庭潮送客，景物晚煙籠；
雨過山嵐靜，潮回港艫通。
北去搜千疊，南來轉萬蓬；
不欲趨潮去，江邊學釣翁。
題畢，歸衙。

後不覺日月如梭，三年任滿，越升州通判。未任一年，改升金陵建康府尹。帶領伴僕王安，僱船前去。

來到揚子江，過金山寺，見十數人駕快船一隻，問云：「來船莫不是建康府尹張爺爺的麼？」於湖叫王安答道：「只說不是。」王安依言回答。那接官公人去了。王安問曰：「相公因何不要公人跟隨入城？」於湖曰：「他們跟著，不得閒行遊玩。且同你入城尋親訪友，茶坊酒肆，勾欄寺觀，俱以遊玩，方可委任。」

來到通江橋邊，時八月天氣，尚且炎熱。於湖吩咐王安：「上岸尋個寺觀，燒湯洗浴。」王安行無半里，見一座道觀，向前與門公唱喏，曰：「我官人行船辛苦，欲借浴堂洗澡，未知允否？」

門公曰：「待小人與觀主說知，然後請進。」門公告知觀主。觀主曰：「天氣炎熱，洗浴何妨。」傳語請入。

王安報知於湖。於湖即入軒前與觀主相見。但見觀主頭戴星冠，身披鶴氅，人物清標，丰姿伶俐。於湖暗忖曰：「不知來到此間，得遇此觀主恁般風韻。」遂調《西江月》詞一闋，單道觀主妙處：

「半舊鞋兒著穩，重糊紙搨風多。隔年煮酒味偏濃，雨過天桃色重。強距公雞快鬥，尾長山雉梟雄。燒殘銀燭燄頭紅，半老佳人可共。」

吟畢，與觀主分賓主而坐，觀主問曰：「尊官何處？高姓大名？因什到此？」於湖曰：「小生洛陽人氏，姓何，名通甫。遊玩至此，天氣炎熱，致到上宮，借求一浴。請問觀主高姓？貴壽？」觀主答曰：「貧道在俗姓潘，年四十有八，諱名法成。」正說之間，簾櫳響處，只見一人俄然而入，頭戴七星冠，身披紫霞服，皂絲絛，紅履，約有二十餘歲，顏色如三十三天天上王女臨凡世，精神似八十一洞洞中仙女下瑤池。生得丰姿伶俐，冠乎天成。於湖一見，蕩卻三魂，散了七魄。觀主令她進前，稽首施禮華，佇立一旁，啟唇問曰：「官宰高姓？」於湖曰：「姓何，名通甫。」那道姑曰：「小道事冗，不及陪奉。」稽首而去。於湖曰：「好個佳人，可惜做了道姑。」又問觀主曰：「適間來者是何院觀主？」曰：「就是敝觀知客。」

正問之間，只見小童請相公沐浴。於湖至浴堂浴罷，到客房梳篦整冠。值門公在側，便問：「門公多少年紀？」門公曰：「小人今年六十二歲。」於湖曰：「你在此幾年？」門公曰：「有二十餘年。」於湖又問曰：「你身上衣服，誰管你的？」門公曰：「小人但得三餐足矣。衣服有無，隨時過日。」於湖謂王安曰：「你去船中取布一匹，賜與門公做衣服穿。」王安取與門公。門公拜謝。於湖就問門公曰：「方才鶴軒相見，姓名什麼？哪裡人氏？今年幾何？」門公曰：「姓陳，名妙常，今年二十三歲，金陵建康府人氏。」於湖曰：「她的宿房在哪裡？」門公曰：「在東廊第一間便是。」言未已，被女童來請相公晚齋撞散。

於湖到鶴軒相見，謂觀主曰：「蒙容洗浴，又賜晚齋，何以克當？生之舟中炎熱，故假館借宿一宵，來日便行，自當拜謝。」觀主曰：「無妨。如若未行，寬住幾日。」

當晚齋罷，於湖閒步東廊之下，明月如畫，吟詩一首：

浩蕩偏宜八月秋，蟾光皎潔照諸州；

誰家寶鏡新磨出，掛在長空忘卻收？

閒行之間，聽得琴聲響亮，見座黑門樓半開，挨身而入。見十餘個道姑盤環而坐，知客中坐撫琴。於湖歎曰：「此女正是鳳凰入雞伴，難以類比。」正看之際，忽然琴弦已斷。知客曰：「莫不是有人盜聽吾琴？」於湖慌忙而轉身，言曰：「何年日月，再逢此女，吾願足知。」遂題詩一首於粉壁，以歎其美：

星斗當天月正圓，忽聞窗畔理琴弦；

瑤池降下真仙子，看罷教為獨慘然。

尾後書「洛陽才子何通甫題」。題畢，回房歇息。

次早，門公來請早齋。齋罷，卻待收拾起程，只見門公報曰：「知客有請。」於湖即至知客房中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知客曰：「夜來軒中有失迎迓。」於湖曰：「冒瀆多端，不罪幸矣。」觀見壁上有詩，而讀曰：

曉日瑤台夜氣清，天風吹落步雲聲。

塵根未盡俗緣在，千里關山月正明。

於湖讀罷，問曰：「此詩何人所作？」知客答曰：「昔漢光武游王母宮，見仙妃在彼，數日撫琴，故作此詩。第一曰，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，故作『天風吹落步雲聲』。」於湖暗忖：「十分人

物，寫作俱高，有十二分奇妙。」知客曰：「小道今日上殿回來，見壁間題有佳作，重蒙過獎。」於湖曰：「小生衝撞貴寓，竊聽琴音，回房亂道《臨江仙》小詞以奉。」知客拆開讀之曰：

「誤入蓬萊仙洞裡，松陰忽睹數嬋娟。眾中一個最堪憐。瑤琴橫膝上，共坐飲霞觴。雲鎖洞房歸去晚，月華冷氣侵高堂。覺來猶自惜餘香。有心歸洛浦，無計到巫山。」

知客看罷，忖曰：「正是引賊入寨。」於湖曰：「休要見笑。」知客曰：「重蒙所賜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小道意欲答相公，勿罪。」於湖曰：「小生誠為拋磚引玉耳。乞見教。」知客落筆即寫《楊柳枝詞》一闕云：

「襄王魂夢雲雨期，兩心癡，子今無計戀瓊姬，自著迷。道心堅似絮沾泥，不往飛。任取楊枝作柳枝，強挨屍。」

寫罷，於湖觀看，大笑。知客曰：「斑門弄斧，幸勿晒焉。」於湖曰：「誠所謂人才雙全，非世之常出也。」然於湖看畢，亦作《楊柳枝》詞以奉云：

「碧玉冠簪金縷衣，雪如肌。從今休去說西施，怎如伊。杏臉桃腮不傅粉，最偏宜。好對眉兒好眼兒，覷人遲。」

寫畢，知客觀見，不語，亦作前詞以答：

「清淨堂前不捲簾，景幽然。閒花草漫連天，莫胡言。獨坐黃昏誰是伴？一爐煙。閒來窗下理琴弦，小神仙。」

於湖看畢，即忙起身。知客曰：「言詞冒犯，宥非為幸。」於湖謝別，到船中叫王安取絹一匹，送至觀中，謝了觀主。進城上任理事。

那陳妙常懊恨不及，從此惹起凡心，常有思念之意。不覺又是十月初一日，本觀設齋，會集眾道姑，道姑齊來與觀主稽首。正問答間，門公報曰：「外有一秀才，言稱和州涇陽縣人，姓潘，要見觀主。」觀主曰：「請他進來。」門公出去，引到鶴軒相見。觀主問曰：「姪兒幾時到此？」那潘必正拜了四拜，退而言曰：「列位姑姑，就此相見。」眾道姑還禮，俱各請坐。觀主與眾道姑曰：「這是我姪兒潘必正也。從家而來，家眷安否？」必正曰：「俱各平安，有書在此。」觀主曰：「幾時離家？」必正曰：「舊歲十二月離家，正月到京應舉，二月初九頭場過了，忽然患病，未得終場。待欲回家，奈有書在此，未及下得，所以特來拜見。」觀主曰：「行李在何處？」必正曰：「在船上。」觀主曰：「你與門公去搬上來，住數日，另討船回去。」必正同門公將行李搬至觀中。觀主叫女童灑掃後房，與必正安歇。

次早，必正到各道姑房裡相訪訖。閒坐之間，問門公姓名。門公曰：「小人姓戚，名中立。」必正又問曰：「東廊盡頭那個道姑，姑什名誰？」門公曰：「姓陳，名妙常。吟詩作賦，撫琴誦經，無有不能。」必正

曰：「曾有秀才過客與她廣和否？」戚公曰：「曾有外客人，姓何名通甫，號為洛陽才子。是我引他見妙常，將布一匹，送與小人。」必正即將綿紵由海青一件與他，又吩咐曰：「休對人說我將衣服送你。」戚公謝曰：「小人謹領。」必正就調一個《相見楊柳詞》封了，令門公送與知客。

門公見妙常曰：「潘官人特來相訪。」妙常微笑曰：「在哪裡？請進。」必正向前施禮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必正曰：「適間小生送一柬，奉呈叱覽，孔幸。」妙常讀曰：

「傍觀道觀過茅屋，驚人目。星冠珠履逍遙服，能妝束。絕世儀容瓊姬態，傾城國。淡妝全無半點俗，荊山玉。」

妙常看畢，驚曰：「此人言詞典雅，字若龍蛇，況兼人物厚重，比那何家大不同。」妙常曰：「多承佳句。請問官人青春有幾？」必正曰：「二十有五。」又曰：「哪月壽旦？」必正曰：「八月十三。」妙常曰：「官人是。」必正曰：「知客是幾時壽旦？」妙常曰：「目下不遠。」

正說之間，小童來請，曰：「觀主有請。」必正即回。見了觀主，觀主問曰：「你這幾日身體如何？」必正曰：「托庇苟安。」觀主曰：「小心住一程回去。」必正曰：「以是攪擾姑娘。」茶罷，相別。

到房中，自思曰：「回心甚急，奈被此人勾住，又得姑娘相留。」十分喜悅，就在房中撫琴。陳妙常在花園聽，曰：「此曲乃《鳳求凰》也。」暗暗喝采而回。

次日，妙常使女童來請必正吃茶。必正即到房內，依次而坐。茶罷，妙常將琴放在几上，燒炷好香，打個稽首，請必正撫琴。必正曰：「不能。」妙常曰：「何故太謙？」觀主曰：「必正先撫一曲，然後知客亦撫。」撫畢，各自散了。

自此，往來半月。一日，必正走到妙常房中。女童曰：「官人請坐。」必正曰：「師父何在？」女童曰：「去石城長春院訪一觀主，未回。」必正見書廚未鎖，開拿一部《通鑑》來看。內有一帖，見了大驚，去了三魂，蕩了七魄。讀曰：

「松院青燈閃閃，芸窗鐘鼓沉沉。黃昏獨自展孤衾，欲睡先愁不穩。一念靜中思動，遍身慾火難禁，強將津唾咽凡心，爭奈凡心轉盛。」

必正曰：「此是凡胎俗骨，何苦出家，有此怨意？不若乘機嘲戲，她若不從，卻有招詞在此。」亦寫《西江月》一首云：

「玉貌何須傅粉，仙花豈類凡花。終朝只去戀黃芽，不顧星前月下。冠上星簪北斗，案頭經誦《南華》。未知何日到仙家，曾許彩鸞同跨。」

寫畢，放在硯匣底下，露些紙角出來。把《通鑑》安頓了，卻待轉身，妙常回來，與必正相見，敘禮坐定。必正問曰：「何來？」妙常曰：「長春院觀主患病，去訪，留吃中飯。有失相迓。敢問潘官人中膳否？」必正曰：「正欲回房吃飯。」妙常曰：「寬坐，取琴來請教一曲。」取琴安兒，見硯匣下一簡，拿出觀看。此時柳眉剔起，星眼圓睜，叫道：「好也！好也！潘必正，是何道理！此間是清淨道場，祝聖之所，寫什淫詞豔曲，調戲良人！先到觀主處說明，再到官府處定奪！」必正雙膝跪下，曰：「望師兄高抬貴手，一時狂興，誤寫此詞，伏乞恕罪！」妙常曰：「你是讀書之人，此理難容！定要與觀主說知，再不許上我門來！」必正曰：「自古道『有風不可使盡帆。』有應即對，有問即答。」妙常曰：「我有什言詞許你？」必正曰：「『強將津唾咽凡心，爭奈凡心轉盛。』斯言果何謂耶？」妙常回嗔作喜，曰：「從何而來？」必正曰：「在我袖中。」妙常用手來取，卻被必正抱住，曰：「同到你觀主處說明，卻送官司定奪。」妙常陪笑曰：「罷了，落在你手中。」眉來眼去，情興如火。必正曰：「且將這兩個女童如何發落？」妙常就叫兩個女童送一幅素絹與長春院觀主，這兩個女童去了。

必正妙常乃攜手同入蘭房。必正曰：「死生不忘卿恩。」妙常曰：「你莫比等閒看，我身猶處子，並無點泄。」卸下星冠，脫下衣服，取一幅白香綾帕，親手取紅。必正見了，心中大喜。妙常曰：「潘郎，這是五百年前結了這段姻緣，今日交付與君，休使賤妾有白頭之歎。」交會間，恰似鴛鴦戲水，渾如鸞鳳穿花。喜孜孜連理共枝，美甘甘同心結蒂。恰恰鶯聲，不離耳畔；喃喃燕語，甜吐舌頭。楊柳腰，點點春濃；櫻桃口，微微氣喘。星眼朦朧，細細汗流香玉體；酥胸蕩蕩，涓涓露滴牡丹心。真合美愛色情多，怎比偷香滋味別。又有一篇《南鄉子》詞單道日間雲雨。詞曰：

「情興兩和諧，摟定香肩臉貼腮。手摸酥胸軟似綿，美奇哉！褪了褲兒脫繡鞋。玉體著郎懷，舌送丁香口便開。倒鳳顛鸞雲雨罷，多情今夜千萬早些來。」

雲雨罷，起，妙常帶了冠子，問曰：「還是帶冠子好，不帶冠子好？」必正遂作《鷓鴣天》一闋云：

「卸下星冠睹玉容，宛如神女下巫峰。霎時雲雨歡娛罷，無限恩情兩意濃。輕摟抱，款相從，時間一度一春風。若還得遂平生願，盡在今宵一夢中。」

妙常看罷，曰：「今夜不許你再來。我要上殿誦經，不可污了身體。」必正曰：「總不如錦帳歡娛，便是非常之樂。」妙常曰：「不要閒說。」必正遂出一聯，與妙常對云：

霎時雲雨，難同徹夜之歡娛。

妙常對云：

半晌恩情，怎比通宵之快樂。

必正曰：「承蒙不阻，犬馬不能報也。今夜莫上殿罷。」妙常曰：「待我上殿回來，你房正連著我房，晚間掇梯從牆上過來，使觀主不疑。」必正歡喜無限，吟詩一首云：

一見仙容不下懷，愁眉深鎖幾曾開？

多蒙窈窕慙勸意，暮暮朝朝暗約來。

寫畢，妙常看罷，大怒，回詩一首：

君還欲我隔千山，我欲還君彈指間；

今日與君成配偶，莫將容易意闌珊。

必正曰：「承蒙師兄佳意，我輩如何發遣？」妙常回嗔作喜，曰：「自今為始，以夫婦敘禮，不許以師兄稱。」正說之間，女童回來，阻生。必正作別回房。

次早，見姑娘。姑娘曰：「姪兒身體如何？」必正曰：「稍安。」辭別回房，坐定，自思：「妙常生得十分人物，寫作俱高。」正欲掇梯過牆，只見日色未落，不得到晚，口吟一詩云：

紅輪何苦不銜山？佇立階前幾度看。

但得疏星三四點，免教仙子候花間。

吟畢，只聞樓頭鼓播，寺內鐘鳴，眾道姑上殿各散，回房睡了。必正關了房門，正欲掇梯過牆之際，只聽得隔牆叫一聲，「潘必正！」叫者是何人？

花面金剛，玉體魔王。綺羅織就豺狼。法場斗帳，牢獄牙牀。柳眉刀，星眼劍，絳唇槍。口美香舌，蛇蠍心腸。共他者，無不遭殃。纖塵落水，片雪投湯。秦是強，吳越比，也為他亡。早知色是傷人劍，殺盡世人也不妨。

必正聽叫，連忙下來，卻是姑娘。姑娘曰：「你哪裡去？」必正曰：「登廁。」姑娘曰：「你彈一曲《鳳友鸞交》與我聽者。」必正即撫。及畢，姑娘去了。

必正依舊上牆，陳妙常接著下來，兩個攜手到亭子上，並肩而坐。妙常曰：「你先上牆來了，如何又下去撫琴？」必正曰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妙常曰：「早是不曾過來，倘若被她看見，如何是好？」必正看看一座好花園，但見：

淡煙籠院宇，薄霧罩池塘。雙雙粉蝶宿花叢，對對游蜂穿柳砌。湖山隱，依稀見座峰尖；池沼汀清，彷彿一天星斗。颯颯金風穿繡幕，團團明月透珠簾。

妙常曰：「等你不來，因見湖山石眼透出月光，遂吟一絕云：

蟾蜍一線透湖山，斜倚欄杆偷眼看；

仰觀斗柄橫三點，心忙移步出花間。

必正聽得，大笑曰：「我不能得日落，口吟四句，韻腳一般相同。」妙常曰：「願聞。」必正吟曰：

紅輪何苦不銜山，佇立階前幾度看。

但見疏星三四點，免教仙子候花間。

妙常曰：「何斯不約而自同如此？」必正曰：「我與你同心同意，前世分定夫妻。」言罷，二人入房，解衣共寢，覆雨翻云。正是：歡娛嫌夜短，顛鸞倒鳳，猶如粉蝶探花心。歡戲間，不覺天曉。必正仍歸舊路去了。

次日，見姑娘。姑娘曰：「吃早飯未？」必正曰：「未曾吃。適來偶見一太醫，看脈，說我身體甚是虛弱，若不用葷腥調理，恐傷性命。」姑娘聽罷，吃了一驚。便叫門公買酒肉果品之類，送在必正房中。必正檢入。

到晚，將酒肴與妙常同飲。正是：竹葉穿心過，桃花上臉來；茶為花博士，酒是色媒人。燈光之下，看妙常有傾國傾城之色。口占《菩薩蠻》一闋云：

「芸房空鎖傾城色，萬態千嬌誰能及？何幸到鸞幃，春心不自持。點染香羅帕，遂我平生願。此處會雲英，何須上玉京？」

妙常聽罷，亦口占《菩薩蠻》云：

「香衾初展芭蕉綠，垂楊枝上流鶯宿。花嫩不禁揉春風卒未休。千金身已破，默默愁眉鎖。密語囑檀郎，人前口謹防。」

必正看罷，情興越濃，遂解帶雲雨。及罷，即於枕上說海誓山盟，就中訴深情蜜意。忽聞鄰雞三唱，最怪的曉霞穿碧落，偏嫌的紅日照紗窗。必正披衣起，回。

自是之後，約有半年之期。必正一日與妙常閒坐，只見妙常兩眼垂淚，眉頭不展。必正將手帕與妙常試了眼淚，問曰：「因何這等煩惱？」妙常袖裡取出一個帖子，遞與必正，必正看時，卻是《臨江仙》詞一闕，云：

「眉似雲開初月，纖纖一擲腰肢。與君相識未多時，不知因個什，裙帶短些兒。茶飯不餐常似病，終朝如醉如癡。此情尤恐外人知，專將心腹事，報與粉郎知。」必正看畢，曰：「既有此事，何不早說？有什難哉！」妙常曰：「我平日在此欺著手下的人，今日做出這醜事，如何是了？只得尋個死路，免污他人耳目。」淚下如雨。必正曰：「但放心懷。待我明日入城，贖一帖

墮胎藥。吃了便好。」妙常曰：「我曉得你做個脫身之計，去了不回。我命只在今夜。」必正曰：「若有此心，天地不佑。」

辭別妙常，入到城中。正行間，只見喝道前來，必正避不及，街傍佇立。卻是必正的故友張於湖。於湖一見必正，連叫：「住轎！」與必正相見。邀必正同到府中，分賓主而坐。茶罷，於湖問曰：「行館何處？」必正曰：「在城外女貞觀姑娘處。」於湖曰：「令姑是何人？」必正曰：「是住持潘法成。」於湖曰：「既是此觀，其中有一好物在彼。」必正曰：「兄長何以知之？」於湖曰：「舊歲在彼借水洗浴，曾作《柳枝詞》。」必正曰：「莫不是洛陽才子何通甫的作？」於湖細說，二人大笑。必正亦備言前事。於湖曰：「不難。你捏作指腹為親，為因兵火離隔，欲求完聚，告一紙狀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必正別了於湖，回到觀中，與妙常具說前事。晚間，到姑娘房中，必正雙膝跪下，將妙常之事，說與姑娘。姑娘曰：「我已知文。但不知你肯娶她麼？」必正曰：「小姪願娶。」姑娘曰：「叫她來，問她。」必正叫妙常到房裡，見了姑娘。姑娘曰：「你做得好事！」妙常低頭不語。姑娘曰：「去寫狀子來，明日進城去告。」

次日，三人同到建康府中下狀。當日，三人跪下。太守問曰：「告什麼狀？」觀主人告：「乞還俗事。」太守曰：「捲簾。抬頭。」叫妙常，問曰：「你曾云『清淨堂前不捲簾』？」唬得陳妙常魂不附體。太守曰：「潘必正、陳妙常二人既是指腹為親，各供本身之事。供得明白，准你還俗。」必正供曰：

「鄉貫舉人潘必正，伏蒙琴堂判府龍圖侍郎台下：告為結親完娶事。伏聞才愧相如，無挑琴之興；賢同顏子，有秉燭之憂。為因兵火流離，情意懼絕；豈期默然之會，所有前因。各有祖留衫襟之表，幸望仁慈，得配終身，偕老終身。所供是實。」

女貞觀知客陳妙常供曰：

「伏聞生居宦族，乃無謝女之才；長在玄門，叨沐孫姑之德塵根已盡，絕孟光之慕梁鴻；盜緣以再，斷雲英之約裴航。鬧中取靜，打坐看經；忙裡偷閒，尋師講道。豈期百年冤債來尋，況是嚴師力。今有度牒，係是官文，未敢自專。伏望判府俯察來詞，特賜與決。」

金陵建康府女貞觀道姑潘法成狀供：

「本觀女姑陳妙常供，父陳谷英存日，將女妙常曾指腹與潘必正為妻。見有原割衫襟合同為照。為因兵火離散，各無音耗。幸蒙天賜，偶然相會，所說舊日根苗，輻輳姻緣。俱在青春之際，如樂昌破鏡重圓，似文君駕車之願。所有原關度牒在身，未敢自便還俗。恕蒙准告。望乞台判。」

太守看畢，援筆判曰：

「道可道，名可名。強名曰道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清者濁之源，守不住煉藥丹爐；動者靜之機，熬不過凡情慾火。大都未撞著知音，多管是前生注定。拋棄了布袍草履，再穿上翠袖羅裳；收拾起紙帳梅花，準備著羅幃繡幕。無緣處，青浦黃庭消白日；有分時，洞房花燭照乾坤。」

張於湖判畢，即令還俗。

潘必正與陳妙常成親後，於湖舉必正賢良方正，除授蘇州府吳江縣尹。官至禮部侍郎。妙常生一男一女。夫妻衣錦榮歸，盡天年而終。

續東窗事犯傳

錦城士人胡生，名迪，性志倜儻，涉獵經史，好善惡惡，出於天性。一日，自酌小軒之中，飲至半酣，啟囊探書而讀。偶得《秦檜東窗傳》，觀未畢，不覺赫然大怒，氣湧如山，擲書於地，拍案高吟曰：

「長腳邪臣長舌妻，忍將忠孝苦謀夷。天曹默默緣無報，地府冥冥定有私，黃閣主和千載恨，青衣行酒兩君悲。愚生若得閻羅做，剝此奸臣萬劫皮！」

朗吟數次，已而就寢。

俄見皂衣一人，至前揖曰：「閻君命僕等相招，君宜速往。」生醉間，不知閻君為誰，遂問曰：「閻君何人？猥素昧平生，今而見召，何也？」皂衣人笑曰：「君至則知，不必詳問。」強挽生行。

及十餘里，乃荒郊之地，煙雨霏微，如深秋時候。前有城郭，而居人亦稠密，往來貿易者如市廛之狀。既而，入城，則有殿宇崢嶸，朱門高敞，題曰「曜靈之府」，門外守者甚嚴。皂衣者令一人為伴，一人白之。少焉，出，曰：「閻君召子。」生大駭愕，罔知所以，乃移入門。殿上王者袞衣冕旒，類人間祠廟中繪塑神像。左右列神吏六人，綠袍皂履，高幕廣帶，各執文簿。階下侍立五十餘眾，牛頭馬面，有長喙朱髮者，卓立可畏。生稽首階下。王問曰：「子胡迪耶？」生曰：「然。」王怒曰：「子為儒，須讀書習禮，何為怨天怒地，謗鬼侮神乎？」生答曰：「賤子後進之流，早習先聖先賢之道，安貧守分，循理修身，未嘗敢怨天尤人，而矧乃侮神謗鬼乎！」王曰：「然則『天曹默默原無報，地府冥冥定有私，之句孰為之邪？』生方悟為怒秦檜之作，再拜謝曰：「賤子酒酣，罔能持性，偶讀奸臣之傳。致吟忿憾之詩，望神君，特垂寬宥。」王命吏以紙筆令生供款，讓曰：「爾好掉筆頭議論古今人之臧否，若所供有理，則增壽放回，詞意舛訛，則送風刀之獄。」生謝過再四，援筆而供曰：

「伏以混沌未分，亦無生而無死；陰陽既判，方有鬼以有神。為桑門傳因果之經，知地獄設輪回之報。善者福而惡者禍，理所當然；直之升而屈之沉，亦非謬矣。蓋賢愚之異類，若幽顯之殊途。是皆不得其平則鳴，匪沽名而釣譽；敢忘非法不道之戒，故懼罪以招愆。出於自然，本自天性。切念某幼讀父書，早有功名之志；長承師訓，慚無經緯之才。非惟弄月管之毫，擬欲插天門之翼。每夙興而夜寐，常窮理以修身。讀孔孟之微言，思舉直而措枉；觀王王圭之確論，愁激濁以揚清。立貞忠欲效松筠，肯衰老甘同蒲柳！天高地厚，深知半世之行藏；日居月諸，洞見一心之妙用。惟尊賢而似寶，第見惡以如仇。視岳飛父子之冤，欲追求而死諍；視秦檜夫妻之惡，便欲死而生吞。因東窗贊擒虎之言，到北狄知無回鑿之望。懼忠臣被屠戮而殘滅，恨賊子受棺槨以全終。天道無知，神明安在？俾奸回生於有幸，令賢哲死於無辜。謗鬼侮神，豈比滑稽之士；好賢惡佞，實非迂闊之儒。是皆至正之心，焉有偏私之意？飲三杯之狂藥，賦八句之鄙吟，雖冒大耳息，誠為小過。惟神鑒之。」

王看畢，笑曰：「腐儒倔強乃此。雖然，好善惡惡，固君子之所尚也。至夫『若得閻羅做』，其不毀孰甚焉。汝若為閻羅，將吾置於何地？」生曰：「昔者韓擒虎云：『生為上柱國，死作閻羅王。』又寇萊公江丞相，亦嘗為是任，明載簡冊，班班可考。以此征之，冥君皆世間正人君子之所為也。僕固不敢希韓、寇二公之萬一，而公正之心，頗有二公之毫末耳。」王曰：「若然，冥官有代，而舊者何之？」生曰：「新者既臨，舊者必生人道而為王公大人矣。」王顧左右曰：「此人所

言，甚有玄理。惟其狂直若此，苟不令見之，恐終不信善惡之報，而視幽冥之道如風聲水月，無所忌憚矣。」即呼綠衣吏，以一白簡書云：「右仰普掠獄冥官，即啟狴牢，領此儒生遍視報應，毋得違背。」

既而，吏引生之西廊，過後殿三里許，有巨垣，高數仞，以生鐵為門，題曰：「普掠冥司獄。」吏扣門呼之。少焉，夜叉數輩突出，如有擒生之狀。吏叱曰：「此儒生也，無罪。閻君令視善惡之狀。」以白簡與之示焉。夜叉謝生曰：「吾輩以為重罪鬼入獄，不知公為書生也，幸勿見罪。」乃啟關揖生而入，其中廣五十餘里，日光淡淡，冷風蕭然。四維門碑，皆榜名額：東曰「風雷之獄」，南曰「火車之獄」，西曰「金剛之獄」，北曰「冥冷之獄」。男女荷鐵枷者千餘人。又至一小門，則見男子二十餘人，皆被髮裸體，以巨釘釘其手足於鐵牀之上，項荷鐵枷，舉身皆刀杖痕，膿血腥穢，不可近傍。一婦人裳而無衣，罩於鐵籠中，一夜又以沸湯澆之。綠衣吏指下者三人，謂生曰：「此秦檜父子與萬俟卨，此婦人即秦檜之妻王氏也。其他數人，乃卞敦，蔡京父子、耿南仲、丁大全、賈似道，皆其同奸黨惡之徒。王遣吾施陰刑，令君觀之。」即呼鬼卒五十餘人，驅檜等至風雷之獄。縛於銅柱，一卒以鞭扣其環，即有鋒刀亂至，繞刺其身。檜等體如篩底。良久，雷震一聲，擊其身如齏粉，血流凝地。少焉，惡風盤旋，吹其骨肉，復為人形。吏謂生曰：「此震擊者陰雷也，吹者業風也。」又呼卒驅至金剛、火車、冥冷等獄，各獄將檜等受刑尤甚。饑則食以鐵丸，渴則飲以銅汁。吏曰：「此曹凡三日則遍歷諸獄受諸苦楚。三年之後變為牛、羊、犬、馬，生於凡世，使人烹剝而食其肉。其妻亦為牝豕，與人畜離，食其不潔，亦不免刀烹之苦。今此眾以為畜類於世五十餘次矣。」生問曰：「其罪有限乎？」吏曰：「歷萬劫而無已，豈有限焉！」復引生至西垣一小門，題曰：「奸回之獄。」荷桎梏者百餘人，舉身插刀，渾類猥形。生曰：「此曹何人？」吏曰：「皆是歷代將相，奸回黨惡，欺君罔上，蠹國害民者。每三日，亦與秦檜等同受其刑。三年後，變為畜類，皆同檜也。」復至南垣一小門，題曰「不忠內臣之獄」。內有牝牛數百，皆以鐵索貫鼻，繫於鐵柱，四週以火炙之。生曰：「牛畜類也，何罪而致是耶？」吏曰：「君勿言，姑俟觀之。」即呼獄卒，以巨扇拂火。須臾，烈焰冲天，生皆不勝其苦，嗥吼躑躅，皮毛焦爛。不久，大震一聲，皮忽綻裂，突出者皆人觀之，俱無髮髻，悉閻人也。吏呼夜叉致於鑊湯中烹之。已而，皮肉融消，惟存白骨而已。復以冷水沃之，仍復人形。吏謂生曰：「此皆歷代宦官，漢之十常侍，唐之李輔國、仇士良、王守澄、田令孜，宋之閻文應、童貫之徒。曩者長養禁中，錦衣玉食，欺誑人主，妒害忠良，濁亂海內，令受此報，歷萬劫而不原也。」復至東垣，其女數千，皆裸身跣足，咸烹肉割心，或坐於燒春磨，哀痛之聲，徹聞數裡。吏曰：「此皆在生為官為吏，貪污虐民，不友兄弟，悖負師友，姦淫背夫，為盜為賊，不仁不義者，皆受此報。」生見之大喜，曰：「自今日始出吾不平之氣也。」吏笑攜生之手，偕出。

仍入曜靈殿，再拜稽首謝曰：「可謂天地無私，鬼神明察，善惡不能逃其責也。」王曰：「爾既見之，心境坦然矣。煩為吾作一判文，以梟秦檜父子夫妻之惡。」即命吏以紙筆給之。生辭別弗獲，為之判曰：

「嘗聞軒轅得六相而助理萬機，則神明應至；虞舜有五臣以揆待百事，而內外平成。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，曷敢受調鼎持衡之任？今照：奸臣秦檜，斗筲之器，閻閻小人，雖居宰輔之名，實乃匹夫之輩。獐頭鼠目，何至意以逢迎；羊質虎皮，阿邪情而諂諛。豈有論道經邦之志，全無扶危拯溺之心！久占都堂，懷奸謀而肆為僭分；閉塞賢路，固寵渥而妒忌忠良。殘傷猶剝掠之徒，貪鄙勝穿窬之盜。既忝職居師保，而叨任處公台，惟知黃閣之榮華，罔竭赤心之左右。欺君罔上，擅行予奪之權；嫉賢妒能，專起竄誅之典。姦宄逾其莽、操，兇頑猶勝斯、高。以梟獍為心，蛇蠍成性。忠臣義士盡陷於羅網之中；賊子亂臣，咸置於廟廊之上。視本朝如做甑，通敵國若宗親。鴟鷹啄架臂之人，豺契吠豕牢之主。奸心迷措，受詭胡兀術之私盟；凶行荒殘，害賢將岳飛之正命。悍妻王氏，不言豹隱而言放虎之難；愚子秦火喜，只顧狼貪不顧迴鸞之幸。一家同性而捨惡，萬民共怒

以含冤。雖僥倖免乎陽誅，其業報還教陰受。數其罪狀，書千張繭紙不能盡其詳；察此愆非歷萬劫畜生不足償其債。合行榜示，幽顯同知。

生呈上，王覽之大喜，贊曰：「謙正之士也！」生因告曰：「奸回受報，僕已目擊，信不誣矣。其他忠臣義士，在於何處？願布一見，以釋鄙懷，

不勝感幸。」王人免首而思良久，乃曰：「諸公皆生陽世，為王公大人，享受天祿，數萬餘次矣。壽滿天年，仍回原所。子既求見，吾躬詣導。」

於是登輿而前，俾從者請生於後。行五里許，但見瓊樓玉殿，碧瓦參差，朱牌金字，題曰：「忠賢天爵之府。」既入，有仙童數百，皆衣紫綃之衣，懸丹霞玉，執彩幢絳節，持羽葆花旌，雲氣繽紛，天花飛舞，龍吟鳳唱，仙樂鏗鏘，異香馥鬱，襲人不散。殿中坐者百餘人，皆冠通天之冠，衣雲錦之裳，躡珠寶之履，玉珂瓊，光彩射人。絳綃玉女五百餘人，或執五明之扇，或捧八寶之盃，圖侍左右。見王至，悉降階迎迓。賓主禮畢而坐。采女數人，執瑪瑙之壺，捧玻璃之盞，薦龍睛之果，傾鳳寶之茶，世罕聞見。茶既華，王乃道生所見之故，命生致拜。諸公皆答之盡禮，同聲贊曰：「先生可謂仁者能好人、能惡人矣。」乃具席命生坐。生謙遜不敢當賓禮。王曰：「諸公以子斯文，故待之厚，何用苦辭？」生揖謝坐。王謂生曰：「坐上皆忠良之臣、節義之士，在陽則流芳百世，身逝則陰享天恩。每遇明君治世，則生為王侯將相，輔佐朝廷，功施社稷，以輔雍熙之治也。」言既，命二吏送生還。謂生曰「子壽七十有二，今復延一紀。食肉躍馬，五十一年。」生悅，再拜而謝。

及辭出，行十餘里，天色漸明。吏指謂生曰：「日出處，即汝家也。」生挽二吏衣，延歸謝之，不覺失手而釋，即展臂而寤，時五鼓矣。

清虛先生傳

先生，空谷人也，與麗香公子，飛白散人、玄明高士為友，甚相得，三人者，每感其吹噓之力。惟玄明稍以高自據，先生遣弟子山雲遮道而進，將掩其不備以玷之。

雲至，玄明斂容問曰：「子欲日矇昧我邪？」雲曰：「非弟子之浮薄敢與先生抗，實先生使之來耳。先生樂人之從，高士願精士自願，不從之，而迷，何相忤邪？」玄明曰：「先生固東西南北人也。某循途守從之士，安能順之？且先生行必萬里，急則怒號，其性恍惚，令人不能捉搏。是以麗香公子觸之而脫冠拜謝，飛白散人遭之而委身如狂。先生且以為鼓舞之術，而不自知其嚴。子亦知之久矣。子以輕清之才，必有覆護之德。幸為我解焉。」雲曰：「高士誠明見萬里者。其如前驅，實無定蹤。倘解高士之圍，必被掃逐。」

言未畢而先生至。雲乃避之，先生復就焉。雲又避之如飛，先生怒而追之，雲乃散去。先生怒益急，山鳴虎嘯，石走沙飛，江湖作浪，天地震動。雲懼，盡其族而復請命。

頃之，飛白散人嘯舞而至，與先生相翱翔而問故。先生號呼道之。飛白拍地而笑曰：「玄明乃公之良夜友也，胡相隔哉！」遂挽先生訪麗香。

麗香方苦寒，如沉醉狀，顛倒欲眠。先生扶之，而麗香益泄不寧，惟顛首而已。飛白亦擊其額而侵之。麗香力不能勝，乃微告曰：「二公少避，某即醒矣。」飛白乃避地，先生亦息焉。麗香遂振衣而起，含笑相揖。既而，知玄明之外見，乃赤真然對曰：「吾四人者，天地之秀也。安能缺一哉？某傳世幾葉，支衍雖盛，使無玄明公照顧，則皆影滅矣。況玄明亦與二公有光，何獨避之？」飛白亦笑曰：「玄明雖有缺處，亦頗明白可接。」先生乃和聲然之，令雲去側而請焉。

玄明至，交好如初。情思相合，心膽相照，終夜依依，密不忍舍。自是以為常。每至曉，玄明扶雲西歸，惟麗香則與先生倚欄相笑而已。

先生盛蓋天下而不征諸色，澤及萬物而不見諸形。然晚年亦性暴好殺。觸之者股栗，犯之者容槁。此其所稟之氣然也。天下之人，想像其豐采，而不能物色之，故稱之曰「清虛先生」云。

麗香公子傳

公子，世傳春申君所生，而又曰大樹將軍之別枝，皆未老，然其為人，色豔質美，人咸愛之。與清虛先生交，先生每狎之，公子必佯狂而舞。及飛白散人至，公子必傾心飽其慧而低首不言，若曲腰向謝之意。玄明高士笑而問曰：「子非賤也？遇清虛而即舞；子非貧也？見飛白而多貪。吾甚昏於是。」公子笑而答曰：「以子之明，不能亮察我邪？某奕葉聯芳，身榮朱紫，根據封土，孰能搖兀？但清虛先生善發人，故某一相接，遂胸中道理勃然萌動，是以不覺其舞蹈耳。至于飛白散人，則輕狂無籍人也，得借一枝，便合繾綣，且欲相壓，令人心腹不能自露。況稍得意，瀟灑天地之志，欲使萬物皆出其下。某以一介之資，安能不順受其澤邪？」

明日，玄明以告飛白。飛白怒罵曰：「公子出身草莽，令色諛言。某雖輕狂，力能屈之，使不見天日。」玄明懼，求解於清虛。清虛飄然而來，以和氣勸飛白。飛白意乃釋，且謝曰：「得先生之解，不覺點化矣。」公子遂洗容出見，不動顏色。飛白愧，披指倒地，不敢仰視，且自釋曰：「欲使公子流芳耳，敢有淚滴之累耶？」自是飛白甘為下流，不復與公子比肩矣。

玄明知之，亦負慚自蔽者數日。後形跡稍露，乃逾垣一窺公子之影。公子挽清虛，顛首招之。玄明偃僂而來。且掩其半面以謝。公子曰：「某與高士形影相隨，何避嫌之有？」乃席地而坐，終日依依，至曉而散。識者謂公子有容人之度，良有以也。

公子少時為婦人女子所愛，有妝殘者，必捐己以親之。清虛先生每戒之曰：「子為色所累，必遭夭折。」公子曰：「今已衰老矣。夫大丈夫寧寸斬焚身，豈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耶？」遂謝事，甘朽林下，其族亦漸見零落。

後青帝宰世，公子之子孫漸盛，支宗繁衍，不可勝計。然成之者，清虛與力焉。而玄明、飛白，特往往來一親近而已。

飛白散人傳

散人乃神仙者流，性喜寒，為人灑落，絕無渣滓。四友中獨與清虛交契，甚不值於麗香，而於玄明，則淡淡相安而已。

一日，玄明方出遊，麗香俟於牆陰，猶未相接，而清虛先生搖麗香之肩而問曰：「玄明今夕來否？」曰：「未也。」曰：「子慣為玄明影射。」曰：「玄明家於東海，其來也逾萬山，渡長水，所至之地，一草皆輝。某生於斯，長於斯，進不能前，退不能後，所知者不過撮土之區耳。而玄明之來否，安能逆睹哉？」清虛不悅，乃使人捉散人至。散人遣其僕霰子先報曰：「奈將六出矣。」頃之，前呼後擁，結陣而至。如銜枚疾走，不聞行聲。見者皆凜凜佇目而視。玄明知之，中道而避。清虛以為得計，狂蕩不能自禁。

麗香垂首斜欹，若有怒意，噓氣成霧，直浮青霄。玄明知之，乃乘呼挺身而出，與飛白相對。飛白亦仰視玄明，輝光相蕩，似有爭意。玄明讓曰：「吾二人者，不擇富貴。而子入長安，貧者蹙額，何不仁也！且自古田土不擇高下，雖不潔地亦委身親之，何不義也！人皆上進，而子獨甘下賤，雖公庭之前，萬舞自得，何無禮了也！辱泥塗，投井壑，而庭除之前每見侮於童子，何不智也！積厚如山，誇耀於世，方見重於人，人皆稱賞，而略受溫存，去不旋踵，何不信也！某之所以避子者，誠不屑見子耳，豈有所畏哉！」飛白乃回首應曰：「子真蟾蜍耳！胡不自鑒，敢與某比？某之術，倏然而滅，倏然而成，清虛且讓吾之神；剪髮不足以盡巧，飛絮不足以象容，麗香且讓吾之色。子何人也？昭昭者未幾，而昏昏者繼至。安能若某之所至，旁燭無疆，孫康得以夜讀，李 得以擒吳，偉烈照輝，舉世稱瑞，豈不壓倒元白邪？」

清虛因二人凜色交射，各爭容采，乃與麗香從中解紛。散人笑曰：「玄明以滿足自恃耳！」玄明亦笑曰：「飛白以撒潑自放乎！」麗香曰：「二公之才，皆皓皓乎不可尚者，正相映以揚休光可也，而乃爭高下間哉？」二人感而謝焉，遂為莫逆友。自是宇宙重光，皆二人力也。

後散人遇詞客於庭中，客曰：「想公久矣。公能爽吾憤耶？」散人不應。客怒，令童子掃其黨而烹之。散人知不免，乃投於鼎鑊，屍解而去。時玄明在上，麗香在前，而清虛往來於左右，皆不能挽而留也。

玄明高士傳

高士生於東海，而其長也。又涉於西海，轍跡遍天下，人皆仰之。未有一登其門者，惟唐玄宗幸其第，遂有廣寒宮之名。

高士為人豐采無比，圓神不滯，且識盈虛之數，不以顯晦介意。清虛、麗香、飛白三人皆親炙其輝，而麗香猶一步不忘焉。清虛、飛白忌之，遂加屈辱之苦。麗香望救於高士，高士自晝至暮，始素服而來。

麗香方負罪鞠躬叩首以謝，而高士惟冷視而已，不能扶之起也。麗香怒曰：「高士以經天緯地之才，昭明洞察之德，乃不能驅清虛於空谷，掃飛白於炎方，使我草莽之士垂首喪氣於此耶？」高士曰：「居，吾明與子：子非歲寒材也，求免於飄零足矣，而欲拔萃以取榮哉？」麗香益怒，復求解於清虛。清虛不覺大笑，奮然一聲，飛白驚倒。麗香遂排脫而起，自是感清虛而疏高士矣。

高士一夕為陰謀所掩，卒然臨之，魂魄俱喪，平生所有，吞並殆盡。九州之人，無貴賤，無大小，皆焚香秉燭以救之。而三人者，則如常而已。然清虛猶淒然有慘意；飛白猶闇然有悲色；而麗香則迎笑而問之，若有幸其磨滅者。既而，高士幸完璧。清虛、飛白從而短之，高士曰：「麗香非有他也，限於力也。某與麗香可以神交，不可以力助；可以形影，不可以形求。何我韜晦之時多，相會能幾何哉！」麗香聞之，歎曰：「一疵不存，萬里明盡者，吾高士也！向壓于飛白而不救者，亦限於力耳！某誠非才，何以知高士之量！」尋續舊交，遨遊良夜，或平原曠野之中，或岩古壑之嶺，或瓊樓玉宇之上，或紗窗靜檻之下，四友無所不至。所至之處，清氣鬱然，非尋常俗比矣。

然高士少時愛學美人眉。麗香謂曰：「以某之色，得君之眉，媚不

可言矣。至老年，血魂消瘦，每持一鉤，釣於江漢間。」飛白謂曰：「獨釣寒江，寧舍我為伴耶？」清虛乃笑曰：「吾稍奮焉，則公等或昏昧而逃匿，或棄職而捐軀，尚能相安相得於宇宙間哉？」三人拱而謝曰：「願淡洵以交，萬年一日。幸毋相忤專，以至於此。」清虛曰：「戲之耳！」復叮嚀以為永友，期與天地相終始。

風流樂趣

風月場中毛女、雲雨帳內將軍，二人但遇就相爭，不顧忘身喪命。

一個喜鑽竅尋孔，一個喜啖肉吞□。要知勝敗與輸贏，且聽下回詞詠。

詩曰：

散悶無拘不作忙，只憑談笑度時光。

聊將大豔風流傳，說與知音笑一場。

話說烏將軍與毛洞主的故事。這將軍生在濟下，長在腰州，姓烏名龜，表字骨輪，列號風月散人。其性有剛柔兼濟之才，其身有變化多端之術，弄手段能縮能伸，顯威風可小可大。喜時節似鐵加鋼掘上而掘下，悶來時如綿去種倒東而倒西。竊玉偷香，不亞於西廂張珙；取勇當先，勝似那江東楚王。莫道不可將凡比聖，聖凡皆賴此物而生。

忽一日，奉□太保命令，兵前往裸人縣，剿捕毛洞中女寇走一遭。唱：一邊點動人和馬，炮響三聲離了老營。抗槍舞棒軍吶喊，又手趨腳將威風。碗子盔邊生紫霧，龜背殼上蚌青□。這一去，高山峻嶺堂條路，鐵壁牆撞透明。

在路行程多風景，中間少帶骨碑名。將軍掛印俱人馬，正馬軍隨拗馬軍。兵似群鴉來噪△，將如楚漢慣爭鋒。

這一去揉碎梅花誠妙手，劈破蓮蓬手歪斷根。鰍如菱窩鑽到底，雙龍入海定成功。短槍刺開格子眼，雙彈打破錦屏風。

只用孤紅一拈香肌俏，引得我臨老入花叢。過了九溪十八洞，見了些金菊到芙蓉。劍行十里人馬進，不覺春分晝夜停。對對藍旗報回玉，拍馬已到黑松林。

兩乳尖幽屯駟馬，杜家在上紮轅營。中間揭起青衿帳，五爪將軍兩下分。坐下腰州□太保，捉下能爭慣戰人。

話說□太保便問：「是何人出馬？」聲音未竟，只見黑松林下閃出一將，生得粗粗大大，又不細細長長。要知此將住何方，腰州府成群結黨。道：「末將不才，出馬一遭，不 兵卒，只須二子。」

一騎馬衝出營來，但見洞門外好景：陰崖險峻，玄孔深幽；兩行黑松掩映，一股清水奔流；前尖後長，猶如邊城圍繞；中間水發，恰似湖海汪洋。觀不盡洞門好景，高叫：「紅心小卒，報與你毛洞主得知，叫她強將出馬，弱將休來！」

這小校不聽便罷，既然聽說，即到裡面聲言：「禍事！外邊有一獨目將軍，甚是雄將，聲聲叫殺，句句不饒。」

毛洞主聽說，帶 水手，身出洞來。且看來將如何排兵，怎生打扮：戴一頂紫巍巍一抹耿不呆的簷盔，披一 細毛織就的烏油龜背鎧，使一根光筋纏就□木柄的點鋼槍，騎一匹追風趕日慣戰豎頭馬。

這將軍更看那女怎生模樣，如何裝束：她生得丹△眼，懸膽 ；一張沒牙口、兩片粉紅唇；戴一頂前尖後長荷包樣扁食盔，披一 裡紅外白、青邊黑縫兩片頑皮甲，使一條不伸不縮明傷人、暗埋伏紫金□，騎一匹能顛慣跛赤眼清 大口無頭馬。

問知：「來將通名，不消問吾。」

言：「乃是威鎮腰州烏將軍是也！今奉腰州□太保命令， 兵討伐作亂淫寇。早早下馬受降，免遭千戮萬島之苦。若是牙崩半個不字，憑著俺景東人馬大披掛的將軍，填鑿洞口，殺進子宮，拿住你等，刺血飲馬，取髓補精，那時悔之晚矣！」

這女子微微冷笑，答曰：「但見你人物標緻，未知你出馬鏖戰如何？此時休要逞羅羅，管叫我一會兒剛強性過，那時節洞門伏首，休教二子來拖。直殺你人困馬乏要求，那時方才怕我！」

這將軍也不答話，兩手拈定光金似鐵硬的獨龍槍，照著那女子分心就刺。這女子也不慌，也不忙，△點頭側身躲過，取出五彩盤桓錦皮套數，及駕相還，兩下皮鼓打動，怎見得好殺。

唱：你與你主爭自在，我與我主助風情。你使懶漢推車法，我使駕牯去催更。倒澆蠟燭身流汗，隔山討火洞門紅。正是兩家盤桓處，中間捎帶果子名。

兩個栗子答了話，一對枇杷大爭鋒。只愛平坡員眼口，金桔懷內有風菱。怠杏高時蓮子放，膠棗烏梅緊皺紋。小紅染污葡萄被，櫻桃口內咬橙丁。柿 臉兒通紅了，欖橄回味各人心。

只戰得月暗秋窗嫌夜短，風吹竹逕恨更鍾。第一合才用機關無勝負；第二合再加手段見輸贏；第三合打起精神嗽戰久；第四合看看筋力不從心。當時惱了毛洞主，怒髮衝冠起歹心：「我今若不顯手段，樂得冤家丟精神。」

口裡念動妖邪咒，款款輕輕叫了幾聲。金蓮高峰兩腿裡，悠悠戲溝洞紅心。

烏將不識輕生計，盡力具兵重撲門。佳人見來心內喜，放出大水要淹人。五爪將軍忙來展，怎當他急浪滔滔裡外生。煙漫陰崖傍岸柳，撞塌洞口正當鬆。

常言道：勢硬難熬軟。話不虛傳果是真。三略六韜雖是曉，二十四解欠分明。怎當他手歪上手歪下來得快，左別右扭不饒人。翻身再擺龍翻裡，拿住將軍胯下存。

腰 腿困難嗆爭，手軟心忙沒了神。再著一會兒不丟了跑，定死在佳人手相中。

幸虧二子多能幹，倒把將軍拉出洞門，虛點一槍逃了命，到底難熬久戰人。

前走的厭頭場腦腰間將，後趕的跛口張牙再興兵。一身英雄隨流水，五陵豪氣逐東風。好似猛風吹敗葉，猶如急雨打殘紅。雨散雲收鴛帳冷，香消風盡繡樓空。

編成毛女烏龜傳，說與風流子弟聽。

--- Provided by LoyalBooks.com ---